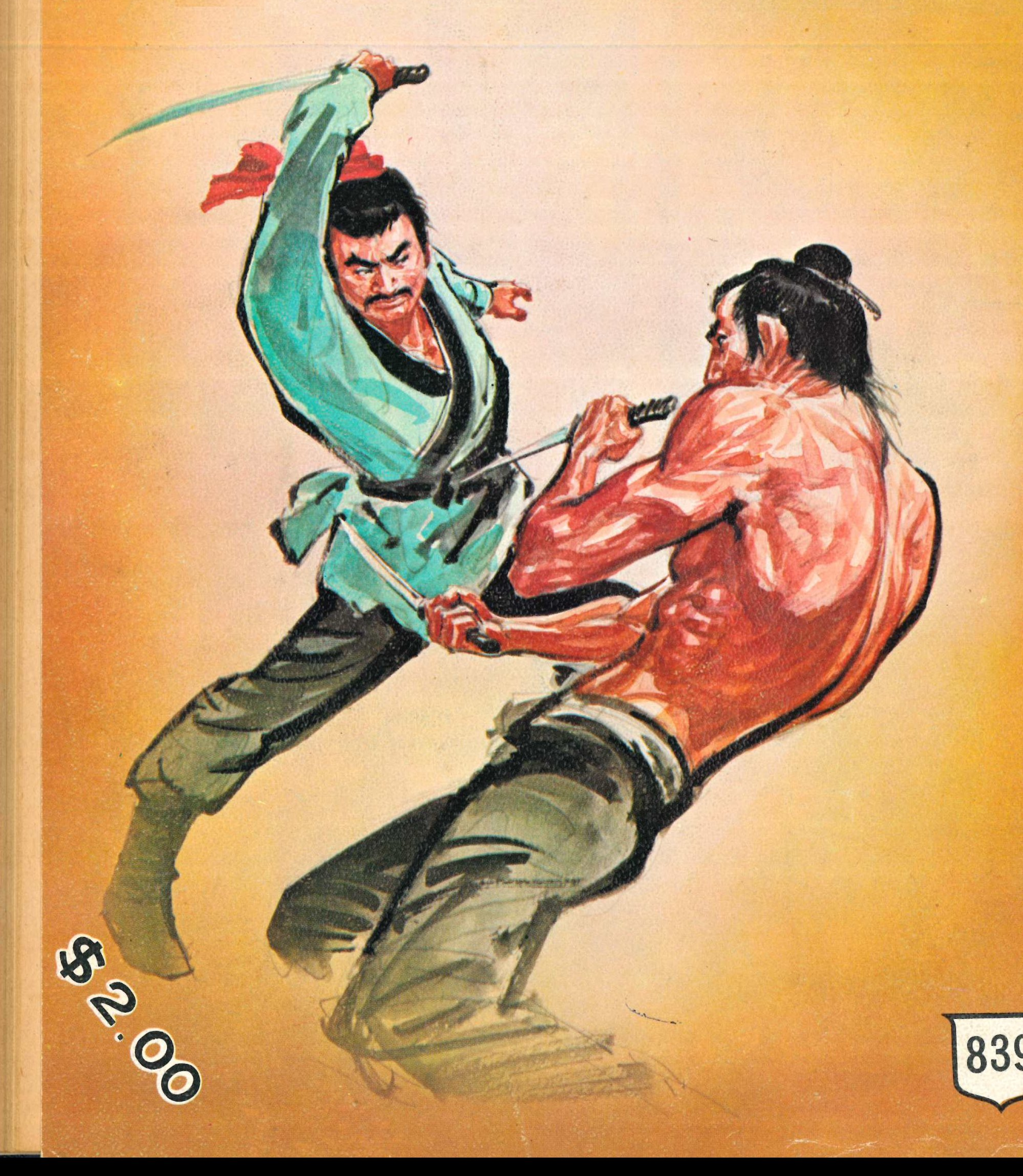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最高機密 世界各大國勾心鬥角，美國政府的一項最高機密檔案突然失踪，第三次世界大戰迫近眉睫………



◀編　後　話▶

「一刀斬」故事今期結束，但餘波未了，少年六俊等人毀破幽靈門總垵後，首當要務是發掘那筆寶藏，賑卹災黎，其次就是誅除元凶巨惡，造福江湖……要知精彩情節發展下去，請看曹若冰君在精心傑作的「閻王筆」交代。

＊＊＊　　＊＊＊　　＊＊＊

鐵拐俠盜故事今期刋出的是一篇鬥智鬥力，龍爭虎鬥的間諜小說——「最高機密」，內容之精彩處，足以媲美占士邦電影，由於一份可能引致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的「文件」關係，弄得紐約滿城風雨，三俠等人也被捲入漩渦，驚險過程，迭出不窮，是馬雲君別開生面之巨著。

＊＊＊　　＊＊＊　　＊＊＊

衞擎宇和蘭夢君在喜氣洋溢成親之日，突生變故，新娘子離奇失踪，引致本故事「紅粉藍衫」更加撲索迷離，波詭雲幻，令人莫測高深，是否黃靖芬……？請閱內文。

＊＊＊　　＊＊＊　　＊＊＊

血鸚鵡復活了！曾經在本刋中輟一時的長篇武俠小說「血鸚鵡」，下期起恢復刋出，編者保証內容之精彩、奇妙、緊湊……從來未有，愛好刺激的讀者幸勿錯過。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最高機密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

一份足以引爆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最高機密」文件，令到幾個大國的間諜特工展開了一場龍爭虎鬥。國際特警組織插手在這場鬥爭之中，三俠亦被捲入漩渦……馬　雲　3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獵　人（遊俠傳奇故事）◀一▶

三宗血腥案　一遍陰雨雲……朱　羽37

鬼　影（素手神捕故事之二）◀下▶

鬚眉演絕學　巾幗展奇謀……孫玉鑫51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金燈盟

重義甘訂城下盟……臥龍生61

紅粉藍衫

深宮遭遽變　俊俠征北邙……憶　文73

虎　胆◀大結局▶

雙姝歼仇寇　虎賁揺元勳……東方英82

一　刀　斬◀續完▶

力破幽靈門　刀斬都總管……曹若冰89

技擊掌篇．招式叢談

金捶換銀捶（技擊漫談）……海　雲35

陳觀泰「將軍拔劍」（招式叢談）……海　鷗50

分筋錯骨術（武技精華）……文　心69

馬百揚吹氣落桃花（技擊掌篇）……希　雲71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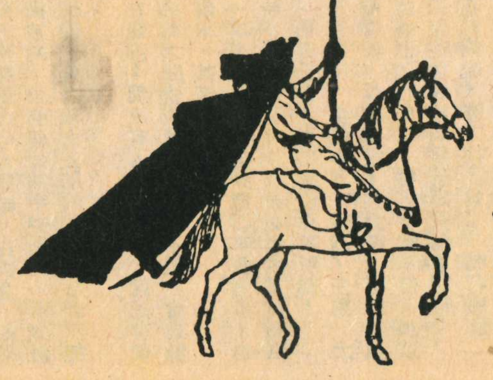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環怡出版社
台北市林森北路85巷56號7樓之一
電話：5110086

武侠世界

第839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馬雲・文　盧令・圖

最高機密

登摩天樓　遇意外事

美國開國的歷史還不足二百年，所以旅遊美國，如果想看看什麼名勝古蹟的話，可能感到失望。但是美國是個非常科學化的國家，這點却不容否認。

因此，旅遊美國最好還是從物質享受方面着眼，看看他們的新型建築，機械化的設備，以及多采多姿的商業化設計。

呂偉良等三俠自從踏入美國國土之後，便由三藩市唐人街一些僑胞口中知道一些關於紐約的情形。

三藩市唐人街的僑胞都承認：在紐約賺錢比較三藩市容易，但是爲什麼他們又偏偏寧願生活在三藩市，而不赴紐約工作？

大致上綜合各僑胞的意見，除了氣候適應之外，便是風土人情的影响。

所謂氣候適應，是由於三藩市的僑胞，多數來自中國廣東省沿海地區，以及香港等處，他們習慣了溫和的氣候，而紐約較爲特別，冷則暴冷，甚至落雪，熱也十分的熱。

所謂風土人情，就是指紐約的人情，比香港還要薄，不像三藩市唐人街的僑胞那麼有鄉情。

因此之故，僑胞們寧願賺少一點，也不喜歡跑到紐約去工作。

而事實上，三俠來了紐約之後，却很少見到中國僑胞有什麼團結的表現；僑胞們對他們三人的熱誠，跟三藩市僑胞比較起來，相差更遠了！

呂偉良在紐約也有朋友，他是一名年約四十歲的商人岑天樂。

岑天樂像許多廣東僑胞一樣，在紐約開餐室，照例有酒吧部與小菜部。酒吧部是爲了適應西方人仕對酒的嗜好；小菜部除了晚飯宵夜供應廣東小菜炒賣之外，也有咖啡紅茶供應，可以稱得上中西合璧，吃的以及喝的，都齊備了。

可能是由於生意上的煩忙，三俠到了紐約之後，岑天樂也只來酒店探望過他們一次而已。

三俠覺得紐約還有許多值得一看的地方，所以他們沒有打算離去，最少還要住上幾天，甚至逗留更長時期。

不過，他們所居住的酒店，的確不敢恭維。酒店的名氣是够大了，排場亦够，就是侍役對東方人不够禮貌，這令到三俠十分生氣。結果他們聽了國際特警紐約行動組副隊長奇里夫的勸告，遷到另一家酒店去。

紐約就是這麼樣一個地方：表面上看不出什麼不對勁的，一切顯得極之繁榮！

但是，內部的醜陋與香港比較，有過之而無不及。所以久居紐約的人，來到香港，反而會覺得香港還比較好些呢！

越繁榮的都市，罪惡越多。所以紐約的罪惡事件已不用說了！

講到人情味更是令人氣結。在香港，如果有人當街被刧，未必個個袖手旁觀的，不少新區的居民就充份表現出互助的精神而令到歹徒喪胆！

但在紐約，別說有人當街被刧，就是有個老婦人突然之間當街暈倒，路人不但不會爲她召來救傷車，甚至會繞道而行。

萬一有個好心人代爲致電召來救傷車，也非半小時不能抵達現場；那未必是由於交通阻塞所致，而是公務人員的官僚作風所誤！

如果在香港，救傷車萬一接到了任務，大可以於响警號，長驅直進，在大街上獲得其他車輛的迴避而通行無阻！警方車輛不但不加以阻撓，甚至往往會拉响警號爲救傷車開路！

但在紐約呢，警方往往爲了「執行職務」，竟然要抄駕駛救傷車司機的牌，指他們開快車。這就是最講不通的地方。

不過更加講不通的，就是往往一個身受重傷的人，當救傷車準備把他送往醫院接受急救之時，警察爲了寫好那份報告書，而左查右問，傷者亦因此而被就誤了時間，因而引致傷重不治的事實，屢見不鮮。

其實一名傷者能被扶上了救傷車，仍然不敢保證可以獲救。因爲傷者可能被交通擠迫以致送院時不治，也有可能在醫院受阻。

紐約醫務條例規定，醫生或醫院是有權可以拒收病人的，再加上醫院中的護士太少，當夜班的醫生更少，所以送院不治的更多至不勝枚舉！

因此比較起來，香港雖非理想，但總較紐約又似乎勝了一籌。

以上所述只是指一般情況而言。萬一當事者是個黑人或者黃種人，情形可能更壞。也就是說：在美國，種族歧視仍然嚴重存在！

當然，這不是說每個美國人都戴上了有色眼鏡，只是大部份如此。尤其是一些公共場所，例如酒店，酒吧以及一些高級消費場所，更加顯著。

呂偉良等三俠看不慣那家酒店的侍者的面色，所以遷出時，連小賬也不付給他們。不過，其實賬單之上早已計多了「加一小賬」在內了。

現在他們住進了這一家酒店，名氣不大，排場亦不太過講究，但是設備和服務却是第一流的。這是指旅客在實際享受方面而言。

每間房照例有一部彩色電視機，旣有遙遠控制裝置，也有自動時間掣，以備客人在欣賞之餘，萬一熟睡過去，自動時間掣就會按時將電視機關掉，不致發生任何意外！

紐約全城有十多個電視台，規模大的也最少有三個，所以競爭得非常劇烈。有些電視台把節目播映時間一直延至凌晨四時。

至於房間中的電話，最少每房有兩具分機，一具在床頭，另一具在浴室；如果是套房，更多至三具，那就是在會客室也加多一具。

別小睹這電話，它比十個侍應生更加受用，因爲各種服務都可以用電話解决，例如電話機上的十個按鈕——等於十個號碼，一至零的。紐約目前大部份的電話已改用按鈕式，而不

是舊式的圓盤撥號式。

十個號碼大致分別為顧客作十種不同種類的服務，例如「1」號，是房間服務。如果你由外返來，看見電話機上有紅燈亮起，不妨按下「1」字，房間服務部的專人會告訴你什麼時候有朋友找過你，或者叫你回話，又或者你的朋友有什麼話留下等等。

「2」字是飲食服務。如果你要酒水或者宵夜，甚至請客，他們都可以代為安排。

「3」字是運輸服務。例如你想遷出，或者須要租一部汽車等交通問題，他們會為你辦搬行李，或者租車等。

「4」號是美容服務。別以為這是女人的專用綫，男仕美容也很受重視。例如理髮，刮鬍子等，他們會為你安排或介紹。

「5」號是時間服務。例如你明天早上有個約會，必須七時起床，但今晚夜眠，你又担心失約，那最好按下「5」字，他們會依時叫醒你。

「6」字是洗熨和清潔服務，「7」字是旅遊服務，前者為洗熨衣服，後者還可以代訂機票以及安排遊覽程序。

「8」號是管文娛活動的，例如你想欣賞一場管絃樂表演，或者想知道那一間戲院放映什麼電影或者演出一些什麼，只要按下「8」字便有答覆。

「9」是長途電話，「0」是外綫電話，例如你想撥電話到市區找朋友，可以先按下「0」字，再依序打那個電話號碼，絕不用勞煩接綫生；如果打長途電話也是一樣，不同的是先按下「9」字而已。

此外，每間房還有雪櫃——即所謂電冰箱，裏面有各式汽水．啤酒，甚至水菓等。

冷熱水喉之外，還有一條水喉是專供冰水的。冰水不但供飲用，還可以為醉漢「醒酒」，外國人最愛用，也愛飲，所以每間房都有冰水喉。

總之，有不少中上等級的酒店，他們的設備之周到，令顧客大有賓至如歸之感。

三俠住進這家酒店之後，覺得單聽名氣是沒有用的，還是看看實際情形好。這間酒店並不出名，但服務却是一流。

呂偉良打算在紐約再住上幾天，因為有不少值得一遊的地方，他們還未看個分明。例如聞名世界的摩天大廈，三俠就希望登上最高一層，看看紐約的全景。

一百零二層高的摩天大廈，在過去將近四十年來，一直是世界最高的建築物。

但是現在，一百一十層高的「世界貿易中心」就在摩天大廈附近出現，不但搶盡了它的鏡頭，也比它高出了不少！

此處還有芝加哥的新塞耳斯塔形大廈，以及莫斯科的奧斯坦金諾電視塔等，都要比摩天大廈更高！可是為什麼它們的名氣却沒有「摩天大廈」那麼勁？

第一，當然是因為摩天大廈擁有四十年的歷史。第二，就是它的設計一直被公認為最優美的。第三就是它向來「公開歡迎參觀」，是遊客必到之地，所以始終名聞全球。

摩天大廈可以算得上是「城市中的城市」！裏面有銀行．經紀行．餐室．服裝店．藥店．旅行社．寫字樓等，約為一萬六千個單位。

最低一層擁有自動電樓梯四部，高速升降機——即香港人習慣稱之為「電梯」的，就有七十三部之多。

摩天大廈高四百四十八公尺半，電話機一萬八千多具，電話綫與電報連系用的綫路，全長達五千六百公里那麼長。

至於供應光與熱所用的電綫，全長七十五萬公尺。保安人員以及清潔工人多達四百名。

四周的窗門多至六千五百面。

如果登上最高一層，可以俯視一百三十公里以內的景物。

摩天大廈的總重量，估計是超過三十六萬噸。

單憑以上這一系列有趣的數字，足可以看得出摩天大廈之偉大，它的成名自然亦非偶然的事；而是實在很吸引。

三俠吃過了早餐之後，就跑到摩天大廈去，想不到那兒早已出現了一條「人龍」，都是為了購票參觀而在此排隊的。

摩天大廈的正名應該是帝國大廈。但稱它為「摩天」大廈實不過份，因為站在街道上望，眞的是「神龍見首不見尾」，簡直是高入雲霄！

即使每人須購票一元五角才可以入場，但是每天來此參觀的人最少也有數千名，假期更可能超過一萬人以上這數字。

粗畧計算一下，單是參觀費的數目，每年已可以收入數百萬元之鉅！

購票之後仍要排隊等候電梯。

電梯每部可儎二十人，但只有小部份專供「遊客」用，大部份留回大廈內各行業租戶使用。

電梯內有八十個號碼，每一個代表一層樓。三俠正奇怪為什麼只有一至八十？摩天大廈是高達一百零二層的。

事前他們已經知道，遊客只可以去到第一百層，那兒四周有許多走廊，是供人俯覽紐約全景的。但為什麼電梯只去到第八十層？

思想間，電梯內的燈號已快如閃電一般，在八十號數目字之間掠過。

約莫兩分鐘左右，電梯已停止下來。有人頻頻呼「耳痛」，那是電梯急速上升時，氣壓所造成的。但三俠旅遊經驗不淺，這與乘坐飛機時的原理一樣，飛機冲天飛起時，與電梯急急上升也是一樣道理。

要令到體內和體外的氣壓平衡，最好是張開咀巴，這樣可以令到耳膜內外所受的壓力均等，耳朶就不會痛。

走出電梯，這兒已是八十樓了。

原來還要轉乘另一部電梯。這一部只須再上二十層樓，自然更快了。

上到第一百層樓，嚮導指示各人到四周走廊露台處俯覽紐約景色。

該日天清氣爽，三俠不但可以將紐約城的景色盡收眼底，更遠的也可以瞭望。

有人說：這與乘坐飛機沒有什麼分別。在飛機上也可以俯視下面的景物。但是，飛機是動的，現在可以「靜觀」，心情和感受自然不同！

紐約很大，街道也齊整得很，這是由於建城之初甚有計劃之故。

紐約的街道縱橫有序，一如切豆腐似的。大致上直的稱為第幾大道，橫的稱作第幾街。但是不知怎的，那條冠上了名稱的「百老滙大道」，却斜斜地伸出，把好幾條街道「劏開」，看下去實在很不順眼。

阿生很希望登上最高一層看看，但是嚮導說，最高兩層設有電視台，禁止外人登上。

三俠只在上面逗留了十五分鐘，却花了美金數元，但他們仍然覺得頗為值得！因為現在他們不但真正到過紐約，也眞正「看見」了紐約！

三俠發覺人羣之中不但有來自外國的遊客，也有不少來自美國各地的美國人，他們大都來自美國一些鄉下。他們跑到紐約來，目的只為了登上摩天大廈，不少美國人亦以此為榮！

三俠落到樓下，與其他參觀完摩天大廈的人一齊轉出街外。

這時候還是上午時份，但街道上看不見陽光，那是由於高樓大廈太多，也太高之故。

三俠一邊行一邊討論着剛才電梯急速下降時的感受，當時，有些人嚷着心驚，也有些人嚷着耳朶快要聾了，那是由於電梯下降太速之故。

事實上有心臟病和畏高症的人，是絕不適宜到此觀光的。

豈料就在這時候，突然有個人在他們面前不遠處的行人道上倒了下來！

那人年約四十，看來很壯健，但他却像急症突然發作似的，蜷曲着身體，倒在地上掙扎了幾下之後，便俯臥地上。

三俠早已聽過紐約的人情像香港一樣，街上有事發生，人們會繞道迴避。但是這一次似乎例外了。有個三十餘歲的男子匆匆搶前，首先將昏倒的中年人扶正了身體！

三俠本來想加以援手，所以才會匆匆忙忙跑了過來，現在看見有人捷足先登，在心理上首先對此人有了個好印象。

但是，當那人回頭發覺三俠齊齊趕到時，就仰首對他們說：「請你們幫幫忙，將他扶着，讓我去打電話召十字車。」

阿生首先蹲了下去接替他的任務，事實上一個意外受害者，在這種環境下，是須要接受較正確的處理，才可能渡過厄運！

阿生於是為中年人解開領帶和胸前的衣襟鈕扣，這是最簡單的急救步驟之一！然後，阿生才按着他的搏脈，看看他是否還有生還的希望。

阿生發覺他扶着的中年人已經氣絕身亡，心裏不由得吃驚起來！

他正要將情形告知呂、林二人，但回頭發覺呂林二人已不在他的身邊！

阿生四顧無人，只好將那人輕輕放下，讓他平躺在行人道上。

這是日間，紐約又是個繁榮的大都市，當然不可能眞的「四顧無人」，只見途人都紛紛迴避，好像這兒發生了瘟疫一樣。

有些人在對面馬路旁站着，翹首瞭望，也有些人繞道匆匆而過！

阿生不會就此離開現場，他只覺得事情似乎有些不大對勁！

這時候，林愛莉已回到了他的身邊來。她問阿生：「那人怎樣了？」

「他死了！」阿生反問道：「師父呢？」

林愛莉道：「你師父早已看出那人面色不對勁，他去追踪那個青年人！」

「他不是去打電話嗎？」阿生問道。

「不！我想不會吧。」林愛莉說，「他走得很急，我們越叫他，他走得越快！」

「嗯！我想起了，那人曾向死者身上摸了一把，當時我還以為他為死者將褲帶拉鬆，因為這也是急救步驟之一。」阿生恍然地說。

「阿生，我想現在該是你眞正要打電話的時候了！」林愛莉說，「因為我們這一次可能惹上了更大的麻煩事情！」

阿生也意會到事情有點麻煩，起碼他們三個人是「目擊證人」，但未想到事態嚴重至何種程度而已！

阿生去打電話報警，同時通知國際特警組紐約分部辦事處。因為他不懂美國法例，不知道當街救人是否犯法。

他曾經這樣想：要不是可能引起太大的麻煩，為什麼途人們對此種意外竟然視若無睹？是怕麻煩呢，還是人們的同情心已經麻木了？

這時候呂偉良也回到了現場來，林愛莉問他：「追到他嗎？」

「沒有。」呂偉良說：「有輛汽車將他儎走了。」

一名交通警員開車經過，見狀停車查究。

林愛莉把目睹情形告訴他，那警員出奇地問：「你們認識他麼？」

林愛莉搖搖頭。「我們絕不認識此人！」

呂偉良道：「我們救人只是基於人道與一點同情之心！」

警員蹲下，按了死者的脈搏一下之後，站起來又問：「你們發現他的時候，是否已經死了？」

林愛莉點頭道：「是的。」

警員回到汽車裏去打電話。用無綫電向警方報告！

這時候阿生也回來了。呂偉良告訴他：剛才那男子可能從死者身上取去了一些物件，因為他是老江湖，所以那人的手法無論如何騙不過他。可惜街上車多人擠，終於給對方逃去！

阿生向那警員表示身份，對方的目光充滿了疑惑！

不久之後，更多警方人員趕至現場查究！附近一帶街道立刻被封鎖起來！

呂偉良想起剛才的情形，是由於那三十餘歲的男子，先將死者的身體扶正，因為當時死者是俯伏着的，所以他只以為對方將死者扶起急救。

但是，當呂偉良發覺死者的面色十分難看——憑他的經驗，他認為此人經已氣絕身亡。同時死者的褲帶並未被放開。

於是呂偉良覺得剛才那「救人者」的動作十分可疑，他可能已從死者的褲袋中扒走了一些東西。所以他才匆匆拄杖追了上去！

林愛莉不知道發生何事，也從後面追來，所以阿生回頭就發覺不見了他們二人。

但是呂偉良因為街上的汽車擠迫，當時那「救人者」已越過了馬路，所以呂偉良只有揚聲喝住他；豈料那傢伙可能作賊心虛，竟然放開脚步逃跑！

呂偉良夫婦二人於是也橫過馬路，拚命追上去，無奈那人到底走先一步，雙方距離頗遠；等到他們再追前時，一輛汽車開到，已將對方儎走！

這種情形到底顯示了什麼？

呂偉良正在想得出神之際，已有個人過來向他們三人招呼！

此人並非別人，正是奇里夫！

奇里夫是國際特警組織的行動組的副隊長，阿生剛才致電紐約分部辦事處時，奇里夫的車子剛在附近街道，分部用無綫電通訊系統通知他，所以他這麼快便趕到了現場來！

阿生對奇里夫說：「我師父認為這件事似乎有多少古怪！」

呂偉良也說：「是的，在逃的人當然不是志在救人，也不是去打電話報警召十字車，而是另有目的。我看這件事殊不簡單。」

奇里夫問道：「警方有沒有向你們問過口供？」

「我們只對一名警員談過幾句。」林愛莉說。

奇里夫道：「那麼，等會兒你們說話小心點，紐約警察有時太不可理喻。」

阿生道：「我們剛參觀完摩天大廈，想不到一出來又惹上了麻煩。」

奇里夫笑道：「這是很易理解的，你們三位習慣了『拔刀相助』，如果你們是紐約人，當然會佯作不見匆匆而過！」

呂偉良却自言自語道：「那人到底為什麼要逃走？」

林愛莉道：「還用多問麼？他顯然在死者身上做了手脚。」

阿生搭訕着道：「然則，他到底取去了什麼？」

「嘿！想不到那人會如此下流，竟然發死人財！」林愛莉不屑地說。

奇里夫道：「只有死了的人才不會反抗，那傢伙總算找到了一個好對象。」

但呂偉良道：「我看不會這麼簡單。那傢伙手法伶俐，要不是我及時發覺死者的褲帶未被解開，也不會想到他已經施展了空空妙手。憑他這副敏捷身手，在任何地方也可以找到一些油水，何必向一個死人手上打主意？」

阿生道：「這麼說來，那人取去的，可能不是錢鈔之類。」

奇里夫面色一沉：「然則，這件也未必是一宗意外事件。」

呂偉良道：「但從表面上看上去，似乎又看不出那人身上有傷痕。」

偵探人員初步檢驗過死者，史廸探長也在這時候駕車趕到了現場。

史廸探長在「魔鬼火燄」一案中，曾與三俠合作過，因此雙方早已認識。

史廸在與下屬交談了幾句之後，也過來招呼三俠和奇里夫。

「事情是怎樣發生的？」史廸說道：「聽說有個人借故打電話召十字車，後來逃走了，是不？」

呂偉良說：「是的，我曾企圖追上去抓住他，但車子太擠，我追過馬路時，他已開車逃去！」

「你記得車牌號碼麼？」史廸問道。

呂偉良苦笑道：「你們美國汽車的車牌上的字體小得可憐，我根本沒有辦法看得清楚。不過，那車子是黑色的，似乎是潘廸牌大型房車。」

史廸又問：「是那一年的款式？」

美國是一個高度工業化的國家，不但汽車種類多，款式也年年不同。但呂偉良是外地來客，而且對汽並不過份注意，因此，他根本不知道那車子是屬於何種年代的款式。

不過，在他居住的地方也有不少美國汽車，所以呂偉良曉得那是潘廸牌而已！

阿生補充說：「除非把近年來的潘廸房車說明書，讓我師父辨認一下，也許可以幫助他認出那車子的年份來。」

「那就容易了。」史廸說，「在我們警方的資料室內，可以找到各種車子的照片，等會兒麻煩你跟我回去一次好嗎？」

呂偉良聳聳肩苦笑：「事到如今，我想說不好也不可以的！」

林愛莉也說：「想不到麻煩老是跟隨着我們！」

三俠無可奈何地互瞪了一眼！

× × ×

經過「魔鬼火燄」一案之後，史廸探長對呂偉良等三俠的觀感，基本上已經有所改變。

過去史廸多少有點因爲三俠的名氣過盛，而有些兒妒忌！

但是，經過「魔鬼火燄」一案之後，最低限度已令他認識到三俠的爲人，三俠不但智勇雙全，難得的是心地善良。

「魔鬼火燄」一案中的火神，要不是被匪徒槍傷，史廸探長當晚亦不會跟踪血漬追踪到「火神」藏身之所在。

可惜「火神」當時已身受重傷，而且還未說出僞鈔的來歷，便已氣絕身亡！

但無論如何，三俠能獲得「火神」的信任，臨死之前還召呂偉良他們前來面談，可見得三俠的正義受到各方面的重視！

經此一役之後，史廸探長也心服口服，覺得「鐵拐俠盜」不愧是東方人心目中頂天立地的大丈夫！

現在史廸親自招呼三俠在他的探長辦公室中，辨認在逃汽車的款式！

由警方資料室中取來的一叠汽車照片，全是近年來潘廸牌房車的各種款式。呂偉良終於認出了其中一幀！

那是七一年款的大房車。

資料立刻被送到電腦去！

根據電腦顯示，潘廸牌七一年款式的大型房車，單是紐約州已多至二千架以上。而且絕大部份都是噴上了黑色的。

美國近年大鬧經濟不景氣，汽身廠有些早已關門大吉，有些也盡量減少生產。國民購買力弱，所以舊車反而大行其道！

如果要根據電腦資料去處理這件案，恐怕不容易找出在逃的神秘男子是誰。因爲除了紐約州之外，別州也有這類型的汽車。

於是史廸探長又搬出一本相簿，上面貼滿了積犯們的照片——包括正面和側面的。

阿生覺得這是毫無用處的，因爲死者的銀包仍在，如果在逃的人是扒手，他不會把銀包留下。顯然的，對方取走了別的東西。

奇里夫也同意阿生的見解，認爲這不是一般性的罪案。

雖然死者的身份還未查出，但警方的醫官初步驗出死者是被一種毒針所殺害。

毒針幼如髮絲，長僅寸許，鋒利無比！因此可以輕易地穿過衣服纖維，甚至進入人體的皮膚之內，死者的腹部有三個小孔，其中一枚毒針還隱約可見。

警方初步判定：死者是被人迎面用一種類似氣槍的發射器，將毒針射出，結果死者腹部中了三針，因而毒發致死！

其實呂偉良早已從死者的面色看出了，只有中毒的人才會面色紫灰。

至於發射毒針的發射器，更易理解，因爲呂偉良過去所用的特製鐵拐杖，就有一種可以發射銀針的裝置。

但是，經過歷次意外事件，呂偉良手中的鐵拐杖已一再改換，目前這一枝，只是一枝很普通的鐵拐杖而已。當然不可能發射銀針。

因此，當醫官將初步驗屍報告送入探長室之後，三俠便有一種「事不尋常」的感覺！

既然不是一般性的罪案，那麼，企圖從積犯身上認人，似乎太樂觀了。不過，呂偉良到底是個明白事理的人，史廸既然要他認，他只好盡力而爲。人家既然身爲探長，自然有他的辦案經驗和手法。

三俠集中了六隻眼睛，在那叠積犯照片中翻閱。

他們絕對相信，只要這叠照片中有此人存在，他們一定可以輕易認出，因爲時在日間，街上的光綫總算充足，同時他們曾在極短的距離見過面，儘管只是短短的一剎那，也沒有理由不認得的。

一叠積犯的照片他們三個人已翻閱了一大半，仍然未發現有「似曾相識」的面孔出現。

結果還有數頁照片未翻閱，三個人的視綫突然停留在一名積犯照片之上！

三俠意外地交換了一個眼色，史廸和奇里夫在旁也心領神會。

史廸焦急地問：「是不是他？」

呂偉良首先答道：「對了，正是這個人，我想我不會認錯吧！」

阿生和林愛莉也承認了這點。於是史廸對他的下屬發出命令：「派人立刻去把荷路找回來！」

荷路是一名有案底的人，根據記錄，他今年該是三十五歲了。

荷路是個相當出色的扒手，如果不是警方疏忽，便是他已經改過自新了，因爲檔案上的記錄表示，他已有很久未再被捕。

由於檔案中的照片包括有正面，側面二款，所以三俠一再表示絕不會認錯人。

探長的一名助手把命令傳了出去！三俠這時反而感到迷惑了！

他們在想：一個扒手爲甚麼會打這種主意？事實上死者身上的銀包仍未失去，那麼，荷路所扒去的，又是甚麼東西？

還有，荷路何故會走？他是否作賊心虛？

三俠覺得這種事太不簡單。

呂偉良問史廸探長：「死者的身份，查出了麼？」

史廸探長道：「我們已經派人去查，相信不久之後就有結果。」

史廸探長室內的電話響了，竟然是找奇里夫的。

電話是奇里夫的上司打來的，他的上司就是：國際特警紐約分部辦事處處長赫斯。

史廸雖然身爲探長，但許多時遇上國際性的案件，也得請求赫斯助他一臂之力，所以他非常尊重赫斯。

現在各人只見奇里夫在電話中支吾着，沒有知道發生了甚麼事。大家只可以從他的面色中猜測，一定有十分重要的事發生！

果然，奇里夫掛綫之後，便與史廸告辭。他說有要事待辦，希望史廸相信阿生他們。

史廸只笑了笑，便與奇里夫揮手話別。事實上三俠也知道，史廸探長決不致會難爲他們三人。尤其是經過一番解釋之後，史廸絕對相信他們不會說謊。

阿生沒有追問奇里夫到底發生了甚麼事，但奇里夫却在眼色中示意阿生到房間外面去！

奇里夫對阿生說：「你不妨跟他們一齊去找荷路那傢伙。」

阿生問道：「你到底接到了甚麼任務？」

奇里夫道：「根據我們所獲得的情報，在你們三位遊摩天大廈的時間，曾有人在最高的地方，將一份秘密出售給某國間諜。現在雖然還未有證據足以證明荷路被人收買，或者與此案有關，但是，時間和地點的巧合，令我們有理由相信死者可能是個問題人物。因此，荷路對我們十分重要！」

阿生恍然大悟道：「怪不得他連銀包也不要了！」

奇里夫與阿生告辭。

阿生在走廊上遇見探長的助手，他正指示一些探員去找荷路。

阿生表示他也要去。於是各人進入探長室交代幾句之後，便離開了警局。

呂偉良和林愛莉不知道阿生跟奇里夫講了一些甚麼，只以爲阿生要親自抓荷路只是基於一種興趣而已！

其實奇里夫只是奉了上司之命，未有進一步證據之前，勿將此事告知警方的人，包括史廸在內。但阿生是一名國際特警，自然例外！

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向警方提供了目睹情形之後，變得無事可做，與史廸在探長室閒聊，自然而然談到過去經三俠協助的各種奇案，史廸更加聽得出了神。

阿生則與探員們到一處貧民窟，目的是要找扒手荷路。

但是荷路已經遷走了。

他的鄰居說：「他已經發達了，怎麼還會住在這裏貧民窟？」

阿生問：「他靠甚麼發達的？」

鄰居聳聳肩：「天曉得！」

探員問道：「知道在甚麼地方可以找到他嗎？」

「找他的兄弟去吧！」鄰居指指街口，「他有個兄弟莫比就在街口一間酒吧工作！」

「謝謝你！」探員偕同阿生離去！

二人到了街口一間酒吧，櫃前只坐了幾個人，也許時間還早，飲酒的人多激要到晚上才來的。

探員走到櫃前，與阿生雙雙坐下來，要了二杯啤酒。然後由探員向一名酒保出示身份。問道：「誰是莫比？請告訴我！」

那酒保怔了一怔：「有甚麼貴幹？」

阿生鑑貌辨色，看得出他就是莫比，因此，搭訕道：「你可就是莫比吧？但是我們並非爲了找你而來，而是要找你的兄弟。」

阿生果然沒有猜錯，那酒保點點頭：「是的，我正是莫比。」

「那麼，荷路可是你的兄弟？」探員問。

「是的。」莫比說：「但最近我很少見到他，聽說他已收山了，你何必再找他麻煩？」

探員道：「你怎麼知道我找他麻煩？我只希望跟他談談。」

阿生說：「我們知道他不時與你有連絡，請告訴我們，如何可以找到他？」

「對不起，我是眞的不知道他的下落。」莫比說。

探員無可奈何地，與阿生付了賬之後，雙雙離開了酒吧！

一輛車子開到，車內坐了另外二名探員，與阿生同行的一名探員其實是探長的一名助手，職位自然較高一些。

助手吩咐一名便衣探員到酒吧內，監視那個曲髮留鬢的中年酒保。

探員下了車，阿生和探長的助手則登上了汽車之內。

豈料就在這時候，有個人由酒吧內出來，與剛好入內的探員打了個照面。

探員非常機警，若無其事地進去，然後又轉身到外面去！

這時助手與阿生等人已在汽車內見到莫比，他匆匆忙忙的跑到附近一處路邊電話亭去。那傢伙鬼鬼祟祟的左張右望，就是沒有發現阿生他們躲在汽車裏，由望後鏡中監視他！

莫比爲甚麼要到外面電話亭去打電話？酒吧內不是一樣有電話麼？

他到底要打電話給誰？

派到酒吧去的探員折返車內，向助手道：「是不是那傢伙？」

助手點點頭，同時開了車門，讓他重新入來！

莫比打完了電話，正準備重返酒吧裏面去工作。車內三名探員由三個不同的車門迅速撲了出來，分頭包圍上去！

莫比大吃了一驚！但他沒有走！

助手示意二名探員將莫比推過一旁，莫比絲毫未有反抗！

助手盯住他問：「打電話給誰？」

「朋友！」莫比說。

助手冷然一笑，說道：「爲甚麼不在酒吧內打？」

「嗯！……」莫明支吾着。

助手道：「打給你的兄弟吧？我的意思當然是指荷路。」

「不！我……只是打給朋友。」莫比說。

助手不再客氣，搜他的口袋，莫比雖然極力反對，但也沒有用的。三名警探的氣力，無論如何總好過一個酒保。

阿生看見他們如此使用暴力，覺得美國的警探和一般地方比起來並不遜色，也許因爲對方是不合作的反方人物吧！

助手搜出一本小小記事册，裏面寫了一些人的電話號碼！

莫比被二名探員制服，無法動彈，助手可以慢慢翻閱那小册子。

裏面果然發現了荷路的名字。

助手問莫比：「剛才你可是撥了這個電話號碼給荷路？」

「嗯……」莫比支吾着！

助手警告他：「你可以不合作，但我們也可以把你帶回去問個明白。」

「不要難為我了，我甚麼都不知道。」莫比說，「我只是通知荷路，說你們找他！」

「為甚麼不在酒吧裏打？」助手問。

「我怕你們已有人留在酒吧內監視一切，同時我也不想老闆知得太多！」莫比道。

「但你剛才在酒吧裏對我們說，並不知道荷路的下落，可不是嗎？」助手道。

莫比說：「是荷路叫我不要隨便把他的行踪告知別人的！」

「好吧！現在你還有一個機會，可以令到我不把你帶回警局去！」助手又說：「就是把我們帶到荷路那兒去！」

「那……那怎麼可以？」莫比忐忑不安地說。

「為甚麼不可以？」助手說，「難道你要回到警局才肯講眞話？」

一名探員在旁揷咀道：「他一定未吃過苦頭，不如帶他回去再說吧！」

莫比也許知道了被帶返警局的情形，所以這時才急忙說道：「我可以告訴你們荷路之所在，但是，我却不能帶你去，因為我還要工作啊！」

助手想了想，說道：「好吧！你且說來聽聽！」

莫比說了一個地址，助手記了下來！

二名探員放開了手，莫比也悄悄舒了一口氣！

助手說：「我想知道，如何能保證你不出賣我們！」

「我可以發誓，我不會再暗中通知他！」

莫比舉起三隻手指說。

但是，助手又怎麼會相信這種人呢？他吩咐二名探員留下來，在酒吧中負起監視莫比之責！

莫比無可奈何地，返回酒吧中繼續工作。

二名探員也接踵入內，坐在櫃前的高脚圓櫈上喝酒！

表面看來，他們互不相識似的，但莫比却感到極之不安！他甚至到洗手間去，也被人監視。

且說阿生與探長助手開車到莫比所寫的地址去！

那是一條並不太熱鬧的街道，那地址竟然是一間桌球室。

助手對阿生說：「這裏的黑社會向來心狠手辣，你可有槍嗎？」

阿生笑道：「我正在渡假，怎麼會帶槍？算了，反正我也不常常用槍的。他只是個扒手，沒有甚麼了不起吧？」

二人登上二樓。

桌球室內有好一些人！阿生四下裏張望，好容易發覺那邊有個人是他見過的，那就是不久之前在摩天大廈附近出現過的「救人者」荷路。

阿生示意助手！

助手走過去，荷路背向他，所以並未發覺，但對面有個三教九流中人，不知怎的竟然認得來者是一名警探！

那人向荷路遞了一個眼色！

荷路及時回過頭來，他當然更認識探長這位助手，於是突然發難！

荷路剛才正與幾個朋友去打桌球，因此手中正持着一支桌球棒。

助手並非弱者，他揚臂一擋，硬碰硬，桌球棒登時折斷！

那邊突然有人拾起桌球用力擲過來，助手幾面受敵，被迫拔槍！

阿生看不過眼，飛身衝前，順手搶來桌球棒，但他却不是盲目的瞎打，使出了中國武術中的「行者棒法」，一點一挑，一撩一撥，俱極具威脅，登時令到幾名企圖給荷路援手的大漢，為之叫苦連天！

所謂「行者棒法」，自然是「馬騮精」孫行者的棍法，是中國國術之一。

阿生跟呂偉良學了人生哲理，也學了不少中國各門派的武術，所以憑着他的聰明才智，加以靈活地運用變通，威力更加驚人！

當下裏，那幾個大漢被阿生一棒在手，打得七顛八倒，無法迫近阿生半步！這也令到袖手旁觀的人看得入了神！

自從李小龍的「功夫」揚威美國之後，連日本人的空手道，以及韓國人的跆拳道等等，所有光彩都被掩蓋過去了！

近年來更加由於「東方熱」的影响，美國人紛紛找門路學功夫！

但是，中國功夫的眞正厲害，除了從銀幕上見過一些之外，從未有機會看到它的眞正威力，想不到阿生現在就使出了渾身解數！

幾名彪形大漢不但無法迫近他，還給阿生上點下撩，左撥右撞，打得頭破血流，落花流水！

探長助手担心對方有援兵，突然向天花板開了一响「警告槍」！

「砰」然一聲，所有的人都靜止下來了！

助手揚言只拘捕荷路一人，其他人不要「自惹麻煩」！

於是，各人也都紛紛停下手來，目睹荷路被阿生和探長助手帶走了，也沒有人敢上前阻止！

助手把荷路推過一角，先行搜身，發覺他口袋裏的銀包裏塞滿了花花綠綠的鈔票。但是沒有任何攻擊性武器。

助手問道：「這些錢從那裏來的？」

荷路苦笑道：「你們做警探的，眞的是無理取鬧得很！」

助手一手揪住了他的衣襟：「你一定是活得不耐煩了！」

助手態度認眞，說着，另一隻手已握拳欲擊！

荷路面上的笑容頓然消失，連忙說道：「你何必這樣對我？朋友們都知道，我已經收了山！」

「眞的麼？」助手冷冷地說，「那你今天一定是東山復出！」

「沒有啊！」荷路眨着眼睛！

阿生走過來對他說：「你大概還不致會忘記了我吧？」

荷路面色一沉！

助手「嘿」一聲，說：「荷路，跟我走吧，回到警探部相信你會更加合作！」

「別這樣好嗎？」荷路說，「我只是受人所託，銀包中的鈔票就是代價！」

「誰託你去扒人家的東西？」助手問。

「我也不認識他！」荷路說。

阿生道：「是那一個國家的人？」

「講英語的，好像是英國人，又像美國人，總之不會是中國人吧！」荷路說，「他付我二千元，要我依計行事！」

「甚麼依計行事？」助手問。

荷路解釋道：「他知道我扒術高明，所以要我代他扒回一些東西，但聲明不准我貪心，最緊要是够快！對象就是一個在摩天大厦附近昏倒地上的人，他口袋中有些東西。」

「是甚麼東西？」

「一個小信封。」

「裏面有些甚麼？」

「我不知道，是封密了口的。」

助手與荷路一問一答的，阿生站在一旁，他聽在耳裏，想在心裏，總覺得這件事有些古怪，尤其是較早時奇里夫說過，可能有些國家的間諜在紐約進行活動。

國際特警的任務是為了維護世界和平，因此凡是危害到世界和平的事，他們都會揷手。因此阿生揷咀問荷路：「結果你輕易得手了，是嗎？」

荷路點點頭。

「記得那人還說過一些甚麼？」阿生問。

「嗯！」荷路經過一番回憶之後，搖了搖頭。

助手把荷路帶走！

車子就停在門前，助手將荷路加上了手鐐之後，讓他跟阿生坐在後面，由助手去開車。

車子並沒有再回酒吧去，直駛警局！

途中，阿生又問荷路：「記得那人的樣子嗎？」

「戴黑眼鏡，唇上有鬍子，年紀在四十左右，很精壯。」荷路說。

「你為他工作之前，一定知道要扒回一些甚麼然後才可以動手吧？」阿生說。

荷路聳聳肩：「我只知道為錢工作！」

「就是為了區區二千元？」阿生笑了笑，「也許他的銀包裏還有更多的錢呢！」

「不！他告訴我，那人是個窮光蛋！而且，正企圖勒索他。」荷路說。

「勒索？」阿生怔了一怔！

「是的，所以我相信：密封的信封之內，可能是一些照片的底片吧！」荷路又說，「我是個君子，我很守諾言，所以我沒有追究下去。完成了任務之後，他付了錢給我，我們分了手！」

阿生道：「我想知道，那人又怎麼會知道有人會在那時間暈倒街上？」

「他說他會用一種麻醉銀針將他射倒，相約我在那人昏迷時動手！」荷路說。

「麻醉銀針？」阿生又是一怔！這是他師父過去常用的暗器。

「是的。」荷路說道，「他說，這是暫時性的令那人昏倒，目的是令我更加容易得手而已！」

阿生道：「如此看來，你的扒術又如何算得上高明？扒一個死人的東西，只是可鄙！」

「我並不贊成他的做法，我說過我可以輕易完成這工作，但那人堅持要勒索者倒地後，我才可依計行事，如此才可以保證我更易於得手。」

阿生道：「你確信那人只是暫時性的昏倒麼？」

「是的！」

「不！他死了！」

「死了？」這一回輪到荷路無限驚愕了！

「現在你也許明白，我們為甚麼要找你了吧？」阿生道。

「嗯……」荷路眨着眼睛，不知又在想甚麼。

突然間有輛車子在旁邊掠過！

負責駕駛的助手只以為對方要扒頭，但阿生忽然看見對方的車窗有支槍管伸出，急忙將荷路按下同時發出了警告：「小心！」

助手非常機警，他也發覺了事情不對勁！急忙把油門踏盡！

車子立刻像一支箭似的標向前！

對方可能無法瞄準，未有開槍發射！但是，却亡命地追來！

助手吃驚之餘，一邊拔出手槍，一邊叫阿生將車窗玻璃絞上！

轉眼間，那黑色房車又開到了，阿生想到車上的玻璃可能是防彈的，否則助手不會叫他急急將它絞上。因此阿生這時也大胆起來，將頭抬起，透過車窗玻璃望出車外！

他發覺追逐而來的汽車之內，起碼也坐了三個人。

助手突然把手槍交給後面的阿生，他似乎要全神貫注地開車。

助手一邊把無綫電話的講筒執起，一邊示意阿生抵擋對方的攻擊！

阿生得到探長助手的信任，也意味到責任之重大，豈敢怠慢？只見他順手接過手槍之後，隨即把車窗玻璃弄開了少許，以便將槍管伸出！

這當然是相當危險的事，因為車窗玻璃露出裂縫之後，對方便可能將子彈由那兒射入，阿生的處境就危險矣！

而荷路那傢伙這時已嚇得縮作一團，蜷縮到車底去了！

阿生是個受過嚴格訓練的國際特警，他的射擊術固然高明，就是胆色也過人。事實上他出生入死也不知有多少次了。

目前的形勢雖然危急萬分，但阿生却能保持頭腦之冷靜——這點才是最重要的，因為一個人處於生與死的關頭，往往難免會方寸大亂，也往往因此而吃虧，只有視死如歸，有胆有色的人才能够保持冷靜。阿生在這方面不但受過訓練，也有足够的經驗！

阿生非常機智，他想到探長助手正利用無綫電話通知總部，相信總部一定在接到他的報告之後透過警方的無綫電通訊系統，通知附近的巡邏警車兜截、馳援。因此他知道時間對他們絕對有利。

阿生第一槍先射向對方的車窗，在兩車競馳的情況底下，要瞄準目標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阿生的槍法果然了得！

子彈穿過對方汽車的車窗隙縫，射進了車廂裏面去！登時也把對方的槍手嚇得矮下身子去，以避過頭部中彈的可能。

阿生就趁此機會把槍管朝下移動，目標是對方車子的輪胎！

阿生不但射得快絕！也射得準極了！「砰」然一聲槍响，跟住是一聲爆破聲——那是輪胎破裂洩氣的音响！

對方的車子，迅速拐彎，它顯然失去了控制！

「隆」然一聲，對方車子撞向路旁！

探長助手也立刻把他的車子剎停！

阿生目睹車內有三名大漢推開車門衝出，立即開槍！

一名大漢腿部中彈，倒在行人道上！

另一名大漢開槍還擊！

第三名大漢，將受傷的同黨扶起，企圖逃走！

但是警車已自四方八面趕到，阿生亦已把荷路交給探長助手，他不知是否殺得性起，竟然沒有把手槍交還給探長助手，反而衝出了車子之外，以汽車作為掩護，開槍與那名大漢火併。

由於對方有一人受傷，拖慢了他們的逃走步伐，以致被警方展開包圍！

途人不知內裏，紛紛走避，附近店舖也忙將大門掩上，以免遭池魚之殃。

阿生彈無虛發，另一名大漢的肩膊亦告中彈受傷。

更多的警員加入戰陣，形勢頓然改觀，三名大漢，雖然擁有三枝手槍，也明知不敵，因此，經一名警官揚聲警告之後，他們立即棄械投降。

三名大漢之中，竟有二人中彈受傷，即使

他們是敢死隊，恐怕也無心戀戰！何況四方八面均有警員包圍，他們想闖出重圍，絕非一件容易的事！

探長助手把荷路帶過來，讓他當場辨認一下這三名大漢，看看是否曾與他接觸過的人！

結果荷路認出了其中一人，那個有鬍子的中年男子，正是花錢請他扒東西的人。

一場街頭追逐戰結束了，槍戰的結果也令到探長助手十分佩服阿生的槍法與胆色！

荷路被帶回警局去！

三名不明身份的大漢，有二人先被警方送往醫院治傷。

機密文件　下落不明

若以為所有美國警探都是法律的執行者，那就錯了，他們像全世界各地的警探一樣，其中有不少「知法犯法」的人存在。

例如法律明文規定，不得用私刑迫供，不得恫嚇犯人等等，但事實證明全世界各地的警探絕大部份把這一類法律也視作「耳邊風」！

香港有個警司被拉上法庭受審，罪名是受賄——貪污。

在被號稱「神聖」的法庭裏面，他可以發誓沒有做過這種事情。

但是，當事過情遷後，他不但承認做過被指控的罪名——貪污，而且還「大爆內幕」！

他毫不隱瞞自己是個貪官污吏，還指出當地警界貪污的內幕，以及對付犯人時經常使用私刑，更指出警局裏有所謂「劏猪房」——那是警探使用私刑的地方。

「劏猪」是怎麼一回事，相信已不用多作解釋。私刑而用到「劏」，可見其殘暴程度，犯人而被當作「猪」，亦可見人道主義之被輕視！

現在隨車「護送」二名受傷疑犯到醫院救治的警探之中，其中一人是史廸探長的得力助手，他也用到出言恫嚇這一招！

原來二名大漢被阿生槍傷後，已流過了不少的血！這時在救傷車中正接受急救。

但是助手突然對他們說：「你們想生還是想死？決定都在這一剎那間，也決定在你們的咀巴裏，可明白我的意思嗎？」

「我知道，你們想明白我們三個為誰人工作，是不？」一個大漢說，「其實，我們只是為錢而工作，一切由莫比所安排！」

「莫比？」助手記起了酒吧中的酒保，「是否荷路的兄弟？」

「是的，正是他！」那大漢說，「他介紹我們給M先生。」

「誰是M先生？」助手問。

「他不肯說出眞姓名，只叫我們稱他為M先生就可以。」大漢道，「M先生吩咐我們開車接應荷路，然後把荷路送到一個地方，但不久之前，忽然又命令我們殺荷路！」

「原來你們想殺荷路滅口！」助手生氣地伸手執住輸血的膠管，盯實那名正在接受緊急輸血手術的人，狠狠地說：「除非你講眞話，否則我可以立即置你於死地！」

「別這樣！」大漢懇求道，「我所講的，全是眞話，如果你不信，可以問問胡特。」

「誰是胡特？」

「就是我們三個人中的大阿哥！」

「是不是那個長了鬍子的？」

「對了！」

「他有福氣，眞幸運！嘿！」助手說，「你們三個人之中，就只有他未有受傷。」

另一個受傷的大漢說：「是的，我們一切只聽命於胡特。」

助手又問道：「胡特知道那個M先生是誰人麼？」

「他雖然說不知道，一切聽命於電話，但我相信他一定知道，因為M先生要付他錢，然後他才分配給我們。」另一名大漢說。

助手道：「這次M先生要你們殺荷路，也是電話命令麼？」

「是的，電話是胡特接的！他要我們無論如何，必須把荷路殺死！但是當我們三個趕至桌球室時，看見你們正把荷路押上了你的汽車去，所以只有追踪，伺機下手！」

助手突然示意同來的一名探員：「你繼續問他們口供，如果發覺有半句虛言，可以用『交通阻塞』為藉口，讓他們都死在『送院途中』，明白了麼？」

「明白了！」那探員答得爽快！

助手於是中途下車離去！

他是趕到酒吧去，因為他已派了二名探員在酒吧裏監視莫比！

助手覺得莫比是個穿針引綫的人，對偵查工作至為重要。

助手趕到酒吧時，只見一名探員留在酒吧內，不見了另一名探員和莫比。助手追問後，才知道莫比要到洗手間去，那名探員陪他入內。以防止他逃走！

助手問：「有多久了？」

探員答：「只有一分鐘左右！」

助手担心其中有詐，便說道：「快點跟我來！」

二人於是轉進後面洗手間，但是，裏面似乎沒有人！

助手吃驚地叫出那探員的名字，但沒有反應！

另一名探員這時已彎腰俯首，望進一格坐厠之內！

洗手間內有三格坐厠，只有其中一格掩上了門！

探員過去伸手輕輕一推，他的同伴就在裏面，但他已暈倒過去，被人安放在坐厠之上，倚住牆邊，好像正在如厠一樣。

助手已來不及多問，一邊拔槍，一邊衝出洗手間外面去！

但是，酒吧後門虛掩，後巷外面鬼影也沒有一個。

助手以時間推算，覺得莫比不會逃得太遠，急忙撲到後巷巷口去！

有個背影，正在揮手截停一輛街車，助手認得他就是莫比！

助手來不及制止，汽車已經開走了。

助手迅速揮手，截停了另一輛街車，同時出示證件，要求司機，追踪前面那輛「黃色的士」！

大街上車多人擠，如此追踪下去，只要司機稍為怠慢，好容易就會失去了對方之所在！

但是，助手為人頗機靈，他一邊吩咐司機，利用車上的無綫電裝置，通知他們的公司，叫公司立即報警，只要警方接到消息，知道他們的所在，警車就會及時接應！

果然，黃色的士在一處街口停了下來，他——莫比匆匆下了車！

看情形莫比還未曉得已有人在後面追踪似的，但助手見他急步而行，却以為他故意逃避，於是高聲呼喝！

莫比回頭一看，看見是探長助手，大吃一驚，這才拔足飛奔！

助手想開槍制止，無奈此乃鬧市中心，人太多了，易生意外，助手只好追了上去！

莫比跑進了一家百貨公司，助手也擠了入去！

莫比由另一處出口跑出街外，助手一步也不放鬆，追了出去！

莫比走得很快，助手很難追得上他！眼看就要讓那傢伙逃入人叢之中，但是就在這一剎那之間莫比停止了急奔！

他的脚步出奇地放慢，慢到幾乎完全停止下來，就好像一個人經過了長途奔跑之後，失去了氣力，氣喘喘地停下來一樣！

唯一不同的，就是莫比捧着心胸部份，變得有如心臟病突發一樣，最後栽倒地上！

要不是探長那位助手持着手槍趕上來，途人也只以為他是個「心臟病突發」的人！

在美國，由於人們生活過份緊張，以致患上心臟病的人十分多。馬路上突然有人昏倒，已不是罕見的事，而是常見的。而這些突然暈倒路邊的人，正是心臟病的受害者。

所以剛才莫比在奔跑中突然倒地，人們只以為他心病復發！

但是，當探長助手持械趕到時，人們又嘩然驚叫，以為警探又開槍殺人，因為警車這時已經接到總部的無綫電報告，而紛紛開至附近一帶街道。

美國警察不論是軍裝警員或便衣探員，都有一枚銅章。

銅徽章上面鑄有編號，也是警方最重要的證件，因為印刷品容易偽造模仿，但五金則不易鑄造得像樣，所以美國警探所携帶的證件，必須附上這一枚銅製的徽章！

當警探必須公開暴露身份或者露械時，這枚銅章亦必須盡可能扣在襟頭之上，以資識別。因此剛才過路人見到探長助手時，看見銅章就知道他是警探，而非歹徒！

即使如此，途人仍議論紛紛，以為警探在這鬧市中開槍實屬不當！

其實探長助手心裏也難明，因為他一彈未發，拔槍追逐莫比，只因怕對方也有槍在手而已。

現在助手扶起莫比時，也發覺他沒有顯著的傷痕，如果他是被槍殺的，一定有血滲出。但現在他只是面色蒼白而已。

助手問莫比：「你的心病復發麼？」

「不……」莫比掩住心胸，「他……彼得殺我！」

「彼得是誰？」

「噢……」

莫比一言不發，死了！

探長助手暗吃一驚，想到摩天大厦附近的另一個死者，不難也想像到他可能又是中毒針致死的。

警方人員大批湧到現場，武裝警員首先將途人勸開。

有過摩天大厦毒針暗殺案的經驗，探長助手這一回不准任何人靠近死者，他只等警方的醫官和史廸探長到達現場。

× × ×

史廸探長正與阿生等人在探長室向胡特問話。

胡特是三個落網歹徒的頭目，其他二人因被槍傷送院急救！

胡特承認他們三個人只為金錢而工作。

美國年來大鬧不景氣，失業人數多達數百萬，胡特等三人就是其中受害者。

為了生活，他們由業餘匪徒，而變為職業化。

胡特作供說：他們的情報大部份來自莫比，因為酒吧是最多人出入的地方，莫比是酒保，他消息十分的靈通。

最近，莫比不知由那兒來的門路，竟然拉攏胡特等三人替M先生工作。酬勞比想像中更高。

莫比沒有說出「M先生」究竟是什麼人，但是却由莫比親手轉來了一筆酬金，那是由於他們在摩天大厦附近，開車將荷路及時儎離現場。

他們三人未見過「M先生」，但胡特聽過「M先生」是誰，因為，M先生不但把金錢交給他代轉給三人，還由他介紹荷路為M先生工作。

如此一來，毫無疑問，莫比是個關鍵性的人物，他不但知道整個事件的過程，更知道「M先生」是何方神聖。

阿生因為沒有跟探長助手同往醫院，却跟史廸將胡特押回警局問話，所以不知道莫比的事，更不知探長助手會追逐他！

由於警方的無綫電通訊系統有着非常緊密的連絡，所以莫比在街頭出事的消息，立即傳到史廸的辦公室來！因為莫比對本案的重要性，史廸探長一時之間又不知道助手何故在護送傷者往醫院途中，突然跑去追殺莫比，所以有點生氣！

阿生却勸他冷靜點，先將胡特還押，迅速趕赴現場看看情形再說。

史廸探長聽了阿生的話，將胡特鎖進警局內的臨時羈留所，然後與阿生一齊離開警局，準備趕往莫比出事的現場。

但是，當二人剛步出警局門口，就遇見了奇里夫。

奇里夫顯然有要事要告知史廸，但史廸不想再阻誤時間，邀奇里夫上了他的座駕車，與阿生一齊在汽車裏細談。

奇里夫原來被他的上司召回訓示，只是不想在電話中洩露太多，因為美國的竊聽器材輕易就可以買到，而紐約更是國際間諜中心。

奇里夫的上司，就是「國際特警組織紐約分部辦事處」處長赫斯。

赫斯召回行動組副隊長奇里夫，目的是要把一項秘密告訴他！

這秘密是由美國中央情報局轉來。據說，一份編號：「C·S·三一六」的文件被人從秘密檔案中盜去！假如此文件落入某國間諜手中，很可能觸發第三次世界大戰云！

史廸不禁問奇里夫：「到底CS三一六是一份什麼文件？」

奇里夫聳肩苦笑道：「赫斯處長告訴我上述這點。同時叫我注意摩天大厦命案的來龍去脉，它可以與此有關。因為在摩天大厦最高的地方，可能已有人將該文件交到某國間諜的手中。」

「他媽的！中央情報局就是這麼混賬！」史廸探長有點生氣地說，「他們經常要求我們合作，偏偏又不肯講得明明白白……」

「根據處長推測，可能是一項國防秘密。」奇里夫說，「同時我們知道，中央情報局除了要求國際特警協助尋回失物之外，還有將此事通知聯邦密探，相信你的上司也獲得知會，只是未有來得及通知你而已。不過無論如何，此事非常重要。」

阿生也知道美國中央情報局一向自視甚高，若非萬二分危急的事決不會自動要求國際特警組織幫忙！

阿生說：「如此說來，莫比對本案更加變成了唯一的綫索！」

史廸忐忑不安地說：「可惜我的助手太過魯莽，他不該殺他！」

汽車開到現場，街道已給警方封鎖。

史廸探長、阿生和奇里夫三人通過警方的臨時封鎖綫。

他們離遠已見到探長助手守候在路邊，那兒丁方數尺之內，就只有三個人——除了探長助手之外，便只有一名探員蹲在地上，另一人是莫比，他斜斜地倚在那探員的懷抱中。

助手一見到史廸過來，就報告追捕莫比的

經過情形。

助手也許知道史廸探長的個性，担心會受到責備，所以趁他未開口之前，先說了。

助手主要是解釋他何故中途離開救傷車，跑去找莫比！那是由於受傷犯人的口中，說出了莫比可能知得最多。

他還自負地說：「要是我遲了一分鐘到酒吧，也會被這傢伙逃走了！」

史廸却瞪他一眼：「現在你追到了，但有什麼用？只是一具屍體！」

助手已初步檢驗過莫比，發覺他混身逐漸變得瘀黑，分明是中毒，而且，情形與摩天大厦附近的死者一樣。

阿生和奇里夫二人也看過了屍體，這時回到了探長身邊來！

史廸帶有怒意地瞪住他的助手：「他人已經死了，你還叫人扶着他的屍體幹什麼？」

阿生正想說話，但助手却搶先答道：「探長，你有所不知，剛才你未到來之前，途人紛紛議論，說我們不夠人道……」

「他媽的！」史廸生氣地說，「對歹徒何必講什麼人道？」

阿生插咀道：「探長，請你暫且息怒，聽我說幾句話好嗎？」

史廸「哼」一聲，信步邁向莫比的屍體那邊！那是路邊一角，光綫不足，加上一間店舖已經關門，那名探員就在凹入的舖面將莫比扶住！

史廸一邊走，一邊問阿生：「你有什麼意見？」

阿生道：「剛才我和奇里夫都看過莫比，他確實死了！」

史廸回頭瞥了阿生一眼：「你要走近他才可以確定他已經死了麼？嘿！我離開數尺只瞧了一眼，已經肯定他氣絕身亡了！」

「你是探長，見多識廣，自然一看便分出生死。」阿生說來好像是奉承，其實他只在向史廸解釋：「但是，我相信站在警戒綫以外的人，一定還不知道莫比的生死！」

史廸仍不明白阿生的意思，他只以爲阿生在帮着助手說話。

因此史廸說：「你似乎在認爲那傻瓜這樣做是對的！其實人既死了，該把他平臥地上，保持現場一切現狀，直待辦案人員到場調查，這做法才是最正確的。」

「嗯！」阿生沉思着說，「你的說話本來是對的，但是，事情既然發展至此，我們何不將計就計？」

「什麼將計就計？」史廸瞪住阿生問。

阿生於是低聲對史廸說出了他的計劃！

史廸想了想，也覺得阿生這辦法不錯，於是他又把助手召來，吩咐一些說話！

只見助手聽了史廸探長的吩咐之後，心領神會，走向警戒綫外邊！

這時候，救傷車和運屍車都已經先後開到了！

救傷車是較早時接獲報告，趕來現場的，但稍後時，又有人說「警探開槍打死人」，於是運儎屍體的車子也開到現場備用。

大批記者也聞訊趕到現場來。

他們被警察擋駕，因爲探長助手吩咐過，任何人不准隨便闖入現場。

這時候，探長助手把十字車召來，於是圍觀的人羣和記者都紛紛忖測，認爲莫比只是受了傷，還未死去！

但是，史廸探長却有點担心地對阿生說：「你也知道美國報界很權威的，萬一他們知道我撒謊，一定抨擊我！」

阿生道：「聽我說吧，這是唯一可行的辦法，莫比是個十分重要的人，只要他還有一綫生機，施毒手的人都會感到忐忑不安。」

奇里夫也慫慂着說：「阿生兄弟言之有理，如果我們要找出事實眞相和殺人元兇，就只有向報界撒謊說莫比大難不死！」

史廸無可奈何。

警方的醫官也到了，他就地檢驗死者致死的原因，但史廸却在旁解釋，請他將死訊保密，切勿向外界發表任何消息。

最後，莫比被人搬上担架床，抬上了十字車，送到醫院去！

史廸探長準備離開現場時，被記者包圍，還好他早已作好了心理準備！

有人問：「那死者是誰？探長。」

史廸瞪他一眼，反問道：「你怎麼知道他死了？」

「難道他還未死？」

「是的，他大難不死，只是重傷。」

「是否有人開槍？」

「沒有，根本沒有人開槍！」

「那麼，那人何故受傷？」

「有人企圖以毒針暗殺他，但他命大，口袋裏的小册子把三枚毒針擋煞了，只有其中一枚的針咀部份刺着了他皮膚，卽使如此，也夠他痛苦的，因爲那三枚毒針，都曾經餵上了劇毒！」

又有記者問史廸：「聽說摩天大厦外面的另一宗命案，也是有人被殺後，發覺致命的兇器也是三枚毒針，是不？」

「是的。」史廸答。

「那麼，會不會二宗案子，都是同一人所爲？」

「目前言之尙早，一切有待受害者甦醒後的口供，我們才可以決定事實的眞相！」

史廸說完，担心在無意間露出了眞相，於是匆匆忙忙登上了汽車。

史廸的車子開往醫院之前，助手等人已隨救傷車先到達那裏，佈置好一切。因此，莫比是被醫院方面當作特別傷病處理。

由於醫院的合作，前來採訪的記者，都不得要領，唯有空手而回。

× ×

史廸探長費了一番唇舌，才可以說服他的上司——紐約警察局長，阿生安排的妙計獲得通過了。

時間已接近晚上，醫院四周一片沉寂。

沉寂只是表面的事，實際上醫院內外却是一片緊張。

紐約警方，國際特警，聯邦密探以及中央情報局的特務人員，都參加了是項行動，目的只爲捕捉一名殺人不眨眼的間諜。

他們把這次行動稱爲「四角行動」，那是由於參加的單位多達四個。

事前他們經過了一次秘密聯席會議，聽取了探長和他助手的報告，事後大家都認爲莫比可能是一名變重身份的間諜。

至於莫比死前說的唯一一句話：「彼得殺我」，也變成了本案唯一的綫索。

從種種跡象看來，莫比與摩天大厦外面的死者文遜，同是被一帮人所殺。

摩天大厦外面發生的命案死者，已查出他叫文遜，是個美國人，但中央情報局認爲他是一名蘇聯收買的間諜。

較早時，中央情報局曾經派人監視過文遜，但他日前已飛往美亞美，在機場擺脫了情報局人員的跟踪，想不到却在摩天大厦出現。

事發後有人曾宣稱見過文遜曾跟隨大隊遊客登上摩天大厦觀光，照時間推算，三俠跟文遜差不多是同一批觀光摩天大厦的人。

也許他們一同上去，也可能一齊乘坐同一部電梯落來。

但無論如何，三俠未注意到可能在他們身邊所發生的事情。

三俠的目的只爲了開開眼界，才花錢登上最高處，一睹紐約全景，想不到中央情報局所宣稱的「最高機密」文件，就在那兒交易。

文遜既然被查出是替蘇聯工作的間諜，那麼，誰將機密文件賣給他？

據說是美國國務卿基辛格的一名親信助手，那人已被有關方面扣押查詢。

「最高機密」文件：「C・S・三一六・」並不如想像中那麼一大叠，而是縮影了的菲林底片，據說共有兩張之多，放在一個信封之內。

文遜得手後，下一步當然是把底片準備交給他的主人——蘇聯大使館一名武官。

但是，他剛離開摩天大厦之後，便被人殺害。到底對方又是何方神聖？

「爲了C・S・三一六」是一份極度保密的重要文件，所以中央情報局奉命要傾全力，在極短時間之內將它找回。

這份機密文件是美國國務院的檔案之一，除了國務卿基辛格之外，只有心腹助手才有可能偷攝其中秘密。

但是，莫比怎會知道當天的交易情形？是否幕後眞的還有一位「M先生」？

那麼，「M先生」又是爲那一個國家工作的？他懂得利用莫比和荷路兄弟，又懂得運用機智將文遜殺害，取去他身上的密件，可見此人絕不尋常。

阿生因爲想像到對方必然是爲了「殺人滅口」，才會暗殺莫比，所以當他看見莫比被一名探員扶住的時候，便靈機一觸，想出了這誘敵之計。

現在參加訂名爲「四角行動」的單位既然多達四個，出動的人數與儀器，爲數亦非常之可觀。只是他們要不是化裝成各式人物，便是隱蔽了起來。

醫院內外固然有人監視，就是更遠處也有人用紅外光望遠鏡瞭望。

一批新式的電子測探儀器，被秘密安置在醫院各處出入口通道上，以防有人携械入內，再進行另一次政治性的暗殺。

因爲對方既然認爲莫比未死，必然担心他說出秘密，勢必趁他未甦醒過來之前，將他殺死。

但是，他們的對手亦非弱者，只要他們對於毒針上所含的毒有信心，說不定他們已肯定莫比必死無疑，那時他們就不會上當。

因此，現在輪到呂偉良和林愛莉他們担心了。

呂林夫婦二人担心阿生的「四角行動」計劃失敗，這將會令到參與其事的四個單位埋怨，甚至還會被人取笑。

不過，事實上有關方面也認爲除此之外，無法了解對方的來歷。

莫比事實上已死了。

警方不可能從莫比那兒取得半句口供，「彼得殺我」這句話中所指的「彼得」是誰？是莫比的夥友呢，還是另一國的間諜？

莫比身上有個電話小册子，上面有荷路的電話號碼，也有桌球室的，就是未見寫上有「彼得」此人的電話。

警方已把小册子取去，與中央情報局的人研究其中一些人的背景。

無論如何，中央情報局只希望儘快追回那份文件的底片。

將近午夜了。

醫院外面越來越靜。

呂林二人獃在附近街口停放的一輛僞裝汽車裏，與奇里夫等人在一起。

奇里夫睡着了，他實在也太倦。

阿生無法入睡，他不停利用車上的無綫電通話機與其他單位連絡。

呂林二人不是國際特警，但阿生是，所以他們可以留在這裏。

車子很大，也僞裝得十分好，可惜對方似乎比他們高强而精明，所以他們苦候了大半晚，仍然無動靜。

莫比的屍體被安放在一間特別病房裏，唯一接觸過屍體的醫生是獲得信任的，他也是當晚醫院中的值日醫生。

消息傳出莫比中毒頗深，但未死去，至今仍在昏迷中，不過還有一綫生機云！

但是，實情如何？

連那些護士小姐也不知道。

特別病房向來是爲警方而設的，所以一切保安措施十分的嚴密，走廊上鐵閘重重，等閒人不容易闖進這兒半步。

不過那一晚特別病房並沒有太多警方人員，走廊上亦未駐有警員，只是莫比的病房內外有二三名警探守衞。

醫院中人早就懂得規矩，所以也不必特別吩咐，那就是：非警方召喚，任何人均不得藉故闖進特別病房中。

至於當值醫生，如果他認爲病人有此須要的話，當然可以入內，甚至召來護士協助一切，但亦須警方同意。

當晚警方的內張外弛的局面，醫院中只有極少數人知道，例如當值醫生等，這是無可避免的事，因爲警方必須他們的合作，例如借用醫院的地方，以隱藏一些人手和儀器等等。

一切「香餌」都已經安排妥當了，只是「魚兒」還未上釣，到底爲了什麼？是走漏了風聲嗎？還是阿生事前的估計錯誤？

總之，史廸探長開始有點後悔，他似乎不該聽從阿生的說話，以至動員了這大批警方人員到此埋伏，更要驚動四個單位。

呂偉良對阿生一向具有信心，但這一次也有點懷疑。

午夜來臨之前，醫院中各單位照例必先換班。他們是採「三八」制的，卽每一班人當值八小時，全日二十四小時共分三班。

換班前後，當然有不少人出出入入，因此埋伏在醫院內外的人，都必須加倍小心。

不過他們並沒有出面檢查證件，以免打草驚蛇。

美國人的自尊心份外的重，除非的而且確有此須要，否則警察不會輕易檢查證件的。

例如最近美國中央情報局就揭起了一場風波，那是由於一些國會議員認爲該局曾秘密調查過一些美國公民。

本來這也不過是爲了美國本國的安全理由才有此一着，但他們偏偏又要誇張「民主與自由」，要不是這樣，「水門事件」就不會鬧得那麼大了。

且說醫院裏面，有位女護士跑到值日醫生的辦公室來，問道：「醫生，我們須要巡視一下特別病房嗎？」

醫生看看腕表，終於站了起來：「好吧，我們去看看，聽說那兒住了一個間諜。」

醫生也是剛換班才不久的。

女護士詫異地問：「間諜？什麼間諜？」

「我也不大清楚！」醫生聳聳肩，「我只憑值日記事册上，知道他中毒頗深，仍在昏迷中！」

「危險期渡過了嗎？」

「相信還沒有，根據急救記錄，我們已盡了人事，警察總算及時將他送入來，如果再遲半小時，他一定沒有命！」

「中毒，是什麼毒？」

「天曉得。」

二人走向特別病房，沒有人加以攔阻。

一切看來並無異樣，就是當醫生護士進入病房之後，警探也跟了入來。

躺在病榻上的人好像睡着了，但當醫生檢閱掛在一旁的病歷表時，他竟然蠕蠕而動。

顯然的，躺在床上的，並非一具屍體，否則他又怎麼會動？

燈光雖然很微弱，但是，醫生可以淸楚看得見病人的面色很好。

護士跟在醫生後面，亦步亦趨的，看來她對這位特別病人也深感興趣。

探員只在較遠距離的地方監視，他們雖然奉命保護這位特別病人，却又不得不尊重這裏的醫生與護士。

那位女護士忽然走到床邊，當時醫生正替床上的病人把脈，測探他的脈搏每分鐘的跳動次數，通常來說，病人須要探熱，是由護士將探熱針放進他口中去，但今晚一切接近病人的動作，均由醫生親自動手。

卽使所有的事情均由醫生動手，作爲醫生助手的護士，也得手持記錄板，站在一旁，聽候醫生的吩咐。

但是，這一次女護士却趁着醫生不留意的時候，靠近了病床邊。

雖然有探員在一旁監視，但却沒有理由制止這位護士小姐的行動，因爲她的手上仍然捧住病歷記錄板，並無任何武器。

這位外表溫柔而又美麗的女護士，她像許多關心病人的護士小姐一樣，伸出纖纖玉手，代爲料理病榻上的被褥。

突然之間不知怎的，鈴聲大作。

病房內的探員立刻拔槍，房外亦有人衝入來，一時之間，如臨大敵似的。

探員對於剛才病房中的情形瞭若指掌，因爲他們都是目睹一切過程的人，甚至鈴聲何故大作，探員們也淸楚。

事情開始是由於女護士的手觸及雪白色的被單，被單包裹着一張薄毛毡，原是蓋着病人的。護士小姐的手在病人的腿上按了一下，鈴聲便大作，爲什麼？

女護士面露驚慌之色，她要衝出房外去，但已來不及了！

一名懂得武功的女警，緊隨着探員們，一齊湧了入來，迅速將女護士制住。

醫生在極度驚愕中冷靜下來，他雖然獲得上一班醫生的口頭吩咐，但對整件事來說，仍然所知不多。他不知道鈴聲怎麼會響，以及探員何故會拘捕女護士。

當然更不會明白女護士何故會企圖衝出房間外面去。

但是，在剛才診斷的過程中，他只覺得病榻上的病人一切正常，要不是他的心跳加速，醫生甚至認爲他十分强壯。

這與病人的病情記錄，多少有些出入，所以醫生正打算研究，想不到就發生了此事。

史廸探長，阿生和奇里夫等人，均已聞訊趕至現場來。

曾經見過莫比的人，都不會懷疑，現在仍然躺在床榻上的人正是莫比，但他竟然如此精神奕奕，確實令人難以置信。

不少不知內幕的探員，當進入病房之後，也都嚇得一呆。

因爲今天日間送入來的，分明是個死人，只不過他們奉命必須保密而已，怎麼忽然之間死人會變成了活人？

史廸探長盯實那名女護士問：「你叫什麼名字？」

「妮坦——龍莉．妮坦！」

「誰派你來刺殺莫比先生的？」

「我不知你說什麼！」

「別裝蒜了，我們有辦法可以令到你講眞話的！小姐。」

史廸回頭問那名女警：「搜到毒針嗎？」

女警答道：「她身上並無毒針，探長。」

妮坦咆哮着說：「你們警察眞的是無理取鬧，我要見我的律師。」

「小姐，你會有機會的！」阿生這時已由病榻那邊，檢視完畢，他插咀說道：「但在未見你的律師之前，請先看看我們的魔術表演好嗎？」

阿生說着，戴上了一對手套，站在床邊。

史廸探長命令那名女警把女護士妮坦帶近床緣，讓她也可以看淸楚阿生的表演。

阿生先將雪白色的被單揭開，這時病人仍躺在床上不動，因此室內各人都可以見到他的一雙脚。

目前的情形就好像一羣醫科學生，正在上「臨床實驗」一課的情形差不多，只是他們旣不穿上制服，也沒有戴口罩。

但阿生却像一名大學醫科教授一樣，站在病榻一旁，向各人解釋。

只見他輕輕將被單揭開之後，拔出了一枚閃閃生光的針。

針是從毛毡上拔出的，長僅寸許，寒光閃閃之中，針咀部份呈現靑藍色，那正是餵過了劇毒的部份。

阿生把二名探員召來，他們都是剛才駐守在這間特別病房的特派探員，當然是由史廸探長親自選擇的精明幹員之一。

二名探員作證說，剛才他們曾目睹妮坦將手按向病人的大腿部位，而鈴聲就是在那時候響起來的。

阿生含笑對妮坦道：「小姐，以你這麼美麗可愛，當然不會志在向病人揩油，因此你那一下子動作，亦無色情成份，而只是把毒針刺下去。可惜你事前估計錯誤，沒有想到這病人渾身上下都有機關！」

室內的人都忍不住笑了。

「要不要我再表演一次？」阿生說着，就將毒針再插向床上躺着的人的腿部，於是鈴聲又再次響了起來。

妮坦羞愧滿面，淚水盈眶。

史廸走過來說：「妮坦小姐，我們恭候蓮駕光臨足等了大半晚，想不到你終於上當了。現在我正式要拘捕你，控告你謀殺文遜和莫比二人。你可以不答話，但由現在開始，你所講的每一句話，將來在法庭上都可能成爲證供的一部份。」

「別向我打官腔了，我根本沒有殺人！」

妮坦終於哭了起來。

史廸道：「難道你還要看看我們偷拍下來的記錄片麼？小姐。」

史廸探長指出天花板一角，那兒安置了一副秘路電視傳眞機，使到埋伏在隣室的警方人員，可以對這邊房間中的一切動靜，瞭如指掌，同時亦可以自動拍下記錄片。

妮坦哽咽道：「我是被人利用的，我根本沒有殺害過文遜。」

「你的意思可是有人收買你？」

「是的。」

「是誰收買你？」

「大約三小時前，有人打電話到我家裏來，我不認識她，但那人堅持要見我。」

「是女人麼？」

「是的，一個陌生的女人，但當我們見面時，却多了一個男人。」

「他們在什麼地方見你？」

「在我家中。」

史廸又問：「他們叫什麼名字？」

「他們自我介紹，男的叫卡拉，女的叫米娜。」

「是美國人麼？」

「不！好像是阿拉伯人？」

「多大年紀？」

「男的看來三十五六歲，女的也有二十許。」妮坦又說：「他們表示花了不少時間才在醫院的醫生護士之中選中了我。」

「你結了婚麼？」

「我已經離婚，發誓不再結婚。」

「那你是獨自一人住在一間屋了？」

「是的。」妮坦又說：「我有個女兒在姑母家中寄養，對方可能事前已查出了我的境況，利用我疼愛女兒的弱點，要脅我就範。」

「這毒針是他交給你的？」

「是的，他們要我依計行事，否則就會對付我的女兒。」

史廸叫妮坦說出她姑母的住址，立刻派人前往保護她的女兒。

但是阿生靈機一觸，說道：「慢着！」

史廸和妮坦都不明白他的意思，室內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阿生的身上。

阿生於是問妮坦：「你們怎樣約好的？」

「卡拉先給我五千元，完成任務後，再送我五千元。」妮坦說。

「相約在什麼地方見面？」阿生又問。

「明天早上，當我下班之後，他們會在家中等我。」妮坦說。

史廸探長已經非常了解阿生的意思，他說：「對了，等會兒我們先派人到你姑母家中去暗中保護你的女兒！」

「然後明天你依時下班。」阿生接着說，「他們未必候在家中，但無論如何，你一定要跟我們合作，到時我們會敎你怎樣做的。」

妮坦說：「但是，剛才鈴聲已驚動了全醫院中的人。」

史廸道：「這也不要緊，我們可以當作你已得手，宣佈莫比已經死亡！」

奇里夫也說：「是的，特別病房出了事，自然要按鈴示警，只要目前在這間房中的人保密，一切絕不妨事！」

「我的女兒安全嗎？」妮坦還是很担心。

「放心好了，我們會保護她！」史廸於是就地吩咐助手們展開工作。

警方的工作是多方面的。

第一，他們先由助手帶了一批幹練探員出發，到妮坦姑母家中附近監視，負起保護妮坦女兒之責，如果有陌生人在那兒出現，便設法對付他們。

第二，他們秘密開至妮坦家中附近，監視一切。

第三，警方對外宣佈，疑犯莫比毒發身亡，但不提詳情及原因。

第四，警方向醫院內部解釋，此事與醫院中人無關，因爲當醫生與女護士巡視特別病房時，已經發覺莫比僵斃在病床之上，所以他們才按動警鈴告知外面把守的警方人員。

以上步驟全是必須的，因爲阿生和史廸他們絕對相信：主使妮坦前來行刺「莫比」的人，一定非常注意醫院中所發生的每一件事。

因此，所有有關人等，都奉命「演戲」。

妮坦陷於進退維谷之境，她不敢肯定警方能否保護她們母女的安全。

不過有件事她似乎無法明白的，就是：莫比爲什麼仍然會精神奕奕？

她當時也認淸楚了確是莫比，這才動手。但爲什麼會觸動警鈴？關於這點，阿生並沒有向她解說淸楚。

因爲阿生還不知道她是否說謊，所以，表面只是要求妮坦合作，暗中仍然派人小心監視和保護她的安全。

紐約的電視台多達十多個，有幾個台一直播映到淸晨四點才停止。因此，醫院中所發生的事，很快也就透過了電視，傳播全市。

阿生認爲：如果妮坦不是胡扯八道，對方十九會上當。

這次巧妙的安排，幾乎全是阿生一人所設計，因此如果沒有收穫的話，他眞不知如何下台，而身爲師父的鐵拐俠盜，亦將面目無光。

還好初步收穫總算有了，儘管妮坦未必是他們要找的人，但是結果還是有人上當，這證明阿生的觀察不差。

至於被阿生槍傷的二名槍手，却在不同的醫院中留醫，而且受到了警方的保護，他們的頭目胡特，則被聯邦密探澈夜盤問。

同時呂林二人亦已認出胡特等三人所用的黑色汽車，就是在摩天大厦附近，將荷路接走的車子。

但是，已經失落的機密文件又在那裏？

文遜死後，荷路曾扒得一個信封，裏面所封住的正是「C·S·三一六」文件的縮影底片，但荷路已承認交給莫比。

現在旣然有人要步步追殺莫比，他們分明就是已得到該份文件的人。殺莫比的目的，無非想滅口。

其實莫比實實在在是早已經死了。

在醫院特別病房中出現的，只是他的弟弟荷路。他們兄弟二人的樣子差不多，只是莫比稍大年紀，但一經稍爲化裝後，就簡直難分彼此。

但這是警方保密的事，女看護妮坦根本不知道此中內幕。

至於被褥底下原來也有秘密。

原來阿生早已想到對方如果相信莫比未死，必然再接再厲，除了派人混入來暗殺之外，還可以在對面天台，用長程來福槍瞄準病房的窗口，將躺在病床上的「莫比」射殺。

當然，最安全的辦法還是買通一名護士小姐。結果對方果然選擇了後者。

但是，他們很難想像得到阿生如此鬼靈精，他利用國際特警組織和聯邦調查局內的科學化儀器，設計了一個陷阱。

這個「陷阱」主要內容在病床之上！

病床一般無異，但有一張薄薄的金屬軟片夾在毛毡之內，然後通上了電流，只要任何金屬刺進毛毡裏，都會觸動警鈴。

因此，妮坦把毒針刺進毛毡去，滿以爲神不知鬼不覺，想不到毒針被毛毡內的金屬軟片擋煞，反而觸響了警鈴！

至於病房中的窗口玻璃，早已換上了防彈的，所以卽使有人胆敢登上對面天台施毒手，也不會讓他們得手。

何況四周天台根本早已由聯邦密探駐守埋伏，任何在那兒出現的人，都可能被捕。

房間的天花板之上，有隱蔽着的秘密電視，鄰房的操縱人員是屬於中央情報局的。

此外國際特警人員僞裝的車輛，遍佈醫院四周街頭。

這些車子之頂上，都有潛望鏡的設備，但從外面看上去，那只不過是商品的廣告設計而已。

同時車子四周密封，根本沒有人知道每輛車子裏面都有人監視。

潛望鏡是仿效潛水艇所用的，唯一不同之處，就是那是最新的紅外光透視鏡，也就是可以在黑夜中窺秘的一種。

「四角行動」動用了四個不同部門的人員，亦可算得空前。

現在「四角行動」的第一階段，總算有了

一點點綫索！

第二階段應該是「收穫」階段了。

但是大家心中都非常明白，這是一宗國際性的案件。稍一不愼，就可能牽涉重大，所以史廸探長等首腦人物，都必須小心從事！

根據美國保安制度，聯邦密探是司美國國內安全的，中央情報局則屬於國際性的。後者專門收集世界各地的情報，只要危及美國安全的，他們就會採取行動！

至於國際特警組織，美國只是成員國之一，美國政府却無權管到他們的頭上來，但是，這國際性的組織，只要「成員國」的要求合理，一經巴黎總部批准，他們就會伸出援手！

有了這種種因素和關係，所以「四角行動」便破天荒的，把四個單位拉在一起，合作了一次空前未有的行動。

但是說起來也似乎帶有點滑稽，可不是嗎？到底「CS三一六」是甚麼？

中央情報局只宣稱那是美國國務院失去的最高機密文件。至於內容如何？沒有人知道，這不是有點笑話麼？

不過，情報局長科爾比强調：這份文件如果落入某些國家手中，第三次世界大戰便可能隨時會爆發！

國際特警所以揷手其中，也完全是基於這點理由。

因爲國際特警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維護世界永久和平！他們不贊成任何形式的戰爭。所以凡是危及世界和平的事，他們都要理！

「最高機密文件」的內容到底是甚麼？爲甚麼一份文件會觸發一次世界大戰？

三俠爲此，也會花過了不少腦汁，但始終得不到一個滿意的答案。

他們想過了，那被編爲「CS三一六」的最高機密文件，可能是一份重要的情報，但也可能是一份外交政策。

因爲根據美國的政制，國務院是司外交的。國務卿也就相當於外交部長之職位。但實際上在美國政府內，基辛格不單止管外交，還是總統的主要顧問及助手。

因此，能令基辛格着急的，到底是甚麼秘密文件？

基辛格這傢伙，美國國內民意測驗，他的威望竟然高過總統！

但是，民意測驗往往又是最公正的。事實證明身爲總統亦未必及得上他，尼克遜不是已經給國會弄垮了嗎？

回頭再看看這位猶太後裔，他還是美國另一位新總統——福特所倚賴的重要決策人。

到底基辛格的成功靠甚麼？

國內的人奉他爲神明，美國以外的人也得分爲好幾派。

例如蘇聯，一直認爲他非常狡猾，每次跟基辛格談判，他們都戰戰兢兢！

某些共產國家，表面承認他是「和平使者」，背地裏則詛咒他是一隻老狐狸。

西方國家的政治家心目中，有人認爲基辛格是個空前成功的外交家。

但是，也有人認定這傢伙只適宜做生意，因爲他唯利是圖，在利害關頭上，往往出賣盟友！這種人只可稱爲「商家」。

但無論如何，目前他的名氣仍在美國人民心目中佔第一位！

這也難怪中央情報局接得密令之後，忙不迭地要求各方面合作幫助。

三俠被牽涉入這件事，絕不是因爲基辛格或者美國政府，只是由於事情最早由他們的身邊開始發生。事情發展到目前這境地，他們更加不能不理。

阿生本身既是一名國際特警，一切也就更順理成章了！

翌日早上，妮坦依時下班！

表面上看來，一切並無異狀，妮坦依舊是拖着疲倦的身子下班步行返家。

這可憐的女子！她失婚後一度情緒低落，晚晚失眠，後來聽了醫生的勸告，改值夜班。反正晚上睡不着覺，那就利用晚上工作吧！

每天早上，她拖着疲累的身子，慢慢地散步返家，可以幫助鬆弛身心的神經。然後返家洗一個熱水澡，便倒頭大睡！

每日她睡到下午，午膳後便與女兒相聚片刻，然後由姑母家返回住所，料理一下家務，很快又是黃昏時份了。

她如果探朋友，就利用這時間，否則，吃過晚飯，看看電視，又到上班時份了。

這方式果然對她很適合，想不到不幸的事又在她的身上發生。

妮坦沿住通常她走的路，一直慢慢地走！

她的心亂得很，但她不敢過份表露出來。警方雖然答允過保護她們母女的安全，可是，誰曉得對方是否已窺出了破綻？

假如對方已明白個中一切眞相，她個人的安全固成問題，最重要還是她的女兒！

她的女兒只有三歲大，爲了方便照顧，她請姑母代勞，按月付她錢。

如此一來，她固然可以工作，同時她也可以繼續她的社交生活。

雖然她口口聲聲說過發誓不再結婚，畢竟她還這麼年青，而且樣子又生得不錯，追逐裙下的男士自然也不會少。如果女兒留在她身邊，實在有許多不方便。

現在她在胡思亂想中步行返家。

就在街口彎角處，一輛車子匆匆開至路旁，車內有人招呼她！

雖然明知這種事情遲早總會發生，妮坦仍然難免吃了一驚！

她定神一看！那是卡拉——曾經找過她的人，開車的是米娜。

卡拉推開車門，示意她迅速上車。

她不知道警方是否已目睹剛才的情形，只知道目前最重要的還是冷靜，這不但是爲了她個人的安全，還有她的寶貝女兒。

此外，她如果無法協助警方破案，相信極難獲得寬恕。

如果她被送上法庭，控以意圖謀殺罪，坐牢年期一定不會少。

因此，她咬實牙齦，盡可能撇開一切不去想它，暫時做個好演員。

她上了車，米娜迅速開車離去！

卡拉第一句就說：「你做得很好，他們有沒有懷疑你？」

「沒有。」妮坦嘆口氣，說，「如果稍有懷疑，我還能來見你們麼？不過，我心裏很難過！」

「難過甚麼？莫比早應該死了！只是他命大，上帝讓他多活一陣罷了！」卡拉又把一個信封交給妮坦：「這是你應得的酬勞！」

妮坦拆開信封，裏面是一疊鈔票，總數竟然是一萬元！

「我似乎收多了！」妮坦說，「你們昨晚已給我五千元……」

「是的，我們應該只須再給五千元給你，這件事便了結。」卡拉笑了笑，「但是，這件事實際還沒有了結！」

「你這是甚麼意思？」妮坦不禁也有點兒吃驚起來！

雖然她知道警方可能已派人暗中保護她，但至今爲止，仍未見有人出現，再偷眼望望後面，也沒有其他車子跟來！

卡拉冷然道：「你聽過嗎？間諜是一種終

身職業，你不能退出的。」

妮坦道：「誰說我是間諜？我說過，我只可以幫你們一次。」

「無論你說甚麼都沒有用。」卡拉凜然地說：「大家生存在這世界上，所爲何事？賺錢與生活，總求有錢可以生活，我們便可以繼續生存下去。難道你不想賺些外快麼？」

米娜一邊開車，一邊揷咀道：「小姐，我們給你的錢，只怕你工作一年亦未必可以儲蓄到這麼一大筆。」

「那麼，我是沒有選擇餘地了？」妮坦故意問。

她知道這時反抗也沒有用。姑勿論警方是否採取行動來保護她，她必須佯作被迫屈服，能騙出對方一些口供也是好的。

但是，卡拉這時又說：「你沒有選擇餘地，因爲你已知得太多！」

妮坦道：「我至今還給你們弄得一頭霧水！誰說我知道得太多？老實說，你們是幫那一方面的，我還不知道。」

卡拉與米娜交換了一個眼色！

卡拉道：「你猜猜看！」

「蘇聯嗎？」妮坦問。

米娜笑着搖搖頭，說：「北極熊太窮，它還欠下美國很多錢，試問又如何付得出那麼高價來請我們？」

妮坦道：「然則，你們是爲一個富有的國家工作？」

卡路與米娜同時點點頭。

「不會是阿拉伯國家吧？」

「差不多了！」

「中東國家？」

「嗯！」卡拉點點頭，「目前只有產油國最富有。」

米娜也說：「是的，連我們美國，也只是個裝門面的窮鬼！」

妮坦問：「你是甚麼人？」

「我們都是美國籍。」卡拉說道，「我是中東早年移民美國的後裔，米娜是意大利移民。正因爲美國是個雜種國家，所以，我才勸你不必太過認眞，最緊要是多賺一些錢，享受人生！」

卡拉說完，格格大笑！

米娜也笑了！

他們好像是一對夫婦，而且臭味相投！

但是，他們的笑聲未止，突然要將汽車剎停！

原來車子已拐入另一條街道，那邊不知發生了甚麼事！

前面有一部汽車停下來，後面的車子就走不動！尤其是在紐約，這情況比香港更壞！

不要以爲紐約街道又多又大又齊整，交通便暢通無阻，事實是：紐約的車子不知要比香港多出了幾多倍，而且大車佔了大多數，所以更大更多的街道也沒有用。

塞車既是常見的現象，因此米娜和卡拉都不以爲意，只望望前面。

想不到這時突然有人閃到他們的汽車旁邊，用手槍指住卡拉的頭部，另一人已拉開了後面的車門，搶登汽車之內！

二名不速之客來得非常突然，卡拉和米娜防不勝防！

他們這時分別持有二支手槍，指住前面卡拉和米娜的背部！

米娜開車，卡拉坐在她右旁，而妮坦又坐在卡拉的右鄰！

換句話說，現在車上前列坐了三人，後列則坐了二人。

後面二人是中央情報局的特務。

他們非常快捷地，檢查二人是否有槍在身上，結果沒有。

「你們是甚麼人？」卡拉强作鎭定地問。

一個特務對他說：「等會兒你會明白的，現在先開車往前行。」

米娜道：「你要往何處？」

「將近走完這條馬路時，我會告訴你應該左轉還是右轉。」那特務說。

妮坦已明白一切，她鬆了一口氣！

另一名特務警告說：「你們最好不要耍花樣，最好先看看你的左鄰右旁和背後，我們已將你這車子重重包圍了，任何情況下，你們也逃不了的！明白了嗎？」

卡拉苦笑道：「你們到底要甚麼？」

「現在甚麼也不要。」特務說。

米娜偷眼看看望後鏡，果然有人虎視眈眈，那是情報局的便衣特務所駕的私家車，正步步跟隨住米娜的汽車。

左邊一列汽車，其中有一輛大房車的車窻，剛好又有人望出來！

那是聯邦密探的車子，有人向米娜含笑點頭！這更令米娜相信他們陷於重圍！

卡拉和米娜二人當然是無從反抗的，他們被押返警局去！

荷路和胡特等人被帶來認人，但胡特和他的二名手下並不認識卡拉他們！

只有荷路知道卡拉是誰。因爲他記得，他的兄弟莫比在酒吧介紹過他們認識。

因此荷路對史廸探長說：「他叫彼得！全名是彼得．卡拉。」

史廸和阿生等人，這時才恍然大悟，莫比果然是卡拉他們所殺。否則，莫比死前爲甚麼說出「彼得殺我」呢？

這件事看似了結，但史廸他們都非常明白，這宗案還未了結。

卡拉一定還有同黨！

爲了方便偵訊，卡拉和米娜又被秘密押至聯邦調查局紐約分局去！

熟悉美國情形的人都知道，聯邦密探比地方性的警探要高强得多！

現在密探們希望查出更多的綫索，不得不施用他們的手段！

他們要追查的，無非是「最高機密文件」的下落，以及卡拉他們其餘的同黨！

卡拉和米娜被分開盤問。

阿生因爲不贊成他們的迫供方式，索性借故先走了！

史廸探長因爲受到壓力，這件事他只是個配角的地位，心裏難免會有些不大舒服。

妮坦母子終於平安相聚，卡拉的同黨始終未出現過！

但是，警探仍在暗中保護他們！

胡特的二名手下，傷勢似無大碍，認過人之後，被警方扣押問話。

至於在摩天大厦外面突然死去的文遜，已被中央情報局證明是爲蘇聯工作的，蘇聯駐美大使館有個一級武官就是他的上司。

文遜的被殺，相信勢必引起蘇聯大使館內部的震驚！

由於美國是個過度自由的國家，所以各國間諜混集其間活動的，也份外多。

尤其是紐約，更加可以稱得上是「世界間諜中心」地帶！

紐約經常上演各國間諜明爭暗鬥的事情，只是當局往往爲了外交上的問題，有時佯作不知，有時提也不提！

聯合國既然設於紐約，那麼，只要是會員國都有權派人到這裏來！這可能也是促成紐約成爲「間諜中心」的原因之一。

中央情報局就是担心卡拉和米娜可能被殺，所以才秘密帶到聯邦調查局來。

另一方面，密探亦早已分頭去搜查卡拉和米娜的住宅，辦公室。

原來他們是一對夫婦。

卡拉表面上是個商人，做的是中東土產生意。

根據卡拉夫婦向情報局特務作供稱：他們只爲中東一個產油國，做了一年左右間諜，任務是收集一切有關美國的情報。

間諜罪名無論在任何國家中，都會被宣判爲「叛國」。

因此，卡拉也曉得事態十分嚴重，只是無法脫身而已！

卡拉夫婦被特務作「疲勞審訊」，這是最易令到一個人精神陷於崩潰的辦法，也是特務們常用的問訊方式。

阿生就是看不慣！

他雖則身爲國際特警，而且身在「會員國」的美國國境之內，但是，他對美國並非樣樣都具有好感。

阿生跟了鐵拐俠盜呂偉良不少時日，多少也有呂偉良的思想！

呂偉良是二十世紀末葉的一位現代俠盜，思想自然與別不同！

他喜歡客觀地看事物！

他覺得毫無疑問：政治家大多數都是最會說謊的人！

問題只在乎：謊話說得漂亮嗎？容易令人入信嗎？如果他說得又漂亮，又容易令人入信的話，只要他做出的事實不致太過離題萬丈，便已經是一個成功的政治家。

正如俗語說：把戲人人有，變法各不同！

政治，無疑大多數是騙人的，但人類自從習慣了羣體生活之後，卻又偏偏不可能沒有政治，問題只是政體的不同。

如果「無政府狀態」，當然不是一件好事。但是，萬一遇上一個無能的腐敗政府，作爲被統治的人民，更加痛苦。

就是爲了「人各有志」，所以今日世界上也就出現了各種各式的不同政體。

例如：資本主義，三民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以及君主立憲等等。

事實上各種政體都有它的優點與缺點存在，否則該種政體就決不會有人採用。

問題卻在乎：那一種政體對人民的好處較多，壞處較少？這才是值得仔細研究的。

美國是個資本主義國家，人民享受到高度的自由！

但是，美國本身是否沒有缺點？

並不！而且很多！

問題是：人類喜歡自由的意念，鼓動力極大，所以許多移民也就湧到這裏來！

另一個優點大概是：他們政府中的政治家，卽使是個大光棍，大騙子，一經被揭發，就非滾蛋不可！決不會有例外的。

但無論如何，呂偉良總覺得：這世界難有一個理想的政治制度！

阿生固然亦有同感，但是，他的思想畢竟還嫩，呂偉良眞希望他多見一點世面！將來盡其所能，造福人類！

當然，呂偉良絕不希望他的門生做個政治家，只願意阿生成爲一個對抗罪惡的出色人物，比自已更有利於人類社會！

三俠因爲連日來睡眠不足，這時在酒店中也不知睡了多久！

突然電話响了！

「誰？」呂偉良執起聽筒。

「史廸。」

「噢，探長，有甚麼貴幹？」

「別客氣！」史廸的口氣空前溫柔，「睡醒了嗎？」

「是的，我也不知道是甚麼時候了！」

「下午三點半。」

呂偉良拉亮了床頭燈，看看腕表：「眞的，我們還未吃午飯呢！」

「好極了，我也未吃！讓我來請你！」

「別客氣！」呂偉良問：「探長，你現在甚麼地方？」

「辦公室！」史廸又說，「但我正想來找你們三位。」

「有甚麼貴幹？」

「你那得意弟子阿生呢？」

「我也不清楚，他可能在鄰房未睡醒，也可能到奇里夫那兒去了。」

「不！我剛跟奇里夫通過話。」

「你找阿生嗎？」

「不！找你！但我們四個人可以一齊，先吃午膳再說。」

呂偉良嗅得出事態極不尋常。

他還未答話，史廸又說道：「我等會兒就開車來酒店接你們，半小時後你們可以見我了吧？」

「好吧！那就半小時後見。」

呂偉良掛上電話，呆在床上想：又發生了什麼事？

林愛莉這時已被吵醒，剛才她已聽到呂偉良和史廸講電話。

「史廸找我們幹什麼？」林愛莉問。

「他說，要來請我們三個人出去吃午餐。」呂偉良道，「但我覺得又有些事發生了！」

呂偉良用內綫電話將阿生叫醒，阿生果然沒有離開酒店。

阿生睡眼惺忪地在電話中問：「什麼時候了？」

呂偉良道：「將近下午四點，難道你還以爲只是剛剛天亮麼？」

客串小偷　俠女有難

半小時後，史廸開車到來，將三俠儎走。

「你們喜歡吃什麼菜？」史廸探長一邊開車，一邊問道。

「這是一頓政治飯麼？」林愛莉半開玩笑地問，「然則，我眞担心吃不下咽！」

史廸說：「三位實實在在幫了我不少忙，什麼政治不政治？」

「那是我應該做的事！」阿生說，「至於我師父師母，他們只是基於興趣。」

呂偉良道：「是的，這些事你根本不必放在心裏！」

林愛莉接着又說：「是的，所以這頓午餐應該由我們做東道。」

「你們似乎担心我花不起這筆錢，是不？」史廸笑了笑，「其實，不怕對你們三位直說，我這番是爲了公事而來，自然一切開支均可入公數！」

三俠至此又呆了一陣。

他們本來就懷疑可能有些不大尋常的事情發生，想不到三言兩語間，史廸已不打自招。

林愛莉開玩笑地說：「一定是閣下代表紐約警方向我們三人致贈一筆巨款，然則，我首先要多謝你們！」

「別開玩笑了，我們警方那有巨款，你以爲這兒是遍地黼錢的香港麼？」史廸又說：「不過，如果呂先生肯替我們辦妥一件事，酬勞方面大概也不會太少吧！」

林愛莉用手觸一下她丈夫：「探長似乎開始進入主題了！」

呂偉良只笑了笑，他早已想到史廸「無事不登三寶殿」，因此現在並不感到意外。

「坦白告訴三位，我是代表三個單位來找

呂先生的。」史廸說。

阿生就坐在史廸的身旁，史廸因爲要開車，眼睛一直向前望。

呂林夫婦二人則坐在後列座位上。

阿生問：「你所講的，可是紐約警方，中央情報局和聯邦調查局？」

「正是！」史廸說，「他們認爲我與三位可能深交一點，所以推派在下前來！」

「你的確令我受寵若驚！」呂偉良笑道，「到底又發生了什麼事？」

「還不是爲了機密文件的事麼？」史廸說，「我們雖然先後抓到了胡特，荷路，卡拉和米娜等人，但是，那份縮影菲林仍未找回！」

阿生不禁問道：「卡拉和米娜二人，到底向你們供出了一些什麼？」

史廸說：「他們說那個信封已原封不動的，交給中東某國派駐聯合國的大使！」

「他們有沒有拆閱過那個信封？」呂偉良也插咀問道。

「沒有。」史廸說：「信封用火漆封了口，卡拉得手後立卽送往阿拉伯人的手中。」

「那麼，你要我爲你做一些什麼工作？」呂偉良問。

史廸道：「卡拉已經供出和他交易的對手是誰，中央情報局方面已有了那人的資料。」

阿生問：「他是誰？」

「他叫桑查。」史廸道。「是敘利亞駐聯合國一名外交官。」

林愛莉道：「外交官從事間諜活動，美國政府是有權將他遞解出境的。」

「可惜我們沒有證據。」史廸又說：「現在我們請求呂先生幫個忙。」

呂偉良道：「你們幾個部門人才濟濟，怎麼會找着我來了？」

「今天較早時，我們四個部門──就是參加過『四角行動』的四個部門，會舉行過一次緊急會議，一致認爲那份文件的縮影菲林仍在桑查的手中。」史廸說：「根據中央情報局的資料，桑查爲人極之審愼，他不會輕易將該菲林送給傳遞的人攜帶回國，他一定會冲印放大，看看是否僞造，或者留下底稿，這才會將原件送回他的國家去。因此，我們可能還來得及採取行動。但問題卻是：桑查是個外交官，他享有外交特權，我們不可能光明正大的入內搜查。」

「那我明白了！」林愛莉說，「所以你就跑來請我們做替死鬼，是不？」

史廸笑說：「這也不能這麼說，以呂先生的身手，相信一定勝任愉快，又怎麼會做替死鬼？其實我們不能出面，只不過是因爲担心引起外交問題。」

「對不起！」呂偉良說，「我對這一類事情，已經沒有興趣。」

史廸面上的笑容消失了。

他說：「呂先生，我知道閣下是個有正義感的和平人士，難道你眼見第三次世界大戰卽將爆發，也不予援手麼？」

呂偉良笑道：「別用第三次世界大戰來嚇我了，好嗎？老實說吧，我正懷疑那份文件的內容，爲什麼它可能引爆第三次世界大戰？」

史廸道：「既然國務院將它列爲『最高機密』文件之一，我們當然無法知道它的內容。不過，它的重要性是值得我們担心。無論閣下站在任何立場上，都應該助我們一臂之力。」

呂偉良道：「你不要企圖說服我了，我總覺得我沒有理由爲你做這件事！」

史廸聳聳肩，無可奈何地說：「算了，就算我是個失敗者，但這頓午餐還是由我請！」

各人到了一家餐室後，史廸不敢再提這件事。

呂偉良示意林愛莉等會兒悄悄付賬，他覺得沒有理由要史廸請客。

阿生始終記住那宗未了結的案子，他當然明白史廸的用心，但更明白他師父呂偉良的個性，爲了設法完成史廸的願望，阿生一直在動腦筋。

他說道：「桑查所居住的地方，防衞森嚴嗎？」

「算了，別再提了。」史廸說：「今天還是讓我們開懷暢飲！」

但阿生還是要問：「我想先了解桑查住所的情況，也許我有辦法幫你！」

「你有辦法？」史廸苦笑一下，說道：「沒有用的，我們四個單位在會議中討論過了，卽使由國際特警出面，也可能引起很大的麻煩，你老兄是一名國際特警，不是我們所要求的對象！」

林愛莉瞥了呂偉良一眼，似乎等他態度表示意見，但是呂偉良自顧自的吃着碟子裏的食物，根本沒有理會他們。

林愛莉終於忍不住說：「探長，你的意思可是：必須找個與你們完全無關的人？」

「對了！」史廸說：「這件事十分重要，固然不能出錯，萬一就是錯了，也不會引起麻煩。我的意思是：萬一失手被他們發覺，由於呂先生不是我們的人，我們不但可以推得一乾二淨，同時還可以『假公濟私』地，出面協助一切！」

「什麼假公濟私？」林愛莉問道。

史廸解釋說：「如果萬一失手，他們把呂先生當作小偷送到我們這裏來，事情當然不會有麻煩的。」

林愛莉又不忍住笑了起來：「你想得眞周到！」

阿生道：「你肯定卡拉沒有說謊嗎？」

「卡拉和米娜由被捕開始，便給我們分隔開來問訊，後來綜合他們二人的口供，實有共通之點，謊言的成份很低。」史廸又說：「桑查可能還未知道卡拉已經落網，所以我們的行動不應該太遲，否則，密件可能被偷運回敘利亞去！」

阿生想了想，說道：「你身爲探長，相信平日一定認識不少江湖好漢，不可以找他們幫忙麼？」

史廸苦笑道：「請聽我解釋吧！第一，他們未必可靠。第二，他們未必有此能力，因爲根據我們所知，桑查的住所，防盜設備很嚴密。第三，他們都是美國公民，萬一出了事，會令對方啓疑。」

林愛莉問道：「有關桑查住所的內部情形，有資料嗎？」

「有的，中央情報局方面可以提供一切有關資料。」史廸說。

林愛莉道：「我也許可以客串一下，但卻有一個條件。」

史廸有點大喜過望地問：「什麼條件你儘管提出好了！」

呂偉良差點把一杯酒倒瀉，他瞪住他那位美麗的妻子。

林愛莉嫣然一笑道：「不要太緊張，我只是基於同情心與好奇心。」

回頭她又對史廸說：「你們願意花多少代價？」

「二十萬美元，現金支付。」史廸伸出了兩隻手指說道。

林愛莉聳肩一笑：「太小器了吧，美金已經貶値啦！」

「可以商量增加一點的，只要你們答應幫忙！」史廸說。

「只要你答允我幾件事，我可以考慮一下

。」林愛莉說，「第一，價錢方面最少要一百萬，因爲這是你們政府的錢，不是私人的。但不妨聲明一下，這不是我要，我們收取這筆錢之後，會把它捐到聯合國兒童救濟基金去！」

「這很有意思，但數目太大了。不過，我可以回去找他們談談。」史廸又問：「還有什麼條件，你不妨說來聽聽。」

「不付錢也可以，條件就是讓我們知道那文件的內容。」林愛莉道。

史廸苦笑道：「如果他們已將菲林冲印放大出來，你們而又得手了，自會知道其中內容。但是萬一原封不動，而你們又能替我們找回，相信你所要求的代價不成問題。」

「此外，我須要最新的儀器和裝備。」林愛莉又說：「當然，我還須要一些資料！」

「這些絕不成問題。」史廸說，「情報局，調查局和國際特警所擁有的，都是最新科學化的設備，你儘管開聲，便可立即送到。」

「好極了！」林愛莉很爽快地說：「你現在可以先走，回頭我們在警局中見。」

「不！不要到警局中來，太過惹人注目了。」史廸摸出紙筆，寫了一個地址，道：「你可以到這上面所寫的地方來，我們在那兒安排好一切，等你來！」

呂偉良一直沒有出聲，他一方面爲了尊重他的妻子，另一方面他也了解她的個性，明知她決定了要做的事，勸阻亦未必有用。

史廸匆匆走了。

他行前要結賬，但林愛莉說他們還要吃點東西，叫他先走。

史廸走後，呂偉良才說：「這些事太危險，同時亦容易令人產生一種錯覺，以爲我們是很容易被人利由的人。」

林愛莉道：「我倒不會去管這些，主要是那份密件是否可能影响重大？」

阿生說道：「問題如果不嚴重，中央情報局和聯邦密探，決不會插手。老實說，有我們國際特警參加的事，必與維護正義，和平等有關。」

「偉良，你不要理，這些事我想我可以辦得到的。」林愛莉說。

「你獨自去辦？」呂偉良忍不住笑了起來說。

林愛莉含嗔地瞪他一眼：「你似乎太小睹我了！嗯！」

呂偉良呷了最後一口酒：「好吧！那你就自己去試試看！」

林愛莉把史廸留下的字條看了一次，對阿生說：「你要不要跟我一道兒去？」

「當然由我陪你去！」阿生又問呂偉良：「師父，你呢？」

「我這次來紐約，是爲了遊覽，想到處走走。」呂偉良道：「你們不必理會我了，回頭在酒店中見吧！」

於是他們召來餐室的侍者，準備結賬離去，但是，領班說：「史廸探長已簽了單，三位不必付錢了，甚至還可以再叫任何東西吃，這是探長吩咐下來的。」

三俠這時才知道史廸是這兒的熟客，怪不得他帶自己到這兒來了。

× ×

林愛莉和阿生依照史廸留下的地址，來到一幢辦公大厦的頂樓。

要不是史廸探長那張字條寫得一清二楚，他們還以爲找錯了地方：因爲這兒外表竟然是一間貿易行。

二人正在躊躇之際，裏面已經有人出來招呼他們：「二位可是呂太太與阿生隊長？」

林愛莉點頭道：「是的，我想找史廸先生，他在這裏嗎？」

林愛莉所以稱史廸爲先生，不稱探長，是深恐隔牆有耳。

那人笑道：「兩位請跟我入來，他們正在等你！」

二人進入貿易行內，後面有間經理辦公室，但是裏面只坐了一個上了年紀的陌生人，既沒有第二個人，更不見史廸探長。

他們正感到驚奇之際，那人已將一個隱蔽的按鈕按下，一個書柜文件架緩緩地移開。

那人引領二人入內，裏面原來另有天地。

史廸，奇里夫以及中央情報局的人都在這裏。此處還有兩名聯邦密探。

他們圍坐在一張巨大的圓桌之旁，圓桌中央有可以轉動的大圓盆，盆上擺設了一些儀器與圖表。圓盆是可以轉動的，因此坐在任何一個位置，都可以將圓盆轉動，挪取所須要的儀器或圖表。

目前的情形很像飲宴，中國式的飲宴，也是跟這圓桌的設備和形式差不多，唯一不同的，就是桌上沒有酒肉。

人客都到齊了，留下的二個空位，是給阿生和林愛莉的。

圍坐在圓桌四周的人，包括史廸，奇里夫以及兩局的人員。

他們的視綫都集中在林愛莉的身上，雖然沒有人說出來，但肯定其中必有人懷疑：「這個中國女子能完成任務」？

史廸等二人坐定之後，說了開場白：「先讓我向各位介紹，座中唯一的女士，就是東方著名的鐵拐俠盜呂偉良先生的尊夫人林愛莉小姐。」

各人紛紛向林愛莉點頭微笑，行的是注目禮。

林愛莉內心有點不快，因爲她結了婚之後，人們似乎忘記了她的鼎鼎大名的迷你女賊，卻只知道她丈夫的大名。不過，這時她已經沒有時間去斤斤計較這些了。

史廸對林愛莉示意道：「放在你面前的，就是桑查本人的近照。」

林愛莉取過一張經放大後的半身照片，背景很模糊，好像是聯合國大厦。

很容易看得出，這是偷拍的。

照片底下加印了一些字跡：「叙利亞派駐聯合國大使桑查，五十六歲，體高五呎八吋，體重一百五十磅，黑髮，皮膚棕色。」

看情形，桑查的照片一定還印了許多份，這只不過是其中之一而已。

旋轉圓盆一動，史廸又傳來另一些圖片。他說：「這些是桑查住所的外表與圖則，包括了他家中的內部設計和間格等。希望你看過之後，有個印象。」

林愛莉看過了那疊圖片，其中有偷拍的住宅外貌，也有手繪的內部間格等。那兒是出口，那兒有暗格，都有說明和記號。

林愛莉發覺桑查住所四周的圍牆很矮，但圖片中却給人加了一個閃電的記號。

她問史廸：「這是什麼意思？」

史廸探長解釋道：「那是表示圍牆之上有電子防盜裝置！」

但是，圍牆高僅七呎，以這高度，林愛莉只須一頓足，便可以一躍而過。

她說：「圍牆後面是什麼？」

「一塊特製的草坪。」史廸說：「你可明白『自動門』的原理麼？那是由於自動門前後下面的地板蓋上了電掣，只要我們踏足上去，電掣受到體重壓力的影响，自動門便隨即打開。特製草坪的原理也是一樣，只要受到壓力，就會觸動警報系統。」

「這倒很頭痛！」林愛莉對她身旁的阿生說：「看來圍牆後面的草坪很闊，很難讓我們

用繩子離地攀進住宅的屋頂去。」

阿生是個鬼靈精，腦筋也動得快。

他說：「我想辦法，你放心好了！」

「還有——」史廸說：「桑查住所內部，許多出入主要通道，都裝上了電眼，他可以安坐房中，窺伺屋內各處的情形。」

阿生從活動的旋轉圓盆上，取過了一些儀器，回頭問奇里夫：「這是否可以干擾電眼的儀器？」

「是的。」奇里夫說道，「上次你到我們秘密辦事處來參觀的時候，我已經給你介紹過了！」

史廸又將一些火柴盒形的通話機遞了過來，道：「爲安全計，我們必須保持連絡，這是短程的無綫電通話機，你可以把它帶在身邊備用。」

一名聯邦密探將一支槍管頗長的手槍，自圓盆中取起，解釋說：「這是我們從卡拉和米娜家中搜出的毒針氣槍，將毒針射出，每次三枚一齊發射，威力極猛，但我們的專家已將它改良過了，每次只發射一枚鋼針。鋼針並非餵毒，只是餵了痲醉液。由於威力不猛，它只刺破人類的皮膚，將痲醉藥傳入血液裏去，讓那人暫時昏迷。而身受者的感覺，只是像被蚊子咬了一下，無害的。」

林愛莉接過了那支外型頗像滅聲手槍的風槍，朝住一塊圖片發射，「卡察」地低聲响了一下，一度銀光閃掠。

一枚不銹鋼的鋼針「得」的一聲，只在圖片上碰了一下，便掉在桌面上。

鋼針既然不能射破圖片，相信也必然不能穿過皮膚。

但是，圖片之上却留下一個針口的留痕，隱隱有些淺藍色的液體。

那名聯邦密探，又將一個小盒子交給林愛莉。

盒子大如火柴盒，裏面有一方塊棉花，棉花沾滿了淺藍色的藥液。

棉花上面，擺了幾枚銀光閃閃的鋼針，旁邊附有一隻小夾子，是要來將針夾起，安放到槍腔裏面去的。

密探又教林愛莉先將槍腔拉開，裏面有三個小孔，可以每次將三支鋼針放入去，但由於機械彈簧的控制，每次只可以發射一支，直至三支射完爲止。

林愛莉和阿生相互交換了一個眼色，會心一笑。

旁邊的人不知道他們內心另有所思，還以爲他們正在驚嘆這風槍的設計巧妙呢！

其實，他們都早已明白了此中原理，因爲鐵拐俠盜呂偉良就曾經擁有一支「萬能拐杖」，除了可以發射痲醉銀針之外，還可以有其他各種妙用。而且發射是連續性的，不限於三枚這麼少。所以眼前這支風槍的設計，在他們看來絕不巧妙，反而有「小巫見大巫」之感。

不過，無論如何，他們都沒有說出來，所以只是會心一笑而已。

林愛莉接收了全部儀器用品之後，又看了一部自動拍攝的記錄片。

這一類自動錄影機目前許多銀行也有裝置，目的是爲了防盜。

但銀行的自動錄影機是安放在當眼處的，而且入門處也貼上：「本銀行已裝有自動錄影機」等字樣，目的無非對劫匪提警告！

現在由一名中央情報局的人員解釋說：這影片是給一部隱蔽在國務院內的攝影機所偷拍的，內容正是記錄盜去「最高機密」文件的過程。

影片中人正是國務卿的一名助手。

可惜助手進行將密件拍攝縮影菲林時，並未立即被發覺，只是事後才給安全人員從影片中發覺。但那時候，縮影菲林已經被冲洗好之後，交到蘇聯間諜文遜的手中。

事後，那位國務卿助手洛克，就是被安全官員根據這自動偷拍的記錄片所逮捕，目前仍在展開嚴密偵訊中。

史廸又從旁解釋說：「所以要讓你看這部影片，目的只是要你了解最高機密文件被人偷拍的過程。當日你們在摩天大厦外面遇見昏倒地上的文遜，是一名替蘇聯工作的間諜，但是，國務卿助手洛克，並非與文遜直接交手，而是經由一個中間人。這個中間人到底是誰？目前我們仍在偵查中。洛克雖然招了供，可惜我們仍未找到其人。洛克出賣情報，已非第一次，只是以前可能一直做得很巧妙，未被我們發覺。這次洛克落網之後，供出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他每次把盜得的情報，交給中間人賣給蘇聯時，必用一種特製的棕色厚皮紙信封密封，外加火漆印，以防中間人做手脚，這當然是與蘇聯間諜之間有默契的！」

一名中央情報局官員從旋轉圓盆上，取來一個大約「二乘三」英吋的棕色厚皮紙信封，讓林愛莉先留下一個印象。

信封的一頭一尾，前後共有二個封口，都加上了火漆印。

那是一個像指模般大小的龍頭印鑑，據說，事後這專用印鑑已從洛克的家中找到。

每一次，文遜於接獲中間人傳來的情報之後，首先核對這「龍頭印鑑」，證實無誤，立依事前議好的價錢付款，不拖不欠云。

史廸最後告訴林愛莉：那兩張縮影菲林，就是放在同樣的信封中。荷路從文遜口袋中抓去之後，交給他的兄弟莫比，再由莫比交給卡拉。

卡拉和米娜落網之後，才供出已將它交給了叙利亞人桑查。

換句話說：在這一場「情報爭奪戰」中，叙利亞才是眞正的勝利者。而代表蘇聯的文遜，顯然是澈底失敗了。

在國際間諜鬥爭中，爾虞我詐，各出辣手原是不足爲怪的。

但是，至今仍與以色列對壘的叙利亞，想不到竟然也花費了大量的金錢，在紐約收買美國的機密情報。而且不惜使用一切手段，將他們曾經倚靠的「盟友」蘇聯的間諜——文遜殺死，由此可見：在利益關係上，各自爲主，那有什麼道義可言呢？

× ×

月黑風高，街道上一片沉寂！

林愛莉和阿生坐在一輛車子上，心情難免有些緊張。尤其是林愛莉！

爲了愼防萬一可能失手，「四角聯席會議」早已決定不能讓身爲國際特警的阿生插手協助林愛莉；也就是說，等會兒只有林愛莉一個人去唱其獨脚戲！

林愛莉並非胆怯，只是有件事令她很不開心，那是她丈夫呂偉良，由餐室告別後，便一直沒有回到酒店去，也無留言！

到底呂偉良是出了什麼意外呢，還是因爲不贊成林愛莉這項行動，而賭氣避開了她？

無論如何，林愛莉在時間上，已不能再等了。

根據中央情報局的情報，當晚桑查有個約會，非至午夜不會回家。因此，林愛莉就被他們安排好，在這段時間之內偷進去！

桑查雖然不在家中，但一切保安措施仍是照舊的，所以林愛莉也不會太過輕鬆。

阿生把兩個盒子交給林愛莉，據說那是一種特別「武器」！

盒子長一呎，高和闊約有四五吋，看上去

很像一具小棺材！

林愛莉接過手之後，覺得很重，心裏難免有些奇怪！

她問阿生：「裏面儲了一些什麼？」

「每個盒子裏面，都有一隻貓！」阿生又說：「但你可以放心，牠們暫時不會叫。」

林愛莉感到十分意外地怔了一怔！

她瞪住阿生問道：「爲什麼你會給我兩隻貓？」

「聽我說吧！牠們是你的兩個好助手，比人還更加有用。」阿生解釋說：「這兩個盒子表面看來像兩具金屬小棺材，其實也花費了我一番心思。你把它帶入去之後，只要按下這個開關掣，盒子就會打開。你別小睹這個掣，它的作用除了令盒子打開之外，還同時噴出一種興奮劑，令到目前進入半睡眠狀態的貓兒立刻清醒。又由於興奮劑的副作用，令到貓兒發惡；因爲有兩隻，於是好戲立即上演，如此一來，你便可以乘虛而入。但有一點你必須注意，就是你要鎮靜，選擇打開盒子的時間要適當。由按掣開始計算，大約只須要一分鐘的時間，兩隻惡貓就會開始打架！牠們既可以轉移屋內人的視綫，也可以令屋內的人以爲只是野貓觸發了警報系統！」

林愛莉也知道阿生是個鬼靈精，但想不到他躲在國際特警組織的秘密辦事處內大半天，就是爲了設計這些古靈精怪的東西。

她問阿生：「草坪內一片昏黑，你如何可以保證二隻貓兒一定打架？」

阿生笑道：「道理其實十分簡單，第一，貓兒目前仍未進晚餐，餓極了。第二，我在牠們的身上塗了魚肝油，到時一定會引起雙方的垂涎！第三，貓兒有夜眼，黑暗裏既可捕鼠，自然亦可以追打對方。第四，興奮劑一經噴射，貓兒會發狂，效力十分靈驗，當然，事前我曾經試驗過了！」

「但是，這兩個空盒子——」

「放心吧！草坪上有矮樹叢與花草種植，你只須順手一扔，就可以收藏起來了！」

林愛莉覺得這兩盒子雖然不太笨重，但事實上也很有用。

至於其他儀器，都非常之輕便，林愛莉早已配備好了！

她本來以爲她丈夫呂偉良會在最後一分鐘趕來，參加她的行動，那起碼可以助她一臂之力，但直至到現在，還未見呂偉良的影子！

林愛莉一方面固然很失望，另一方面也替她丈夫担心，不知道他發生了什麼意外！

時間差不多了！

林愛莉看看她的腕表，又回頭仰望遠處一座頗高的建築物！

那座建築物的高處，有國際特警人員用紅外光長程望遠鏡監視着桑查住宅中的情形。他們跟林愛莉約好了，以紅綠燈號爲記！

紅外光望鏡遠是可以在黑夜中觀察一切的。國際特警人員這一項行動，要是爲了確保林愛莉的安全。

根據中央情報局的情報指出，桑查的住宅每半小時有配槍的保安人員巡邏一次；現在將近十二時正了，也就是說，半小時之前，他們才剛剛巡邏過一次，現在應該就要作另一次巡邏了。

只要巡邏人員完成下一次巡邏，相信綠燈就會閃動——這是表示可以開始行動的燈號。因此由現在開始，林愛莉就目不轉睛地，瞪住那座建築物其中一個窗口。

可是，那窗口仍然亮起了紅燈——這是表示不能亂闖的燈號。

街上的過份沉寂，令到林愛莉的心情份外顯得緊張。

在汽車裏，阿生和她都沒有說話，她幾乎可以聽到自己的心跳聲！

突然有一輛車子掠過，他們很担心是桑查由外面回來了！

中央情報局的情報雖然指出：桑查非至午夜過後不會回來。但是，他們的情報亦未必百份之一百可靠的，否則，國際特警組織就不會應阿生之邀，另外派人在高處監視了！

還好，那只不過是一輛路過的汽車，轉眼之間便消失在路口末端！

林愛莉回頭再仰望遠處一座建築物。只見紅燈依舊亮起！

紐約雖然有許多高樓大廈，但也有幽雅僻靜的住宅區。

像眼前這條街道上的住宅，最多只高二三層，而且都是十分廣闊的花園洋房，不用說，住在這裏的都是有錢人！

阿生心裏雖然同樣担心呂偉良，但他不敢說出來，以免林愛莉更加懸掛！

他希望林愛莉只是去觀光紐約的夜生活，因爲他常常强調遊埠只爲增廣見聞；這些是書本上也難以獲得的。所以，目前呂偉良可能正在觀光紐約的夜生活。否則就是回到酒店裏去休息了！

綠燈終於開始內動了，也就是說：林愛莉的行動可以開始了！

林愛莉推開車門，下車沿住路旁，步行過去！

那兒路旁的燈光並不太光，而且有些地方還植了樹。

如果一個普通女性，根本不會有胆量在這些地方行夜路！

但是林愛莉並非一個普通女性；她有胆又有色，而且婚前是個女賊，喜歡冒險刺激的玩意！

婚後的她，原想安安份份的做個家庭主婦，想不到一時技癢，又來客串小偷！

這樣偷偷摸摸的，當然是屬於小偷的行動。但一般小偷失手被擒，最多坐幾個月牢，但現在她卻可能危及生命！

林愛莉終於走到了目的地圍墻下，側耳細聽，半點聲音也沒有！

呂偉良等三俠，每個人都面臨過同樣的環境，因爲他們之中，一個是刼富濟貧的俠盜，一個是專與奸商作對的迷你女賊，另一個則是鐵枴俠盜的得意弟子兼助手。

他們對於黑夜中的行動，正是處之泰然。就是今晚不知怎的，林愛莉心裏有點忐忑不安；這是不祥的預兆麼？還是由於呂偉良沒有在她身邊所造成的影响？又抑或是由於太久沒有做過這一類事情了？

總之，林愛莉的情緒有點難以自制！

要不是這是一件關係重大的事，她眞想回頭就走！

她並非是一個迷信的人，但事實是：過去每遇有情緒不安的情形發生，那次的行動，必不順利，這是預兆麼？還是不可思議的「第六感」？

無論如何，現在她必須放下一切，集中精神和體力去做這件事！

這的確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任務，少一分精神，少一分體力，也可能招致失敗！

她事先已經知道，正門鐵閘那邊是有守衛的，但她不會跑到守衛的視綫範圍之內！

她抬頭看看，圍墻眞的僅高七呎，這高度只比一般人高出呎許而已！

如果是讓她急奔一程，她可以越過比此更高的圍墻。但是，現在她卻因爲久未鍛鍊，加上手中多帶了兩隻貓，而變得失去了信心！

她渾身黑色夜行衣打扮，好一些新式儀器

都配備在這件特製的夜行衣之上。

事到如今，正是騎虎難下，她只好咬實牙齦試一試了！

只見黑暗中有條黑影急急奔馳，那着地無聲的窈窕身形，自然是屬於林愛莉的。

她急衝一程之後，在墻下雙足一頓，一條人影翻騰，越墻而過！輕飄飄的，彷彿燕子穿簾，又似飛絮墮地！

儘管她的身手可以令到她落地無聲，但地心吸力卻令到一個人無法永遠停留在空中。當她雙足踏上了草地之後，她耳畔已隱約聽到了一陣陣警鈴聲自屋內傳出來！

這是意料中的事，所以她並未去理會它！

現在她按步就班地，先找一處掩護的地方；她看見那邊有一叢頗濃密的矮林，於是急急蛇行鼠步，奔竄過去！

幾支强光探射燈迅速亮了起來，光柱在花園內來回掃射！

林愛莉可以聽到急促的步聲，以及一些人聲！

她知道時機到了，立即將懷抱中的兩個金屬盒子打開。

兩隻大貓果然在不及一分鐘之內，如狼似虎的，飛撲而出！

牠們一先一後，互相追逐，張牙舞爪的又叫又打，鬧個不休！

急急趕過來查看究竟的人，見狀都爲之失笑！

有人說：「怎麼會有貓？我們沒有養貓，只有一隻大狼狗！」

「可能是野貓！」有人又說：「快些趕牠們走吧！」

話猶未完，林愛莉的耳畔已傳來一陣陣狗吠聲！

她心裏不禁暗自吃驚起來！

中央情報局眞該死！——林愛莉心裏咒詛着：爲什麼她並未獲悉這兒有隻大狼狗？

等會兒，萬一大狼狗過來向她撲噬如何是好？

林愛莉急忙探手懷中，將一支特製的風槍拔出，作好戒備！

一條黑影疾如閃電，在草坪上飛掠而過，正是那頭大狼狗的粗大身形；牠狂吠一聲，直撲向那二隻大貓那邊！

二隻大貓也不甘示弱；本來是自相殘殺的，現在卻「化敵爲友」，携手反攻！

一場貓犬大戰，就在一班阿拉伯人的目擊下展開。

林愛莉悄悄鬆了一口氣！

她趁住各人觀賞那一幕貓犬大戰時，悄悄繞道溜進了屋內！



林愛莉躍落桑查住宅草坪，觸發警鐘，急放出二隻惡貓，引開守衛注意力。

阿生事前的估計可以稱得上天衣無縫，想不到兩隻野貓幫了她這麼大的忙！

林愛莉終於輕而易舉地跑進了屋內！

事先她已知道屋內許多主要出入口通道和走廊等處，都有電視傳眞鏡頭隱蔽起來。雖然今晚主人可能不在家，但卻不能保證沒有人在電視傳眞機前面監視！

因此，林愛莉還是按照原來計劃，先後將携帶在身邊的一枚枚電子干擾儀器，安放到一些不爲人注意的黑暗角落去！

這些電子干擾儀器，每一枚只有二指那麼大小，它可以不斷地發出干擾性的電波，使到電視傳眞機的螢光幕畫面，不斷出現閃動的波紋。

凡是常常收看電視節目的人，都會明白，電視機的敏感度極高，尤其是彩色機爲然，只要受到電波的干擾，畫面就會跳動不已。

通常有些人以爲電視機壞了，致電保養公司派員修理。

但是，經過一番檢查，根本沒有壞！那爲什麼畫面會不停地閃動？

了解電視原理的修理技師會告訴你：那可能是府上附近有燒焊工程在進行，也可能是你的綫路受到外來干擾！

電子干擾儀器就是專爲了對付這種電視傳眞系統而設計的。

由於它的體積小，所以任何地方都可以將它收藏起來！

它是用一小節電子電蕊發電的，但在數丈以內的直徑，足以造成頗大的干擾！

因此，桑查的住宅雖則龐大，但給林愛莉擺放了數具這樣的電子干擾儀器，亦足以令到那套電視傳眞機模糊不淸！

林愛莉的腦海中已將這兒的環境輪廓熟習了！因爲她已看過了那些資料和圖解，知道這

屋內的各處環境。

桑查的臥室在二樓，書房——也就是他在家中的辦公室，就在隣房。

根據資料指出，桑查通常是在書房內處理一切文件和公務。

同時每當他在書房辦公時，必垂下了窗幃；這可能是他担心有人從遠處居高臨下偷窺的緣故！

就憑這點資料，林愛莉迅速登上二樓！

但是她剛走了一半樓梯，便已聽到上面有人正在下樓！

這時候她陷於進退維谷的境地！

因爲那兒是樓梯的一半，剛好在彎角之前不足二級處。

退後嗎？只怕來不及了，從步聲可以聽得出，那人正急步而下，就算讓林愛莉有辦法迅速躍到樓下，恐怕亦難以找到藏身之所。

她突然靈機一觸，一手攀穩梯間扶手，身子外躍，輕盈地將身體吊在半空！

林愛莉的目的並非要躍到樓梯底去；她事前沒有俯首看過下面的情形，那不但可能造成危險，也難免有碰及雜物發出音響的可能！

因此，她只讓自己的身子，懸在半空，雙手則沿住扶手的鐵花而下，最後扳住梯級的邊緣！

一個人通常在急急落樓時，是沒有可能會留意到那邊緣地方的。

相反，如果下面有人登樓，反而有可能輕易發現那雙手！

現在林愛莉就聽到那人的脚步聲急急而下，在她的頭頂掠過！

那人顯然是急於想知道下面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他落樓後立即衝出屋外！

林愛莉趁勢利用手腕勁力，翻身而上，越過樓梯扶手，急登二樓！

二樓似乎還有人，林愛莉不得不小心翼翼地進行！

爲了防止電視傳眞系統在隱蔽的鏡頭中瞥見她，所以她又悄悄將一具電子干擾儀器，放在走廊上的花盆之內！

走廊上見不到有人，於是林愛莉憑她的記憶去找尋那間書房！

她記得圖表顯示過：走廊左邊第二間，便是桑查的書房所在。

她試推門入內，但門鎖上了！

林愛莉這一急非同小可，她儘管有辦法把門鎖弄開，却不能保證那條走廊通道之上沒有人出現！

形勢所迫，她惟有冒一次險，從身上摸出幾支簡便的開鎖工具，彎腰在匙孔上做手脚！

若以一般情形而言，林愛莉只須一枚髮夾便可以弄開普通門鎖；但這次她不敢輕敵，因爲以後她可能還要開啓一些保險箱之類。所以，她聽了阿生的勸告，把整套工具帶在身邊！

那些工具包括了一些彎彎曲曲的百合匙和鋼條，還有一些磁性的製品——那是用以開啓最新的磁性門鎖的。

整套工具只有眼鏡盒那麼大小，每支亦僅長數吋而已！

林愛莉還未將書房的門打開，便已聽到梯間傳來人聲與步聲。顯然又有人上來，而且最少起碼有兩人以上！

林愛莉急忙找地方躲避！

她記得圖解中指出，桑查的臥室在書房左隣，那麼，隔隣一間就是了！

她又記得資料中指出：桑查沒有家眷在紐約。所以，他臥室內這時應該沒有人才對！因爲桑查還未返家！

她迅速將桑查臥室的門推開，準備躲到裏面去避一避！

但是，房門推開了之後，登時又把林愛莉嚇得差點退了出去！

她看見一個人躺在床上，正亮着床頭燈看書！

她還沒有看得清楚那到底是男是女，已聽了一聲尖叫！

林愛莉勢成騎虎，立即毫不考慮地，先將房門栓上！

然後迅速一個箭步，衝了上去！

她撲到了床前，把那支風槍的槍管壓住那人的腦門！

現在她才有機會看得清楚，對方原來是個二十來歲的女子——她半裸着身體，面露驚惶之色，坐直了身子！

林愛莉還沒有機會跟她講話，門外已有人敲門！

「伊麗莎，發生了什麼事？」門外有個男子的聲音問了入來！

林愛莉不難想像得到，一定是剛才那一聲叫所造成的後果！她立刻低聲警告床上的女郎：「你快些說剛才只是見到一隻小老鼠，並沒有什麼事，否則我會先殺了你！」

伊麗莎無可奈何，只有依足林愛莉吩咐的說話去做！

門外的人聽了她的回話之後，好像也相信下來了。

林愛莉隱約聽到步聲在走廊外面消失，這才問那女郎：「你是桑查的情婦？」

伊麗莎驚魂未定地點點頭！

林愛莉道：「那你一定知道桑查的許多秘密，例如他的保險箱或暗格在那裏！」

「對不起！」伊麗莎抖聲說，「我不知道這些，桑查不許我管他的公事！」

「你是美國人嗎？」林愛莉問。

「不！我是意大利人！」

「桑查什麼時候回來？」

伊麗莎看看那座鬧鐘，道：「快要回來了。你最好趁他未回來之前離去，否則，他會殺你！」

林愛莉道：「你有他書房的鎖匙麼？」

「沒有！書房是這間屋內的禁區，任何人也不能入內。」

「如果你能幫我，我可以保證你以後不必陪桑查睡覺，也可以安安樂樂地生活下去！」

伊麗莎臉上紅了一陣，問道：「小姐，你到底是什麼人？」

「我是什麼人你暫時不要管，總之我看得出你是個職業女郎。如果爲了錢，你幫我我可以保證你得到很多好處！」

「我實在無能爲力，不過我可以告訴你這間房有一度暗門可以通到書房去，但也是鎖上了的！」

林愛莉有點喜出望外！

她又問那女郎：「書房中有機關嗎？」

「我不知道，因爲我從來未入過去，桑查也不許我入內！」

林愛莉對她的話半信半疑，但無論如何，此時此地，她必須有所抉擇；一是將對方麻醉，一是完全信任她！

林愛莉要她指出暗門所在，是在一幅柚木牆壁之上的，僞裝得非常巧妙，要不是伊麗莎特別指出，根本不會有人懷疑那兒是通往隔隣書房的暗門！

林愛莉又問：「暗掣在那裏？」

伊麗莎指指床頭几旁邊！

林愛莉道：「你試按一下！」

伊麗莎果然伸手去按，牆上一塊柚木自動移開了！

整間房的柚木牆壁本來就是由許多塊同一大小的柚木花紋夾板拼成的，那度暗門剛好有

一塊木板那麼大！

柚木板移開之後，還有加鎖的門！

門後當然就是書房。所以林愛莉決定要動手將它弄開！

尤其是她聽到伊麗莎說：那是禁區，可見一切秘密必然盡在其中。

但是，林愛莉很明白眼前的情形對她非常不利，所以她不能動手先將伊麗莎麻醉；有了那支風槍，就變得輕而易舉了！

她扳動風槍的機掣，「得」的一聲，麻醉針立即射出！

伊麗莎悶叫一聲，不到三秒鐘光景，整個人失去了知覺！

林愛莉立即動手，先將書房的暗門開啓：這比她想像中簡單得多了！

她根本不用一分鐘工夫，門已應手而開！

可能是桑查根本想不到有人會知道那兒有一度暗門，否則正門的門鎖如此複雜，這裏又爲什麼如此簡單？

不管怎樣，門已經開了！

林愛莉找到燈掣，先亮了枱燈！

她明白到，如果亮了天花板下的大燈，可能引起外面，或者樓下的人的注意！

但是，枱頭燈是光度有限制的，而且那個罩可以隨意移動：只要她將光綫集中向內，樓下未必會發覺這兒有人！

林愛莉非常敏捷地，在房內各處先行搜索了一遍：她以爲桑查可能有隱藏起來的暗格。

她憑自己過去的經驗，終於在書桌座位後面的角落，找到了一個隱藏起來的保險箱；此外在書架上，又有一暗格。

書架上的暗格，是由書桌旁邊一排按鈕所控制的，只須一按按鈕，那些掩護物立即自動移開：同時可以見到一列電視螢光幕。

但是，林愛莉並沒有扭開機掣，因爲她明知道這時候即使扭開，電視機上的畫面也是模糊不清的，必然會受到她留下的電子干擾儀器所影响！

忽然她覺得自己多做了一些不應該做的事情，如果她早知電視傳眞系統在這裏，而桑查既不在家中，自然沒有人窺伺屋內一切，她就不必多此一舉了！

至此她內心又不禁在想：美國中央情報局一個自譽爲全世界情報最準確的機構，這次他們爲什麼會出錯？

根據中央情報局的資料，他們指出這兒的電視傳眞系統是通往樓下保安室的。

無論如何，林愛莉也不想再阻誤時間，立即動手去開啓辦公座位後面的保險箱。

保險箱並不太新欵，可能是早年裝置的，像這種隱藏在暗格中的東西，往往爲了保密的緣故，一經安裝妥當，是很少更換的。

這點對林愛莉來說，絕對有利。反而新的她未必有把握將它開啓，因爲平情而論，在這方面的技藝，她無論如何總及不上她的丈夫呂偉良。

舊的保險箱往往只有一至二個暗碼盤，新的已發展到用電腦控制開關。林愛莉知道情報局也有這方面的電子器材，但他們沒有配備給她！

眼前桑查這座保險箱，只有一個暗碼盤，一個匙孔。所以林愛莉輕而易舉地，就將它開啓！

但是，她感到非常失望！

呈現在她眼前的，只是一叠叠花花綠綠的美金，連文件也未見一份。

她彷彿看得見那些花花綠綠的鈔票上面染滿了石油，阿拉伯世界就是利油鑛所帶給他們的財富，將自由世界鬧翻了！

林愛莉有點啼笑皆非，她此番到來可不見得就是爲了金錢吧。

假如在以往的「迷你女賊」時代，她這收穫的確不俗啊！

以往她也常常將奸商的錢轉移給一些老弱的人，但她不做這種事已經很久了。否則，明天不知那一間安老院或福利機構又將會收到無名氏的捐献！

不過，自從她參觀過聯合國機構之後，覺得兒童救濟機構的工作做得不錯，著名的諧角丹尼基，就是常常義務爲聯合國兒童救濟機構工作的熱心人仕。

美國兒童一般來說都很幸福，但是印度、巴基斯坦以及非洲一些國家，還有戰亂的東南亞國家的兒童，他們往往受到天災人禍之害，餓到皮包骨，的確有令人慘不忍睹之感。

林愛莉既然有心捐助那個機構，她覺得這是順手牽羊的大好機會。

於是她抖開一個黑布袋，將裏面的美鈔掃數傾入袋中！

她沒有計算過到底有多少數目，總之面額有大有小，相信數目決不會少的。

她順手把保險箱門推上，又將暗格的門弄好！

忽然之間，她覺得自己太笨，爲什麼剛才要捨易取難？那份機密文件可能就在書桌的抽屜中。

文件雖然重要。但桑查未必將它密藏起來，因爲這是外交人員住宅，警方不能隨便入來搜查。以這樣的嚴密防盜設備，也不會有一般小偷入來盜竊。

那麼，桑查又何必這麼麻煩呢？

爲了方便處理，一般人的心理，必然是放在辦公桌的抽屜內！

於是，林愛莉又得花費了一番工夫，因爲鋼製的辦公桌，也有一套防盜鎖的設備。不過，這可簡單得多了！

抽屜打開，裏面確實放了一些文件，但是並未見那厚皮的棕色信封。

除了文件之外，還有一些名貴的金飾，一套鑽石袖口鈕！

阿拉伯的石油，確實令到中中東幾個國家越來越富有。

相反，自由世界的人民就越來越窮困，相信古代的「奴隸時代」又將降臨了！

林愛莉是個具有正義感的人，她憎恨無耻的刼機者，因爲她曾經是身受其害的人，她也不同情阿拉伯世界，因爲他們貪而無厭，將全世界人民的生死置諸於度外。

這，也就是她毅然決定接受這項挑戰的眞正理由之一！

袖口鈕上的二顆鑽石很大，林愛莉雖然沒有時間鑑定它的質素，但相信決不會是次貨。

她順手將鑽石袖口鈕取去！

回頭她正想熄燈，但是在熄燈之前，她先掃了房間各處一眼，這是她的習慣，每次完事之後，她必須看看有沒有留下痕跡。

就在這最後巡視中，她的大腦神經突然震動了一下！

她並非見到魔鬼出現，亦非有任何東西可以威脅她的生命！

而是在視覺中有一點紅光——那是枱燈光綫投射的反射結果！

紅光是火漆反映出來的。

火漆就在那隻厚皮的棕色信封之上！而那個信封竟然就在書桌一旁的字紙籃之內！

林愛莉覺得這是令人難以置信的事。但事實擺在她眼前，却又不到她不信！

她彎腰將它拾起！

其實她早該想到了，這麼重要的文件，又如何會扔在字紙籃之內？

當然是封內的文件已給人取去了，留下的是一個空信封。

儘管如此，林愛莉還死心不息地，將信封挪近燈下，細細看了一遍！

直至她確定了封內什麼都沒有，她才檢視那兩個火漆印。

其中一個火漆印已被弄毀——那當然是拆開信封弄毀的！

另一個仍然留下，上面有龍頭標誌！

由此看來，二張縮影菲林，已經給人取去了！

但是，文件如此重要，卽使是這信封，爲什麼要留下？

桑查應該將它立卽燒毀，以免留下痕跡才對！

不過回心細想：這是外交人員住宅，這書房更是除了桑查之外，任何人也不准入內的「禁區」，也許桑查爲了趕時間參加約會，來不及將信封燒去！

同時凡是這種人的辦公室，字紙籃中的廢物，決不會傾入垃圾箱之內，而是每隔若干時日，便傾入火爐中焚化的！

因此，這信封決不會傳到外面去。但他也想不到竟然有人入來！

林愛莉順手將信封塞入口袋中。

門外走廊上又傳來一陣腳步聲，林愛莉立卽將枱燈關掉！

步聲過去了！

林愛莉跑到窗前，輕輕拉開布簾，俯視下面的情形，一切已顯得平靜！

如果不是窗口有鐵花，她可以由這兒一躍而下，方便得多了。

但是現在她必須由原路出去！

她想到伊麗莎這時還可能在昏迷中，難免有點同情她！

根據那名特務說：麻醉針的藥力可以維持半小時。

由進入這間房間開始到現在，大約只有十多至二十分鐘左右。那麼，伊麗莎大概還未能醒過來！

林愛莉於是由那度暗門出去！

她用電筒照路，但是，當她伸手將門環扭動時，却不禁吃了一驚！

那度暗門不知怎的，竟然鎖上了！

她淸楚記得，剛才她留下一條門縫，但現在怎麼會自動鎖上的？

隣室隱隱約約傳來人聲，她心裏很快就明白到這是怎麼一回事！

她立刻摸到書房正門那邊去，希望利用她的開鎖技術，將門打開！

但是，一陣噴霧氣的聲音出現耳畔，隨卽可以嗅到一陣陣古怪的氣味！

她又是大吃一驚！

直覺上她已不難想像得到，那是一種令她昏迷的氣體！

她趁未暈倒之前，撲到窗口去，企圖先將門推開！

但是，窗門是特製的，似乎有暗鍵控制開關！她已顧不了一切後果，因爲她的呼吸已經越來越困難。

她用手中的電筒，用力敲擊那窗門的玻璃，只要玻璃破開洞口，她有新鮮空氣補充，也不致會暈倒過去！這也是當時唯一自救方法。

但是，無論她花了多大的氣力，還是無濟於事，玻璃是敲不破的一種最新防盜玻璃。

她已經逐漸感到軟綿綿的，渾身無力——以後發生了一些什麼事情，她已經無法知道。

不過在她的潛意識裏，她知道自己是個失敗者。同時她在昏倒前後，心裏也明白：這一回她是有難了！

安排妙計　深入虎穴

阿生三番四次開動無綫電通話機，但對方——林愛莉是沒有反應。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阿生知道有一組國際特警伺伏在一幢大厦的高樓之上。他們一直監視着桑查住宅內的情形，所以阿生便透過無綫電通話系統，與奇里夫他們連絡。

奇里夫說：「屋內二樓窗簾低垂，很難知道她的情况！」

阿生非常焦急，因爲林愛莉身上帶有無綫電對話機，所以他認爲林愛莉卽使被擒，只要她保持淸醒，也會悄悄將機掣扭開，讓外面的阿生知道她的處境。

但是現在，一點反應也沒有。

史廸和中央情報局的人都來了，他們走上那輛汽車中與阿生商談，認爲林愛莉可能已經被人擊暈了，否則不可能沒有反應的。

一輛汽車開到現場，史廸探長老遠就認得那是他助手的自用車。

史廸心知有事發生，果然不久之後看見助手陪着一個人落車走過來，那人手持鐵拐杖，當然就是呂偉良。

呂偉良說：「愛莉呢？」

阿生看見呂偉良神色匆匆，還未進入車廂之內，已急不及待地發問，自然曉得他師父的心情。

阿生說：「她已經開始行動了！」

呂偉良回頭望向桑查的住宅，嘆了一口氣道：「沒有用的，你們要求的東西，已經被桑查送回他的國家去了！」

呂偉良此語一出，登時令到在場的史廸探長和中央情報局的人，都爲之一呆！

史廸急忙問道：「你怎麼知道的？」

「當然知道。」呂偉良說，「我曾經跟踪桑查，希望來得及制止他將密件送回叙利亞。但是太遲了，想不到你們更遲。」

中央情報局一名特務在場，他恍然地說：「難道桑查參加的宴會就是——」

呂偉良接上去道：「是的，那是掩飾，宴會中幾個中東外交人員曾秘密會議，顯然與最高機密文件有關。如果我估計不錯，縮影菲林已經沖印出來了，而且幾個中東國家的政府，都有可能接到副本。」

「他們的工作程序想不到這麼快！」那名特務說：「我們的資料只知道阿拉伯人做事總是慢吞吞的，提不起勁！」

史廸笑道：「自從石油一再加價之後，他們財源滾滾而來，那有不起勁之理？」

「現在愛莉怎麼樣了？」呂偉良急不及待地問。

「暫時無法與她連絡。」史廸說，「相信她不會有事的。」

呂偉良嘆氣道：「我以爲可以趕得及回來制止她，想不到還是遲了一步！」

汽車裏那套無綫電話系統忽然發出了「嗚嗚」之聲！

各人心情頓然爲之緊張不已！

阿生首先執起通話機，按着開關掣問：「誰？」

「奇里夫！」原來是高樓方面傳來的無綫電話。奇里夫又說：「我看情形似乎有點不妙！呂太太好像失手被擒！」

阿生吃驚地問：「你怎麼知道？」

奇里夫解釋道：「我們從望遠鏡中所得到的印象，認爲總是凶多吉少。首先看見宅內的保安人員在驅逐野貓的過程中，曾發現那兩個

儎住野貓的金屬盒子。後來又在屋外的花園展開搜索。那時桑查書房只有些微光綫，由窗幃中透發出來，但後來燈光大亮，我們似乎見到室內人影幢幢。就憑這點，我們已有理由相信呂太太失了事！」

阿生道：「你繼續監視吧，讓我們在這裏想想辦法。」

阿生把講筒掛上！

他的焦灼之情，比起呂偉良不遑多讓！

其實在場的聯邦密探，中央情報局人員以及史廸探長等，都爲之不安！

阿生道：「事到如今，只有讓我冒險入去看看！」

史廸立卽制止道：「不！你不能去！」

中央情報局的人也說：「是的，你是國際特警，此事牽涉重大，切勿輕舉妄動！」

史廸探長又說：「我看，大不了他們只會當她是個女賊，將她送交我們，那時自會化險爲夷！」

「萬一他們不報警，自行處理呢？」阿生問。

「不會的。」史廸說，情報不在裏面，呂太太自然得不到手，他們沒有理由懷疑她的特殊身份。」

這時候，隔隣一輛車子的無綫電話又響了起來！

那車子是屬於一名聯邦密探首腦的。

在這次行動之中，聯邦密探負責竊聽桑查住宅內的電話。

現在可能是有什麼消息了！

密探首腦接聽那個電話之後，走過來說：「根據我們竊聽電話的僞裝工程車說，宅內的人會致電找桑查，提及在他書房中捉到了一個女賊。桑查答允立卽趕回來，親自處理，同時又吩咐不要報警。」

呂偉良和阿生聽了之後，更感到不安！

呂偉良爲了救妻脫險，情急智生，於是想了想，終於給他想出了一個辦法！

但這辦法必須警方採取緊急行動，然後才可以配合得天衣無縫！

呂偉良把他的辦法說了出來，史廸和中央情報局的人都認爲可行。

史廸說道：「我立卽用無綫電話通知總部，只須一部武裝巡邏車能及時趕到街口，一切疑難都可以解決！」

史廸探長在他回到他的汽車裏去打無綫電話，阿生則與奇里夫保持連絡，中央情報局和聯邦調查局的人員，也展開了一次非常緊急的行動。

在這次的行動中，呂偉良是主角，他也是策劃者，所以，他比起任何人都更爲緊張。因爲他不知道計劃能否成功，萬一失敗了，林愛莉的生命就會有危險。同時警方亦愛莫能助。

問題却由於桑查是一名外交人員，警方是不能隨便入內的。

各方面有關人員紛紛展開緊急行動，目的是阻截由外駛回桑查住宅來的一部汽車，這也就是呂偉良救人計劃中的主要步驟！

二輛儎有全副武裝警員的巡邏車，於接獲無綫電通知之後，首先開到現場，向史廸探長報到！

史廸向警員面授機宜。只見二名警員到行李箱後面搬出一些可以收摺起來的路障。

紐約警方的巡邏車並非吉甫車，而是大房車，所以後面都有行李箱。

這些巡邏車要不是漆上特殊的藍色和警章標記，簡直與私家車沒有分別。

每輛巡邏車的行李箱內，除了儎有後備輪胎之外，便是警員備用的鋼盔、以及交通路障等，以備不時之需。

聯邦密探中央情報局人員的車輛，則分別開到附近的街口去等候一輛車子的出現，那車子是桑查的座駕車。

在中央情報局的檔案中，他們有桑查座駕車的一切資料。

包括了車型、顏色、編號以及所懸掛的旗號等等。非常詳細，而且還偷拍了照片。

桑查是外交人員，而且是大使級人物，所以他的座駕車除了掛上外交人員的特殊車牌之外，還豎起叙利亞的國旗。

不過，如果桑查不在車內，旗號是用皮套將它封好的！

中央情報局和聯邦密探因爲不想鬧出外交糾紛，所以一直不敢出面，但爲了保證一切計劃能依時完成，他們不得不暗助一臂之力。

現在他們就一直用無綫電通話機與史廸探長保持連絡。

史廸探長是紐約警方首長，警方人員在街道上執行任務是常見的事，所以這一次的計劃，也由警方担任了重要的角色！

但是，更重要的角色却是呂偉良！

呂偉良暫時已經失踪了，沒有人知道他躲到什麼地方去！

不久，一名聯邦密探用無綫電對講機通知史廸：「那輛車子正朝東面駛來，但是很奇怪，車頭豎起的國旗未見展開！」

「嗯！謝謝你，我知道怎樣做了！」史廸立卽打手勢給車外的助手和武裝警員準備！

由於須要給警方和呂偉良他們更足够的時間，桑查的座駕車被發現之後，一直受阻，這種有意無意間的阻塞，在紐約的交通繁忙情况下，是見怪不怪的。

其實，三番四次用汽車阻碍桑查座駕車前進的，都是中央情報局人員所駕駛的車輛。

桑查的座駕車終於出現在史廸探長的視綫之內，那是回去他住宅的必經之路！

史廸早已下令各人作好準備。

一輛黑色豪華大房車若無其事地開過來，但立卽被一名武裝警員示意截停！

司機只好停車。

一名警員過來，司機立卽表示不滿地說：「你們幹什麼？」

警員很有禮貌地說：「對不起，附近地區有突發事件發生，請將車子開到這邊來！」

司機抗議道：「你沒有看見嗎？這是外交使節的車輛！」

「對不起！我只是奉命行事，有話請把車子開過來，與我的上司講，好嗎？」警員把手一擺，示意司機將車子開到路旁去！

司機無可奈何，只好把車子開到路旁警員指定的地方。

史廸探長依原來計劃，走到車子旁邊，用電筒往車廂內照射！

出乎意料之外，桑查並不在汽車之內！

汽車裏面，只有司機一人。

史廸不能公然追問桑查的下落，因爲他表面上必須裝成對待一般過路車輛一樣，否則好容易就會露出破綻！

史廸問道：「請問你這車子剛才由那兒開來，現在又要開到什麼地方去？」

司機很不高興地說：「我不管你們發生了什麼事，我只知道我是外交使節的司機，有權不回答你的問題。」

「外交人員的車子？」史廸故意呆了呆！

「你沒有看見車牌的特別標記麼？」

「噢！是的，對不起，但是，你的主人不在車上，爲什麼你開着車子隨處走？」

「好吧，讓我告訴你，我的老板有急事，趕着截了街車回去了！我這車子停得太遠，他來不及等我啦！如果你們警方再諸多留難，一

切後果你們必須負責！」司機狠狠地盯了史廸一眼！

若在平時，史廸一定會好好教訓他一頓，管他什麼外交人員？

但是，今晚事關重大，反正是演戲，那就演到底好了！

於是他陪上笑臉道：「對不起，可能是我們的人誤會了，事實是附近地區有突發事件發生，但相信不可能與你們有關。現在請你把車子開走吧！」

司機覺得只是阻遲了一點時間，警方的態度也不爲過，也就算了！

其實如果他够機警的話，他會懷疑何故警員一定要他將車子停在指定的地方？

同時如果他耳目伶俐的話，也會感覺得到當史廸跟他談話時，曾有人從後面悄悄開了行李箱，攢進裏面去！

但是，問題却是史廸探長能够把司機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他的身上。同時呂偉良由路旁地洞中出來時，根本沒有驚動任何人！

他是預先躲在地洞中去的，那兒有個圓鐵蓋可以移去！

史廸探長選擇這兒，除了地洞可以利用之外，還因爲它的地點理想，光綫昏暗，附近沒有店舖，即使較遠處有，這時也關門了。此外就是這條街道比較少車輛經過！

地洞是爲了方便技工修理各類地綫用的，例如電話、電綫、煤氣、水喉等等，不必像香港那樣，今天煤氣壞了，一掘一塡花了一兩個月，到了那時又輪到電話或電燈公司將路面挖得千瘡百孔！

所以香港的馬路，可以說「永無寧日」，再加上電車的舊式路軌，更加攪得一團糟！這，就是香港工務局的「德政」！

如果他們能學紐約一樣，最低限度也不必令到行人埋怨！

呂偉良就是由那些地洞中攢出來，然後利用他的開鎖絕技，將車尾行李箱撬開，最後躲了進去！

在整個過程中，路面上的警員都配合了他的行動，例如指揮後來的車輛改道，不准行人靠近那兒一帶等。

直至到史廸看見一名警員的燈號，知道一切計劃已告完成，他才向司機賠不是，叫他開車，但那司機仍然一無所覺。可見呂偉良的身手矯捷而輕盈，正是寶刀未老！

呂偉良要混入桑查住宅，目的自然是爲了救出他妻子林愛莉。

林愛莉是爲史廸他們去冒險的，所以史廸他們也不能不盡其所能去幫助她脫險！

不過，在此之前，他們這班人實在想不到桑查焦急到要截街車離去！

現在桑查已返抵他的住所，而且正在審訊林愛莉。

林愛莉是在昏迷中被人救醒的，桑查的保安人員，也向主人邀了功，說出他們如何在草坪上的矮林旁找到二個鐵盒子，以及如何聽到桑查的情婦的驚叫聲而生疑等等。

最後保安人員開了桑查臥室的門，將伊麗莎救醒，知道有人潛入書房禁地，所以便悄悄將兩度門反鎖，由空氣調節系統灌入一種迷魂氣體，所以林愛莉就此失手被擒！

桑查問道：「你是誰派來的？」

「是我自己！」林愛莉說。

「你摸到這裏來，到底爲了什麼？」桑查又問。

林愛莉指指那袋鈔票，笑道：「就是爲了這些！」

桑查冷然一笑，取出二個由花園拾來的空鐵盒，問道：「這是什麼用的？」

「你想知道嗎？好吧，讓我告訴你：我用它載了兩隻貓入來，目的是造成混亂，掩護我入來進行盜竊。」林愛莉得意洋洋地說。

「想得很周到！」桑查又取過一具電子干擾儀器，說道：「你從那兒弄到這種新式的儀器？」

林愛莉道：「買來的！要發大財，當然要落足本錢，對嗎？」

桑查面色一沉：「你說謊！這些東西那裏有得買？你分明是受人指使！」

他「嘿」一聲，又生氣地取過那個有二個火漆封口的空信封，質問林愛莉：「你如果只是個普通盜賊小偷，爲什麼會連這個也收藏起來？」

林愛莉心裏一凜，覺得這的確是個很難回答的問題。

她想了想，終於冷靜下來！

她覺得事到如今，一切已成定數，能利用此機會知多一點點，總是一件好事。

因此，林愛莉態度輕鬆地問：「你以爲我在替誰工作？」

桑查生氣地說：「現在是我問你！不是你來問我，聽見嗎？」

林愛莉道：「我是個職業女賊，我知道你用許多美金收買間諜。有人因爲失去了這個信封而喪命，所以我除了發財之外，也順手爲朋友找點證據，證明你曾在紐約摩天大厦外面殺人！」

「胡說！」桑查氣得站了起來，「你分明是間諜，你快說！你到底在替什麼人工作？」

「我只替鈔票工作！」林愛莉笑了笑：「相信你也是——」

桑查又取起那支風槍，道：「這是發射痲醉針用的，你從何處得來？」

「你問得妙啊！爲什麼不問問你自己？」林愛莉說，「卡拉和米娜可是你的人吧？不妨對你說，他們已經出賣你了，所以將這支曾殺文遜和莫比的風槍轉讓給我！」

「嘿！」桑查面色大變，紅了一陣又白了一陣，「原來你知得這麼多！」

林愛莉鑑貌辨色，也爲之暗暗吃驚！

她當然非常明白，像桑查這種人，什麼事都敢做的。

但是，她同時也明白到：到了目前這境地，害怕也是沒有用的。

於是她腦筋一轉，又說：「知道你的秘密的人，除了我之外，還有我的同伴。」

「你的同伴是誰？」桑查半信半疑地問。

「他已及時逃去！」林愛莉道：「我們約好在某處重會，如果過了時間不見我，他就會去報警！」

「報警？這是什麼意思？」桑查忍不住格格大笑起來！

林愛莉呆了一陣！

桑查又說：「別用警方嚇我，警方也不能隨便進來的！」

林愛莉也明知情勢不妙，但却毫無辦法。甚至外面的阿生等人是否知道她已失手被擒，亦大成疑問，因爲窗簾全都落下了！

桑查忽然又問：「你剛才所講的卡拉和米娜，是怎麼樣的？」

林愛莉道：「他們是夫婦，男的三十五六歲，女的二十五歲左右。你用金錢收買他們爲你做間諜工作，但你們不該殺人！」

「你這女流之輩，那裏懂得這麼多？」桑查示意身邊一個大漢：「帶兩個人去，把卡拉和米娜那對狗夫婦抓回來，如果萬一他們企圖逃走，就索性把他們殺了！」

林愛莉初步的計劃成功了，因爲她這麼說，目的就是要調虎離山！

於是桑查的身邊，現在只得回三四名大漢，要不是他們有槍在手，林愛莉才不會把他們放在眼內。

林愛莉估計一下眼前的形勢，如果她反抗會不會被槍殺？

靜心觀察桑查的神態，他的內心仍然充滿了疑惑。因此，他必然希望從林愛莉的口中，知道得更多。這也是作爲一個間諜網主持人所必然採的步驟。尤其是他們已將對方的人抓住，而且這還是個女人，何必急急殺她！

不過，如果林愛莉企圖逃走，就有可能被殺。這是不難想像得到的。

又有二名大漢不知從那兒走出來，其中一個對桑查說：「上校，地牢裏的刑具已經準備好了！」

「把她先帶到地牢裏去，我回頭就來！」桑查說着，已走向二樓！

那傢伙大概還掛念他的情婦。

桑查跑上二樓，林愛莉被他苦苦追問了一番之後，這時也被人押到地牢去！

就在這時候，突然之間傳來一陣人聲吵鬧，似乎有人在叫：「車房起火了！快些叫人來救火……」

當時林愛莉剛剛被人押經走廊，押解她的二名大漢呆了一呆！

其中一個說：「車房怎麼會失火？」

另一個道：「別管他！車房離這裏還遠，小心看管這妞兒吧！」

林愛莉心裏也在想：「怎麼會失火？會不會是阿生他們施用詭計？」

想也還沒有想得完，電燈突然熄滅了！全屋頓陷於黑暗之中。

「這是怎麼一回事？」

「可能燒毀了綫路！」

一名大漢道：「我留下來看管她，你快去找支電筒來！」

「好吧！」

現在只剩下一名大漢陪住林愛莉，本來她可以動手了！

但是那傢伙拔槍在手，警告道：「別亂來！否則你會死得不明不白！」

林愛莉故意笑道：「你怎可胡亂殺我？你老闆桑查還要從我口中套取更多的情報呢！萬一你錯手殺了我，他可能把你撕開兩邊！」

大漢道：「如果你企圖反抗或逃走，殺你是很合理的！」

林愛莉也知道如果她反抗，對方一定開槍，所以她也想過了，除非她有百份之百的把握，不但要擊倒對方，還要奪去他的手槍，否則，她便只有成爲他的槍靶而已！

何況這間屋守衛重重，要闖出去，實在並不容易啊！

思想間，外面的吵鬧聲越來越亂，不但林愛莉想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押解她的大漢也希望知道，但是他們只聽到人聲之中，夾雜了一陣陣警號聲——那是十字車、救火車和警車上所發出的！

屋內也逐漸混亂起來，人們在黑暗中走動，來回奔竄，也有人說是電綫洩電起火。看情形火頭一定不止於一處！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桑查那個手下非常盡忠職守，際此人人爭相逃命之時，他仍然用手槍抵住林愛莉，毫無懼色！

林愛莉道：「爲什麼你不出去看看？我們可能一齊燒死！」

「你不能讓外人發現，快些跟我摸索到地牢去！」那大漢用槍管推了林愛莉一把！

林愛莉心裏暗自吃驚！

這時她已看見那邊火光四起，雖然還未燒到來，但自陷於地牢，却是可以想像得到的危險事情。可惜她身不由主，只好聽從他的擺佈了！

火勢越來越猛烈，顯然燒進屋內來了！人聲與火舌齊飛，任何人在這種情況底下，也無法冷靜下來！

林愛莉知道那大漢的企圖，他大概只押她到地牢進口處，便將她推入地牢，然後把門拉上！

然則，她豈不是被活活燒死？

她一直揀機會反抗！但是機會却未出現，因爲那人始終跟得很貼，手槍槍管有時還在她的背上撞一下，在這短短距離任何人也會將她射倒，何況對方還是一名槍手呢！

他們轉彎抹角地在屋內走了一程，火舌的光芒曾一再成爲他們的照明工具。那槍手根本無意讓林愛莉有一綫生機！

突然有人高聲在外面叫了入來：「裏面有人嗎？」

那男子雖然說的是英語，但林愛莉却認得他是阿生的聲音。

阿生怎麼會闖進這裏來？

林愛莉終於想起來了：剛才的警號聲，大概是史廸他們製造藉口進來救人的計劃。

但是，無奈後面那槍手却口口聲聲警告林愛莉，不准她出聲，否則就殺她！

毫無疑問，這時候到處一片混亂，即使這裏有人開槍，外面未必有人聽到。何況只要後面那人一開槍，林愛莉立即就會倒下！

看情形快要到目的地——地牢，後面的槍手一再催促林愛莉行快點！

林愛莉三番四次藉故看不清楚而將步伐拖延，但是却無法避過對方的直接威脅！

她終於再一次借故絆倒地上，槍手非常機警，高聲喝道：「別出詭計，我看得見你的！」

快些站起來跟我走！」

林愛莉自然也知道他看得見自己，因爲火光四起，烟霧瀰漫，可惜這頑强的槍手却視死如歸！她只有硬幹了！

原來她這一跌却是爲了一根木棒，附近的火光令到她可以看見一些景物，因此她趁住跌倒之勢，順手抓過那根木棒！

一棒到手，她立即滾身翻騰！

「砰」的一聲！子彈射在她剛才倒地的地方！林愛莉滾遲半秒亦會喪命！

但是那槍手一彈射虛，反而給林愛莉有了可乘之機！

一根木棒有如狂風，朝着他的雙腿掃來，人也不由自主地仆倒地上！

還好他緊握手槍，未致墮地失去！

但這邊林愛莉已乘勢站起，一棒揮來，「拍」地一聲，打在大漢剛剛舉起手槍的手腕上，跟住聽到了一聲慘叫，手槍已脫手飛出了丈外！

木棒回頭一點，這是回馬槍中的絕式，棒尖點中了那槍手的咽喉，那傢伙登時昏去！

林愛莉不敢怠慢，匆匆離開現場！

她雖然不知大勢如何，却可以聽得到火勢猛烈，消防員正在撲救！

因此宅內既有火，亦有水！一片混亂！人們都紛紛逃命去了！只有一個人影在屋內火海中四下裏奔竄！

林愛莉以爲是阿生，因爲阿生剛才曾揚聲高叫，目的自然是要找出林愛莉之所在以便救援，無奈當時她正受到槍手的威脅，以致無法給阿生回音！

現在那人影身形飄忽，雖在濃烟密佈中，仍然來去自如！

他並非阿生，正是呂偉良。

剛才呂偉良躲在桑查的座駕車中偷了進來

之後，便將一枚計時爆炸的燃燒彈放在汽車油箱附近，然後潛入屋內找尋他的妻子！

中央情報局的人員曾給了不少輕巧利便的燃燒彈，交呂偉良帶在身邊備用。

呂偉良自然也明白，製造一場大火，是讓警方找出最好的藉口入來救出林愛莉的方法之一，但他却想不到這種體積小小的燃燒彈，竟然如此威猛，轉眼間便弄得火舌四冒！

他的目的還未達到，已身陷火海，不由得暗暗吃驚起來！

剛才他四下裏找尋愛妻之際，聽到了一响槍聲，更是魂飛魄散！

他以爲林愛莉可能被人就地槍斃了！因此更加着急地四處奔竄！

這時林愛莉已看清楚了，那是她的丈夫呂偉良，不是阿生，於是高聲呼叫！

夫婦二人在火海中相會，彷如隔世，不禁又驚又喜！

喜的固然是雙方均安然無恙，驚的却是眼前二人均同樣處於險境。

火光熊熊，烟霧處處，他們在嗆咳中逐漸感到呼吸困難！

呂偉良雖然是個身經百戰，出生入死也有無數次的江湖好漢，但處於這種環境底下，實在也暗暗吃驚不已！

他到底是個頭腦冷靜的人，當他在分不出方向的時候，却担心他們二人被烟霧焗暈！

事實上阿生這時候已扮成消防隊的烟霧隊員，帶着一隊「烟霧搶救隊」入來，到屋內各處救人，當然阿生的主要目的是爲了把林愛莉救出去！

但是，桑查這住宅頗大，一時之間要在火海中找人，當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這時候呂偉良靈機一觸，立即脫下了外衣，浸濕了水蓋着他妻子，自己則用手帕濕水掩鼻，這樣最低限度也可以保持暫時的清醒，以及不致被火灼傷！

只要他能保持着清醒的頭腦，自然可以憑一鼓勇氣，將他的妻子帶着，衝出火海！

火場中到處有水，水是消防喉灌入去的，可是却無法將火淋熄！

更多的消防車開到現場！

救援人員自四方八面開來！

呂偉良剛和他妻子衝破一團火的包圍，就聽到有人叫住他們！

那是一名消防員，他剛將防烟口罩除去，呂氏夫婦也認出了他就是阿生！

阿生不敢再說什麽，指指後面，帶領他們出去！

屋子有後門，林愛莉在嗆咳中被呂偉良和阿生扶住急奔！

一輛車子早已候在那兒，開車的正是奇里夫，他非常有默契地，推開了車門，讓三人登車，然後絕塵而去！

在混亂中似乎沒有人想到那是怎麽一回事！因爲時在黑夜。

在火海中，人人爭相逃命，自然更加不會有人想到消防隊員是僞裝的！

人們的注意力集中在二樓，因爲桑查和他的情婦伊麗莎正在露台上高呼「救命」！

一隊消防人員駕起雲梯上去救人！原來屋內梯間已陷於火海，他們焦急得有如熱鍋上的螞蟻！却又無胆一躍而下！

其實由二樓躍下，也不過丈許而已，如果換上三俠，一個筋斗已安然落地，那裏還等得及消防人員架起雲梯！

桑查被救下後，仍然不知道起火原因，還聲聲感謝警方與消防人員！

大火已被控制，現場上的損失一時仍然無法估計。

桑查驚魂甫定，立即向一名警官查問是否有一名東方女子逃出火場？

警官搖搖頭：「見不到什麽東方女子，但有些人已被送往醫院！其他的人，都給我們留在那邊！」

桑查所指的「東方女子」，自然就是林愛莉。她可能被燒死了！——桑查私心底下這樣想。

這時候，在火場附近監視的史廸等人，也接到奇里夫的無綫電話，知道林愛莉已安然逃離火場，於是也跟中央情報局和聯邦密探首腦們，悄悄離開了現場！

沒有人知道這場火的起因，因爲知道的人都已經走了！

警方曾把這件事歸咎於電綫太舊，因爲不久之前桑查拒絕電燈公司人員入屋換電綫，此事曾鬧上警局。但事後電燈公司與警方接到國務院命令，不准再去理這件事。

桑查不准外人入內，自然是爲了保安的緣故，猶其是那些電視傳眞系統以及防盜網所耗的電力實屬驚人！

因此，桑查也覺得：可能失火原因，是由於電綫負荷過重，以至洩電走火亦未可料！

無論如何，這場大火看來全無破綻！因爲烟霧搶救隊之中，有不少是中央情報局裏的特務人員，他們一方面在火海中消滅遺留下來的痕跡——例如燃燒彈的彈壳之類。

另一方面，則衝入二樓書房，搜集他們所須要的秘密文件！

桑查脫離了火海之後，儘管親自在火場外面監視，無奈，他的能力有限，他不可能拒絕消防隊的協助。因爲他仍希望能夠及時把火撲滅！

中央情報局的特務是最詭計多端的，他們要騙過桑查，自然是易如反掌的事！

所以不久之後，那場大火雖然被救熄了，但大批文件已被焚燬！

反而那大袋美金仍然有大部份未被燒去！即使燒去的，亦留有餘燼！這更加令到桑查不會懷疑到曾有「趁火打刼」的事！

其實趁火打刼是這世界上最傷天害理的事，但聽說某地的消防員偏偏被當地市民冠上「火燭鬼」的醜陋稱號！

「英勇救人救火」的消防員爲什麽會被人稱爲「火燭鬼」？據說就是因爲當地每有大火，就有人不明不白失竊！

即使二樓失火，地下店舖與三樓住宅，甚至隣居等單位，亦會無端的被人撬門而入，翻箱倒槓的搜刮淨盡。其勢兇夾狼，的確令人咋舌！

但是，儘管這類可恥又可怕的事件一再發生，每次有人投訴警方調查，結果還是得個「查」字，永無結果！

要不是那些居民的白日見鬼，便是眞正有「鬼」作祟。

其實家園被燬已經够慘，還有人趁火打刼，這類人的確是禽獸不如！

假如眞有天堂與地獄的話，這一類無耻之徒死後被送往地獄還是寬待了他們，理應落油鑊、過刀山才對呢！

可惜那班喪盡良心的傢伙，至今仍生活在被譽爲「天堂」的地方。當地政治的一榻糊塗，由此亦可以窺見一斑！

回頭再說那場大火結束後，桑查檢閱火場遺物之中，竟然尋遍不見林愛莉的屍體，心裏納罕不已！

但是他絕難想像得到其中眞相，只以爲她乘虛逃去了！

這一場火由於發現及時，現場上只發現了一具男子的屍體，那便是給林愛莉用木棒擊昏

的槍手！

事後紐約當局自然要向桑查表示抱歉，因爲消防人員未能及時趕到現場將大火撲滅，同時國務院也函電交馳地，向桑查慰問一番。

不知道內幕的人，定會以爲這就是「人情味」！

知道內幕的人，就會說：這就是「政治」啊！

×　　×　　×

在國際特警組織紐約分部的秘密辦事處之內，三俠正接受簡單的包紮治傷手術，但他們只是受了少許的皮外輕傷而已！

奇里夫叫來幾杯咖啡，替三俠定驚！

他的上司——紐約分部辦事處處長赫斯，此時亦已返抵秘密辦事處來！

赫斯處長也知道三俠的來頭，對他們十分客氣！

但是，當他聽了呂偉良提及「最高機密」文件可能已運出美國國境時，却半信半疑！

不久，史廸探長、聯邦密探首腦以及中央情報局的特務們，也紛紛趕到了！

他們要求呂偉良證實這件事，否則他們將難以向國務院交代！

呂偉良說：「信不信由你，總之爲了我的妻子不要逞强去冒險，我曾化裝成阿拉伯人，參加了那個阿拉伯人的集會。想不到我仍遲了一步，來不及阻止我妻子去冒險！」

阿生和林愛莉都絕對相信呂偉良沒有說謊，因爲他不但有胆有色，如果講經驗和技藝，無論如何總比阿生好一些。

當然，阿生只不過是他教出來的弟子而已！阿生如要靑出於藍而勝於藍，相信還有一段日子。不過，他却勝在四肢齊全，而且年少英俊！

現在呂偉良又將他當晚跟踪桑查的經過，向史廸和赫斯等人複述。

他說：阿拉伯人雖然手段殘酷，但是頭腦並不如想像中那麽靈活！

所以那一晚，他可以輕易地混入阿拉伯人的集會去！

宴會是由另一個阿拉伯集團的國家大使所設，據說他生日。

呂偉良當時穿上阿拉伯人的服裝，滿面于思，竟然也跟主人握手，但對方竟然在人頭湧湧中認不出這冒牌貨。呂偉良現在說起來也覺得好笑！

史廸忍不住問：「你由那兒弄來阿拉伯服裝和化裝的用具？」

呂偉良指指在旁的一名國際特警：「是胡禮給我的協助。」

胡禮含笑點頭道：「是的，呂先生打電話來找阿生隊長，我說他不在，於是他要求我給予協助！」

至此，各人更加相信呂偉良不會說謊誇大！他確實曾經參加了那個阿拉伯人的宴會！

「我也想過了！」呂偉良笑笑說，「即使他們識破了我的僞裝，我頂多承認想混一頓酒吃。相信他們未必想到，我是爲了那些文件而來！」

呂偉良又說：後來幾個阿拉伯國家的外交官，藉故入內參觀一部西方小電影，離開了大羣賓客。但呂偉良發覺他們並非看什麽小電影，只見放映那兩張縮影菲林的幻燈片。

就憑了這點，呂偉良已經有理由相信桑查不但已將底片冲印放大，而且已分別寄回他們的國家安全部門去了！

呂偉良又說：「要證實我所言不虛，也並不困難，因爲阿拉伯國家獲得那份秘密文件之後，短期內必有答應！」

在場的中央情報局人員忍不住問：「呂先生，爲什麽你不早些通知我們？」

呂偉良苦笑聳肩：「當時我還沒有眞實的結果。即使現在說了出來，你們仍在懷疑呢，可不是嗎？」

各人爲之氣結！但却又不能責怪一個不是屬於他們組織裏面的人！

事實上要不是呂偉良是個世故極深的人，他可能會說：「我沒有這種義務替你們做間諜啊！我這次的行動，純粹只爲了及時制止我的妻子去冒險而已！」

但是呂偉良並沒有說出來！

無論這件事是否算是有了結果，四個組織裏的人，都得感謝三俠仗義相助，其實眞正自願去冒險爲他們完成這任務的，只有林愛莉一個而已！

呂偉良自始至終，對政治不感興趣。至於阿生，他本身是一名國際特警，即使目前在休假，但組織要臨時徵用他，他也沒有理由推辭的。

現在中央情報局的特務們，只有將實情回報他們的上司，以便向國務卿基辛格交代！

但是至今爲止，這班人也只是「奉命行事」，問及「最高機密文件」是什麽？他們一無所知。

也許有人可以回答，但最多也只能答：「最高機密文件就是C·S·316。」

中央情報局一向被稱爲世界上最出色的特務機構，但這一回却在三俠面前出醜，他們雖然得到了聯邦密探、紐約警方當局和國際特警組織的鼎力相助，到頭來不但無法追回機密文件，還給三俠留下了一個壞印象！

事後三俠回到酒店休息。

阿生回到他自己的房間去睡覺，呂偉良伴着妻子林愛莉到隣房去！

林愛莉問她丈夫：「偉良，其實你有沒有見過那份文件？」

「你以爲我見過嗎？」呂偉良神秘地笑了笑！

「當然見過，否則你怎麽知道他們放映幻燈片？」林愛莉又說：「但是阿生問你，你爲什麽又否認見過文件的內容？」

呂偉良道：「阿生是一名國際特警，除非他不知道，否則，一定要向組織報告，我不想再惹來更多的麻煩！索性就不要讓阿生知道好了！」

「那文件到底怎麽樣的？」林愛莉焦急地問。

呂偉良說道：「簡單來說，那是一份作戰計劃！」

「作戰計劃？」

「是的，美國準備進軍中東！」

「怪不得他們說，該文件可能會引爆一次世界大戰了！」

「是的！」呂偉良嘆了一口氣說：「假如美國眞的進軍中東，蘇聯一定看不過眼，於是世界上兩個大國勢必由冷戰進爲熱戰，第三次世界大戰便從此將這個地球上的人類毀滅！」

「那你爲什麽不制止他們？」

「制止什麽？」

「制止他們將文件送出啊！」

呂偉良苦笑道：「來不及了，當晚，他們放映幻燈片給幾個中東國家的外交人員看，是爲了公開美國的秘密，讓其他外交人員，轉告他們本國。桑查本身早已將底片付寄回國。要不是他們已經翻印妥當，又那裏會有幻燈片出來？」

林愛莉担心地說道：「你猜這件事後果如何？」

「天曉得！」呂偉良聳聳肩：「這是全界人民的事，我和你都担心不來的。不過，我有

個奇怪的想法！」

「是什麼？」

「爲什麼最高機密文件，會這麼輕易被人偷拍成縮影菲林？」

「據中央情報局的人說，他是國務卿基辛格的一名高級助理。」

「會不會是故意做作？」

林愛莉滿面困惑地問道：「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基辛格一向足智多謀，已是舉世皆知的事，否則，他也不會在三幾年間爬上國務卿這職位。我有個想法就是：他故意將秘密洩漏出去！」

「那有人這麼笨的？如果你準備打我一拳，你會事先對我說『喂！小心！我來了！』嗎？除非是開玩笑，否則像基辛格這麼古惑的人，又怎麼會做出這種事情來？」

「是的，如果他們眞的想進攻中東，當然不會這樣做，但是，問題却是這只不過是裝腔作勢！」

「你的意思是：靠嚇！」

「嗯！對啊！就是靠嚇！」

林愛莉束眉沉思着說道：「然則，美國佬也眞該死，我們差點兒爲了這份文件而丟去了性命！」

「雖然一切只不過是忖測，但是，政治是不擇手段，但求目的的！」呂偉良又說：「我總覺得：像這一類機密文件，如果故意洩漏出去，作用也很大的。起碼可以讓中東產油國提高警惕，如果他們再繼續抬高油價，或者禁運的話，他們就要遭受到一場戰爭的威脅。這比起正式的戰書不是更加有力麼？」

「嗯！你說得倒也有些道理！」

「這種事情如果出諸於別人，我們自然會以爲他們的保密不周，但是，此事出自基辛格，我們就不得不從新估計了！」

「那老傢伙果然狡滑如狐狸！」林愛莉拍案叫絕地說：「然則，相信這一兩天之內，這些國家的政府必有表示。」

「是的，若照國際慣例，間諜得來的秘密情報，若非迫不得已，不會公開發表，但彼此間的秘密外交却有可能！」

林愛莉又束眉道：「但是我不明白，蘇聯是跟中東國家站在一起的，桑查爲什麼要派人殺文遜？文遜是蘇聯的間諜，那豈不是自相殘殺？」

「別那麼直覺吧！蘇聯是個虎頭蛇尾的傢伙，每次給人家所謂援助，必有可圖才做得似模似樣。但回顧一下過去十多年來，他們的專家總是被人驅逐出境的，可見這頭北極熊只是裝腔作勢，沒有什麼眞材實料的。」

呂偉良想了想，又說：「年前埃及把蘇聯專家趕走，不久之前叙利亞不是公開指責蘇聯不守諾言麼？他們曾答允將一批軍火運給中東國家，結果却爛賬，可見他們之間，也互不信任。何況，殺文遜的只是卡拉，他只是被桑查收買，而並非桑查本人。所以你不能說他們自相殘殺。總之在間諜明爭暗鬥的場合，父子也沒有親情可言，也別說什麼盟國了！」

「是的，這世界的政治舞台，眞的是千變萬化！」林愛莉喟然長嘆道：「就像美國這國家，以前許多曾經共患難的國家都相信他，但自從推行了基辛格的外交政策之後，昔日的友人都對美國產生了一定程度的懷疑！」

「政治到底只是一種被人利用的工具，我和你都不是政治家，自難了解個中奧秘。」呂偉良又拍拍他妻子的肩膊道：「洗個澡去睡覺吧，一切留待明天再說。」

是的，天也快亮了！

許多人這時候已經起床，但是呂偉良他們[illegible]才上床睡覺！

×　　×　　×

呂偉良起床時已是中午時份。

他按召人鈴把侍役召來，吩咐他買幾份最新出版的早報和午報上來！

他和林愛莉翻閱了所有報紙，不見有任何關於「最高機密文件」的報導。

惟獨桑查住宅的失火，却給報紙加以諷刺。他們認爲桑查咎由自取，如果他當日讓電燈公司更換屋內電綫，此事就不會發生。

看來還沒有人知道此中的眞正失火內幕。也許包括了桑查本人，以及曾經參加救火的眞正消防人員們！

當然，阿生和中央情報局特務是例外的。他們只是僞裝成消防員，而不是眞正的。

呂偉良以爲今天一早就有電話來吵醒他，但事實上那個電話一直未響過！

他有些奇怪！說道：「爲什麼他們不騷擾我們？」

「你指誰？」林愛莉問。

「還有誰，」呂偉良說，「中央情報局的人啊！我以爲他們會再來找我們去問話。」

「昨晚我們已把一切已知道的，都說了出來，還找我們幹嗎？」

「不！我從未將文件內容說出！」呂偉良說，「我以爲他們今天還會再來找我呢？」

「就算要找，他們也只去找阿生吧！怎麼會再找我們？」

「但在禮貌上，他們起碼也應該向你多謝一聲，對嗎？」

「如果不是出了事起火，如果我眞能找回他們的失物，那才會多謝我，現在他們還有什麼值得向我多謝？」

「算了，反正我們也不希罕這些！」呂偉良說，「搭個電話過去，叫阿生起床，等會兒我們一齊出去吃午餐！」

林愛莉正想取過聽筒，電話却在這時候響了起來！

「誰？」林愛莉終於取起聽筒問道。

「你是愛莉姐嗎？」果然是阿生的聲音。

林愛莉道：「你起床了嗎？我們剛想叫醒你！」

「不必叫了，我現在並不在酒店裏。」

「那你在什麼地方？」

「我也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阿生的聲音顯得不對勁。

「阿生，你……」

林愛莉正想問一些什麼，但對方已換過了一個男子的聲音。

那個陌生人冷冷地說：「你小心點聽着！別拿這青年人的性命開玩笑！」

呂偉良也發覺了林愛莉的神態不對，忙走過來。

林愛莉問：「你是誰？」

「不要理會我們是誰，我們只要一份秘密文件，如果你們要阿生安全回去，就叫那姓呂的想想辦法吧！」那人說。

林愛莉故意說道：「我根本不知道你說什麼？」

「別裝蒜了！」那人又說：「我們已經查得你們協助了美國中央情報局將那份高度機密文件奪回，如果要阿生平安回到你們身邊就別要花樣了！」

林愛莉靈機一觸，問道：「可以再叫阿生談談麼？」

「可以的，他還未死！但是如果過了今天，誰也不敢保證！」那人狠狠地說。

林愛莉果然又聽到了阿生的聲音。

阿生說：「我說你並未找到那份密件，但他們死也不相信！」

林愛莉道：「你有受傷嗎？他們有沒難爲你？」

「還好！只是頭還有點痛。」阿生說。

林愛莉道：「阿生，我雖然一無所獲，但你師父確實得手了！」

「什麼？」阿生吃驚地叫了起來：「你，……你說什麼？」

林愛莉說道：「你且別太過緊張，事關重大，你師父並非存心隱瞞，只是要經過一番考慮！」

「那麼……」

阿生還未說完，林愛莉已經截住他：「你暫時不要說話，就當作未知此事。叫他們來聽吧！」

其實，他們的電話一直被人偷聽，林愛莉似乎也知道了這點！

她聽到那陌生人的聲音之後，說道：「你們可是須要那文件的副本？」

「是的，它本來就是屬於我們的。」那人說。

「那麼，你們是文遜的同黨了？」林愛莉非常機警地追問！

「那讓你知道了又何妨？如果你通知情報局，我們會先殺阿生。」

「不怕對你說，最初我只是爲金錢服務，但我丈夫是個怪物，他却不想給政治利用，要走中立路綫！」

「你這是什麼意思？」

「也就是說：我們本來想利用這底片，發一筆大財，但他說，爲安全計，任何人都不賣賬，最好把它燒掉了！」

「不！千萬不可！」那人急忙說：「那底片雖然是我們的人失去的，但能失而復得，我們可以出得起任何價錢！」

「可以讓我考慮一下嗎？」

「好吧！給你三十分鐘！三十分鐘之後，我再打電話找你約見面的地方。」

電話掛斷了。

林愛莉正待說話，呂偉良突然用手勢止住她！

原來呂偉良正在檢查這房間之內，是否裝上了偷聽儀器。

呂偉良只是爲小心計，憑他的經驗行事，但是林愛莉這一次却十分淸醒。

她心裏想：如果對方在酒店的房間中裝了偷聽儀器，還何必將阿生抓去要脅他們交出密件？因爲昨天晚上，呂林夫婦二人的對話中已說得淸楚，呂偉良根本沒有奪取那份秘密文件，他只是偷偷看過了幻燈片。

結果，呂偉良的小心證明只屬多餘之舉，房間內並未裝上任何竊聽儀器。

他們離開房間，找個侍役來問，侍役也不知阿生已經不在房內，還以爲阿生未起床呢！

阿生的房間裏，一切井井有條，未見有任何毀壞的痕跡，可見當時阿生只是在極度疲倦中返回酒店房時，冷不提防，被預先躲在房內的人擊昏，所以並無掙扎。

否則，房間之內最低限度也是一片混亂。

但是現在看來，阿生毫無反抗，就此被人擊暈之後，偷運出酒店去了。

夫婦二人重新回到房內，共商對策。

呂偉良埋怨林愛莉不該對他們說謊，但林愛莉說道：「如果我說我們一無所獲，他們不但不會相信，反爲可能傷害阿生。」

呂偉良道：「但是現在我們去那裏找出兩張底片？」

林愛莉道：「別焦急，讓我想想！」

「難道又要找胡禮？」

「胡禮是誰？」

「紐約分部一名國際特警，他很仰慕我們三人，所以昨晚他幫了我很大的忙！」

「對了，可以找他！」

「但是，他的上司必然因爲昨天的事，而對他有所責備，只怕這種未經上司批准的事，可一而不可再。」呂偉良說着又走向了窗前。

他無意中瞭望過對面街一幢大厦，發覺有些東西閃閃生光。

他看淸楚了，那是偷窺用的單管望遠鏡。

他立卽警告林愛莉，同時故作焦急地，在房間內來回踱步。他們可能合作慣了，所以夫婦二人表現得十分有默契。

他們儘管在商量各種步驟，却沒有再望向窗外一眼。

他們本來想打電話給國際特警胡禮，叫他帶着打字機，攝影機以及冲印工具到酒店來。但現在他們既然被監視，自然不敢妄動。

至於呂偉良找胡禮，無非想僞造一份縮影菲林，那是由他口述，胡禮用打字機打起來，再用攝影機拍下縮影菲林，冲洗之後便可剪來用。

但是，現在他迫得改變主意了。

他明知房間沒有偷聽器，但對面有人偷窺，如果他用電話，對方亦必然見到。

他本來可以把窗簾落下，但是，那樣可能打草驚蛇。

他想了想，覺得只有洗手間不在對方視綫範圍之內，此外就是入牆衣櫃。

於是他靈機一觸，問他妻子：「記得我們的照相機放在什麼地方嗎？」

「在衣櫃裏！」林愛莉反問道：「你想幹什麼？」

「等會兒再告訴你！」呂偉良一邊走向衣櫥那邊，一邊說：「愛莉，你要繼續演戲，不要望向窗外，我現在佯作洗澡，如果有電話來，就問他在什麼地方見面吧！」

林愛莉不知她丈夫又在弄什麼玄虛，只是她表現得十分合作！

呂偉良佯作在衣櫥的行李箱內找內衣褲，其實他只是把相機的菲林拉了出來。

如果林愛莉知道了，一定反對，因爲那卷菲林，是他們三個人在紐約各處名勝遊覽時的留影紀念，還未影完，所以未拆出來冲洗。如果將菲林拉出來，自然暴光，那豈不是白費心機？

尤其是林愛莉，她佔的鏡頭最多，差不多每到一處遊覽，都叫她丈夫替她影幾張。

「血鸚鵡」復活啓事

「血鸚鵡」一文，爲古龍君繼成名傑作「多情劍客無情劍」後，又一篇嘔心瀝血佳作，也是古龍君大胆嘗試以新作風，新風格，新筆觸，巧運匠心，特爲本刊撰寫的又一篇震驚文壇的名著。惜自刋登以後，古龍君突爲要公羈身，無暇執筆，佳文巨著，迫得暫時中輟，致勞渴欲一睹古龍君名作的讀友們函電交詢，作者與編者，均深爲銘感而又深致歉疚！本刊爲此，特派員親赴台灣，面向古龍君敦促，茲已得古龍君答允並保證，爲酬讀友們的眷顧之誼，决勉力以赴，冀圖無負讀友們雅意，「血鸚鵡」一文，下期又可與親愛的讀友們重晤，請愛好本文讀者，千萬注意刋登日期，萬勿錯過。

但呂偉良卻不這樣想，他覺得救阿生要緊，所以依了自己的計劃去做。他拉出了菲林，用內衣褲包好，若無其事地進入洗手間去。

他並沒有眞正跑到浴缸去洗澡，只是將鬚刨中的刀片拆了出來，然後用刀片將二張菲林底片切了開來，再用紙包好。

林愛莉一直不知道他的計劃。直至到電話响了，她才如夢初覺地驚醒過來，匆匆衝過去將電話聽筒接過。

呂偉良這時也故意披上一條大浴巾，由浴室裏走出來。

對方又是剛才那個陌生男子，他說：「你們考慮清楚了嗎？」

林愛莉突然說：「你最好直接跟我丈夫談。」

「好的，如果他已經洗完了澡的話。」那男子說道。

林愛莉把電話交給她丈夫。

呂偉良已胸有成竹，他說：「你是誰？貴姓大名？」

「別管我是誰，我只想要那些菲林底片。」對方說。

呂偉良道：「但是我們從未見過面，如何可以交易？」

「我認識你啊！」

「那麼——」呂偉良想了想，又說：「我們在什麼地方交易？」

「你只要離開你所住的酒店，在門前作等候街車狀，我們自然會與你連絡。」

「什麼時候？」

「十五分鐘後，你要準時！」

「嗯！我剛洗澡，還未刮鬚，還未穿衣服呢！」

「那麼，二十分鐘吧！」

「好的，那就二十分鐘後見！」

電話掛斷了。

林愛莉問她丈夫：「怎麼辦？」

呂偉良道：「他們說漏了口風，剛才我在電話旁聽到，他們怎麼會知道我洗澡，分明是對面那幢大厦上面，用望遠鏡監視我們，現在我們必須冷靜應付，否則阿生可能有危險！」

呂偉良說着，已經進了洗手間。

他推開洗手間的窗門，攀了出來，嚇得林愛莉吃驚地問：「你幹什麼？」

林愛莉聽完電話之後，也跟了入來洗手間裏。

呂偉良道：「你在這裏等我，我很快就回來！」

話猶未完，他已攀過了隔隣的窗口，原來那是阿生的房間。

阿生的房間落下了窗簾，這點呂偉良一直記得，因爲侍役曾開門給他入來，那時他才發覺阿生果然不在。

呂偉良到阿生的房間來，是爲了打電話。他不能用自己房中的電話，是爲了不想令對方懷疑，因爲他房內擺電話的地方，也在對方監視範圍之內。打完了那個電話，呂偉良又沿舊路回到洗手間。

這雖然是光天化日之下，但這是二三十層高的酒店，沒有人留意到他的驚人舉動，同時洗手間的窗門是向後街的，對面監視的人也看不見。

呂偉良回來後，林愛莉才放下了心頭裏的大石。

可不是嗎？這是二十多層高的地方，萬一失足掉下去，後果不難想像。

呂偉良又吩咐了他妻子一些話，叫她切勿令對方生疑，這才出去穿回衣服。

當呂偉良離開酒店時，剛好是二十分鐘。

呂偉良在酒店門前站住，佯作等車。

一輛車子立卽從路旁開來，車門打開，有人示意他上車。

呂偉良很大方地上去，車子隨卽開走。

車內的人說：「菲林呢？」

「我的人呢？」呂偉良笑道：「做這種生意，我是老手！」

「你說阿生麼？他很安全。」

「我要見見才放心，而且，還有條件。」

「什麼條件？」

「我要我們三個人都能安全離開紐約，此外，還要十萬元代價。」

「那是小意思。」那人又問：「但是，如何可以證明你的東西是眞的？」

「你認識桑查嗎？」

「中東一個特務頭子。」

「對了，是他派人殺死文遜，將情報取去的，昨晚我跟踪他，然後在一個宴會中做了手脚！」

「有什麼證明？」

「這就是證明，先生。」呂偉良含笑把一本記事小册還給那個中年人。中年人發覺那是他自己的東西，不由得呆了一呆。

呂偉良笑道：「對不起，我只是爲了證明我的扒竊技術不差，證明我已從桑查的口袋中取回那兩張縮影底片而已。」

「爲什麼你不交給國際特警或警方？」

「我有這種義務麼？老實說，我又不是美國公民，而且，我知道遲早會有人找上門，這是一條發財的門路！」

「是的，你做得不錯，菲林在身邊麼？」

「不！那太危險了！」呂偉良又狡猾地笑了笑，說道：「你想得到它，只有一個辦法，就是先送我回酒店，然後你回去把阿生和十萬元帶來，我們用電話連絡好嗎？任何人硬要闖進我的房間中，我妻子也會把二張底片拋入街中！」

「好狡猾的傢伙！」

「彼此彼此！」

那人無可奈何，只好叫司機把車子繞道返回呂偉良的酒店。

呂偉良返回房間叩門時，林愛莉果然將二張底片伸出窗外，直至她看見入來的人是她丈夫，她才把手收回。當然，這情形是演給對面窺伺着的人看的。

呂偉良幾乎可以百份之一百的肯定，對方就在對面大厦高層用望遠鏡監視他們。

所以剛才那中年人回到了對面的樓宇之後，也聽到他手下的報告：「那女人眞怪，剛才聽到有人叩門，突然把手伸出了窗外，開門後才縮回！」

「傻瓜，她手中拿的正是我們要找的縮影菲林啊！」中年人自以爲是地說，「快給我準備好十萬元，那中國人不會開價，卽使二三十萬也不貴！」

「人呢？」他的手下問道。

「一齊帶走。」中年人命令着，「我們已完成任務了，還要他幹什麼？」

中年人去打電話給呂偉良，他的手下收拾好一切。

幾分鐘之後，中年人浩浩蕩蕩，帶着他的人和阿生到大厦外面去，準備和呂偉良交易。

但是，他們剛出門口，就被警探逮捕。

由於事情來得突然，他們完全沒有反抗餘地，阿生幸好未有受傷，他是昨晚返回房中時，被人從後擊暈，偷運出來的。

史廸探長看見呂林二人由對面酒店走過來，他立刻迎上去低聲感謝他：「你那個電話令我立了一個大功！」

呂偉良卻苦笑一下，道：「但你卻令我最少損失了十萬大元。」

呂偉良攀過隣房所打的電話，是打到警局去找史廸的。

他故用拖延政策，以便史廸來得及趕到現場埋伏。因此，當中年人用車送了呂偉良回酒店時，實際上已被監視。

呂偉良最後把二張暴了光的底片往中年人的口袋裏一塞，道：「現在我不再欠你的了，但你始終欠我十萬元，別忘記啊！」

三俠相顧一笑，史廸也笑了。

到底落在阿拉伯人手中的「最高機密」是什麼，呂偉良沒有猜錯，那是基辛格故意洩漏出去的「作戰計劃」。

但是，想不到蘇聯的間諜們也上當，他們被基辛格的助手利用，更被中東間諜所殺，爲什麼？全是中央情報局頭子爲基辛格安排的。只可憐他們的下屬們不知情，還要求警方，聯邦密探和國際特警帮忙。

其實所有的人均被利用，包括了三俠在內，只有基辛格和他的助手們，還有中央情報局的頭子等，極少數人才知道這「最高機密」。

他們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迫產油國降低油價。

結果怎樣？沒有人知道，只知此事已不再是「最高機密」，因爲美國國務院借「文件失竊」爲理由，將秘密作半公開式的透露。

而中東各國，亦紛紛爲此事而召開緊急高峯會議。可惜這幕後的鬥爭過程只有少數人知道。

（完）

技擊叢談

金搥換銀搥

海雲

喜歡武功的人，在漫長的一生中，難免因爲恩恩怨怨，非打不可，以至把生平所學的拳脚，施展出來，跟另外一個武林高手決鬥，碰着這種環境，他就要抱着非贏不可的心理從事搏鬥了，在詠春派拳脚裏面有一句話「金搥換銀搥」，這句話的意思就是指此而言，平時打鬥，當然要盡量避免捱打，能够閃避的話，決不肯讓對方拳打脚踢，但在危險關頭，希望一招打贏敵人，必要時就不妨改變主意，寧願捱對方一拳，但卻有機會打贏那一場架，換句話說，如果兩人決鬥，甲方捱了乙方一搥，那一拳只是打在手臂，胸部或肩膊上面，並非傷及要害，他卻趁着對方發招之際，用特殊的拳脚打中對方要害，那就立刻分判輸贏，故此稱做金搥換銀搥，暗示着同樣打出去的一拳，打得有勁，比較隨便出擊的一招猛烈得多，要是捱了對方一拳，但卻發招把這個人擊倒，那是有價値的，應該這樣做。

舉個例說，如果對方用直拳當胸打來，你也是用直拳出擊，但卻彼此攻擊的部位不同，你只是在胸部中拳，他卻在胸部垂下來的胸骨突出之處中拳，那就大不相同。

上述那個地方是人體重要的穴道之一，稱做「劍突」那一處的骨頭看來很硬，實際上卻是軟骨，不容易捱打，在短距離發拳，一拳打中該處，就有可能拆骨，影响到整個呼吸，發生嚴重的損害，不但無力再鬥，還有可能因此喪生。

我們的肺是很軟弱的，故此在肺部外邊有一個傘形的骨架，把它包住，它就是胸骨，再又因爲胸骨底下有一塊薄膜，稱做隔膜，它也是保護肺部的，如果橫隔膜失靈，那就等於一個風箱漏氣，呼吸方面立刻發生問題，不容易醫治，如果上述的劍突那一塊胸骨受擊爆裂，亦會影响到由胸骨和橫隔膜混合構成的風箱，使它漏氣，故此，這個地方是必須傾全力保護的，而且要盡量找機會打擊敵人的劍突，希望一搥獲勝。

上述的閃擊法，不但是詠春派所有，其他的門派也有同類的招式，白鶴拳就很重視它，拳來不避，閃身出擊，總之，能够捱敵人的一拳，不會倒下來，但卻在捱打之際，一拳打中對方的要害，那是很合算的。

平時不必施展這一套，碰着狹路相逢，非戰不可，那就不妨考慮一下，施展這種古怪的招式應戰。

金搥換銀搥的意義大致如此，不一定是僅用一拳一掌取勝的，有時雙掌齊出，比較用單拳獨掌，更有份量。

詠春的破排手，能够變掌一翻，好像兩把刀似的擊中對方胸部和橫隔膜附近，吃了這一招，準會倒下來，因此，詠春派拳術有所謂「照面追迎」，力求臉對臉發招。

假如當胸中了詠春派的破排手，登時搖搖幌幌，沒法作戰，詠春派爲了配合破排手，有許多種方式迫對方臉對臉的交手，不妨一知。

金搥換銀搥不止是在拳掌上面引用，脚法也可以用它尋求破敵之計，假如對方踢來的一脚，不過打在你的大腿上面，你踢出去的一脚，卻打在他的小腿照面骨，兩人同是捱了一脚，傷害的程度相差得太遠了，大腿捱一脚算得了什麼呢？不見得捱了一脚就無法走動，可是，小腿骨給人一脚打折，痛楚不堪，自動蹲下來，不但無法作戰，想轉身走開也辦不到，實情如此，喜歡研究脚法的人，不妨把它擺在心上。



游俠傳奇故事

朱羽·文　盧令·圖

獵人（一）

三宗血腥案　一遍陰雨雲

六月天的陽光能將人烤出油來，儘管如此，街心、街簷仍是站滿了人。連平日深閨簡出的大閨女也擠出來瞧熱鬧，一向嚴峻的父母也不再去約束她們。

到底是一樁什麼了不起的大事如此吸引新城縣的每一個人呢？說出來一定會教人驚奇。不是那家的漂亮閨女出閣，也不是那家富豪的老太爺出殯，更不是那家英俊的公子哥兒作了官回來光宗耀祖。到底爲什麼？別賣關子，原來是那個在河北省橫行不少年的江洋大盜吳一霸在白溝鎮落網，今兒個解送到縣城裏來了。

提起吳一霸，連哭泣耍賴的無知幼兒都會悄沒聲地偎倚在母親的懷裏再也不敢喘一口大氣。他殺人、掠貨、奸淫、放火，無惡不作。但是，他究竟長得像什麼樣子？多大年紀？誰也不清楚；因爲沒有一個見過他的人還能好端端地活着。

如今這無惡不作的巨寇落網了，怎地不轟動整個縣城？誰又不想看看這天殺的到底長了一副什麼樣的惡相？

從上午十點鐘開始，街上就擠滿人了，囚車從白溝鎮來，從那兒進縣城，經過那幾條街才到縣衙門，當地的居民當然非常清楚，因此這一條路上就人潮洶湧，萬頭攢動了。可是一等到晌午，囚車還沒個影兒。

風，早就被人牆堵住了；太陽，却又毫不容情，想瞧熱鬧的人一個個汗流浹背，大閨女、小媳婦們臉上的脂粉也狼藉不堪，可是誰也顧不了那些，一個個兩眼發直地望着南邊，那是從白溝鎮進縣城的方向。

終於，有了動靜，那是三匹快馬……不！實在不能說是快馬，馬兒走得簡直比人還要慢，因爲人潮擋住了去路，經過馬上人的一再吆喝，加上空鞭飛揚的威脅，才勉强讓出一條小道來。

爲首一匹皂色馬上坐的是新城縣每一個人都認識的白雲天白大爺，他是鄉團的總練，年過五十還是孤家寡人。傳說他練的是童子功，不娶妻小是怕破了他的功夫。看上去他的確像個有功夫的人，雖在炎陽烤晒之下，白夏布褂褲上却不見一點汗漬。他後面跟着兩個年輕小伙子，不用問，也不用瞧，那準是白大爺的兩個遠房侄子，也是他兩個得意門生——白彪與白月新。

渾身汗濕淋漓的人羣都不禁鬆了一口氣，在緊張疲累的情緒中也注入了興奮：白大爺一露面，人犯一定就要到了。

果然，那兩個小伙子分別以兩掌圍着嘴巴向兩邊揚聲喊叫：「各位鄉親，請閃開點，囚車就要到了，車上載着死囚，又有馬隊護衞，跑得快，溜得緊，撞着了不是玩兒的……請閃開！請閃開……」

他倆的話聲還沒完，不遠處就響起了一陣奔雷般的馬蹄聲。這陣蹄聲比他倆的叫聲管用多了，像有一股無形的力量將人潮向後推，街心立刻寬敞了。

白大爺向身後看一眼，然後一揮手，三匹馬又向前開道去了。

前面四騎，後面四騎，再加上中間拉囚車的兩匹騾子，以及囚車車輪的滾動聲，聲響的確是震人耳鼓，速度也的確是相當快，瞧熱鬧的人什麼也沒看見，囚車就過去了。

但是，偏有人說他看見了大叫着：「嗨！我看見啦！那傢伙生了好大一個腦袋，滿臉橫肉……」

「你這小子吹什麼牛？囚車釘得嚴絲合縫，你怎麼看得見？」

另一人說：「誰說囚車釘得嚴絲合縫？二大爺！您老眼昏花啦！囚車像牛欄，是用粗木頭釘起來的……」

囚車到底像什麼樣呢？恐怕只有站在縣衙門口的人才能瞧個一清二楚啦！

囚車的確是用粗木條釘起來的，有的木條連皮都沒有剝，一看就知道是臨時趕製的，那準沒錯兒，車底板，車轅、車輪都是舊的，那原是一輛裝載麥楷、稻草的平板車。

衙門前約有二十幾個鄉團的團員，每人一支漢陽造、如臨大敵般上了刺刀，站了一個半圓圈，白大爺早已下了馬，站在衙門口的石階前，白彪與白月新像焦孟二將站在他身後。囚車在衙門口停下，白大爺並沒有去注視着囚車中的人犯，却在留意洶湧的人潮。他的目光彷彿具有穿透力，任何一個心存不軌的人似乎都難逃過他那兩道銳利的目光。

囚犯被拉了下來，他赤着上身，一副沉重的鎖鍊將他纏得結結實實，雙手反翦在背後，雙腳間也加上了沉重的鐐銬，這個江洋大盜縱有飛天的本領也無可奈何了，然而，結實沉重的鎖鍊只不過鎖住了他的軀體，却鎖不住他那頑劣不馴的性格，他的目光掃向洶湧的人羣，嘴角處流露出一絲鄙夷的冷笑，彷彿在說：「沒關係！十八年後，老子再來！」

吳一霸這個名字倒不是全無意義，他的高個頭，結實的身胚都顯示出的確有點霸王氣概，而且他的年紀還很輕，絕不超過三十歲。

押送他的人有兩個走過去推他，要他快些走進縣衙大門，却被他回過頭吐了一臉唾沫。

「揍他！揍他！」人羣中發出怒吼，同時如潮水般向前湧。「剝他的皮，抽他的筋！」

白大爺打了一個手勢，立刻有好幾個人擁過去，推的推、拉的拉，想快些將吳一霸拉進大門。誰知這傢伙不但是個牛脾氣，而且還有幾斤牛力，偏偏不走，拉也拉不動。

人羣終於像潮水般湧了過來，手臂長的已經一拳敲上了吳一霸的頭頂。白大爺雙腿一彈，飛身縱過，抬臂抓住鐵鍊，硬生生將吳一霸拉進了縣衙，那兩扇大門砰地一聲關上了。

白大爺這一手眞是教人佩服，連橫行不可一世的吳一霸都軟了；軟得連站住的力氣都沒有，當白大爺一鬆手放過鐵鍊的時候，他竟突然向後栽倒，翻着白眼。

白大爺神色大變，用腳一勾，將吳一霸的身子翻轉過來，他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氣。

人羣中有一個高手，以最鋒利的刀，最準確的刀法，最俐落的身手，殺死了世界上最可惡的人。門外人聲沸騰，門內却鴉雀無聲，每一個的呼吸都在這一瞬間停住了。那個高手是替天行道麼？或者他激於義憤爲那些被害人復仇？……不！不是！白雲天的心頭最清楚，殺死吳一霸是爲了滅口。

早就傳說吳一霸是地方上一個有勢力的人所豢養，他掩護吳一霸，並滿足吳一霸的殘暴天性；而吳一霸則爲他刦財，成爲他的致富工具。因此白大爺一再交代，一定要逮活口……如今到手的還是一具死屍；一具再也不會吐露秘密的死屍。

× × ×

馮二寡婦的「一盞香茶園」開在縣城的東大街，外面十來張堂座，裏面兩間雅室，算得上是家頗有格局的茶館。馮二在世時，一盞香的生意並不怎麼好，因爲地方太偏僻了一點；可是當馮二得肺病進了棺材，不過廿六、七的馮二嫂當了寡婦之後，生意突然好了起來，爲什麼？如果你要問，那你準是一頭驢。

「一盞香」的招牌在那些浪漢的口中竟然變成了「一夜騷」，您聽：

「二哥！上一夜騷去喝一盅吧！」

「喝什麼？喝騷水麼？」

眞逗！也眞謔！却能使那些浮浪漢子癢到心眼裏去。

馮二寡婦有一雙會說話的眼睛，還有一副引人流口涎的好身段，走起路來臀部上好像掛了一個磨子……上無公婆，下無子女，她愛怎麼地就怎麼地，你說生意怎會不好呢？

今兒個生意却差，過了晌午還沒有賣出一杯茶，只因爲大夥兒都一起擠到大街上瞧熱鬧去了。

盼啦盼的，總算有個客人進來了，馮二寡婦滿面含笑地迎上去，但她的笑容却在臉上凝結住，原因是這個客人面生得很。

看上去約莫二十四、五歲，一副斯文相，絕不是整天沒事作，只有泡茶館的無賴漢，就算有閑喝杯茶也不該到這種地方來。並非她妄自菲薄，而是她早已將這兒的客人看透了，沒有一個是生了好心眼兒的。

「喝茶麼？」她總算沒有忘記她這兒是茶館。

「嗯！來一杯香片。」客人找位子坐了下來。

馮二寡婦一面沏茶，一面打量來客，作買賣的麼？不像，混混？更不像，是那家豪門顯貴的公子哥兒？也不像，公子哥兒都是嫩貨，絕不像他這麼老練、穩重……想着、想着，茶壺嘴子歪了，滾燙的開水濺到了手，疼得她差點淌眼淚，但她却不敢叫。

茶端到客人面前，那客人却一伸手將她的手拉住了。若是換了那些浮浪漢子，她才不在乎哩！眼前這個客人來這一手，倒令她感到意外，不禁在心頭暗暗罵道：「哼！原來你也不是個好東西！」

不過，她的判斷也許有了錯誤，那年輕人拉她的手並不是爲了輕薄，因爲他的另一隻手中拿着一盒萬金油，就算是藉機會輕薄，也夠文雅的。

馮二寡婦又楞了，那年輕客人將萬金油往她手心裏一塞，就鬆開了；連目光也移向別處。但是他却開口說了話：「丁爺常來麼？」

「那個丁爺？」聽口氣，彷彿從來不認識什麼姓丁的客人。

「丁川浩丁三爺，」年輕客人說得很慢：「妳難道沒聽說過？」

那個殺千刀的！我怎會不認識？馮二寡婦在心裏暗暗罵了起來。說盡了天底下的甜言蜜語，上了老娘的床！好啦！再也不見影兒了！老娘恨不得剝他的皮哩！

「久不來了！」她冷冷地應了一句。

年輕客人沒有再應聲，端起茶盞吹氣，好像迫不及待地想喝一口。

馮二寡婦禁不住又問：「你跟他約好了在這兒見面嗎？」

「沒約。」

「那爲什麼不到他家裏去找他？」

年輕客人道：「我不是爲了找他才到新城來的。」

「那麼，又是爲了找誰呢？」

年輕客人笑了，那種笑除了展露他那整齊潔白的牙齒之外似乎並不包含絲毫友善的意味，也彷彿是在嘲笑馮二寡婦的話太多。

馮二寡婦是塊辣得進不了口的老薑，她有本事應付滿口粗話的浮浪漢子，也能應付纏得人透不過氣來的「臀後釘」，可就是對這個年輕客人沒轍兒，她又啞口無言了。

幸好就在這個時候來了三個茶客，三個人當中倒有兩個敞開衣襟露出滿是胸毛的胸膛，

一個還刺了一條活靈活現的翔龍，不用問，也知道是當地的痞子。

領頭的一個一進門就是粗話漫天飛：「喲！二嫂子！今兒個怎麼格外標緻呀？哦！我知道啦！昨夜準定是鐵牛大哥給妳加足了油水，嘿嘿！你們瞧，油水透過心肝肚肺，從臉蛋上浸出來啦！」

若是往日，馮二寡婦準定用更粗的話回敬過去，今兒個當着那個年輕的陌生客人，粗話就是出不了口，臉上堆着笑，和和氣氣地問道：「三位還是老樣子，清茶加菊花？」

「你瞧！」另一個開了腔：「沈老弟！你說錯啦！昨兒夜裏鐵牛大哥準是抽空二了嫂子的油水，瞧她說話多沒勁兒。」

另一個衣服穿得還算週整的也不甘後人地發了話：「二嫂子！老樣子，沒錯，清茶加菊花，別忘了，外帶一點騷！」

三人笑成一堆，坐下的時候弄得桌椅板櫈砰砰響。但是他們的笑聲突然像被一把刀切斷似的戛然停住，六道目光眨也不眨地盯在那位年輕客人的臉上。

他們的目光是驚奇而又揉和訝異；驚奇的是他們進得店來竟然沒有注意還有別的客人在座；訝異的是竟然還有這樣一個冷靜的人在作壁上觀。

那個姓沈的是三個人當中最年輕的一個，也是最可怕的一個；從他的兇悍目光中就不難看出他猶如一頭初生之犢，他顯然有自信那四隻嫩蹄子和那一對柔軟的嫩角足以抵擋猛虎的尖牙利爪。他絕對有那種自信，不然他絕不敢晃到那陌生客人的面前。

他屈起中指，翻轉來用指節骨兒輕敲着桌面，冷冷地問：「噯！老兄！你是打那兒冒出來的？」

那陌生客人抬起眼皮一掃，又端起他的茶杯吹氣；似乎就那麼一掃已經將對方看了個一穿二透。

姓沈的小伙子可沒有那份耐性，他問話永不會問第二遍，手一抬，那陌生客人手裏的茶盞立刻飛了，滾燙的茶汁潑了他一身。他沒皺皺眉頭，也沒有發火，只是連忙站起，連抖帶甩。就憑這份涵養，那姓沈的就該趕緊脚底板抹油了。他偏不識趣，反而更大聲地吼了起來：「你在老子面前充什麼二大爺？」

馮二寡婦在那邊開了腔：「沈小弟！你說粗話糟蹋我，沒關係，因爲你是我的人客，而我要作你的買賣，賺你的錢，你可不能欺侮我的客人。」

「喲！」如此一來，姓沈的可抓住小辮子了。「你們瞧！難怪今兒個這頭草驢作正經哩！原來有相好的在座。二嫂子！妳倒說說看，是嫌老子沒有雪花花的大洋麼？不然妳爲甚麼賣別人不賣你家沈大爺？」

馮二寡婦那兩顆眼珠子快要爆出來了，眼看她拚命也要發發火，就在這時那陌生客人又出了聲：「茶錢多少？」

「怎麼！」馮二寡婦又換上了笑臉。「您不再坐一會兒？我再給您沏一杯……」

「不了……茶錢多少？」

「不行，茶沒喝着，還燙了皮肉，弄髒了衣裳，說什麼也不能收這杯茶錢……」

嘩啦一聲，那陌生客人抓了一大把銅子兒放在桌子上，揚長走了出去。

姓沈的似乎覺得很沒有面子，沉聲怒罵：「他媽的！你在老子面前擺什麼闊？」

看他的架勢似乎還想追出去將那陌生客人狠狠揍一頓，却被另一個同伴將他一把抓住，還向他使了一個眼色，低叱道：「炳坤！光棍只打九九，不打加一，這是幹甚麼呀？坐！坐下！……二嫂子！咱們晌午多喝了兩杯，若是酒言酒語把妳給得罪了，妳多包涵……別瞪眼豎眉的，給咱們沏茶吧！」

「喲！常五爺！」那娘兒們可眞會見風轉舵，臉上有了笑，聲音也帶嬌：「你這麼說，可就言重啦……若是熟人，打打鬧鬧倒也無妨。人家是生客，若是傳揚出去，生客還敢來喝茶麼？……算啦！過了不用提，我這就給你們沏茶啦！」

姓沈的小伙子似乎餘怒未息，還想開口罵人，那個名叫常老五的又在桌子底下暗暗踢了他一脚。

沈炳坤閉上了想要罵人的嘴，却又忍不住嘟嚷：「五哥！今天是怎麼回事？是膽子昨兒夜裏讓人給偷走了麼？」

「炳坤！」另一個衣服穿得還算週整的低聲開了腔：「不是我說你，你的脾氣委實太毛燥了一點，五哥攔着你是有道理的。泥菩薩還有三把火，何況是人？那小子竟然連一絲火氣也沒有，這份功夫可算到家啦！你可知道那盞茶有多燙，進口舌頭準起泡，淋在身上人家有沒有叫？你它娘的眞是瞎了眼。」

「哼！」沈炳坤打從鼻孔裏噴出一股冷氣。「狗熊！你也眞會唬人！將那小子說成銅澆鐵鑄的羅漢了。」

「炳坤！」常老五低聲說：「論年紀，你才二十剛冒頭，眞是嫩了點。熊斌絕沒有唬你，那小子不但是個高手，而且還是個高手中的高手。」

沈炳坤沒有再開口，不過他仍然以悻悻的目光向二人掃了一眼。

馮二寡婦托着茶盤送茶來了，她這個時候似乎完全沒氣了，肥肥嘟嘟的手在沈炳坤肩頭上一拍，笑瞇瞇地問道：「沈小弟！你眞的想二嫂子的好事？」

「算啦！」沈炳坤一抬胳臂，將她的手甩開。「老子不逗妳，妳倒反過來賣騷子，去！去！去！」

「別開口老子閉口老子的！你在我眼裏還是一隻小公鷄，」馮二寡婦眞够潑辣的，這會兒七葷八素全端了出來：「你要是眞想，晚上收了店不妨來找我，老娘兩條腿不夾斷你的腰才怪！」

「好啊！」常老五和熊斌兩人拍手大笑。「炳坤！就是拚着腰眼上夾板，貼于善堂的膏藥也要來試試。咱們陪着你，看她有多狠。她要眞够勁兒，咱們就聯台唱一齣三戲白牡丹。」

他們的笑語又像被人用一把利刀切斷了，原因是那個陌生客人去而復回；他那兩道目光竟然硬生生將常老五和熊斌沒有說完的話逼回去。他跨進茶館之後，並沒有回到原座，却在沈炳坤的對面坐了下來。四方桌原本空着一方，他一坐下後，變成了羣雄割據，各佔一方。

三人之中數常老五的年紀最大，當然也數他經驗最豐富，立刻陪笑發話：「老哥！剛才這位小弟冒犯，在下代他賠罪……二嫂子！趕緊沏茶……」

那陌生客人抬手凌空一舉，然後冷冷說道：「我剛才打聽過了，你叫沈炳坤，令尊是新城縣的首富，你又是獨子，被他嬌寵過份，所以你就仗着令尊的財勢在外胡作非爲。又聽說你能單手飛耍百斤重的石頭，所以你更加無法無天。沒有錯吧？」

常老五的一隻手在桌子底下緊緊握住沈炳坤的手，壓制他的衝動，同時搶着回話：「老哥！大人不記小人過，炳坤只不過是個孩子，甚麼也不懂，您多包涵。」

「孩子？」那人瞪了眼。「孩子還敢說那種連畜牲都聽不進耳的粗話？嗯？」

沈炳坤已經看出了對方的狠勁，心頭多少有點兒緊張，若是只有單獨兩個人，他很可能低聲下氣地告饒。如今當着常老五和熊斌的面，他就感到有些掛不住，何況旁邊還有一個娘兒們等着看笑話？因此，毛燥脾氣突然爆發，而且還存了僥倖之心，抽冷子一拳揮出，想一出手就封了對方的招子。

桌子不大，距離不遠，沈炳坤又是臂長，動作快，再加上他的百斤臂力，這一拳若是擊中，那陌生客人的眼珠子一定會迸裂而出。叭！輕輕一響，接着是嘩啦一聲，桌上的茶盞都翻倒，沈炳坤的身子歪了，原來他那條右臂筆直地貼放在桌子上，手腕扣在對方的手裏。

滾燙的茶汁流過桌面，沈炳坤手臂的皮膚立刻被燙紅。沈炳坤倒很够種，竟然咬牙啞忍沒吭聲。

常老五和熊斌自然不願同伴吃虧，但他倆在迅速地交換了眼色立刻有了決定——此刻絕不能輕舉妄動，妄動的結果不但會使他倆灰頭土臉，而且將使事態更難收拾。

馮二寡婦當然落得看熱鬧，而且還竊竊自喜，並非因爲沈炳坤受到折磨而開心；而是因爲她沒有看走眼：一搭眼她就發現這位陌生客人不尋常，果然不錯。

那陌生客人一招制敵，並沒有顯出冷傲不可一世的神態，仍是那樣沉靜，他緩緩地說：「小子！倒看不出你還有幾斤硬骨頭！不用難過，這個觔斗栽在你兩個好朋友面前還不算出醜；這個觔斗栽在白溝鎭武爺的手裏更不算出醜。不過，你要記取這回的教訓，下次出手之前先掂掂對手的份量。」

他緩緩將沈炳坤的手臂提離滾燙的桌面，然後將手鬆開。從他的表情看來，這一檔子事已經算過去了。

白溝鎭的武爺？這話像一道强烈的閃電般在常老五的腦海劃過，他活了二十六個年頭，還從來沒有如此吃驚過。白溝鎭的武青雷！天啦！暗青子，角力，拳術無一不精。江洋大盜吳一霸就是被他逮着的，沈炳坤眞是倒楣透頂，怎麼會惹到他的頭上去了呢？

「武爺！」常老五立刻站了起來。雙手抱拳，作了一個長揖。「眞是有眼不識泰山，咱們這厢告罪啦！」

熊斌也立刻起身見禮，沈炳坤竟然往桌上一扒，放聲痛哭起來。

「唉！」武青雷搖頭嘆息：「眞是一個孩子！不用哭了，你以爲我是趕回來找碴兒出氣的麼？我可沒那麼閑哩！終日游手好閒，糟塌了有用的身手，該幹點正事啦！走！三個人一起跟我來。」

沈炳坤突然又笑了，帶淚的笑，反倒顯出了他的純眞，他顯得很激動地說：「武爺！您若是肯提携我一把，我願意爲你死。」

「男子漢大丈夫幹嗎開口閉口都是死？」武青雷以教訓的口吻說：「死並不難，那是一伸腿、一閉眼的事，活下去才是難事，如何活得有意義更難，走吧！別磨蹭了，我有差使交給你們去辦。」

茶館裏又恢復了寂靜，馮二寡婦咬着指甲想心事。想甚麼？當然是在想一個人。

×　×　×

吳一霸被刺殞命的消息到目前爲止還是包藏得風雨不漏。白大爺畢竟是個老謀深算的人，他在最短的時間內作了最精確的判斷，如果對方必定要置吳一霸於死地才肯甘休，才能安心的話，對方一定會千方百計地要證實吳一霸是否已死，那麼，他就還有機會。因此他立刻封鎖了這個令人驚奇的消息。

接着，他就派人找尋武青雷，得到的回答是：武青雷根本就沒有來：白大爺表面上沒說什麼，心中却暗暗感嘆：唉！這孩子的性情太剛烈了：自從那次事情發生之後，武青雷就再沒有跟他打過照面。那也算不了什麼呀？白雲天也不知自問了多少次。學武之人相互切磋武藝總會有高低强弱之分的，難道就這樣傷害了武青雷的自尊心麼？

在他沉吟之際，白溝鎭派來護送人犯的漢子中有人說了話：「白大爺！我想請教您一個問題，吳一霸算不算已經交到了您的手裏？」

白雲天先是一楞，接着他就明白了那漢子問此話的用意，連忙點着頭說：「算！算！當然算！人是在我手裏死的，你們已經盡心盡力，沒說的。」

「白大爺！並非小的想邀功諉過，實在是武大哥的規矩嚴……有白大爺這一句話，小的們也安心了。」

白雲天說：「各位辛苦！過兩天再請各位喝一杯，還要費神各位暫時將吳一霸被刺殺的消息封住。」

那漢子說：「白大爺吩咐的事咱們一定要記在心……」

白雲天說：「還有，給你們武大哥傳個信，爲地方，爲百姓，他都應該跟我碰頭，我知道他不大喜歡到縣城裏來，這麼着，明兒一大早我在十里舖老張開的野舖子裏等他，請他務必來一趟。」

「是！小的一定將白大爺的口信帶到。」

「唔！你們一共來了幾個人？」

「九個。」

「月新！」白雲天回身向他的侄子吩咐。「到魏司庫那兒去拿九封大洋，快……這是縣長的犒賞，一人五十塊大洋算不了什麼，只是表表……」

「白大爺！」那漢子打拱作揖地往後退。「賞錢絕不敢收，爲地方除害本是份內的事，小的們告退……咱們走。」

他們也只有四個人在推拉的時候跟進了縣衙大門，領頭的手一揮，四個人立刻從角門退了出來。

這四個會同了外面守候的四個漢子，八人八騎，外帶一輛籠子車，立刻向白溝鎭方向奔去。風掣電閃一般，轉瞬間就出了縣城，那領頭漢子將馬勒住，翻身下馬，將馬韁交到一個同伴手裏，揚聲吩咐道：「你們先回鎭，記住！甚麼話也別說。」

馬隊又開始以全速奔行，那漢子看着他的伙伴在塵烟滾滾處消失之後，這才走向回頭路，他沒有走原路，而是循僻街，找缺口，溜回了人烟密集的新城縣。

×　×　×

客人約莫二十七、八歲，瘦長個兒，國字臉，剛剛修剃過的兩頰泛着青色，配上一雙烱烱有神的大眼睛，十足地顯出了男子氣概。嚴格地說，他的貌相不算英俊，但是却有一股强烈的吸引力，不管是男是女，若是遇上他，一定會禁不住多看他幾眼。

他握筆的姿勢很正確，這顯示他讀過書，出身門第不惡；他潤筆的動作很緩慢，這表示他不是一個飛揚浮躁的人。他的書法也很令人上眼。

「徐鵬舉，二十七歲，河北淸苑人，來自保定，前途未定……」

他將筆套進筆帽，抬起頭來，很溫和地問：「這樣行了麼？」

「行！行！」老賬房連連地點頭。「地方上不平靖，所以白大爺定下了規矩，凡是過往客商都要留名掛號……嘿嘿，眞是對不住。」

「哦！」姓徐的客人笑了，那股子笑，很淡。很薄。「白大爺是什麼人？」

「他是鄉團的總練，負責地方上的治安……咦！剛才您沒瞧見？」

「瞧見什麼？」

老賬房說：「橫行不法的江洋大盜吳一霸在白溝鎮落網，剛剛解到縣城裏來，街上全擠滿了人……」

「哦！難怪。我本來僱了車，却怎麼也趕不進來，只得在西門下了車，一步一步行進來，我還當是什麼賽會大節日哩！」

「徐先生！只要你住上三天，包管你還看得到吳一霸問斬的熱鬧場面，白大爺是快手脚，不會拖的。」

「哦！哦……」

老賬房這才發現客人聽得並不起勁，連忙揚聲招呼：「噯！大牛！過來帶客，樓上三號房……徐先生！這間靠窗，涼快點。」

姓徐的掏摸出一疊大洋在櫃上一放：「我先放十塊錢押櫃，臨走再一起結算。」

這位姓徐的客人行李很簡單，只有一口小皮箱，對住處似乎也很講究，進得房來，東看西瞧、還摸出一塊手帕在椅上擦了擦，才坐了下來。大牛爲他斟上了一杯涼茶，這才悄然退去。徐鵬舉端起茶杯剛要進口，突聽噗哧一聲嬌笑。

扭頭看，一個穿着翠綠褂褲的娘們斜靠在門框上，從領口數，一共鬆開了兩粒鈕子，露出一大截雪白的酥胸。

「怎麼！徐爺！」那娘們開了口，人也晃了進來，脚一勾，把房門帶上了。「不認識我啦？」

「啊！是寶鳳！」徐鵬舉的神色是九分訝異一分喜。「妳不是在保定？怎會跑到……」

「我的徐爺！」寶鳳一屁股坐在床沿上，翹起了二郎腿，拍撻一聲，右脚上的綉花拖鞋掉下了地。「男人都是喜新厭舊的，保定府就那麼大，也就那幾個化錢的大爺，我不開碼頭行麼？」

「寶鳳！別人說這話我信，妳說這話我就不信了，憑妳那三分嬌、三分媚，外帶四分浪蕩，就湊够了十足女人味，只怕保定府那些化錢大爺還排隊輪候哩！」

「徐爺！您眞是看得起我……咱們不用一見面就鬥嘴，說正格的，我來新城已經三天了，打算選個黃道吉日開利市，我看今兒遇上您準定大吉大利，您就作我來新城的第一個客人吧！」

「那還有什麼說的？」徐鵬舉走過去，挨着她坐下，摟着她的腰。佻撻地說：「寶鳳！妳信不信？我這回過保定還去找過妳哩！」

「呸！鬼才信！」寶鳳嬌嗔一聲，藉勢從他懷裏掙出來。並非不想跟他親熱，大概是天氣太熱的關係。「頭一晚上說盡了甜言蜜語，第二天悄沒聲地走了。我看啦！人說婊子無情，你比婊子更無情！」

徐鵬舉沒有惱，也沒有辯駁，他只是雙手後撐，仰着身子凝視着她，笑瞇瞇的，似乎心情很鬆快。

「看什麼？」寶鳳一挺胸，更誇張她的誘惑。

「吃過晌午沒有？」徐鵬舉站了起來，很正經地問。

「人家剛起來哩！」

「哦！好福氣。住在幾號房？」

「二號，」寶鳳曖昧地笑着。「隔壁。」

「妳趕緊去漱洗漱洗，咱們一塊兒到店堂去吃晌午，要快啊！」

寶鳳一搖三晃地走了，徐鵬舉立刻關上了房門，而且還上了閂。

他就站在門背後，左臂横在胸前，右手托着下額，眉頭緊皺，雙目一翻，顯然是在思索一件很令他困擾的事情。現在看上去，他的神態完全變了；那股强烈的吸引力驟然消失，代之而現的是一股陰沉予人森寒的感覺。

過了許久，他的眉頭才漸漸舒開，雙手輕輕一擊；用一擊的字眼似乎不太恰當，因爲當兩掌合在一起的時候並沒有發出聲音。

從這個動作看來，他已經想到了解決困擾的方法。的確，那股强烈的吸引力又在他的國字臉上出現了。

× × ×

馮二寡婦開的「一盞香茶園」有三「鬧」一「靜」；一大早，晌午，和上燈之後，這三個時候最熱鬧；當日頭偏西，傍晚將臨之前最清靜。現在約莫四點來鐘，茶座上一個人也沒有……不！說溜嘴啦！往日這個時候準是沒客人，今兒却有一個，是武青雷。

看他那份悠閑勁兒，靠在躺椅上，閉着眼，一雙脚擱在一張小竹櫈上，要多自在就有多自在。這時候正是一天當中最悶熱的節骨眼兒上，武青雷的額頭上却沒有一顆汗珠，爲什麼？原來馮二寡婦坐在他背後在爲他打扇，你瞧，他多有福氣。

馮二寡婦在爲別人驅熱，她自己却是香汗淋漓，不過，她現在這副模樣兒更爲嫵媚了。

僻街有個僻街的好處，清靜而不嘈雜，除了揮扇的聲音之外，再就是馮二寡婦急促的呼吸聲……突然，街上響起了急重的疾步聲。

接着，熊斌在門口出現了。馮二寡婦連忙以食指豎在唇間，示意熊斌噤聲，不要驚吵了正在憩睡的武青雷，這害得熊斌懸在空中的一隻脚都不敢放下來。

「誰？」武青雷開了腔，聲音很輕，依然閉着眼睛。

「熊斌，……武爺，驚吵您了。」

「有事？」武青雷睜開眼坐直了身子，端起茶盞來喝了一大口茶。

「武爺！」熊斌伸過頭來，壓低了嗓門說：「有一個人滿街到處找您。」

「哦？什麼樣一個人？」

「常老五藉機搭訕，問出了名姓，那人名叫曹祿，也不知是眞名還是假名……」

「哦！人呢？」

「常老五把他給纏上了，着我趕緊來給您報信。」

「你趕緊去將那姓曹的帶到這兒來，就說我等着要見他……」

「哦！原來是……」

武青雷用力一揮，熊斌立刻閉上了咀，也立刻車身走了。

「武爺！」馮二寡婦在他身後嬌聲嬌氣地說：「你到底要不要在人家這兒吃晚飯嘛！若是要，我也好準備。像你這種大爺，粗菜淡飯是一定吃不來的。」

「二嫂子！」武青雷又閉上了眼，靠上了躺椅。「我剛才就說過了，別爲我張羅。我不一定要在妳這兒用晚飯，若是一定要叨擾一頓，那就有什麼吃什麼。千萬別拿我當大爺看待，那樣我會渾身不自在。」

「我的武大爺！」馮二寡婦很露骨地說：「若是讓我瞧着順眼的人，我怎麼侍候他我都心甘情願。我瞧不順眼的，他就是拿我當觀音娘娘侍候我還不樂意哩！」

武青雷輕微地一皺眉頭，似乎不知道該如何接嘴。果然，他將話題轉開了：「二嫂子！我問妳一句正格的，沈炳坤他們說的鐵牛大哥，可是妳相好的……？」

「呀！」馮二嫂尖叫嚷了起來：「聽他們那些殺千刀的亂嚼舌根啊！陳鐵牛是在黃泥巷賣大力丸的，生了幾斤蠻力，一身橫肉。他是每晚必來，想吊我的膀子。你以爲我喜歡這種人呀！這種人新城縣多的是，我若喜歡，只怕早就被他們壓扁啦！我喜歡的是……」

馮二嫂還來不及說出她到底喜歡的是那種人，熊斌已經將曹祿帶來了。

馮二嫂忙着去沖茶，熊斌在武青雷的示意下也走了。這正方便曹祿說話。

「武大哥！」曹祿喘着氣說：「出漏子了啊！」

「我知道。」武青雷的聲音很平靜。

「你知道？」

「嗯！不然我還待在這兒幹什麼？說吧！找我有什麼事？」

「白大爺要跟你見面，他說：爲地方，爲百姓，你都應該跟他碰個頭。」

「怎麼個碰法？」

曹祿說：「他說，你一向不喜歡到縣城裏來，所以，他明兒一大早在十里舖老張開的野舖子等你。」

「嗯！還說了什麼？」

「他關照，不得將吳一霸遇刺的事洩漏出去。到目前爲止，這件事還瞞得風雨不漏。」

武青雷沉默了，隔了好一陣子，他才說：「曹祿，你連夜趕回去，我可能還要在縣城裏待幾天，明兒個你挑幾個不扎眼的弟兄，暗帶傢伙到縣城裏來，隨便住那家棧房，記住，要分開來，裝出互不相識的樣子，到我家關照一下，不管是生人，熟人，有找我的，就說我出門到保定府去了。」

「是，你還有什麼吩咐？」

武青雷說：「住到城裏來之後，別拘拘束束的，該吃，該喝，該樂，儘管放開來，這筆賬由我算。」

「那我得趕緊走了。」

馮二嫂沖好了茶，但是客人却走了。緊接着，武青雷也站了起來：「二嫂子！我得去別處一趟，不用等我吃飯啦！」

馮二嫂氣得兩腮脹鼓鼓的，她發現這種男人太難抓住。

× × ×

白雲天的生活很簡單，老實說，一個人的生活也好打發，一碗小米粥、一碟醬菜、一個饅頭就湊合了。他是個不講究生活享受的人，因此他一人三餐毫不費事。

白家莊在新城縣是很有名氣的，白雲天名下也有田地、房產，但他很少過問，都由族人管理着。他整年住在縣衙門對過一條巷子內的一間小屋子裏，由一個六十冒了頭的老家人白福星照料他的生活起居。

天已黑盡，白福星將飯菜端上了桌，白雲天也不過剛剛拿起筷子，外面就有人氣急敗壞地跑了來。

「白大爺！」那人是鄉團的勇丁，沱得上氣不接下氣地說：「聚賢棧的掌櫃來報……報案。」

「哦？出了什麼事？」

「說是死了一個女……客，被……被人抹了頸子，滿床……滿地都是血。」

白雲天不禁起了一身鷄皮疙瘩，怎麼回事啊？一天出了兩件人命案，難道天上有一顆煞星下凡塵來了麼？

聚賢棧是縣城內一等一的大客棧，離縣衙不遠，既不用備馬，更不用套車，憑白雲天腿上的功夫，一晃眼就趕到了。

幾乎同時，鄉團的警備隊也趕到了客棧，這些勇丁平時都受過嚴格的訓練，到這種節骨眼兒都知道自己該幹什麼，雖然街上亂鬨鬨的，客棧裏却是非常平靜，想看熱鬧的一個也休想擠進來。血案現場在樓上二號房，這種場面對於練童子功，從不親近女色的白雲天說來，的確有點尷尬，因爲女屍跡近全裸。但他却不能不看，而且還要看得清清楚楚。

上衣向左右敞開，有兩粒布鈕子斷裂了，像是被人用暴力撕裂的，長褲則褪到足脛處，褲腰處也有撕裂的跡象。死者的頭垂在床邊，長髮拖到了地，咽喉處明顯一道切口，割斷的喉管完全顯露出來，床上、地下的血漬都已凝固，這證明死者遇害已久了。

白大爺從老賬房手裏接過掛號簿，查看死者的年籍。

「薛寶鳳，女，二十三歲，關外人，來自保定……」

「她住在這兒幾天啦？」白雲天問道。

「今兒是第三天，白大爺！不瞞您說，寶鳳是個作生意的女人。她投店的時候就關照過，歇兩日，今兒要開市，有好點的客人給她拉攏拉攏，剛好今兒有個外來客找姑娘，我吩咐小二來喚她，一喚不應，二喚不理，還以爲她中暑氣暈了，才來撬門，誰知……？唉！」

白雲天不禁皺起了眉頭，根據現場看，死者可能是因逼奸未遂而被殺，可是這種情況怎可能發生在一個暗娼身上呢？

這時，前來勘驗的仵作也到了，白雲天就和那老賬房退出了二號房，他繼續翻閱着號簿，然後又去敲一號房的門，老賬房回說：「一號住的客人一大早就出去了，關照過要到天黑才回來。」

於是，白雲天又來敲三號房，門打開，白雲天立刻搶先發話：「對不住！徐先生，隔壁出了命案，我想問你幾句話兒。」

老賬房也忙着介紹：「這位就是鄉團總練白大爺。」

「久仰！」徐鵬舉很有禮貌。

「徐先生是什麼時候住進來的？」

「晌午過後。」

「沒出去過？」白雲天問得非常簡潔。

「只是到店堂裏吃過一頓晌午，然後回來睡午覺，剛剛才醒過來。」

「徐先生見過隔壁這個女人嗎？」

「沒見過。」徐鵬舉說了假話。當然，出門人都怕惹麻煩，恐怕換了別人也不會在這個時候承認他認識死者薛寶鳳。

「徐先生有沒有聽見什麼響動？」

「沒有。」徐鵬舉還特別作了一番解釋：「我今兒天還沒亮就上了路，够累的，一躺下是睡沉了。」

白雲天沉吟了一陣，才又接着問：「徐先生還要在這兒住幾天？」

徐鵬舉說：「說不定也要三、五日。」

「哦？是作買賣？」

「想作買賣，先來瞧瞧。」

白雲天沒有理由咬住徐鵬舉一個人猛問窮追，別的客人也需要盤問，於是，就此打住，辭了出來。

約莫費了一個多鐘頭的時間才將所有的客人都盤問了一遍，當然，白雲天不可能在這些客人當中發現可疑者，兇手的頭上也沒有刻着字。

這時，仵作人員驗屍完畢，死者的遺物也作了清點。白雲天也作出了初步結論：不是刼財，因爲死者的遺物中有好幾件黃金的首飾，還有一百多塊大洋；也不是奸殺，以死者的身份應該是不可能，而且，死者身上別無傷痕，床榻也不凌亂，死者在遇害前並沒有掙扎過，撕裂死者的衣褲，暴露死者的軀體，不過是故佈疑陣，兇手是想掩飾他殺死薛寶鳳的眞正目的。

那麼，兇手的眞正目的是什麼呢？

這是白雲天極想了解的，但是却無從去了解；因爲死者是外來的，無從去了解她的生活背景。白雲天心頭有數，想要緝兇歸案，眞相大白，只怕是遙遙無期。

死者的屍體搬走了，她遺下了一筆不算太少的錢，不愁沒有棺材睡；白雲天也帶着鄉團

的人走了；好幾個店小二忙着沖洗二號房的血漬，這件事似乎已算過去，充其量只不過多了一件茶餘飯後閑談的資料而已。

老賬房來到徐鵬舉的房裏，殷勤地問：「徐先生！您要不要換間房？」

「換房？爲什麼？」徐鵬舉顯得有些意外地反問。

「隔壁房裏出了命案，您不……？」

「嗳！」徐鵬舉開朗地笑着說：「爲人不作虧心事，夜半敲門心不驚，有什麼好怕的？……那位白大爺挺和氣的嘛！」

「那還有說的？」提起白大爺，老賬房臉上似乎也增添了光彩。「一等一的大好人；照說，他早該享享清福啦！却整日爲地方上忙碌着，若是沒有他，新城縣可不知道要怎麼個亂法哩！」

「老先生！」徐鵬舉又將話題岔開了：「我想出去走走，您倒說說看，那兒熱鬧？」

「城隍廟前的夜市挺不錯呀，有吃、有喝，還有遊樂場子……呃！要想找樂子上黃泥巷……哦！對不住，徐先生，那種暗門子那是您這種人去的？徐先生！您要是想樂子，還是由敝號跟您叫，又穩妥，又……」

「待會兒再說吧！」徐鵬舉似乎怕被那愛說話的老賬房纏住，連忙將話打住，扭頭走出了三號房。

只聽那老賬房在他身後吆喝：「大牛！快來替徐先生鎖上門……」

瞧徐鵬舉走在路上那種東張西望的勁頭兒，準是初來乍到的生客。可是他並沒有問路，也沒有繞道兒就順順當當地來到了城隍廟前那遍空地上，看起來他對新城縣的地理環境又好像熟得很。

這遍空地不算小，東邊一順邊全是吃食攤，飄勺聲，吆喝聲不絕於耳，西邊則響着此起彼落的鑼鼓聲，有書場、有落子、有大鼓、有耍猴的、有拉洋片的……眞箇是百藝雜陳，應有盡有。

徐鵬舉東看看，西瞧瞧，既沒有找吃的，也沒找玩的，却在一個看相測字的攤子前停了下來。攤子後面坐了一個白鬍子老頭，閉着眼在打瞌睡，也難怪他的生意如此冷清。

「嗳！老先生！」徐鵬舉聲音不高不低地呼喚。

「看相還是測字？」白鬍子老頭這才睜開了眼。

「測字。」

老頭伸手在那盤紙捲兒攪動了一下，推到徐鵬舉的面前。徐鵬舉看得很清楚，在攪動的時候，老頭手心裏落下了一個紙捲兒。他也就拿起了那個紙捲兒。

「瞧瞧看，」老頭兒的語氣極不帶勁兒，像是還沒有睡醒。「紙捲上面寫了什麼字？」

徐鵬舉將紙捲兒展開，只見上面寫着一行小字：「黃泥巷、陶婆子、小玉。」

普通測字的紙捲兒上都只寫一個字，而這個紙捲兒上却寫了八個字，而且教人猛一看，還不知道這個字究竟是什麼意義。這不像測字，倒像是猜燈謎。

徐鵬舉却一點也沒有詫異的將紙捲兒交給老頭，淡淡地說：「你瞧瞧，是個玉字。」

「唔！」老頭兒將字捲兒塞入了袖中，又閉上了眼。「玉字乃王字多一點，你本有王相公侯之命，只因多了那一點……唔，一點貪念，一點邪念……不過沒關係，將那一點移到上面就成『主』，你不會在別人之下，必在許多人之上……潤利二十大文，謝謝。」

這老頭兒眞會信口開河，不過他却說得頭頭是道。

徐鵬舉抓了一把銅板放在攤子上，那絕不止二十大枚，看來他是一個豪客。

徐鵬舉繼續東看西瞧，似乎再也沒有什麼能夠引起他的興趣，扭身走了回頭路，一脚趕到聚賢棧。

開店作買賣都是對有錢的人格外巴結，這姓徐的留了大把的現洋在櫃上，自然受賬房先生的看重，連忙迎了上來，恭敬地問道：「徐先生吃過了麼？」

「沒哩！」徐鵬舉已經找了一副座頭坐了下來。「東瞧西走，還是覺得貴號的口味不差，又回來了。」

「您多捧場……」

「老先生，想麻煩你一件事。」

「徐先生儘管吩咐。」

徐鵬舉壓低了嗓門說：「黃泥巷有個陶婆子，她那兒有個姑娘叫小玉，麻煩你跟我叫一叫……」

「徐先生！那種地方怎會有上品呀！這件事包在我身上，您先用飯……」

「老先生！你一定是個正經人，所以不懂嫖經，俗話道得好，桃子要熟，雌貨要爛……那種地方的姑娘才够勁兒！」

「哦！哦！」老賬房笑了。「原來還有這個道理，好！好！我這就吩咐人去叫，您先用飯。」

徐鵬舉叫了酒菜，淺斟慢酌起來。他外表斯文，但是從他剛才發表的嫖經看起來，他顯然不是個正經人；當然，一個人在某方面的傾向並不能代表一切。不過，有一點却可以肯定，他不是一個尋常的人；不尋常的人一定會作出不尋常的事。

× × ×

丁川浩約莫四十靠邊，身子不算很精壯，尤其是當他害病的時候，看起來更加羸弱。瞧一一碗苦澀澀的藥汁喝下肚之後，他幾乎要落淚。若不是他娘早已過世，他一定會磨在他娘懷裏撒賴。

大熱天，屋子裏又是門窗緊閉，密不通風，汗酸味實在令人噁心。儘管武青雷早已汗流浹背，衣衫濕透，他還很沉穩地坐在那兒。直到丁川浩喝完了藥湯，再躺下去，他才開了口：「三爺！怎麼回事？前兒還鮮蹦活跳的，說病就病啦？」

「昨兒夜裏貪涼快，睡在院子裏，被晨露一侵，受了風寒，頭上像披着炭盆子，身子却又像是抱着一塊冰。」丁川浩說起話來有氣無力的。「青雷！若不是我躺在床上實在起不來，你想想看，我能不去接人犯？好歹我也是鄉團的副團練啊！」

「白大爺可知道你病啦？」

「那能不讓他知道，當時我雖然被燒得迷迷糊糊，可沒忘記派人給他送信哩！他還帶了回話來，教我好生調養，接個把人犯他還照顧得來……對了！青雷，你倆打照面了麼？」

武青雷搖搖頭，他似乎很怕別人提起這個問題。

「青雷！不是我說你，」丁川浩埋怨地說：「白大爺打三歲就開始練功，這一輩子從不親近女色，他那一身功夫化費了多少苦心才得來的，你就算敗在他手下也不算丟人呀！何況那只是比劃比劃，事隔一年，難道你還記恨在心麼？」

「三爺！我絕對沒有記恨在心，去年那場比劃，回想起來實在愚蠢得很，我學藝不精，又不自量力。不過，白大爺也好像太過份了一點，讓我躺下不就結了麼？結果還要人抬我回去，在床上一躺就是半個月……」武青雷坐直了身子，長長吁了一口氣，才又接着說：「三爺！我說的是眞心話，絕沒有記恨；若是記恨在心，眼面前就有機會要他姓白的栽觔斗。」

「哦？」丁川浩很驚異地坐了起來。

「三爺！你躺着，」武青雷按着丁川浩的肩頭，使他平躺下去。「……白大爺爲了抓吳一霸，化了差不多一年的工夫，而且一再向省城保證，不超過年底，一定將吳一霸緝獲歸案，就地正法。結果呢？吳一霸却掉進了我的手掌心裏，我若是直截往省城一送，他的老臉往那兒放？」

「白大爺心頭一定感激不盡。」

「算啦！我不指望他感激。哼！我抓的是一個大活人，到了他手裏却變成一具死屍。」

「什麼？」丁川浩再度吃驚地坐了起來。「吳一霸死了？」

「嗯！就在下囚車，進縣政府大門的時候，被人在背心窩捂了一刀。」

「是誰捂的？」

武青雷說：「我不在現場，你何不去問問白大爺，反正據我知道誰也沒看見行兇的人是怎麼下手。」

「這怎麼可能呢？大天白日，衆目睽睽？……而且，他爲什麼要殺死吳一霸呢？」

「啊呀！三爺！」武青雷大驚小怪地嚷了起來。「你一定是白天泡在一盞香茶園裏閑啃瓜子，斜眼飛，夜裏則窩在馮二寡婦的炕上練『套子槍』的功夫，不然，你怎麼連外面的風聲一點兒也不知情啊！」

「青雷！別瞎說了，」丁川浩臉上有些訕訕的，「我總有半個月沒去一盞香啦！……青雷！說正格的，外面有些什麼風聲？」

「三爺！你是裝迷糊，還是眞的什麼也沒有聽見？誰不知道，吳一霸後頭有個大戶在撐腰？……」

「我還以爲你有什麼新鮮消息了呢？原來還是老辭兒，早就完啦！我不信。」

武青雷說：「你不信？」

「我當然不信。」丁川浩還特別加重了語氣。「青雷！你也不想想看：有財有勢的大戶都是有家有業，有根有底的，誰會冒險去結交一個江洋大盜？一旦出了漏子合算麼？」

「三爺！凡是有財有勢的人，誰不願意自己的財勢更大。有了吳一霸，不但可以替他拔去眼中釘、肉中刺，還可以爲他掠奪更多的財富。……」

「青雷！這些話是憑你的猜想呢？還是握有鐵證？」

「一半猜想，一半有憑據。」

「好！讓我聽聽你的憑據。」丁川浩突然精神抖擻地坐了起來，在這一瞬間，他的病似乎全好了。

「吳一霸號稱獨行大盜，其實，他每次作案都不止一個人……比如說趙六爺的遇害吧！六爺什麼毛病都沒有，就是喜歡將現大洋埋在地窖子裏，那一回，他在省城裏運了一萬塊嶄新的現大洋回來，當晚，吳一霸就進了趙莊。三爺！你是明白的，趙莊有長短好幾十條槍，若是沒有內綫，吳一霸絕對摸不進去，這內綫也絕不是吳一霸自己搭上的，因爲他沒有那種頭腦……結果是趙六爺死了，還有兩個莊丁遇害，那一萬塊嶄新的大洋，加上地窖中原有的一共三萬多大洋，三爺！你算算看，一共有多少斤？吳一霸一個人怎麼拿得走？」

丁川浩搖搖頭，他似乎沒有什麼好辯駁的了。

「三爺！說來也可憐，吳一霸是個沒頭腦的漢子，他只不過被人利用而已，如今他進了籠子，在白大爺的迫問下，能不吐實麼？於是那個大戶火速派出一個高手，擠在人羣裏放了吳一霸的血。」

「殺人滅口？」丁川浩滿臉驚疑之色。

「三爺！還有點挺秘密的事說給你聽。吳一霸死了之後，就我一個人知道。」

「哦？……」

「吳一霸被我逮住之後，他私下跟我說，姓武的！你若是肯高抬貴手放我一馬，明天就着人送上一萬塊大洋到你府上來。若是你不講交情，沒關係，到了縣裏，挺多三天，我就會出來。就算縣裏打不通，到了省城我姓吳的依然有活路……我就套他啦！我說：姓吳的！別空口說白話，放你走，你不着人送錢來，我不是乾瞪眼？聽說你後面有大當家的，你指一條路，我去拿錢，錢到手，就放人……三爺！吳一霸當時就回了我的話，他是怎麼說的，你絕對想不到。」

丁川浩急促地問：「他是怎麼說的？」

「他說：姓武的！這辦不到，我那大當家的蹤蹤脚，兩河地界都要晃三晃，就是到了綁赴法場，劊子手要落刀的節骨眼上，我相信他能救我出來。我可不能揭他的底，若是得罪了他，我可就死定啦！三爺！你現在信了吧？」

丁川浩皺眉不語，似在仔細思索這件事。良久，他才以遲疑的口氣說：「青雷！這事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說不定吳一霸只是唬唬而已。」

「那絕不是唬人的，三爺！我心頭有數，像吳一霸這類人，我跟他說三句話就能了解他的性格，他什麼壞事都幹得出，可就是不會說假話。」

「如今該怎麼辦呢？」丁川浩又躺回床上，從神情上看去，他顯然已經有點相信武青雷的說法了。「但吳一霸已經死了，死無對證了呀！」

武青雷說：「唉！怎麼辦可是白大爺的事了，不過，我對這件事也應該負點責任。」

「青雷！這是怎麼說法？」

「我若是不跟白大爺鬥氣，不想跟他打照面，一直將吳一霸送進縣衙大門，說不定就沒有這樁事了。」

「青雷！」丁川浩笑了。「我就是喜歡你這股子傲勁兒。你是說，如果你在場，那個行兇的人就沒法子下手啦，是不是？」

「有我在，就算他有機會下手，也難順利逃走。」

「這我倒相信，年輕人眼尖，身手俐落……」丁川浩突然話鋒一轉：「青雷！咱們談談別的吧！吳一霸你從來就沒見過，你是怎樣逮住他的呢？」

「這……當然下了點工夫。」

「哦！你是說，早就有抓着吳一霸的打算了？」

「嗯！年輕人最不容易服輸的了，自從我跟白大爺比劃落敗之後，我將自己關在屋子裏一天到晚尋思如何才能吐這口怨氣……想在拳脚上贏他吧！那是我今生休想，找機會打他的黑槍嗎？非但法所不容，也不是我能幹得出來的，想來想去，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想法子逮住吳一霸，搶白大爺的面子。」

「唏！你眞行！說說看，你用什麼套子，竟然眞的將吳一霸套住了。」

「我打聽過，吳一霸嗜殺好色，於是……」武青雷突然將話剎住。「三爺！往下可不能細說了，這裏頭還牽涉了一個女人，並非我信不過三爺，只因爲我當初跟她約好，不管事成事敗，在別人面前都不能提到她。其實，我不明說，你也知道是怎麼回事啦！」

丁川浩瞇着眼凝視着他，久久才說出一句話：「倒瞧不出你還挺有心機的。」

武青雷沒法接了，因爲丁川浩這句話是明捧暗罵，於是，他也將話題轉開：「三爺！你說你每天都在一盞香喝茶，可是馮二嫂却說，你長遠不去了……是怎麼回事？」

「你去過一盞香?」

「在那兒坐了一下午。」

「見到馮二嫂了?」

「當然見到啦！」

「怎麼樣?」

「八個字——騷媚入骨，風情萬千。只可惜……」

「可惜什麼?」

「可惜她是三爺你的人呀！」

「青雷！想不到你這麼迂腐，你喊我一聲三爺，只因爲我痴長幾歲，咱們又沒有輩份上的考究。青雷！只要你有興趣，儘管跟我『會靴子』……青雷！你也眞應該開洋葷。這娘們天賦異稟，與衆不同……」

武青雷似乎無心談論風花雪月，他站起身來，截住了丁川浩的話頭：「三爺！你剛吃了藥，該歇息了，我過一兩天再來探你的病。」

「這麼晚了，你還要回白溝鎭?」

「嗯！我若是不回去就放心不下……我可能後天再到縣裏來。」武青雷今晚根本就不回去，但不知他爲什麼要在丁川浩面前說假話。

× × ×

小玉姑娘約莫二十剛冒頭，用「艷若桃花，冷若冰霜」八個字去形容她非常恰當。她的美，的確難以形容，而她却不苟言笑，使人有不敢親近的感覺，她在黃泥巷暗門頭混生活，對她固然是非常委屈，其實也不相宜，然而這却是不可動搖的事實，她是陶婆子那兒的雌貨，纏頭大洋一元就能使她解衣伴宿。

徐鵬舉是拈花惹草的老手，從他午間與薛寶鳳那一番調笑，就可以看得出來，但是此刻他面對着小玉，却有些怯場，是驚艷?還是畏冷?那不得而知，反正，他是很拘束地坐在那兒，似乎連兩隻手都不知道該怎麼放。

「有菸捲兒麼?」還是小玉先開口。

徐鵬舉遞上一根菸捲兒，爲她燃上火，趁勢將手搭上了她的肩頭，却被她用手撥開了，徐鵬舉是化錢的大爺啊！他能忍受麼?但他却乖乖地忍受了，又退回原處坐下，連大氣都沒有出一聲。小玉狠狠抽幾口，將菸捲兒燒去了大半支，這才開口：「老爺子要我問你，爲什麼要幹掉那個窰姐兒?」

「我在保定府跟她宿過，她知道我身上帶了刀，這雖是一件小事，却可能攪出大漏子，不得巳才放了她的血。」

「乾淨麼?」

「請回老爺子的話，我走路向來不留脚印的。」

「這回算了，下次別自作主張，老爺子的脾氣你是知道的，也不用我多說……他老人家吩咐，你暫時住在新城，按老規矩聯絡……他老人家又交代，姓白的老了，不用管，你可以不把他放在眼裏，白溝鎭那個渾小子和你一樣年輕，和你一樣標悍，你得多小心。」

「小玉！你能不能跟老爺子帶個信兒。」

「說。」她的口氣很嚴峻，神色冷峻，顯然在老爺子面前比徐鵬舉更有身價。

「何不乾脆將白溝鎭那個渾小子做掉?」

「鵬舉！少作主張，到了時候老爺子自然會吩咐你……」小玉站了起來。「現在給我一記耳光。」

這有些突然，但是徐鵬舉並不過份吃驚，只是有些訝異地問：「妳不宿在這兒?」

「怎麼?老爺子還沒有歸天，你就想好事了?快！」

徐鵬舉絲毫不敢怠慢，一個耳光甩了過去，不輕不重，小玉臉上剛好起了四道指痕，他同時破口大罵：「什麼東西！快些給我滾！」

這一叫嚷，立刻驚動了帳房。小玉哭哭啼啼地走了，徐鵬舉坐在那兒生悶氣，只有老帳房嘮嘮叨叨地勸說：「別氣！別氣！我再另外跟您張羅一個好的……」

× × ×

小玉回到黃泥巷陶婆子的私窠，就有客人跟着她進了門。陶婆子作的是迎新送舊的買賣，自然眼睛尖，一眼就看出這個客人非比尋常，立刻就親自接待，斟茶敬酒，召喚姑娘……

這個客人的確不是一般的尋芳客，他是白大爺的侄子白彪。眼前站了好幾個穿紅着綠的雌兒，他連正眼都不瞧一眼，却向陶婆子打聽：「剛才進門的那位姑娘怎地不見呢?」

「哦！你說是小玉呀！不用提啦！她的脾氣壞，又不會待客，剛才被聚賢棧叫了去，又被攆回來了。少爺！您要是存心找樂子來的，就別去找小玉，我給你介紹這個，她叫小草驢，又會篩，又會簸，還會老虎大圍窩，外帶七十二哆索，包管你……」

「嗳！」白彪瞪了一眼，「我只是看着小玉順眼，一路跟了來的，她要不接，我這就走，你去問問她，行嗎?」

陶婆子那敢說個不字，連忙到小玉房裏打商量去了，不多一會兒，出來笑着說：「這位少爺請屋裏坐吧！」

任何人都看得出來白彪是個嫩手，一進了小玉的房，他連該站該坐都不知道。小玉就不同了。小玉滿臉含笑，替他端櫈子，替他拿菸端茶的忙個不停。臨了還偏着頭問：「聽說你是一路跟我來的?」

「嗯！」白彪連嚥幾口唾沫，才鼓足了勇氣說：「我是從聚賢棧跟了來的，那小子太不長眼啦！這麼標緻的妞兒，他不知憐香惜玉，竟然……」

「少爺！那可不是稀罕事，客人是化錢的，要打，要罵，隨他們高興……您貴姓呀?」

「我姓白。」話出口之後，白彪似乎又有點兒後悔。

「哦！白爺！是住在本地?還是……?」

白彪似乎發現自己也該問問話了，於是搶着說：「小玉！聚賢棧那個小子爲什麼要打妳呀?」

小玉說：「白爺！我剛才不是說過了麼?他高興呀！」

「但是總有個起因呀。」

「說起來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他教我替他搥腿。咱們賣的身子，陪爺們睡覺是本行，搥骨咱們可不會，他就惱了……算啦！白爺！別提那件不愉快的事啦！」

然而，白彪的話題却一個勁兒地在徐鵬舉身上打轉：「小玉！那個客人是不是很兇?我的意思是說……呃！是說……他天生就喜歡在女人面前要狠?」

「怎麼啦?白爺！」小玉那兩道修長的眉毛挑了起來。「你怎麼老是提他呀！白爺！談談咱們吧，你若是要宿下，我要先說好，今晚只能拉乾鋪。」

「拉乾鋪?」白彪傻眼了，窰子裏的規矩他那懂啊！這一輩子他還沒有近過女色哩！「什麼叫做拉乾鋪?」

「白爺！這你都不懂麼?」小玉不禁笑出聲。「在我房裏另外搭一張鋪，咱們是同房不同床……白爺！可不是嫌你在我身上化的錢不够。我本來身子就不好，剛才被那位大爺一氣，胃痛又發了。我這會兒還是咬着牙陪你說話兒，那有精神侍候你呀！」

「這麼說，我還是改日再來看你吧！」白彪藉機會告辭，還挺大方地摸出了一塊大洋放在几上。「這塊錢留給妳買花粉，莫嫌少。」

小玉千謝萬謝，挽着白彪的胳膊送他到門口。分手的時候還湊上香噴噴的紅唇在他頰上親了一下。

白彪只不過是一隻剛剛紅了冠子的小公鷄，那曾嘗過這般滋味，一顆心差點從喉嚨管裏跳了出來，三步併成二步地衝出了陶婆子的窠子。出了黃泥巷，白彪的心情才逐漸平定下來。現在他不會再去想那小玉那張香噴噴的嘴唇了，他想的是另一個問題！聚賢棧住了那麼多客人，就數姓徐的最斯文，我怎麼疑到他身上去呢?跟一個賣貨耍大爺脾氣也算不了什麼呀！嗳！這一趟黃泥巷跑得實在够寃枉，化一塊大洋倒是小事，要是被人瞧見，上大伯那兒告了狀，可就跳到黃河洗不清了。

天色巳不早，白彪不打算再去聚賢棧，他得趕到白雲天那兒去交差，黃泥巷這檔子事是直說還是不說呢?還是免提了吧！一提就得說個一淸二楚，內中有許多話在白雲天面前根本就出不了口的。

他一面想心事，一面低着頭走路，却不料和對面的人撞上了。白彪剛要向對方打招呼說聲對不起，一道寒光巳到了他的面前。他也練過幾天功夫，頭一閃，躲過了那一刀，右手就向對方握刀的手腕扣去。

想不到那一招只是虛招，白彪一閃頭，剛好把他的右肋暴露出來了。那隻握刀的手腕猛地一沉，七寸長的匕首齊根揷進了白彪的肋骨之間。

白彪想喊叫，舌頭巳不聽使喚；他想看看對方是副什麼模樣，逐漸擴大的瞳仁只能看到一個糢糊的影子，他想抓住對方，一根髮頭，一小塊皮，或者一幅衣襟，甚至一枚扣鈕，可惜他的雙手巳經抬不起來。

那把犀利的匕首很快地離開了他的胸膛，他感到渾身颼颼凉的，他感到頭重，脚輕，當他摔倒時，他却覺得自己正從雲端向下飄。他的意識還沒完全糢糊之前，只聽見一個聲音在他耳邊說：「小兄弟！教你一招，好在黃泉路上用，走路的時候千萬別低着頭……」

× × ×

從聚賢棧回來之後，白雲天一直將自己悶在屋子裏。大熱天，這眞是活受罪。白福星在院子裏擺好了凉椅，冲好了茶，左請右請，他就是不出來。這也難怪，一枚燙山芋揑在白雲天的手心裏，他的心情說什麼也放不開。不過話又說回來，悶在屋子裏可也悶不出個名堂來呀！

「爺！」白福星也眞會磨，隔着房門他又在叫了。「有一樁事我可得提醒您。」

「說吧！」白雲天倒也應了聲。

「今兒十三、明兒十四，後兒十五。十五是龔老太爺的六十大壽，帖子月初就來了。您是非去不可的，您的禮還沒有預備哩！」

「嗨！這倒是一件大事，」白雲天打開房門走了出來，他雖然悶了好半天，却沒有出一點汗，眞有點功夫。「福星！幸虧你提醒我。每一次鄉團要添槍火，龔老太爺出的錢總是最多，就是天坍下來我也得親自去拜壽，……嗳！福星，明兒你起個大早，……」

「爺！您是教我去辦壽禮麼?」

「是啊！……」

「爺！」白福星那顆滿是白髮的腦袋連連搖晃。「我看您吶，準是忙吳一霸的事忙昏了頭。如今這個巨盜巳經逮着了，您也該定定心了。爺！您想想看，龔家要什麼有什麼，吃，有山珍海味；穿，有綾羅綢緞；玩，有古董玉器、珍寶字畫；補，有鹿茸人參。您送什麼貴重的東西去也顯不出份量來。您教我去辦壽禮能辦出什麼名堂?爺！這份壽禮您還得多用點心思哩！」

白雲天的兩道眉毛立刻連到一起去了，嘴裏嘖嘖有聲，半晌才說：「你說的也是，這……到底送什麼才好呢?」

「難得很！您慢慢斟酌吧！」白福星走了；他的目的似乎只是將白雲天引到院子裏來納凉，至於該送龔老太爺什麼壽禮，他就漠不關心了。白雲天往躺椅上一靠，就在這個時候，有人快步進了院子，是他的遠房侄子白月新，白雲天連忙縮起了脚，將擱脚櫈空了出來，喊了一聲：「月新！坐。」

白月新並不拘束，他在小櫈上坐下，也立刻打開了話匣子：「大伯！城裏的客棧我都走了一遍，十個客人倒有九個外來的，根本就無從查起，兇手額頭上又沒刻着字。再說，我就不相信那小子是向老虎借了膽，犯了滔天大罪，還敢在城裏待着。」

白雲天的反應很平穩，他緩緩地說：「月新，我認爲那個人還在新城。」

「大伯！您倒說說看。他待在這兒是想試試咱們的本事?還是想看吳一霸出殯?」從口氣可以聽出來，白雲天待人一定非常溫和，寬厚，不然，他絕不敢如此放肆。

白雲天說：「月新！你後半截說對了。他待在這兒就是要等着看吳一霸出殯。」

「哦?」白月新不禁一楞。

「月新！你想想看就會明白，他的目的是要置吳一霸於死地，在沒有確定吳一霸是否巳死之前，他是不會走的。」

白月新沒有再表示意見，顯然，他巳對白雲天的說法折服。沉默一陣，他突然問：「大伯！怎麼不見彪弟?」

「聚賢棧出了命案，我教他留在那兒，看看有沒有行跡可疑之人……」

「不對啊！」白月新霍地從小櫈子上站了起來。「我剛才經過聚賢棧的時候，帳房先生說彪弟巳離開許久了。」

「哦！他會上那兒去呢?」白雲天喃喃自問。突然聲音一振：「月新！莫非彪侄發現了行跡可疑之人，立刻跟了出去?」

「我去找找他……」

白月新還沒有出門，噩耗就傳來了。白彪倒斃之處並非僻靜巷道，此刻也不到夜靜更深，屍體很快被人發現，也很快被人認出。

白月新遽失幼弟，悲慟萬分，撫屍大哭，白雲天却非常冷靜；儘管他的心房在抽搐，四肢發冷，但是表面上却一絲也看不出來。年齡、功力，都能幫助白雲天力持鎭定，最大的原因却是他不斷地告訴自己：一個强勁的敵人正在向他挑戰，千萬不能慌亂。

白雲天在火把的照明之下，冷靜地審視現場，冷靜地查看白彪致命的刀創。兇手又是用刀……吳一霸是背心窩中刀，那風塵女子是喉管被割，白彪則是肋下洞穿，刀法絕不相同……白雲天也沒有理由將這三件命案聯在一起，但最少白彪的死和吳一霸的死是有關連的……殺吳一霸是爲了滅口，那麼殺白彪又是爲什麼?只向自己示威?還是因爲白彪看見了什麼?對！一定是他看見了什麼，不然他怎會到這裏來?死者的眼睛睜得很大，可惜白雲天在那雙失神的瞳孔中什麼也看不到。白雲天蹲下去，想按下死者的眼皮，當火把照亮那張慘白的面孔時，他突然發現死者的臉頰上有一個唇印。

儘管白雲天一生不近女色，他也認得出那是女人唇印。

× × ×

一盞香茶園巳經上了門板，可是依然有茶客。他們一共有四個人，面朝着油燈的是武青雷，不用說，另外三個人一定是常老五、態斌、沈炳坤。

爐火很旺，爐上一壺沸水正在冒泡，却沒人管，馮二嫂呢?……水聲雜着十八摸的俚俗歌詞，她準定是在洗澡。沈炳坤的眼珠子發直，一個勁地盯着歌聲傳來的方向。

「小沈！」常老五叱喝了一聲。「在武爺面前，你還敢心裏頭想邪事？」

沈炳坤的嫩臉立刻變成了一副豬肝。

「你們三個今天都够累了，」武青雷開口說了話，聲音很低。「大概自出娘胎以來，你們還沒有如此賣勁過。行！我沒有看走眼，倘若你們跟着我武青雷還是沒出息，那就一輩子也不用想有出頭之日。放心！你們將來都大有出息。」

「武爺！」熊斌緊接着開了口：「能得到您的讚賞，咱們應該高興。不過，咱們更想知道，忙來忙去，爲的什麼喲？」

常老五也帮上了腔：「武爺！狗熊說的也正是我想說的，咱們挺願意跟您跑腿，只是，您總得給咱們一個底兒呀！」

武青雷打了個手勢，示意他們稍安勿躁，他喝了一口茶。

武青雷這才慢條斯理地說：「我從小就很喜歡打獵的，你們可知道打獵的樂趣在那兒？嗯？是在兔子中槍跳起來的那一刹那？還是當你滿載而歸的時候？都不是。那麼，打獵的樂趣在那兒？聽我說……咱們揹着槍、掛着彈，上了山崗，進了林子……咱們曉得這林子裏頭有一頭狼，或者有一頭豹子……但是狼在那兒，豹子在那兒，咱們不知道，咱們找脚印，聞氣味，慢慢地圍，慢慢地找，那頭狼、那頭豹子却霍時可能撲到我們頭頂上來。那頭狼，那頭豹子是咱們的獵物，而咱們却是牠們的獵物，在這相互追逐，相互閃避的時刻眞够緊張，眞够刺激，這才是獵人的眞正樂趣。」

三個人聽得津津有味，都伸長了頸子，連洗澡房裏的十八摸也停止了；馮二嫂也成了武青雷的聽衆。

「所以我喜歡打獵，前兩天我逮到了吳一霸。」武青雷停下來一會，然後提出問題：「你們說，如果是打獵，那算是獵到了什麼野獸呢？」

「一頭老虎。」三個人異口同聲地說。

「錯了。」武青雷用力地一搖頭。「吳一霸只能算是一尾地鼠，捉到一條地鼠，也算是打獵麼？」

吳一霸幹過多少罪惡滔天的事？在武青雷的口中只不過是一尾地老鼠，這口氣實在太大，大得使三個人目瞪口呆，接不下話去。

「你們這三個混小子今兒可見着世面啦！」那邊，馮二嫂從浴房裏出來了。衣服還沒扣週整，隱出一大截雪白的酥胸，白夏布的褂子，再加上身上的水份沒擦乾，又薄、又貼肉，立刻就將沈炳坤的兩道目光吸了過去。「吳一霸着實厲害，奸淫燒殺無所不爲，可是他在咱們武爺面前也只能算是一尾地老鼠罷了。」

「對！對！」常老五附合着說：「在咱們武爺面前，他也只能算是一尾地老鼠。」

這會兒的馮二嫂有多惹火，武青雷從沈炳坤那兩道熾熱的目光中就可以看出來。因此他頭也不回地說：「二嫂子！麻煩妳給咱們準備點下酒菜，到隔壁酒坊去打兩斤鍋頭，再給咱們煮一鍋麵條，我要跟這三位小兄弟喝兩盅，順便聊聊。」

「是！武爺！」馮二嫂嬌滴滴地應着。「我這就去。」

等到馮二嫂一搖三晃地出了門，武青雷才又開了腔：「其實，剛才馮二嫂的話不對，如果說吳一霸在我面前就變成了一尾地老鼠，那未免對我太誇捧了。我的意思是……」

話沒說完，武青雷突然將話打住。

沈炳坤和熊斌還沒覺出什麼，常老五却有了驚覺，他飛快起身離座，縱向門口，伸手將那扇虛掩的角門拉開。

門外站着一個漢子，由於他站在陰影下，很難一眼就看出他的面貌。他手裏拿着一個小包袱，顯出一副想要進來，又不敢進來的畏縮狀。

沈炳坤也一個箭步搶到了門邊，他的性子較爲毛燥，人沒到，却搶在常老五前面發了問：「找誰？」

「哦！我是丁三爺那兒來的，前些日子三爺到省城去，馮二嫂托他帶些胭脂花粉，東西帶回來，三爺却忘了。今兒突然想起，着我送過來……馮二嫂不在麼？」

常老五已經在武青雷的目光中得到暗示，連忙說：「馮二嫂有事出去了，你將東西留下吧！」

那漢子將手中的包袱交給常老五，而且還一再道謝，這才走了。

武青雷將包袱打開來看，裏面有一盒胭脂，兩盒香粉、一盒牙粉、一瓶雪花膏，還有幾束絲綫。這是縣裏就可以買得到的東西。所謂從省城裏帶回來的無非是句托辭。武青雷不禁暗暗好笑；丁三爺這個人口裏大方，心頭還是小氣，他分明是派人來看看，我姓武的是不是剪了他的邊，唉！三爺！你看錯人啦！

馮二嫂回來了，她雖然跑得上氣不接下氣，渾身汗濕淋漓的，却還是興緻沖沖。她腋下夾着，手上提着，懷裏又抱着，全是吃的喝的，一進門就尖聲尖氣地嚷了起來：「你們三個快來接一接呀！還坐在那兒裝什麼大爺？若不是武爺抬舉你們，你們想喝老娘的洗脚水，還得看老娘高興哩！」

若是往日，這三個人必定有一番粗話回敬過去，如今當着武青雷的面，却不敢放肆，一個個奮勇爭先，將馮二嫂買回來的食物接了過來……有燻腸、燻鷄、醬干子、花生……當然還有兩斤二鍋頭。

馮二嫂在武青雷身旁一坐，端起他的茶連連喝了幾口，這絕非她不懂規矩，而是一半撒嬌、一半賣弄風騷。

「二嫂子！」武青雷往桌上一指。「三爺着人給妳送胭脂花粉來了。」

「那個三爺！」看神色、聽語氣，她似乎從來就不認識這個人。

「喲……」沈炳坤終於忍不住開了口：「鄉團副總練丁三爺呀！幹嗎裝着不認識？」

「哼！他呀！」馮二嫂那張臉立刻冷了。「誰稀罕他送什麼胭脂花粉的。」

「二嫂子！」武青雷輕描淡寫地問：「不是你托他給妳買的麼？」

「見他娘的大頭鬼！」馮二嫂氣呼呼地說：「說得好聽點，我臉上有紅、有白的，還需要塗脂抹粉嗎？說得難聽點，我每天燒水泡茶，又是烟，又是灰的，那有閑工夫抹那種玩藝兒？」

「二嫂子！」常老五說：「這大概是丁爺要討妳的歡心，特別從省城帶了來送妳的，妳就收下吧！」

「我才不要。」馮二嫂似乎對丁川浩恨之入骨。「五哥！你帮我扔到外頭去，我連碰都不想碰一下。」

「二嫂子！」熊斌也接上了腔：「別氣啦！前一陣子三爺不是常來麼？說實話，最近老不見他的影子，也太冷落妳了……」

「大狗熊！」馮二嫂一根指頭險些戳到他的鼻尖上。「你再亂嚼舌根，我就要將滾燙的茶水潑到你臉上去了。」

「好啦！」武青雷被他們吵得直皺眉頭。「這點小事還盡說個沒完幹什麼？二嫂子！給咱們去拿杯筷吧！」

馮二嫂站了起來，往灶下走去，突然又轉回身來，尖聲嚷叫：「呀！什麼鬼三爺，鬼三爺的，讓我把一件大新聞忘掉了……剛才在酒

坊打酒時聽人說，白大爺侄子白彪死在黑巷子裏，被人刺了好幾刀哩！」

武青雷像是椅子上突然着了火，霍地站了起來。

「怎麼啦？武爺！」馮二嫂臉色發白，她還以爲她說錯了什麼話。

「老五！」武青雷神色凝重地說：「你們三個吃完了宵夜，就趕緊各自回去休息，明兒一大早這兒碰頭，若是座上有客，就暫時別跟我打招呼……千萬記住，在任何地方，任何人的面前絕不能提起我。咱們正在獵一頭兇殘的猛虎；這條猛虎也在隨時找機會攻擊獵人。我不是說着玩的，千萬要小心。」

馮二嫂的興頭在這一瞬間完全減退了，武青雷說走就走，實在令她非常失望。

武青雷向常老五他們吩咐之後，又轉過頭來對馮二嫂說：「二嫂子！妳是一條女光棍，也用不着我向妳交代了，不該說的話就千萬別亂說。」

「我知道。」她的聲色都是冷冷的。

「還有，我不方便住客棧，可能要在妳這兒打擾幾宿。隨便用幾張茶几給我拼一拼就成，別拿我當大爺看。」

「哦！」馮二嫂臉上又浮現了光采。「您什麼時候回來？」

「不一定。等他們走了之後，妳閂上門。我回來時再叫妳開門。」

「武爺！」常老五說：「若是今晚您有什麼差遣……」

「今晚不會有事，你們早些歇着吧！」武青雷說完之後，就揚長而去。

「炳坤！」常老五憂心忡忡地說：「我可眞担心你那張嘴，白溝鎭的武爺跟咱們交上了朋友，那還了得？你不到處去張揚才怪。」

「五爺！」沈炳坤不高興地說：「不用將我說得那樣不值錢好不好？我又不是三歲小孩子，你等着瞧，我絕不會走漏半點風聲。」

「炳坤！」熊斌也接着叮嚀一番：「這可不是鬧着玩的，你瞧見剛才武爺說話的神情嗎？你再想想看：吳一霸只不過是一尾地老鼠，那隻猛虎可有多厲害。」

「放心！大狗熊！」沈炳坤不耐煩地說：「我不會亂說的……來！來！咱們趕緊吃點、喝點，得遵照武爺的吩咐，早點去歇着啦！」

馮二嫂那邊很認眞地在忙着，她將椅子疊起來，搬了九張茶几拼在一起，上面鋪了草蓆，還放了一個枕頭。

不過，她心頭却在暗笑：武青雷可眞會打馬虎眼兒，……不方便住客棧……要在這兒打擾幾宿……你這種尊貴的爺們會睡這種硬板床？殺了我，我也不信……哼，若是你眞要睡在這種硬板床上，那就不妨試試看，看你睡得安穩不安穩。

× × ×

白雲天不愧是塊老薑，單憑白彪臉上那個女人的唇印，就立刻追到了小玉的身上。很簡單，除了不正經的女人之外，那年頭，很少有在唇上塗胭脂的。白彪爲什麼突然離開聚賢棧？這也不難查出。白雲天立刻將白彪的死和小玉連在一起，當然也連上了徐鵬舉，甚至將薛寶鳳被殺的案子也牽扯在一起去了。

但是有一點却令白雲天非常失望，從小玉含淚離去，白彪相繼離去後，徐鵬舉並沒有走出他所住宿的三號房。當然，以目前這種毫無證據的情況下，白雲天也不可能去猜測徐鵬舉這類人會是兇手。

若是憑藉這微弱的綫索以便查出白彪的死因，那麼第一件事就是傳訊小玉，最少應該先弄明白白彪臉上的唇印是從那裏來的。但是，白雲天並沒有這樣作，他大概不願打草驚蛇。

離開聚賢棧之後，與他同行的白月新眼見白雲天沒有絲毫動靜，不禁有些發急。若在平時，他一定不敢多口，現在却不同，死的是他的弟弟，因此鼓足了勇氣問：「大伯！咱們是不是要去黃泥巷一趟。」

「幹什麼？」白雲天語氣淡淡的。

「去問小玉呀！」

「月新！」白雲天放緩了脚步。「你先說說你心裏的想法吧！」

「大伯！彪弟是爲薛寶鳳的案子到這兒來的，到這兒來觀察有沒有形跡可疑的人，當小玉離開時，他跟着離開，因爲小玉是挨打之後含淚走的，於是彪弟萌生了好奇心，她爲什麼挨打？是她不會侍候客人？還是那個客人天性有虐待風塵女子的習慣？於是他跟去，想在小玉那兒得到一點綫索……」

「月新！」白雲天截住了他侄子的話。「你的頭腦不錯，推斷毫不離譜，但是其中有一個情況你沒有弄清楚，小玉來陪侍姓徐的，並不是棧房介紹的，是他自己指名叫的，這證明他們很熟。如果我們認爲姓徐的也好，小玉也好，跟彪侄的被殺毫無關係，那就不必多此一問；如果認爲他們有關係，這一問豈不是打草驚蛇？」

「大伯的意思是……？」

「四個字——按兵不動。月新！死的是我的侄兒，我不會不關心的，但是，這不是一件單純的殺人事件，雖然我還不敢十分肯定，却可以說內中必定牽連很廣，所以，咱們還是要忍着點。」

「我知道。」白月新哽咽着答應。

「月新！你娘近來的身子可好點了？」

「還不是老樣子！一夜咳到天亮，還是那麼虛，稍稍下床走動幾步，頭就發暈……」

「那麼，彪侄的事還得暫時瞞着她……」說到這兒，白雲天深沉地嘆了一口氣：「唉！當初她就不贊成你們兩兄弟跟我習武，我眞不知道該如何向她交代。」

「大伯！這也不能怪您啊！」

「唉！怎不怪我呢？彪侄的死我該負全部責任，明知道他經驗還不够豐富，就不該讓他去單獨行動……」說到這兒，兩人已來到白雲天住宿的地方，他也就結束了自責的話題。「月新！天氣太熱，彪侄的後事得趕緊辦，你先過去，我擦擦身子，就過來。」

白彪的屍體早已送去殯殮作，白福星在那邊照顧，白雲天的住處一遍漆黑，門並沒有上鎖，這裏沒有什麼貴重的東西怕人偷，偷兒也不敢偷到白大爺的頭上來。

白雲天摸索着走過院子，進入了他住宿的廂房，正要找火燃燈，却有人先一步劃亮了火柴，那人竟是武青雷，倒使白雲天怔了一怔。

武青雷燃了燈就在燈前坐下，冷冷地說：「白大爺！賁夜來訪，冒昧得很，先告罪。」

「那兒話？武老弟！」白雲天滿臉堆着笑容。「請都請不到，我一直想爲去年那場比武的事致歉，可惜一直沒有機會……」

「白大爺！你的口信帶到了，」武青雷的辭色依然很冷。「我是爲地方，爲百姓而來求教，最好不要談私人的恩怨。」

「好！好！我們商談正事。」白雲天對這位性格倔强的後生晚輩很讓步。「……呃！想必你已知道，吳一霸死了。」

「嗯！白大爺曾一再叮囑我的幾個兄弟，不得洩漏吳一霸被刺喪生的消息。可是你這邊的人已經將風聲洩漏了。」

「哦？眞有這等事？」白雲天大吃一驚。

「剛才棺材店送了兩副棺材到殯殮作，令侄遇害是人所共知的事，也不必隱瞞，另一副棺材是爲誰備下的？白大爺！吳一霸背後那位

大當家精明的很哩！」

「糟！糟！」白雲天急得連連跺足。「因爲天氣太熱，不能停屍太久，是我吩咐他們這麼辦的，眞糟！眞糟！」

「的確很糟！吳一霸的死訊一傳開，前來刺殺的人就會遠颺，白大爺！那位精明厲害的大當家就永遠逍遙法外。不出多久，又有另一個吳一霸出現，又有許多老百姓遇害，我們又要忙得上不氣接下氣。」

他們雖然是在探討同一個問題，而且在動機上也是相同的，但是他們在言辭上却是尖銳而對立的；尤其是武青雷，更充滿了挑釁的意味。

白雲天一大把年紀，涵養功夫自然比年輕氣盛的武青雷好了許多。他想將兩人之間的氣氛稍稍緩和一下，於是將他們談論的問題暫時拋開：「武老弟！你坐，我來給你冲杯茶，福星到殮房照拂彪侄的喪事去了……你大概還不知道吧？」

「白大爺！如果不是聽說彪老弟遇害，我還不至於連夜來拜訪你哩！」

「哦！」白雲天不禁楞了一楞。「你的意思是說……」

「我看彪老弟的遇害與吳一霸的死互有關聯。」

「殺死吳一霸，是爲了滅口；殺死白彪又是爲了什麼？」

「示威。」似乎唯恐白雲天不明白他的意思，武青雷又加以補充：「給點顏色讓你白大爺瞧瞧。」

「不會吧！」因爲白雲天另有想法，因此，沒有同意武青雷的判斷。「那位大當家的應該了解白雲天的脾氣，不是三兩下就能嚇得倒的。」

「白大爺！」武青雷冷冷地說：「這裏沒有第三者，你大概也不會認爲我是故意搶你的面子，煞你的威風。你的武功，我是服了；老實說，不服也不行，你一出手就教我在床上躺了半個月。不過，對於你的頭腦，我却很不服。你一天到晚嚷着要逮住吳一霸，爲地方除害，結果吳一霸却在白溝鎭掉進了我的手掌心裏；你一再揚言，要吳一霸的活口，好將外面的傳言弄個水落石出。結果呢？活口剛送到你手上，就變成了一具死屍……」

「老弟！」白雲天神色很沉重地說：「如果你還一直爲去年咱們倆比劃的事耿耿於懷，咱倆就沒法共事了。老弟！心胸放開點……」

「白大爺！我根本就沒存心跟你做事。」

「哦？」白雲天兩道花白的眉毛不禁抬了起來。「既然如此你又連夜跑來會我幹嗎？」

「我只是想將話說明，爲地方，爲百姓，咱們都該將這件疑案弄個水落石出。不是咱倆合着幹，而是各幹各的。如果你願意，咱倆可以互相交換消息。」

「武老弟！咱們各幹各的，豈不是力量分散？……」

「白大爺！你用不着化費口涎說服我，我決定了的事情，就是八頭老牛也拉不轉。咱們就這樣說定了。」說到這裏，武青雷突然壓低了嗓門：「我要提供你一個很緊要的消息：鄉團裏頭可能有那位大當家的眼綫。」

「多謝。」白雲天也壓低了嗓門說：「我也回報一個消息：彪侄的死，與黃泥巷一個名叫小玉的土娼有關。」

× × ×

一盞香的角門虛掩着，武青雷打老遠就看到從屋裏漏出來的燈光。他不禁暗皺眉頭：千叮萬囑要馮二嫂關上門，這娘兒可眞夠大膽。

一個高明的獵人絕不全仗他的大膽，或者百發百中的槍法，而是靠一種感覺；這種感覺能使他追踪獵物，也能使他躲過獵物的反撲。

武青雷就有這種感覺。因此，當他站在一盞香門口時，並沒有立刻去推門。

街上很靜，月色甚佳，他可以肯定，在兩邊的街簷下絕沒有任何潛伏者在窺伺。那麼，屋內呢？以他的敏銳的聽覺也可以肯定並沒有潛伏者，然而那種獵人才具備的感覺却告訴他，情況似乎有點不尋常。

他將身子貼在門板上，緩緩地將那扇門推開。

懸在樑上的油燈正剔得很亮，從燒焦的燈蕊可以看出這盞油燈剛剔過不久；如果剔燈的人是馮二嫂，那麼，她上床之後說不定還沒有睡熟。

整個店堂內都已打掃得很乾凈，燈下一張茶几上擺着一盤鹵菜，一雙筷子，一隻酒杯，一壺酒，還有一碗不冒熱氣的麵條。茶几的旁邊擱着一把茶壺，壺蓋上反扣着一隻茶碗。這一切都很正常：馮二嫂一直在等他回來，實在太倦，才先去睡了；怕他肚子餓，口渴，所以準備了酒菜，麵食，茶水。

然而，那種感覺依然在告訴武青雷：有些不對勁！

店堂是方方正正的，連根柱子都沒有，當然也沒有可以藏人的地方；如果有人潛伏在這兒，按常情一定會熄了燈，最少也得將燈光弄暗點……店堂的最低端是灶房，隔壁一間放着大木盆，那是洗澡，洗衣服的地方。灶房根本沒有門，浴房的門這會兒開着，一眼見底，那兩個地方該是最好的藏身之所，但是並沒有被人利用。

武青雷觀察了很久，也觀察得很仔細，現在，他才輕舒了一口氣，也暗暗好笑：那種感覺有時候也是靠不住的。說也奇怪，當他不信任那種感覺時，那種感覺立刻就消失了。

武青雷走進了店堂，動作很慢，他輕輕地關上角門，挿上門門。不過，他仍站在原地，並沒有立刻走向那張臨時拼搭的床，也沒有忙着走過去吃喝。

馮二嫂的臥房在這幢方形房屋最底端的右邊，這時發出一聲響動，那是肢體高高舉起，驟然落下而敲擊床板所發出的聲音，武青雷推測她可能在睡夢中翻身。

一切都是多疑，當然，人一旦處在危險的環境中時就很容易多疑，多疑使人膽顫心驚，但也有好處，不會在懵懂中遭受襲擊。現在，一切疑慮，警覺都已過去，食慾在他的胃部逐漸浮昇起來。

馮二嫂設想得眞週到，在茶几前面放了一張小櫈子，武青雷很舒泰地坐下，他先拿起一個鹵蛋咬了一口，然後拿起酒壺倒酒，酒壺底都朝了天，還沒有倒出一滴酒出來。武青雷不禁感到奇怪，以酒壺的重量來說，裏面應該有酒呀！莫非有什麼東西將酒壺咀子堵住了？

他將酒壺擱下，揭開蓋在察看，在燈影搖曳下，他彷彿看到一些綠油油的東西，就在他想要看個一清二楚的時候，那綠油油的東西動了，快得像閃電，只見一條綠綫從壺口衝了出來。

那綠油油的東西竟是一條奇毒無比的青竹絲。

武青雷手中的酒壺脫手而飛，身形暴退，那條青竹絲從他面前閃過，這會兒，武青雷似乎在和那條靈巧的毒蛇比速度，蛇剛落地，武青雷左邊袖筒中的七首已經到了手，刀尖也不偏不倚地挿進了毒蛇三角形的頭部。蛇身像鞭子似地揮動着，而他手中的七首也齊柄挿進了黑而堅硬的泥地。

酒壺剛好摔在馮二嫂臥房的板壁上，那聲砰然巨响，驚醒了沉睡的她。大概是因爲貪涼

快吧！她只穿着齊膝的短褲，上身也只有一件紅肚兜，當她看到那條猶在扭動的小蛇時，不禁失聲驚呼：「呀！那來的蛇？……」

武青雷同過頭去目不轉睛地凝視着她，絕不是因爲她的軀體有多麼誘人，而是她想在身上看出什麼秘密。

馮二嫂開始將目光移向他，又移向那扇角門，然後驚疑地問道：「武爺！你是怎麼進來的？」

「當然是走進來的。」武青雷的態度很冷峻。

「你沒有叫門啊……」

「門又沒有上門……」

「武爺！你說門沒有門上？」馮二嫂一個勁兒地搖頭晃腦。「沒有的事，我不但門上了門，還將門板上的每一處楔子都查看了一遍……你進來的時候，角門是掩着的？」

「嗯！」武青雷指着地上那條垂死的青竹絲蛇問道：「妳可知道這玩藝兒是打那兒鑽出來的？」

「那兒？」

「酒壺裏。」

「哦？」馮二嫂機伶伶打了一個寒噤，整個人也跟着向武青雷懷裏一撲。「武爺！嚇死我啦！」

馮二嫂那豐腴的胴體抱在懷裏，任何一個年輕健壯的男人都不會感到厭惡。但是，武青雷却有種抱着毒蛇的感覺，立刻將她推開。爲了掩飾他的反感，他連忙溫和地說：「夜涼，去多穿一件衣服。」

老吃老做的馮二嫂也竟然連耳根子都紅了起來。

青竹絲帶來的顫慄已逐漸消退，武青雷也冷靜下來：是馮二嫂做的手脚嗎？不可能。並非他信賴這個女人，而是他認爲如果她想置他於死地，應該有更多的機會；況且女人多半怕那玩藝兒，她敢將一條青竹絲放到酒壺裏去嗎？武青雷幾乎可以肯定，這絕不是馮二嫂佈置的。

他去察看角門的門門，證實馮二嫂沒有說謊；門門上有刀尖刺撥的痕印。她門上了門，另一個人在門外用尖刀撥開了門門。這還可以證明那人和馮二嫂沒有聯繫，不然何以撥門？而且，門內可以再度上門門啊！①（未完）

陳觀泰「將軍拔劍」

海鷗

南派的拳腳特別重視橋手，事實上現時若干南派拳師的武館都有沙包或長條形的木柱懸掛起來，供應門徒每晚向它用手臂橫打直打，務求橋手堅實。

所謂橋手，指手踭到手腕那一截而言，本來是「前臂」的，改稱橋手，含有另外一種深意，它暗指那一截手臂是兩人交手必須接觸的一處，彷如一條小橋，想從這邊走過對岸，便要跨過它。另外一種解釋指那一截臂膀應該練習到好像一條橋那麼堅實，不管石橋或木橋，如果不夠堅實，踏脚上去，橋也踏翻，那個人就會溺斃，這兩種含意放在一起，便會構成一個觀念，使後輩知道這截臂膀是攻守必須顧及的。有些拳師「講手」的時候並不眞正發招，只是把兩隻手的手踭壓在枱上，互相用前臂使勁拗曲對方之手，拗贏的就算打贏。這種招式含有危機在內，假如對方在發力拗曲之際，覺得鬥不過對方，可能施展陰招，突然鬆手，改用二龍爭珠之類的招式抓眼，故此有一句話叫做「橋來橋上過」，暗指用橋手較量武功，只是友誼的性質，如屬變方搏鬥，拚個你死我活，切勿用短橋較量高下，必須預防對方改變主意，用陰招出擊。

既然武林中人一向都注意橋手，認爲它是守勢當中必須練習的一種拳脚，往往使人發生錯覺，以爲橋手宜守不宜攻。事實上橋手也可以變成攻勢的，有些門派把橋手署爲改變，稱做「劈手」，那就是另外一種攻勢。

既然橋手堅實如鐵，不止是能夠擋格來拳，而且有力量展開攻勢，何不索性把橋手由高處劈下呢？不管右手在右方劈下，或左手在左上角從高處劈下，都是很有勁的，因爲苦練過橋手的人，前臂堅實如鐵，加上劈下來的力量特別沉雄，對方是不容易擋格的，就算同樣橋手堅實的人，也不能夠用單橋手去擋對方劈下來的橋手，就因爲劈手含有强大的壓力。

碰着「劈手」，對方不易招架，只能躲閃。練習過橋手的人，把右手拉起來，由左邊上角劈下，對方一閃，他的左拳就可以閃電出擊，向對方的肋骨衝過去，這一招是很快速的，猝不及防，肋骨中拳，那就不能再戰。武俠明星陳觀泰所屬的「大聖劈掛門」那一個劈字，就是從橋手改變過來，不但是用拳去劈，而且橋手也可以劈。

另一方面，大聖劈掛門的劈手是連環施展的，假如右邊一拳劈下，由右上角劈到左邊來，剛剛發覺那個劈捶落空，便卽把它回劈，好像「將軍拔劍」一樣，仍用右拳向對方頸子倒劈上去，那一招也是很出色的，練習過大聖劈掛門的劈手，在沙包上面打到整條前臂堅實如鐵，不管橋手那一截打中對方的頸子，都有强大的力量，因爲這一招變化極速，跟普通的劈捶不同，劈捶只是打了一下，它却連打兩下，先行上劈，然後倒劈，不管劈得中與否，卽時飛脚，那一條右腿由低處踢到高處去，可以踢出撩陰腿或穿心腿，爭取中路的攻勢，相當厲害。

上述那些話，指出橋手也可以從守勢變成攻勢，其實這種拳術，不止是大聖劈掛門專有，不過大聖劈掛門確是特別注意它的，不妨一知。

陳觀泰曾經在筆者的臉前表演「將軍拔劍」這一招，快而有勁，那一拳由下邊倒劈，本來是不容易發力的，他却打得有勁。

他指出這一點，別的招式卽使沒有打沙包，打出去也有威勢，單是「將軍拔劍」這一招，異乎尋常，一定要打沙包，那一拳然後能夠發力，被它倒劈的一個沙包，愈沉重愈好，打慣沙包的拳頭，必然結實，鋼枱也可以打凹，除非有此本領，不宜使用這一招。

他說得高興，一拳打在鋼枱上面，眞的使那張鋼枱露出凹痕，看看他的拳頭，沒有半點損傷，可見他確是早晚打沙包的，做了明星還肯按時打沙包，值得一讚。

素手神捕傳奇故事之二

孫玉鑫·文
盧令·圖

鬼影（下）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章君文家遭回祿巨禍，父母及家人共三十八人，無一倖免，全遭橫死，火起之夜，幸章君文與神捕路通及徐暢，心甯，怡怡姑娘等，共聚農莊，僅以身免，災後，君文堂兄章秉成衷誠協助君文，辦理善後，並迎君文回家居住，一日，秉成因事須往宛平，晚上，君文驀見一穿宋朝將軍服裝的鬼魂步入房中，君文方欲驚呼，而鬼魂已渺，一連十日，君文被嚇至不成人形，秉成返，知悉其事，親伴君文，毫無異事，不日，秉成又往宛平，鬼魂又現，隣人知其事者皆讚秉成正直，鬼神共敬，而對君文則諸多非議——

鬚眉演絕學　巾幗展奇謀

秉成的聲譽，在四隣長舌的播傳下，頓時高升千丈，眞所謂，時來運轉，夜壺升天。

君文的名頭，更傳播的快，只是話皆惡臭，人人遠避，這就是「倒楣喝水塞牙縫」了。

日子過的飛快，章府上沒再見那宋朝將軍露面，秉成有田莊，有生意，總要照顧，君文亦然，於是雙跨馬，肩靠肩，不論辦理那家的事，全是兩兄弟全到，於是秉成田莊生意中的人，都認識了二公子君文，君文田莊買賣的經管者，也全和大公子秉成熟識。

大槐樹的新厦，因爲一切接着當年建造，一樓一閣一亭一台全不馬虎，所以不能求快而求其精，營建商家說過，要轉過年來，正月底或二月初才能全部完工。

好在君文根本不急，秉成也不能急，否則叫人誤會他是有心早把堂弟推出門去。

安穩快樂的日子，過的更快，幌幌眼，臘月了。

臘月初三，秉成的手飾樓，被迫接了個生意，是別家手飾樓承接不了，轉而介紹給秉成的。

濟南大戶崔不羣，臘月二十八爲長子娶婦，次女于歸，要定專圖巧樣的全部手飾兩套，只說金子就要一萬兩，其他不問可知。

秉成本待不接，碍於同行道義和自己手飾樓的名譽，咬着牙承接下來，因爲崔家要的東西是精工活計，日子又迫急，尤其是必須送到濟南，不過崔大戶傳過話，一切費用全由崔大戶負擔。

秉成不願意接的最大原因，是必須和君文分開大約十天，去濟南送貨，不能失誤，非親自前去不可，生怕萬一那宋朝將軍鬼又找上君文。

君文却不在乎，他說要眞該還將軍鬼的債，躲也躲不過，賴也賴不掉，現在不比從前，不再怕了，當眞宋朝將軍鬼再來，他願意問個明白，然後欠債還錢，要命給命，沒什麼。」

秉成沒接話，心裏却像盤算着什麼。

× × ×

臘月天，凍死人。

西北風比小刀還利，細砂粒兒旋飛着划過人的臉頰，能削割出一條傷口來。

一大早就積雪尺厚，眞應了那句「各掃門前雪」的古話，每一家都不敢偷懶。

天太冷，動快些兒還暖和點，何況雪後陰天，積雪刹那就化成寒冰，一滔一化之間，大門二門就會凍作「連地生」，除了燒幾壺滾開的沸水澆化，你休想能推的開門。

一間寬廣的古色古香古雅的客堂，外面雖然能凍死狗，屋裏却暖和人。

三座半人高的赤銅大炭盆兒，火發晶紅，使整個客堂溫暖宜人如沐春風。

徐心甯，心毅，怡怡在座，等待着約好而還沒有到的兩位熟朋友。

路通是滿肚子氣，一腦袋的不高興，如果不是于奎死拉活扯連推帶拖，路通說什麼也不來，他從心肝眼裏，已不打算再交徐家這種朋友。

于奎說的好，別忘了當年要沒有人家，兄弟你十有八九沒了命。

路通這才說出「只此一遭，下不爲例」的話，勉强跟着于奎走。

不遠，這戶人家距離章秉成的五進院子不遠，走上百十步就到了章秉成的府門。

路通雖說對徐家的人已有了成見，但並掩飾不住他那久在公門的靈敏鼻子和過人的眼光，在經過章秉成府門而轉入長巷後，路通突然說道：「徐家的人本就住在附近？」

于奎只是笑，沒開口。

路通才要再問，到了，已經到了他們要來的地方。

路通先踏進客堂，于奎跟在後面，心甯微笑接待，賓主落座。

紅孩兒端來茶敬客，向路通笑笑，轉身而去。

紅孩兒這一笑，笑的路通從心兒裏覺得尷尬。

坐定後，心甯只是目光盯着路通，一言不發，路通沉不住氣了，道：「徐大公子這樣看我，莫非不識認我了？」

心甯笑道：「路兄不是有一肚子悶氣要發嗎，我是靜等路兄的罰問呀！」

路通本是個痛快人，略加思索慨然說道：

「我的確是有件事憋足了悶氣……」

怡怡平淡的接口道：「可是因爲家母和我，在君文突遭奇變後，不顧而去的事？」

路通點頭道：「不錯。」

他本該還有下文，請怡怡解釋，可是他懶的再說，相信怡怡總會開口說明的。

怡怡仍是那麼平靜，道：「我知道路總班頭對友義氣，也知道曾不惜委屈自己，扮作章家長工，只是請問，這對『怪火』奇刧一案，可有補益？」

一句「怪火奇案」，路通神驚色變，顯然章勛一家三十九口，慘死火穴三十八人的這場火，有了問題。

路通誠懇詢問一切，在經過心甯代表怡怡作過詳盡答覆後，只見于奎一臉肅穆，路通却滿面羞愧，頻頻致歉，接着不約而同坐近怡怡，靜聽怡怡在安排妙計牢籠，偵破火穴奇案。

× × ×

秉成請了位據說是來自「龍虎山」的高明道人，到家宅中。

道士五十上下，長髯藍袍，拂塵法劍，模樣古奇，頗有幾分仙風道骨。

道士的話够狂，說「望氣」獲知家宅中隱有邪祟，又說妖氣邪祟竟有無邊怨恨，所以他斷定這妖邪鬼物並不是對任何人都祟惑，而是在找幾世前的寃孽，這話不能叫人不信不服。

道士報名「涵靈」，一柄「降妖劍」亮如寒電，大白天就設壇祭天，三牲祭鬼，引動了四隣圍觀，秉成不但不禁，反而好好招待，秉成說的好，有善心隣居，見過那宋朝將軍鬼，堂弟君文，是身受邪祟人，如今請得「天」師首徒「涵靈眞人」，當衆捉妖，以清視聽。

才傍黑，涵靈祭起「符咒」，劍尖穿着畫有符咒的黃表紙，就高燭點燒，向空一甩，帶火的紙咒，一邊焚燒一邊飛騰，你不信是準有毛病，看！

黃表火紙若有神助，竟冉冉飛向君文所住的第二進院中，洒落着一串火星餘灰，飛飄進堂屋中，這已經看傻了幾十雙眼睛，由不得一齊邁步直追過去。

帶火黃表紙在堂屋中轉了一圈，邪事！

還有更邪的怪事呢，那書房簾兒，倏忽自己飄起，使四隣圍觀者都驚呼出聲。

這時整個黃表紙咒，已全燒着，成了一小團火，這團火，就在簾兒自動高揚時，如迅雷若墜石，直射投向書房書案後古木椅下，再不挪動，餘火恰好這時熄滅。

堂屋裏擠滿了人，秉成親自摘落書房簾兒，叫章順照上十幾盞燭燈，涵靈眞人劍尖直指火灰墜落處，口中眞言喃喃，接着一聲大喝，寶劍脫手飛出，直釘在餘灰上面。

涵靈這時才如釋重負般對秉成道：「施主請吩咐貴管家，搬清書房雜物，找來匠人挖掘貧道寶劍鎮壓地方，必有所見。」

章順動手搬東西，隣居紛紛帮忙。

右隣郝大爺，親自取來工具，和兩名身强力壯的漢子，開始掘地。

挖掘時，大眼小眼全盯在掘處，一直到坑深三尺，郝大爺輪鎬猛下，傳來一聲擊木怪聲，才都像一條綫牽的木偶，同時吐出了喔的一聲。

清出半濕土，土色全和附近的不一樣，看清有口棺木，埋於三尺地下。

抬上棺木，散下檀香，由涵靈作法，四面貼好符咒，才開始起蓋。

棺蓋起抬一旁，驚呼的聲音響傳一方！

棺木赫然是位宋朝將軍，也不由人不信，君文都深覺涵靈所說邪祟惑已是前世寃孽。

秉成吩咐章順找人並重購新棺，將這位死已百年的將軍，抬停木榻上面，發現棺木墊屍「頭枕」竟是一部書冊。

取出書冊，涵靈在旁作法安魂，秉成君文匆匆翻看書册，草草看過一遍後，秉成嘆息連聲，君文神色不安。

原來秉成曾說他那七代祖章韋，於岳帥父子屈死之後，誓誅秦檜，悄悄進入臨安，就往訪胞弟章嵐。

當夜乃弟爲胞兄洗塵，用酒灌醉章韋，押解相府，章韋醒來已入囹圄，隨來部下偵知此事，一因章嵐是章韋的親兄弟，二來章嵐一身武技防守又嚴，爲主復仇業已無望，只好退求其次，將實情書成巨册，章韋以「擅離職守，圖謀不軌」大罪問斬，其部下竊得屍首，縫作全屍，頭枕巨册，埋於章氏故里家宅。

按册上所記，章韋子章玉堂，彼時逃亡在外下落不明。

章嵐子章元魁，曾任職相府。

不過秉成所存祖誌族譜，證明了他正是章韋的七代孫，而君文對「章元魁」這個名字更熟，正是他家的六代祖先，這樣說來，他和堂兄秉成的七代祖，是同胞兄弟，換句話說，七代前胞弟出賣了胞兄，才種下今日七代後的索命追魂。

四隣無不恍然，也更證明了天報不爽。

秉成安慰君文，當將章韋抬於新棺釘封時，秉成上香恭祭，他朗朗說道：「七代先祖神靈有知，應念堂弟君文本身無辜，況孫兒輩僅此一弟，殺弟何異殺已，寃成七代之時，今日自當超解，祖靈祐之，祖靈祐之。」

當夜百燈移靈，葬章韋於祖塋。

禍患乍平，人心漸安，高道涵靈更是來如神龍，去似無跡，令人讚敬。

秉成比誰全高興，因爲他不日要有濟南遠行，現在手飾樓正加工日夜趕活，想早走些日子，年三十最好能返回家中，過個團圓年。

可是又不放心君文，現在禍根找出來了，禍苗也安撫並咒鎭住了，不慮再生意外之變，當然高興。

秉成請妥了車把式，是雙馬車，車新馬快，車把式老程拍過胸口，說只要在「德州」河界上，找渡船找的快，他保證每天趕足百二十里路。

約計從京裏到濟南，走直綫恰正一千里，不到八天能趕去濟南，回來快馬獨行，一天兩百里，五天到了京，八、五十三天，秉成決定臘月十五那天一大早動身，這樣就算偶而路上誤點時間，年三十夜也能趕回家中。

要想十五走的了，就非緊盯着巧工細匠日夜加工不可，秉成加發了工資，調整了伙食，出了更高的獎金，人爲財死，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十四中午就全部完工，再經細驗，一切滿意，小心緊密的全包囊好，放置雙鎖鐵箱中，通知了老程，明天十五，改爲一清早起程。

十四夜，團圓飯，臨安睡前，秉成取出三冊厚厚賬簿，兩冊是君文家的，到年了，各種生意全要結算，田莊佃戶也該納粮，該收多少，全在賬上。

另一冊是秉成家的，要緊處是城外放了萬多兩利息錢，說好的是年二十九本利全歸，憑賬冊付夾的借據收取，請君文別忘了去取。

秉成又取出來個單子，那是他定好的應年用物，包括年貨，新衣，一切一切應有盡用，是二十五進來，送到門，君文只要按單子點點數就行，錢是早付過了。

再就是請君文多照應點家，二十六陪着秦氏回趟娘家，路不遠，城南三十里，能當天回來最好，否則住一天也沒什麼，秉成早備好了年禮，秦氏送去，君文當然義不容辭全答應下來。

君文沒有計算過，也許秉成一樣的沒有計算過，按秉成交待給君文的事，從二十五在家點收年貨開始，二十六陪同秦氏回娘家，當天未必能來回六十里，那就要二十七這天回家，二十八、二十九要收自己和秉成家的賬，那就是說，從二十五後，君文已沒有自己的時間。

當然君文並沒有放在心上，秉成遠行匆忙，也顧不得，十五一早，君文親自送走秉成，直送到城外十里，借便順路，他回到自己的田莊。

有件事情很妙，當年田莊舊人，包括章管事章守仁，全不在田莊管事。

君文幾乎對田莊中人全部陌生，尤妙的是，田莊上下也沒有人認識他，直到他提了名姓，田莊中人才找來管事錢琪。

君文問及章守仁，錢琪說章管事高升了，正爲君文重建家宅的奔忙，說是秉成吩咐的，將來要章守仁作君文府中的總管。

君文非但沒有認爲秉成越權過份，並且由衷的感激秉成大小事情都爲自己想的週到，所以，對田莊上下人皆陌生的這件事，也忘了追問。

君文家還有另一座田莊，等於是粮倉，就在不遠，君文也去了一趟，情形相同，已沒有一個當年老人留在田莊，君文心頭突然起一種無名的懷疑和不安，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他有這個念頭，他也弄不清楚。

他從田莊回城，還不到中午，他一個人，低着頭，慢慢走着，他當然不知道，另外有人在暗中注意着他。

是傍近大路的一片小松林中，有兩個人在悄悄談着，君文的影子，還在不遠的地方。

其中之一，低低的說道：「老二去吧，一切仗你了。」

另一個人道：「那位公子爺好像有點夢醒了，我看應該再點點他，也許……」

「不行，別忘了主帥不是我，何況再點他也沒有用，三十八條性命，非等最後關頭找不出兇手，主帥不是說過，千萬別打草驚蛇！」

「好吧，我去了。」

「小心，看那些屈死者的傷痕，證明對方很够扎手，何況人不祗一個，那是一帮，此行旨在偵獲內情，不在對陣交兵，能不動手，就不動手！」

「放心啦，不過，必要時我可不會逆來順受。」

「這當然，只要你能作的不露形跡，不叫他們疑心到和章家的事有關，必要時放手先收拾一個兩個，也能解解恨！」

「就這麼說了，咱們大年夜見。」

「這倒未必，章秉成十有八九不會眞去濟南，那一套也只能騙騙公子爺和他那老實的妻子！」

「這更好，咱們反而能早見面，阿爺那兒代我拜安，對紅孩兒說，若能到『良鄉』，準給他帶一大包『糖炒良鄉熱栗子』吃！」

「走吧，別追丟了人，眞經過『良鄉』，帶上十斤生的，過年可以吃到主帥的『拔絲栗子』了。」

「就這麼說定了，大哥，過幾天見。」

當大哥的一笑，人影閃飛，已失去了二弟的身影。

× × ×

天遂人願，這地方正是良鄉。

當年這地方還有一處水岔，遙遠而狹長，盤曲彎旋，不出魚，一片蘆草漫長十里，傳說另有可通大沽的水道，不過從來沒有人去過。

既非漁鄉，當然沒有漁船，地又荒凉，絕少人烟，良鄉鎭上代代相傳，將這片莫名其妙的水岔蘆草地，列爲鬼魅之所，入夜鬼火飄風而飛，鬼聲啾啾，似泣若哭，鄉人越發相誡不前。

沒人知道，隱藏在這片蘆草深處，會有艘絕不能航行但却可安居的怪船，形如方舟，大有十丈，藏上三五十人，絕對看不見影子。

剛剛天黑，蘆草中傳來啾啾聲，三長三短，又三短三長，怪船的艙門開了，射出燈光。

兩條黑影，恭立船上，四外注目。

適時又三條黑影，凌空飄上怪船，爲首一人頭幪面罩，只露出雙目和鼻、口，雙目中寒光四射，沉聲道：「開門也不知隱避燈光，你們是幹什麼吃的?哼！」

說着他當先進艙，其餘四人魚貫而入，立刻掩上艙門。

艙內不論門、窗，都用很厚的黑幔遮掩着，從外面看，絕對看不到一絲亮光，整個艙船，都喬飾着蘆草，就算大白天，你也看不到船的影子。

艙中又出現了八個人，包括剛剛來的三位，是整整十三個，除了那爲首的一個幔罩幪頭外，其他十二個人，都以眞面目出現。

爲首的坐下，目光盯在一個三十上下的瘦面孔的漢子身上，道：「老七，你的手法不錯，叫人佩服。」

老七一笑，說道：「算不得什麼，輕而易舉。」

爲首的人冷冷一笑道：「多虧沒有明眼的人，否則當場就許鬧出笑話，你懶了一懶，沒換濕土，所以半潮半乾，我第一眼就瞧出了毛病，如果那路通還喬扮長工，也住在一處，那就有好戲看了！」

老七神色一變，低下頭去。

爲首人話鋒一轉又道：「不過那地道挖的是獨具匠心，除了我沒人能看出來，算是大功一件。」

老七臉上又有了笑容，道：「謝大哥的誇

獎。」

大哥哈哈兩聲道：「有該獎的，就得獎，有該罰的，當然也要罰，老九！」

老九是個矮小子，人雖矮不足五尺，胖却眞像隻水缸，一聽老大喊，先就胖肉發顫，應聲慢吞吞的向前。

老人目射寒光道：「你該記得我的話，三十九個人，你報了三十九個，等臨下手，竟成了三十八個，還正好少了個要緊的，按規就該斷你一條左臂……」

「大哥！」老九開口了：「您聖明，清明掃墓那小子在，大哥您也看見了，誰會想到夜半三更他又跑出去了，當時您也說太出意外，所以……」

「不錯，所以，我並沒有斬斷你的左臂，不過你該知道，直到今天，費那麼多事，耗了這麼多日子，全爲你當初消息不實……」

「大哥，事後小弟也說過，會爽快乾脆的再把他給做了，是大哥攔着……」

「呸！我當然攔着，要不我還能眼睜睜看着你毀了大家伙?你當章勛是普通人家，一場火燒死三十八口子，地面上會不查，如果馬上再做了那書呆子，本來毫無破綻的這場火，馬上就引起人生了疑，就這樣，路通這個東西還喬飾章家長工，暗中查了很久，那于奎更和個老多烘重驗過一次屍，使我提心吊膽了很久，你當天下人都和你一樣，笨得只懂每天去灌那『馬尿』(酒)！」

老九沒了話，低下頭。

老大哼了一聲道：「陳家燒鍋那陳駝子，說你又欠了十兩銀子的酒賬，老九，你那些銀子弄到什麼地方去了?」

老九沒敢接話，老大沉聲道：「講，老實講！」

老九無奈，吶吶道：「劉婆子那裏的翠喜，她……」

話沒說完，老大驀地陰森森地笑了，道：「很好，大哥我說過多少次了，這檔子是辦好，你要什麼樣的娘們兒，大哥全會給你找到，你偏不聽，是不是眞想叫大哥砍下你條腿來，硬逼着你去不了?」

一旁有位四十來歲，漢樣奸險的黃臉漢子，接口說道：「那也沒有用，大哥，他還會爬着去。」

「喔！」大哥道：「難道翠喜那塊田，能變向，就那麼好?」

老九怒瞪了黃臉漢子一眼，道：「我說三哥你少說風涼話！」

頭一扭，轉對大哥又道：「是這樣，人長的矮，就會惹出閒氣來，只有翠喜沒有拿我當矮子看，所以……」

老大笑了，一拍老九肩頭道：「你眞喜歡她?」

老九點點頭，老大道：「好，從現在起，到正月初一止，我不許你去，過了初一，叫老二陪你，帶着銀子，給她贖身，然後去田莊當你的總管！」

老九受寵若驚，道：「大哥，是眞的?」

老大一揮手道：「這不是廢話，大哥的話說出來就作數，明天先去還了陳駝子的賬。」

老九嗯着退向一旁，那黃臉的老三這時開口道：「大哥，書呆子家的產業，約計能有多少?」

老大道：「總在百萬兩黃金左右。」

老三道：「很够了，有了這筆錢，在京中穩能立住根基，然後就不愁找不到老爺子的仇家……」

老大沉哼一聲，說道：「老三你今天是怎麼了?再敢妄提老爺子一個字，我就按門規處治你！」

老三黃臉全嚇白了，退到一邊。

老大這時一掃大家似道：「從明天起，大家分手，按我的手諭行事，全到京裏住下，好在早經安排，包括田莊、錢莊、手飾樓，每個行號住上位總管，又恰在大年底，正合適，不過你們千萬記清楚，不准惹事生非，要像個買賣人，否則誰出了麻煩，他就只有一條路走，死！」

衆人應聲，老大揮手，紛紛退下。

老大却草草留下了個年紀只有二十二三的漢子，那正是他們的小么弟，稱爲「十三弟」的「金龍剪」費騰天。

費騰天能被大哥看重，是有他先天後天的道理的。

大哥，領率着十二位兄弟，費了不少心血，又加上某一種「巧緣」，才如願的立足在天子脚下的京城中。

十三兄弟中，也只有大哥和費騰天是親師兄弟，尤其是費騰天，九歲就跟了老爺子，現年二十三歲，整整十四年，已將老爺子那身出神入化的武技，全得到手中，二十歲那一年，老爺子更親自陪他外出，一年半後才重又回來，事後據大哥私下的了解，騰天似乎又多了兩種絕技，而是連老爺子都不會的。

這是先天上，大哥一定要借重么弟。

費騰天一向很少開口，行動全由大哥作主，說東他就往東，講西他就到西，不多問，只是聽令行事。

費騰天沒有毛病，任何不良嗜好全沒有，不沾滴酒，不喜漁色，一向不賭，更從不惹事生非，一張面孔分外俊秀，走到那裏，人緣頂數他好。

這是後天上他被大哥看重的原因。

也正因爲太被大哥看中，大哥要作的事，凡是要暗下手的，遠了不談只說近的，譬如章勛家三十八口那六靈蓋上的指傷，就全是費騰天的傑作。

如今，大哥又有了好差使。

大哥示意么弟坐近，悄聲道：「有件事要么弟辦，還是那句話，要作的乾淨！」

「嗯！」么弟只出聲點頭，別的不問。

大哥心裏高興的想笑，他早就想笑了，老爺子算無遺漏，却沒有想到把個龍虎膀臂，交到自己手裏，成了自己最最有用的快刀。

慢慢來，結以重利，再慢慢來，動以美色，如今已是一半歸服了自己，到那時候，就會全心歸我，到那時候，到了老爺子要東山再起，交出了全份的財力人力以後，哼哼，誰才眞正是帮裏的老爺子，那可天知道了！

他沒笑，反而慢慢摘下幪頭罩，一面孔嚴肅，說道：「你九哥什麼都好，喝點酒，只要他小心，也沒什麼麻煩出，可是戀上個翠喜，靠兩條大腿劈成八字兒，專夾『火龍棍』吃飯的臭婊子，可就『人躺在溫軟香暖肚皮上』，魂飛到了地獄層，有一句話落在那臭婊子心上，老爺子未來大事就會砸掉，你也知道老爺子多看重他，最多再等半年，就要看他那兩下子去對付『南宮世家』了，你說，大哥我能眼看着他毀了?」

話本來還沒說完，老大多精，明知么弟自己不喜歡多說話，也就厭煩別人多囉嗦，所以故意一停，看看小么弟，那意思是要小弟弟表示下意見的。

小么弟仍然是那麼微帶笑的樣子，又點了點頭。

總不會是「點頭不算搖頭算」，點了頭就算有了表示，大哥不客氣的又接了話：「么弟，煩你就去，鑲西頭王狗子那肉舖後面，黑巷裏第三家，是『劉婆子』的『大坑院』，一個不留，包括老劉婆，要作的乾淨，我只要這些

人死，其他的歸么弟你！」

么弟笑臉出現了一種特殊的神情，一種無比的歡欣，一種像是沙漠酷水突見清泉的喜樂，眼神全變了，變的寒光閃閃生氣勃勃。

么弟站起來，向大哥一拱手，轉身推開艙門而去。

大哥重又戴上臉罩，耳聽么弟步聲巳遠，冷冷一笑，喃喃自語道：「人總有嗜好的，小把戲，普天之下，只有我知道你喜歡什麼，這還怕你敢不爲我用？哼！」

× × ×

一條黑影如幽靈般飛向「良鄉鎭」中。

說他是飛並不玄虛，幾幾乎看不出足曾沾過地，一起一浮巳遠出數丈，論輕巧，稱得上是當代武林一等一的高手。

「登泰山而小天下」，這句是文人筆下的話。

要不，這位先生就是生平只登過泰山，所看見的，是「泰山下的天下」！

天下比泰山高不知多少的山，如果寫出來，能騙幾千字的稿費，太多了。

俗話您最好就當至理名言聽，保不錯失。

俗話有——山高還有高山，誠不我欺。

這條幽靈般的飛影，當然够快，可是在他身後十丈，另一條悄悄追踪的人影，更快！

前面的像在飛，但是總還有個起落，後面的却像貼地飛翔，那份平穩那份兒從容，前面的那條黑影就怕還差些火候了。

後面的影兒，是跟踪着那位大哥找到的怪船。

時值隆冬，任憑他這身功夫多好，也不敢悄悄點破船艙窻上的毛邊紙，往裏偷窺，因爲這種天氣，針大的孔是斗大的風，別說艙裏十三口沒一盞是省油燈，就算個普通人，也會感覺出來這風吹的邪性。

可是別看老天沒眼，俗語說「瞎貓會碰上死耗子」，么弟開那艙門外出，外黑艙裏亮，大哥正當艙門，那模樣被暗中的他，看了個分明。看得分明却弄了一頭霧水，大哥是他緊追急趕在「良鄉」前十里趕上的，雖說始終沒有面對面，不過那身衣服不會有錯，沒能面對面，是沒這個必要，因爲他在暗中巳不知道見過這位大哥多少次了，這也保不會錯。

說不會錯　乖乖，可就偏偏不對了！

當艙一瞥，他永記不忘，大哥竟然不是他心目中的那個人。

大哥四十多了，虎目濃眉薄嘴鷹鼻，這和他心目中的那個人，相差太多，多到十萬八千里，也錯到了姥姥家。

當時不容他細思慢想，么弟是去宰人，一宰一家，雖說自古至今「婊子無情」，雖說幹這行子的「傷天害理」，但有時國法王法外帶單行法甚至警法，都全因爲「食色性也」或「此處自有黃金屋」而睜着一隻眼閉上兩隻眼，他又嫌惡的那門子，何況不論怎麼說，人命總是人命，見死不救他就不是他了，他眞敢不管這件事，只怕他連他的家也不敢回去。

爲了管就要發生這件事，他首先必須追下么弟去，於是一前一後到了鎭上。

么弟似乎路很熟，三轉兩拐就到了。

好個大膽的么弟，竟震動門環叫門。

其實這是他小見多怪，「婊子窩」裏找樂子，別說叩環叫門，用脚踢也保管不會出事，只要你大爺身上黃的金子白的銀子，所以有人把「衙門口朝南開，有理沒錢別進來」這句俗話改成「婊子門暗底開，只要有錢請進來」！

有人應門了，問道：「是那位呀？」

問這句話，似乎至少該等到外面人報了名再開門才對，不，裏面問這句話巳成了習慣，所以一邊問一邊就開了門。

門一開，么弟費騰天正當門而立，面帶詭笑道：「劉婆子妳不認識我？」

劉婆子老臉笑道：「認不認識還不全一樣，西北風兒太大，公子爺請進來再聊天吧。」

「錯了，我不是聊天來的！」

「咯咯咯，公子爺可眞直爽，聊天當然不會來老婆子這裏，不過公子爺要眞心裏急，急火大，大到等着洩這把火，那可也沒進來才成呀。」

「劉婆子你說對了，找是心裏急，急火大，大到等不得進去就要先洩洩！」

「喲我說公子爺，您老開我老婆子那門玩笑……」

「不是玩笑，是眞幹，劉婆子，你仔細聽着……」

劉婆子眞的在仔細聽，她巳經在暗處覺得不妙。

「劉婆子，年到了，有人能過得去，有人就過不去，妳劉婆子，就是註定過不去年的一個，記住，記好，來年今日，妳好好的過個週忌！」

「狂徒大膽！」他喊聲中，人巳射到。

他快，太遠，沒能快過費騰天！

劉婆子只吭了一聲，砰地摔到地上！

他到了，費騰天僅僅是往旁邊挪了兩步，冷笑着，直盯着他，並沒把他放在眼裏。

他瞥目巳看清劉婆子的慘狀，死了，早就死了，頭滾在七尺外院地上，屍體直到大門横着，怪的是頸間竟不見半絲血漬！

他看清劉婆子的死狀，心頭一凜，他認得這門功夫，毒而絕的獨門功夫。

他並不畏懼這門功夫，却沒有想到這門功夫不止又現於今朝，並且這是出現在一個看來大不過他三兩歲的少年手中！

其實他錯了，如果他叫的晚一點，費騰天就不會施展這門功夫，而是另外一種，要是施了另外一種，他立即就會知道章家三十八條寃命，全由費騰天一個人下的手！

因爲他叫的太急，劉婆子又很精，巳經要轉身跑了，費騰天無奈才用了這種功力。

不過這樣也好，使他早日發現了這件事，也早作了防備。

他巳經知道費騰天爲什麼不逃不躱，若無其事的在五步外冷冷地笑盯着他了，因爲這門功夫霸道無敵，費騰天既然身懷這等獨絕而歹毒的功力，又怎會未曾交手就怕了他。

他沒笑，轉身對着費騰天，上下打量了剎那，才待開口，費騰天巳搶先說道：「你看清楚我了？」

那意思十分明顯，他故作不解道：「看清楚了。」

「不會忘了？」

「不會忘了！」

「很好，到了陰曹地府，別忘記對閻老五說個清楚，將來若有那麼一天，咱門或許能再來個閻羅殿前分清是非！」

「別太自信，也許先去的不是我！」

「爭沒有用，要看眞本領，不過我一向出手有個規矩，早決定好的，是見人就下手，中途碰上的，要問問名姓，你自己報名吧，我相信憑你剛才飛身而下的身法，不會是這老娼頭劉婆子的保鏢！」

這時，劉婆子院裏姑娘恩客全起來了，剛才那一聲「狂徒大膽」，聲如雷鳴，焉有驚不醒的尋芳客。

人聲起，脚步動，費騰天眉頭一緊，向院中沉聲喝道：「聽着，一個個全給我滾回被窩裏，小爺是借地方了斷點事，不碍你們行那各有所好的歡樂，誰出房門外，誰敢多事，誰先死！」

誰不怕死，果然又寂靜下來。

如果你們知道，今夜煞星照命是衝他們來的，早就鷄飛狗跳一個個東逃西奔了。

他直待費騰天把話說完，才冷冷地說道：——

「够威風，只可惜這嚇唬不住我！」

費騰天道：「這不用你說，你怕就不下來了，報名！」

他一笑道：「算了吧，你又不認識我，我報個張三或李四，你也不知道那是眞的那是假，今夜就湊合點破次規矩，別問名姓了。」

「哼，你不敢報出眞的實姓，可是怕惹後禍還是來歷不明？」

怕惹後禍一句，並沒有什麼，來歷不明四個字，他却不能忍受，冷哼一聲道：「小狂徒，你家二公子是怕報出名字，嚇破你的狗膽，再說憑你也不配問我的名字！」

費騰天突然獰笑連聲，道：「好的很，既然你想作無名鬼，么爺就成全你！」

費騰天手巳揚起，他搖頭道：「且慢，此家人多，何必叫別人看光景，你有種，咱們北郊那片枯棗林外會！」

「好，你先走！」

「不，你先走！」

費騰天本來想先支走對手，然後仍能完成使命，再去北郊，現在沒了辦法，牙一咬，頓足先一步而去。

他並沒有立刻隨着費騰天走，揚聲呼叫翠喜。今夜劉婆子手下這十二位姑娘，偏就翠喜一個人沒接客，原因是有人包了她，五十两銀子一個月，才交上銀子四天，包她的人不是平常活老百姓，劉婆子不敢惹，所以儘管今夜包她的人沒來，也沒逼着她接客。

他叫了幾聲翠喜後，心頭一動，改了話鋒，道：「妳們姑娘們聽清楚，有壞人打上妳們的主意，今夜本來是要殺盡妳們，劉婆子巳死在門口，聽我的話，明天一早搬家，正好劉婆子一死，妳們散了這個骯髒攤子，否則明天夜裏還會有人來，那時候可沒人救妳們了！」

話說完，他不再頓停，飛身而去。

× × ×

他猛猛的蹤脚，狠狠的在自己頭上擂了兩拳！

他連片刻都沒停，就又從北郊像流星般趕回老劉婆的那「香花院」！

晚了，太晚了！

不用進去，這麼冷的天，他巳經嗅到濃重的血腥氣！

不進去總不放心，他很小心的免得沾鮮血，進去了，有的房裏還點着燈，他舉着盞燈籠，走遍院中各房各角落，英雄淚不由的順頰流下。

太慘了，比章勛一家三十八口死的還慘！

斜肩帶背的，斷首殘肢的，利刄剖腹的，連男帶女外加「大茶壺」兩把「人」，整整二十六具屍體，劉婆子巳計算在內。

男屍十三名，女屍十三名，一個活的沒有，包括今夜眞爲「風流」而死的嫖客！

當他北郊撲空的時候，就知道大錯鑄成，他不該喊的，不該說的那麼詳細，既然說詳細了，就該能想到費騰天可能也載身不還沒去北郊，自己一走，他正好下手，北郊去來雖快也要頓飯時間，殺二十六名不解武技的平常人，時間是足够足够！

是他出的主意，北郊動手，本意要生擒極惡，悄迫口供，包括章家三十六條命案，和大哥何人，老爺子又是誰，最要緊的是要問出那獨門歹毒功力的老魔頭，如今何在，於是一念之私，一步棋錯，結果這等不堪收拾，回去之後，必須實陳，自己會落個什麼結果，都不敢想了。

他動了火，眞火，不過這次他小心了，想過刹那，才下了决心，身形疾射，重撲向荒野池沼地帶的蘆中怪船。

他半途中轉了個圈，還不祇一個，假如有人在暗中釘着他，追躡他，反而會被他反追反釘上人。

沒有，沒人追躡身後，他再撲向怪船。

這次他聰明了，曾想到這幾個可能。

一是費騰天歸報大哥，十三兄弟巳離船遠去。

二是人雖離船，並未遠去，藏伏附近，待機而動，若看透只有自己一人，八九可能悄悄圍上，準備將自己生擒逼供。

三是大哥規嚴，費騰天沒敢實說，僅他一人早藏身附近，等自己來到，驚起其餘十二人，再狂喝有警，同時向自己下手。

不管那種可能，這次他不會上當，反之要給對方個當上。

他從發覺上當趕到老劉婆住處，就決定了現在的手段和方法，所以在老劉婆家，順手取了點東西，是用油紙包好的一大團澆滿燈油的棉絮，和一捲火紙，火刀和火石。

他悄悄的移動着身子，又悄悄的分將油棉佈於五六個地方，這五六個地方，巳分作三面包圍了怪船，正是上風頭，只剩下風口一個地方，留給想活命的逃生。

他把火紙包上小小石粒，包了十幾包，然後在十數丈外，打着了捲成長條的火紙信，再燃着它，又點燃了三包包石的火紙，抖手向怪船打去。

接着，一團團火包，分頭向不同地方，火包落下，正是澆過油棉處，於是五六個不同地方，同時着了火。

葦草天地不怕，就是怕火，何況是早巳枯而半垂頭的葦草，於是燎原火起，三面分攻，火牆頓時接在一處，包圍怪船。

頭三塊火包，巳扔在船板上，更巳驚了埋伏在怪船上的人，所以人影幢幢紛紛現身。

晚了，他們正像他在北郊撲空時的想法一樣，等看到火團，才知道晚了，什麼全都防到，並安排下了歹毒至極的天羅地網，却不料就忘記火攻一件，偏偏就正好碰上火攻！

暗中船外，數丈地方，果如他所料的，隱有高手，無奈火起三面，都遠從十丈外來，這些高手反而比船上的人更慌，內中三人逃到船上後，衣衫巳着了火，葦火本就快如閃電，何況西北風正強，風送火勢，火趁風威，這些惡徒慣放火，一場火燒光過章勛的巨宅，現在正應了「來剃人頭者，人亦剃其頭」！

路只一條，往下風逃！

船本就在旱乾地上，一燒就着！

下風處並不是沒有火，是火還沒有燒到。

人逃的固然快，又個個一身好功夫，可火也不慢，風捲葦火起空落，沒燒着的沾上就着，於是大火中看得分明，火追人，越追越快，人避火，避着避着火追到了屁股，偏偏沒有水，看來這場火，總有幾個在數難逃的遭刦者！

怎麼說總有幾個呢？因爲他這主意最妙，有個害處，大火發起，他也去不了下風頭，沒辦法親眼目睹誰報應巳到化身火海，誰又僥倖只燒了個無毛淨光！

× × ×

正中午，這裏巳引來了千百人。

聽說昨晚一場「天火燒」，平空給人們帶來了財富，百數里上佳農地，都因爲葦草燒光露出原形。

保正找到了兩具焦屍，一條燒成朽枯木的大船，船上，其實該說地上，找出兩隻鐵箱，由鐵匠用鑿子打開，才知道本是兩大箱白銀，被火焚溶化作流汁，鐵箱無縫，於是成了外鐵

內銀的實銀箱。

他在人羣中，注意着所有的人，想見到的沒能見到，他不敢再停，悄沒聲的趕回京城。

× × ×

他直挺挺的跪在地上，一動也不敢動。

他是誰？就是「良鄉」中計，北郊撲空，致二十六命慘遭殺刦的徐心毅，二傻子。

房裏還有別人，不過全都站着，包括怡怡姑娘。

坐着的只有一位，一位老和尚。

他從傍晚，已跪到現在，正三更。

怡怡開口講了情，她說責任她也該負一半，因爲心毅欠缺對敵經驗，尤其是對付一肚皮壞水的歹毒强敵。

再就是雖然有過，是無心之失，何况巧獲老魔的消息，至少抵罪一半。

還有，偵知十三惡徒中的大哥，竟不是我們心目中所想的人，使我們能够盡早爲謀，又可抵罪一半。

葦間放火，夜焚盜舟，並間接殺了兩名惡徒，平空爲「良鄉」百姓，開發出百里良田，多少也有些微功，跪也跪的久了，求阿爺法外施恩。

老和尚沒瞧怡怡，緩緩的說道：「說來說去，只現得妳辯才不錯，前幾項越描越黑，既知沒有對敵經驗，怎敢大膽妄爲，約戰北郊，何不雙雙監視而行，又怎是無心之失？發現那費騰天，施展出『金龍剪』歹毒功夫在前，約敵北郊在後，還有何微勞微功敢誇，只有最後一次，使『良鄉』百姓，獲田百里，算是一善，心毅……」

心毅急忙應聲道：「孫兒在。」

老和尚道：「起來，走近些！」

心毅不敢遲延，起身輕步而前，站到老和尚右側。

老和尚道：「我生平最恨巧言舌辯的人，偏偏我最愛的孫女，辯才驚人，你站好聽着，我要和怡怡辯辯是非。」

怡怡噗哧一聲笑了，說道：「您老人家心疼二孫兒，就心疼好了，幹麼要拿着孫女兒立威，您老人家說辯辯是非，您老想，孫女兒敢嗎？」

「敢！」老和尚也笑了，道：「這膽量是阿爺借給妳的。」

「阿爺，您老可是當眞唷？」

「笑話，假不了。」

「那孫女兒就只好恭敬從命了。」

「多好聽的話，我問妳怡怡，妳聽到章府大火，除君文外餘皆罹難以後，是憑着那一點，看出內有別情的？」

「憑阿爺說過的一番話。」

「哦？是什麼話？」

「阿爺忘了，您老曾要君文當心，您老已經看出來他煞紋現露。」

「不錯，那只是說君文這孩子呀。」

「可是君文竟沒遭刦，尤其事情那麼巧，江南正好出了排敎和粮船糾紛，爲了躲避官家麻煩，借居君文田莊，才迫使君文留伴，否則那夜他正該睡到家中，豈不也應了刦數，因此孫女兒在斷定大火隱有別情。」

「有點道理，不過還不盡通，說實話。」

怡怡無奈，低聲說道：「孫女兒曾佈過一卦！」

老和尚壽眉挑起，嘆口氣道：「我眞恨那年多事，叫那老牛鼻子敎了妳『六爻』神數，可知道這最遭天妬，也最傷心脈？」

怡怡道：「孫女兒知道，所以從不輕動那卦盒兒。」

老和尚道：「好了，妳也知道心毅陳述的一切了，說說看，我們當該怎麼辦才對？」

怡怡道：「責成二哥，乘爺那匹『萬獸愁』，直下濟南，親訪崔不羣，證實一下章秉成千里送金飾的事，並且要探獲眞情回來，然後再定應對方策。」

老和尚道：「沒這個必要吧，金陵城的金飾工，向稱第一，由濟南去金陵，並不比到京城遠，章秉成這話唬君文可以，我們不該也上他的當！」

「不阿爺，非去這趟不可！」

「喔，說說這非去不可的原因。」

「大哥曾去過『金寶山』手飾樓，他們掌櫃的承認有這麼回事，將崔府手飾轉由章秉成那『章寶記』接下，由此可見，如果是假，對手已高明到處處留痕，地地存證，不去趟濟南，是找不出眞情來的。」

「妳總是有理，阿爺我認輸了，不過照這樣看來，到了濟南怕也無法偵獲眞情。」

「能，孫女兒剛才說過，要二哥探獲眞情才回來，二哥有了『良鄉』的經驗，這次自會想出妙法偵獲內情。」

老和尚頻頻點頭，心毅却心頭打鼓，生怕又辦砸了。

您猜「萬獸愁」是什麼東西？

一匹驢子罷了！

驢子簡單點分作兩種，一種「草驢」，一種「叫驢」，草驢是上了磨就吃，吃，吃，直吃到功德圓滿，牠那大肚皮，像極了無底洞，沒個飽！

不過這個人還能消受得了，多備點好草，少加點飼料，盡牠吃個够，反正比人工又便宜又出貨。

叫驢可就不一樣了，剛上磨就拉開大喇叭嗓子一個勁兒窮叫，那聲音乍聽嚇跑了老虎，要多塞耳朵有多塞耳朵，拖一圈磨，已叫了八聲，那個意思是非把你叫煩了離牠遠遠的，牠就正好得其所哉的停蹄消閒，所謂的懶叫驢。

這種驢騎牠趕集，你算倒了八輩子楣，眞是你走牠不走，見到青草「喔嗽喔嗽」的叫幾聲，嗅到有異性同類，那更好了，直奔向前，二驢停蹄，牠一聲吹，你一聲唱，一起一落半天不停，你拖也不走，打也不走，等牠高興走了，集早散了，你連個熱屁全買不着。

更妙是牠走着走着，猛咕叮身子一斜擦樹而過，妙透啦，非把你一條腿上的皮全磨下來不可，要不身子一弓來個「中間蹺」，再不猛一低頭弄你們「仰八脚（跤）」，總之一句話，不是「萬獸愁」，簡直「萬人愁」！

按說心毅騎這駈子，該「愁」才好，他却高興萬分，原來龍生九種種種不同，只見這「萬獸愁」四隻小蹄兒展開，乖乖，竟像不着地的「天馬」，霎個眼已在十數里外。

× × ×

年難過，年年難過年年過！

今天，還沒能過去這個難過的年。

今天是二十九，臘月二十九。

明天也不是初一，今年有三十。

一大早，君文就辭別秦氏帶好賬册和借據，去城外收賬，他決定先從遠處收，不過由近而遠去的時候，先分別通知田莊及各該繳銀的關係人，要他們準備。

走的時候，天氣就不好，不够冷而陰沉，所以他帶好了雨具，一雙雨靴，一柄油紙傘。

他十分期盼着堂兄秉成今天能趕回來，不知道爲什麼，他總覺得似乎又要發生變故，有種不祥的預兆。

從秉成挖出七代先祖宋朝大將章老爺子的不朽屍體之後，君文就沒再見到過他這位七代堂伯祖的面目，自然也沒了那個「鬼影」，但是心頭那個鬼影、神情，却一直在他腦海裏驅之不去。

二十五里外的西郊，果如秉成所說有座山莊，山莊主人姓商，也正是借貸秉成一萬四千兩銀子的人，一年了，說好的今天本利全歸。

君文安步當車，近中午才到了商家田莊，不巧的是主人恰好也是去收賬，臨行說過，中午飯口一定回來。

君文只好等，商家上下很客氣的招呼他，正中午，主人商申回來了，堅決的要留君文午飯，却之不恭，一頓飯吃了個把時辰，然後算賬，手據換了張京中「大通」家的「卽付」銀票，告辭回程時，天已落雨。

當他收妥一切賬目，只剩西門外很近的柳家布莊時，已是傍黑。

柳家的三千兩銀子，一去就收到了，不過柳家不放君文走，一是雨越下越大，二是時屆年夜，一頓飯總要吃的，君文堅辭不獲，無奈作了柳家貴客。

柳家是正當的大布莊，和章秉成並不認識，是經人介紹，用了秉成三千銀兩，二十六開始，布莊就「歇年」休息，遠路的伙計，全已經回家過年了，更遠的鄉親伙計，回家時間不够，就全留在布莊過年，他們辛苦了一年，年底下就痛快的大玩特玩，飯後立刻就擺上了三十二張骨牌，柳家主人柳成業笑着說，他推一百兩銀子的莊，叫「散吉祥」，準備送給伙計們的。

君文要走，柳成業笑着搖頭，叫君文看看天氣，算算更次，城門早就關了，想回城非明天一早不可。

君文不信，柳成業只好派個伙計送他，好在離城門不遠，果然碰了鎖，君文無奈返回，在柳家住了一晚。

清早。

年三十的大清早。

君文惦記着「家」，惦記着秉成是否昨夜歸來，更因爲層出不窮的倒楣事連連加身，養成了他處處謹愼在小心的習慣，目下他身上有接近十萬両白銀的銀票和現銀，一宿未歸，生怕秦氏多心，堂兄牽掛，昨夜他睡如臥針之榻，不能成眠，所以一大早就起身辭別了柳成業，往城裏來。

柳成業送他走的時候，臉上竟有一種奇特的近乎詭陰的笑意，說的話也透着奇怪，要君文吃過早飯再走，反正今後已經用不着再急趕什麼，年三十了，能過去的當然能過去，過不去的難與命爭，總是過不去了，何不趁還能吃能喝點的時候，多吃點喝點。

君文根本不懂這些話，反正是歸心似箭，含乎應酬着走了。

走的太早，城門還沒開，天也沒露亮，不過他早還有比他早的人，站等開城門進城的已經不少，年三十嘛，該幹什麼的全得早幹了，要不一過晌午頭，可就找神沒神見鬼沒鬼，再難辦成要辦的事。

君文急匆匆的往家趕，總算到了。

有件事很奇怪，奇怪的邪行！

進了巷子，一共碰上了三次熟人，全是街坊鄰居，平日無不搶着和他打招呼，叫聲二公子，或二爺好，今天，君文先和他們招呼，竟換上了輕蔑至極的眼光，冷哼，和怒視，他的一顆心，不自主的又擂上了陣鼓，首先想到一定又出了意外事。

脚步加快，到了門口，嘭！嘭！嘭！嘭！的擂門，半天沒人來開。

沒把老章順擂醒，可擂醒了左右鄰居，郝大爺先醒了，接着家家門前都站上人。

君文和他們招呼，換來了憤怒的注視和猙獰神色，君文在不解其由中，更堅決了他所想的，出了事，雖不知道是出了什麼事，不過這件事一定是對他不利的。

門開了，是章順。

老章順包着頭，包頭白巾上染滿了血漬，一張臉蒼白的怕人，並且腋下多了支枴。

門乍開，君文不由驚呼一聲道：「章順你是怎麼了？」

豈料章順竟也同時說道：「二爺您是怎麼啦？」

君文一楞，章順長嘆一聲道：「二爺，我是個下人，不敢說您什麼，二爺，您不該再回來的，大娘說的不錯，您手頭有這近十萬兩的銀子，很可以遠走高飛了，您再想想。大爺對您是天高地厚的恩德，您就算不想報答，可也不能作這種禽獸不如的事，二爺，您……您走吧！」

章順一隻手拄枴，剩一隻手去關門。

君文聽糊塗了，認爲不管是什麼事，和個老傭人是說不清楚的，於是把門一推而開。

他只顧推門，口裏還說着：「我去跟嫂子說……」

沒顧到章順是一隻手拉着門，所以門一大開重心頓失，在外邊看來，像被君文猛力一推似的，老章順摔倒地上。

郝大爺首先一聲怒喝奔來，四鄰的小伙子們，人人爭先也奔了過來，君文正在扶章順，老章順一把推開君文道：「我這賤身子，不敢沾了二爺的富貴手，我自己能起來的！」

君文傻了，郝大爺一個虎跳到了眼前，左手拉起地上的章順，右手一挺，硬生生印在君文左肩，君文被打出數步摔臥一側。

郝大爺算不得什麼武林名家，手底下儘管很有勁力，並沒有傷到君文什麼，所以君文能够滿面詫愕的站起來，帶着惱火的聲調道：「幹什麼？郝大爺您爲什麼打我？」

郝大爺時已扶起章順，另一個小伙子上步攙住，郝大爺大踏步逼向君文，邊走邊道：「打你，大爺我打這場人命官司了，非踢死你這個披着人皮的畜生不可！」

話聲中，郝大爺已够上步位，右足猛揚，十成勁力踢向君文的丹田。

這一脚如果踢實，君文卽使不死也非重傷不可，就在這個當空，突然一股來無影跡的勁風，把君文托出去三尺，恰巧躲過了郝大爺致命的一脚。

這時圍擠在章家院中的四隣及閒人，少說已有五六十人，年輕小伙子羣中，奔出三名，撲向君文。

君文已經看出分說不清的事實，拔腿向後院奔逃，小伙子們緊追不捨，郝大爺也追奔向後面。

君文連闖過三道院落，到了章秉成和秦氏的第四進院中，身後追緊着一大堆人，郝大爺沒能搶過小伙子們，被擠在中間。

奔跑步聲驚動了秦氏，君文正好跑到堂屋門口，頭前追他的三名小伙子已趕了個頭尾相接，君文一慌，撲摔到堂廊石階上，三名小伙子立卽拳脚交加打了上來。

適時，堂屋門啓，秦氏雙目紅腫頭髮蓬鬆走出，郝大爺也趕到院中，一見秦氏，頓悟後宅重地男女混雜的不便，沉聲向三名小伙子喝道：「住手，後站！」

三名小伙子聞聲停手，退向一旁，君文已被打了個鼻青臉腫。

郝大爺上步向秦氏拱手，說道：「章夫人恕過他們的冒失，他們又眼見這個大膽妄爲的東西還敢厚臉回來，又把章順推倒地上，忍耐不住動了怒火，直追打到此地，不想却驚動了夫人……」

秦氏雙目中珠淚滾動着，向郝大爺萬福道：「昨晚要不是老人家仗義，賤妾名節難保，已然他又回來，正好面當老人家和諸芳隣把話

說個清楚，妾夫在外未歸，一切還要請老人家代爲作主。」

郝大爺道：「這是老朽義不容辭的事。」

他接着怒目注視着君文，喝道：「章君文，走！」

君文從秦氏口中，業已聽出事出有因，不理會郝大爺，對秦氏道：「嫂嫂，究竟是發生了什麼事，這樣恨怨小弟？」

秦氏頭一低，根本不睬君文。

年輕人究竟是血氣剛，忍不住話，左隣的牟大川怒哼出聲道：「你小子裝的可眞像，自已作的事，沒隔半天就忘乾凈了！」

君文詫然道：「牟兄請直說一切可好？」

牟大川道：「有什麼不好，你當我會給你留臉，你昨夜收賬回家，已是三更，也許是多灌了點『貓尿』（酒），原形畢現，老章順睡沉了，沒聽見你敲門，是章嫂子冒着雨親自去開，不料你狼子野心竟存萬惡淫念，大門全沒關好，就抱住章嫂子不放，老章順和我們四隣，被章嫂子狂呼聲驚醒，全趕了過來，你已把章嫂子按倒走廊上，撕落了章嫂子的衣衫，是郝大爺一脚踢開你，我家裏把章嫂子扶回房，你趁空跑了，想不到你天一亮竟膽大包天，又回……」

君文叫起了「撞天屈」來，說出昨夜天雨，宿於柳家，直到今早才趕回城中，要是大家不信，好在柳家布莊不遠，派個人去一問就能證明。

這番話說楞了大家夥，包括秦氏、章順和郝大爺，郝大爺是見過風浪的人，想了想就吩，他的下人，騎快馬去柳家布莊查證君文的話付郝大爺說，如果是眞，大家該向君文道歉請顯，是假，他要活劈了章君文。

天下事就有那麼巧的，人還沒有動身，柳家布莊的掌櫃柳成業來了，君文大喜，才待上前請柳成業作證，郝大爺上步攔住道：「你不能開口，我會問明白一切。」

君文沒作賊，自然不心虛，老章順和柳成業認識，上前請教來意，柳成業掏出一張紋銀三千兩的銀票，說這是秉成存在他櫃上的本利錢，要過年了，他店裏已經在二十六那天歇了年，直到昨天還沒見秉成去收這筆錢，今天是三十，他趁進城的順便，把這筆錢給帶過來。

這話已經對不上君文所說的了，君文自然着急，才待開口，郝大爺已向柳成業道：「柳掌櫃，章家二爺昨天不是去過寶號收過賬了嗎？二爺回來還說，天雨，又太夜了，就打擾掌櫃的住在寶處一夜……」

柳成業搖着頭詫然道：「沒這個事，三千兩銀子不是小數目，我怎麼敢弄錯，再說如果二爺眞收過賬，一定有敝號的銀票……」

君文在旁忍不住直斥柳成業謊言欺人，說柳家給他的是三千兩現銀。

一談到現銀，郝大爺笑了，三千兩是一百八十七斤半，笑問君文能不能拿的動。

君文實說是以金價折合計算的，於是郝大爺耐着心細查君文所收的賬，結果連君文全沒了話說，內中短少正正三千兩，君文流下淚來，哭訴着可以問柳家的下人，查證昨夜事，柳成業笑說他的下人於二十六歇年時就已散去，於是君文百口莫辯，坐實了他昨夜的罪行！

君文的臉色，已經變作蠟黃，他盯着柳成業，苦笑着，只說了句「柳掌櫃你好狠的心」，却換來牟大川劈頭蓋臉的一拳，把君文打躺地上，鼻口噴血。

柳成業作出愕然詫色，向郝大爺請教所以，然後長嘆一聲道：「原來是這樣的，這就難怪二爺要怪老朽心狠了，老朽若早知內情這等尷尬，會破例說謊承認二爺昨夜是住到寒舍的。如今事已至此，以老朽看，我等外姓人家，實不能管到人家兄弟頭上，更不能私刑暴打二爺，不如任二爺自去，所謂羞恥之心人皆有之，給二爺個悔罪的機會，等大爺回來，他們手足重合，相信大爺他會有明確的辦法。」

這是幾句理話，秦氏也讚成，君文一言不發，端正的將賬册、銀票、黃金放置地上，轉身整頓了下衣衫，任淚水如雨般洒落，落寂無助的走了。

× × ×

「推算下來，時間差不多了，人證也算齊全啦，大妹，再下令派將吧。」

「這可是大哥你說的，恕小妹就狂妄了，大哥你去柳家布莊，伙計掌櫃要一窩抓，不能跑掉一個，然後，將人押到此處，再接應二哥去。」

「一句話，我就等妳派好了老二的差使就走。」

「二哥能請到崔老前輩大駕光臨，又是在年底下，更由『濟南府』出具證件，已是大功一件，何況又找到了『章守仁』的屍體，使元兇無所遁形，不過今夜仍要多費些心力，和路爺、于爺率領的幹捕們，必須將城內外及各田莊隱藏的十名極惡狂匪，全面生擒，初更就動手，二鼓一定要竟功，那個錢琪也不能漏網，是現成的人證，二哥可有把握？」

「放心，我打保票，包不誤事！」

「好，就煩路爺于爺辛苦吧。」

「大姑娘，妳別叫我路通出不了門好不，我怎麼敢當妳這路爺兩個字，我和于盟兄，這就去……」

「路大哥，人手够嗎？」

「很够了，這次爲了要事後公開案情，我請到京中十家鏢局和三位退休的老輩英雄，那羣萬惡的鼠輩，一個也跑不了！」

「好，咱們大家是正三更在章秉成的家門口會，到時候還要路大哥驚動四隣，衆目公證一切呢。」

「姑娘放心，三更會。」

走了，該走的全走了，一共三十四名武林頂尖高手和公門幹捕，他們無不心服「怡怡」的神算推理，也無不恍然一件震驚天下的奇案，已將現出曙光。

× × ×

傍晚的時候，遠行濟南的章秉成回來了。

他沒見到兄弟君文，誠摯的追問。

郝大爺聞聲來訪，很詳細的說出一切經過，秉成頭搖成貨郎那手中的鼓，迭聲說他不能相信，他一再向郝大爺道謝，却也一再的埋怨，更直斥他妻子秦氏太不懂事，以兄弟平日的爲人，怎會突然這般無行，四隣時已雲集，聽秉成這樣說，咸皆認爲秉成友愛可敬，更現出君文的卑賤無恥。

秉成問明君文含羞而去後，頻頻頓足，拜煩四隣看他薄面四出去找，他說他深知君文的爲人，必有內情，如今被人誤解，蒙羞含恥而去，就許作出心窄的事來，如果有什麼萬一，他不僅愧對君文，更無面目以見九泉下的伯父伯母。

郝大爺等深被感動，吩咐下去各處找尋君文。

初更了，四隣仍然沒找尋到君文，秉成突然想起，說君文蒙寃而無以解說下，很可能去了祖塋，計算一下，城門可能今夜不關（舊俗三十年夜，便民而不閉城門），遂約得郝大爺及五七隣居，乘馬馳向城外章氏祖塋。

× × ×

正初更，君文直挺挺跪在乃父墳前，他從一早來到，就這樣跪着，淚已流乾，心已死去，他雖然心淨如月，但世上人太惡濁，莫須有都能逼死岳武穆，何況他章君文！

一條黑影，又一條黑影，接連出現在君文身後，他毫無所覺。

兩條黑影當然是兩名夜行人，他們毫不避忌君文，併肩一處說着話。

一個身材高些的先開口道：「怎麼樣？」

身材矮的道：「大哥算無遺漏，這小子從一大早就這樣跪着，到現在沒動。」

「我不是問這個，是問四外怎樣？」

「怎樣？雖然鬼居地，却連鬼影子全沒有一個，更不用說人了！」

「那就好，正初更了，大哥那兒要按計劃動了，咱們也該下手了！」

「好，你動手，我把風！」

「怎麼，是心軟了還是手軟了？」

「說實話，我兩樣都軟了，從一大早就看他這樣子，鐵人也會心軟的！」

「哼！」高身量的道：「這話要叫大哥聽到，不揭你的皮才怪！」

「大哥沒在嘛，反正伺候這樣主兒，也用不了兩個人，何況我站了一整天，也眞累了，你就帮帮忙吧。」

矮小的這個夜行人，說完話已飄身出去三丈，在替同伴望風。

高身量的步向君文，邊走邊道：「章君文，起來吧，你的好日子到了！」

君文也許是「哀莫大於心死」，也許是早已哭斷了魂，竟沒聽到身後話聲，所以仍是直跪不動。

高身量的一聲獰笑道：「怎麼，還想賴着多活片刻呀！」

說話間，這人已够上了步位，自身畔腰間抽出半條蔴繩，又髒又舊，誰若看到也會立刻認定這是拋棄在墳地裏的東西，這些惡徒眞是在在想的週到，連條繩子今早就準備好來路。

這人雙手執繩，向君文套去，這十分明顯，他們要勸死君文，然後懸屍大樹，作出君文羞愧自盡的樣子。

繩子已套到君文頸間，這人猛地雙手提力勒緊，那知竟沒勒動分毫！

一愣之下重又提力，仍是一動不動。

這人不是普通人物，頓知有變，猛地一脚踢向君文後背，君文突然動了，先是一聲冷笑，身形倏忽一轉，右手閃電遞出，正點在這人腰上，這人半聲痛號，就只有圓睜着驚恐的大眼，一動不動了！

身量矮的突聞同伴痛號，疾撲而到，目光瞥處神色頓變，面前人竟不是章氏君文，再不猶豫飛身而退。

他退的不慢，怎奈人家更快，他還沒能雙足落地再起，人家已等在地上，所以他沒叫人家多費事，吭的一聲摔倒地上也一動不動。

這位僞冒君文的人，向另一角落暗處招手，眞的君文出現了，這人一手抓起一名地上的惡徒，和君文步出祖塋，在祖塋後牆黑影裏，早等好一輛馬車，這人趕車，人質和君文躲在車中，向城內而去。

× × ×

章秉成和郝大爺等人到了章家祖塋，四下找不到章君文的影子，別人沒留心，章秉成那臉上的顏色一變再變，雙目中也射出詭詐的光芒，他借口非找到君文不可，謝過衆人，一個人向祖塋暗處走去。

郝大爺正要和四隣回去，驀地聽到叱斥聲，奔向聲音來處，看到一場奇景。

章秉成身前丈外，站着一個人，五十來歲，稍有點兒胖，冷冷地看着章秉成道：「你到這個時候才想起來一逃了之，豈不太晚？」

郝大爺奇怪章秉成竟沒答話，反而是閃身後退飛縱而逃，他現在有些明白，章家大爺是有一身高過自己多多的武功的武林人。

章秉成沒能快過這位稍胖的老人，又被攔住。

這次章秉成拚了命，紅芒閃吐，雙「袖中雀舌」飛出，盤舞刺削三十二招如一式般斬向胖老人。

胖老人一聲哈哈，不退反進欺入了雀舌紅影之中，僅只一閃，紅影消失，章秉成魂飛魄散，頓足而起，胖老人揚手閃出紅芒，那本是章秉成的雀舌，如今成了他自己的追魂鬼，直釘入右小腿肚中，利鋒沒入不餘毫分，他狂號着自半空墜下，被胖老人提於手中，胖老人笑向郝大爺說了聲「請速回府，三更時會」，接着人影微移飄然無踪。

× × ×

有兩個人，在城內無人的南牆根廢園中，打了個只聽到風聲，只覺得砂滾土揚而見不到人影！

驀地內中之一厲嘯出聲，接着是一聲冷笑，是拚却生死的一招殺手，各出絕學，「金龍剪」對「無名刀」，那「剪」是雙掌，那「刀」也是雙掌，四掌迎實，內中之一悲號出聲，人在半空，僅說出一句「徐家無名刀」，就狂噴着血箭摔落地上，挺也不挺，動也不動，死了，死的是費騰天，另一人輕輕落地時，才看出面目，正是徐心毅，他爲章家三十八命，劉婆子二十六個寃魂，雪報了仇恨，只可惜沒能從費騰天口中，追問出那「老魔」的下落。

事態明朗了，于奎、路通出面，十一兇徒費騰天當場格殺，假扮宋朝將軍的也沒躲過生擒，柳成業正是其中之一，有章守仁的屍體，錢琪供出內情，包括先殺章家滿門而後焚宅的事實，秦氏眞是大戶女，一切不知，徐家無人出面，一場奇功，白白便宜了于奎和當地官差，走筆至此「鬼影」一篇全部結束，祈盼讀友指教批評。

（續完）

泰國的拳與象

文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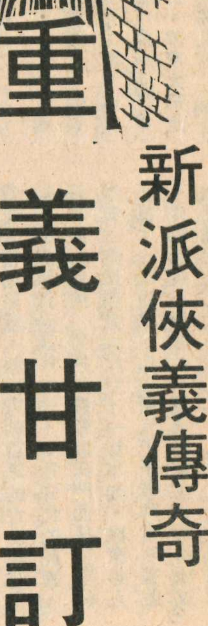
在泰國，沒有甚麼東西能像泰拳和大象那樣對羣衆有這樣大的推動力。這並不是說泰國的其他風俗特色如潑水節、佛像、僧人等不够代表性，而是說，兇狠的泰拳和壯觀的象隊，更能令遊客和泰國人鼓舞。

被視爲最霸道和兇狠的泰國拳，拳式大致分三類，一是打拳、二是脚踢、三是蹭撞，其他花拳繡腿，僅是搏擊者臨場應變出手而矣，在三種招式中，最狠者是脚踢，最毒者是蹭撞，至於拳打，祗不過用作試探對方實力及護衛之用，由於脚力比手勁爲重，所以每個拳師在賽後都是「體無完膚」，每個人都幾乎是血淋淋才下台，故甚被好此道者認爲最刺激的拳賽。

和殘酷的泰國拳比對。泰國白象更使人產生莊嚴肅穆的感受，正如印度的牛一樣，白象在泰國是被認爲聖物的，這當然與大象的實用價值有關，隨着機械化的進展，大象的價值漸由實用性轉向娛樂性，用以吸引遊客和娛樂羣衆。騎象的泰人可稱爲世界最偉大的大馬戲演員，他們祇需要一兩支小棒，便可以命令大象做出各種小巧和引人發笑的動作。每年的賽象節，更是引人入勝，人們會發現，當一隊大象以時速二十五哩一同奔走時，實在是一種奇景。

金燈盟

新派俠義傳奇



重義甘訂城下盟

臥龍生・文　盧令・配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金燈門遭人跟踪，行踪洩露，為黑白兩道不下百人圍困，金燈門下言小秋分佈人手抗拒來敵，剛佈置就緒，淮陽派掌門萬長青和武當青鶴道長各率門徒到來，雙方無法在言辭上妥協，立即訴諸武力，黃媚出鬥青鶴道長，出手三劍，便把青鶴道長逼退丈外，青鶴道長自知不敵，在未損顏面下率屬而去，萬長青欲隨後撤退，却為黃媚出手點了麻穴，被生擒入破祠中，這時，祠外羣豪畢集，蕭飛燕向王俊報告言小秋受傷，搏鬥激烈，王俊欲往外觀戰，萬長青懇求隨往觀看，王俊命蕭飛燕為萬長青解穴——

蕭飛燕怔了一怔，遲疑地道：「大哥！這個……」

王俊接道：「我說解開他的穴道。」

蕭飛燕不敢再出口反駁，應了一聲，拍活了萬長青的穴道。

萬長青望了王俊手中的金劍一眼，道：「掌燈人，這樣相信萬某，萬某人很感激。」

王俊道：「萬掌門，不用客氣了，咱們去吧！」

舉步向前行去。

萬長青緊隨在王俊身後，向外行去。

這時，整個的搏殺已然移到了大廳外面。于重和齊子川聯手拒敵，擋住了左面的攻勢。

言小秋和方昭，守着右面方位。

黃媚獨擋正關力擋強敵的攻勢。

地面鮮血淋漓，橫七豎八躺了一地屍體。方昭的傷勢不輕，半個下身，都為鮮血染濕。

但他仍然在奮力苦戰。

王俊大喝一聲，道：「老三，回來。」

方昭疾攻一劍，向後退去。

言小秋劍勢擴展，把王俊留下的空隙，完全補了起來。

方昭退到了廳門口處，一欠身，道：「見過掌燈大哥。」

他身上受了三處刀傷，肌肉翻裂，鮮血仍不停的向下流着。

蕭飛燕迅快的取出金創藥，包紮起方昭的傷勢。道：「三哥，你失血太多，快去坐息一下。」

方昭苦笑一下，道：「這點皮肉之傷，我還可以撐得住，金燈門遇上了從未有過的苦戰，我怎能逃避不管。」

王俊冷冷說道：「你傷勢很重，上陣動手，還要別人分心照顧，快去休息一下去吧！」

他已逐漸體會到金燈門掌燈大哥應具有的權威。

方昭應了一聲，行入廳中。

蕭飛燕沒有出手助戰，但却仗劍站在廳門外面。

看樣子，她是志在保護王俊，和堵擊漏網而入的敵人。

這時候場中的搏殺，無法指點，只好任他們激鬥下去。

但萬長青目睹現在慘烈的搏殺，却看的暗暗心驚，這個縱橫江湖的神秘組合，人數竟然如此之少，武功却是如此高强。

但聞王俊緩緩說道：「萬掌門人，這些參與這場惡鬥的，都是什麼身份？似乎不是來自一處？」

萬長青道：「他們本就非同一門的人，這些人的身份似乎十分複雜，有些江洋大盜，綠林悍匪，但也有各大門戶中人。」

伸手指着一個手握雙刀，攻勢兇猛的大漢，接道：「掌燈人，瞧到了他麼？那是湘鄂二省中很有名的大盜，雙刀花平。」

王俊凝目望去，只見他雙刀飛舞，有如瑞雪冷芒，攻勢猛惡。

在圍攻言小秋的惡鬥中，形成了一股主攻

的力量。

王俊道：「這人在江湖中聲名如何？」

萬長青道：「既稱大盜，自非好人，但他是那種盜亦有道的人，定有三不搶的規矩。」

王俊道：「那三不搶？」

萬長青道：「忠臣義士不搶，孤兒寡婦不搶，孝子善人不搶。」

王俊道：「萬掌門人，這麼說來，他不算壞人了。」

萬長青道：「打家刦舍，搶刦渡日，自然也不能算是好人了。」

王俊道：「這等人，盜中含道，非好非壞，我們應該如何對付。」

萬長青沉吟了一陣，道：「只能說他惡跡不著，不是十惡不赦之徒，但搶刦生涯之中，殺人放火，不計其數，如論王法，那是定殺不赦的罪了。」

蕭飛燕道：「四哥對他的底細，大概也很清楚，所以，對他一直有些手下留情，不肯施下毒手。」

萬長青哦了一聲，沒有接口。

這時，言小秋正受着七八個人的圍攻，其中以花平的攻勢最為凌厲。

王俊道：「這個人，攻勢兇猛，照萬掌門的說法，也不用對他手下留情了。」

只聽搏殺中的言小秋高聲說道：「小弟謹領大哥的令諭。」劍法忽然一變，寒芒飛繞中，飛起了一顆人頭。

是雙刀花平的人頭。

人頭直飛起兩三丈高，然後，跌落在實地之上。

花平忽然被殺，使得圍攻右路的羣匪，都為之心神一震。

兇猛的攻勢，頓然停了下來。

這一路，都是中原道上的綠林人物結合。得勝時，各逞神威，攻勢兇厲無匹，但一旦落敗，却都就一哄而散，各奔東西。

雙刀花平之死，使他們感覺到金燈門中人物的厲害。

至少，誰的攻勢太過兇猛，誰就可能要先死。

這些人，已有私心，立刻形成了一股散夥形勢，你望我，我望你，大家向後退去，片刻工夫，人都倒退了一丈開外。

强敵三面攻勢，本以右面最為危急，但却未料到，竟是右面先行解決。

萬長青暗暗嘆息一聲，忖道：「這金燈門中人，不知是一個什麼樣子的來路，怎的每個人的武功，都如此高强。」

但聞黃媚的聲音，傳了過來，道：「大哥，這些人，攻勢惡毒，什麼手段都使得出來，可惡至極，小妹要忍不住殺人了，還要大哥示下。」

萬長青回顧了王俊一眼，說道：「掌燈人，對陣搏殺，動手拚命，難道也要王兄的決定麼？」

還未得王俊回答，蕭飛燕已搶先說道：「不錯，我們金燈門，有這麼一個規矩，凡是大哥在場的事，都由大哥作主，如是大哥不在，以六妹的性格，至少又殺了三四個人。」

王俊道：「十幾個人，圍攻一個女子，老實說，已然失去江湖英雄本色，六妹也不用手下留情了。」

只聽黃媚的笑聲，傳了過來，道：「多謝大哥。」劍勢忽然一變。

但見寒芒流轉，奇招橫出，慘叫之聲，傳了過來，不過一刻工夫，被黃媚活劈了一個，刺殺了一個，中劍受傷者，另有三人。

這一下反擊的疾攻快斬，一下子擊潰了中間一些人的鬥志。倏忽間，全都向後退開一丈四五。

黃媚抹去劍上血漬，還劍入鞘，望着那些後退一丈開外的人，冷漠對峙。

這時，只餘下左側，還在展開着一場激烈的搏殺。

齊子川和于重的聯手，把門戶封閉的天衣無縫。

任是强敵當前，數度猛攻，仍然難越雷池一步。

萬長青眼看到金燈門以寡擊衆的成績，心中暗暗佩服。

但有一點不解是，金燈門掌燈大哥有着無比的權威，但武功最好的，却是倒數上來，最年輕美艷的黃媚，似是六人之中武功最强的高手。

但覺個中疑竇重重，但却又想不出何以如此。

心念轉動之間，忽然一聲佛號傳了過來，道：「諸位暫請住手，老納有事請教。」

說話的是一個身着紅色袈裟，年約五旬的大和尚。

搏鬥中的人，聞聲停手，各自向後退了兩步。

凝目望去，只見那紅色袈裟的僧侶，面色冷肅，腰間佩着一把戒刀。

萬長青低聲問道：「王兄，你認識這個人麼？」

王俊搖搖頭，道：「不認識，這位大師父，是一個什麼樣的人物？」

萬長青道：「少林寺中的有名人物，非凡大師。」

王俊道：「非凡大師，是怎麼樣的一個人物？」

萬長青道：「非凡大師在武林中很有名氣，也很受武林同道敬重。」

王俊道：「常聽人說，少林和尚，都是好人，這和尚，也不會是壞人了。」

萬長青道：「非凡大師是目下少林寺中的外事總管，凡是少林寺對外事務，都由他出面調停，聽說他極得少林寺掌門人的器重。」

王俊道：「如是掌門人，對他沒有足夠的信任，他又怎會具有處理事情的能力。」

萬長青微微一笑，低聲道：「掌燈人說的是……」

語聲一頓，接道：「非凡大師處事的能力，除了少林門戶的支持之外，主要還是靠他自己的一身武功，和豐富的江湖經驗，在下知曉少林寺中有人趕來，但却未料到，趕來的，竟是非凡大師。」

王俊道：「聽閣下口氣，對那非凡大師的為人，十分敬重了。」

萬長青點點頭，道：「江湖上對非凡大師的一般評論，很公正。」

王俊輕輕吁一口氣，道：「聽閣下的口氣，十分活動，似乎是不敢肯定這件事情。」

萬長青道：「在下是不太敢肯定這件事情，因為，貴門給在下的教訓太大了。」

王俊道：「本門給閣下什麼教訓？」

萬長青道：「江湖上把貴門的傳說的很壞，很壞，直到在下見到貴門之後，才發覺江湖上的傳言，不是那麼回事，貴門竟然是一個完全維護武林正義的組合。」

王俊歎口氣，道：「萬掌門人，江湖上的是非太多，行走大不易。」

這時，非凡大師，已然行到了雙方搏殺的場中，高聲說道：「那一位，是金燈門的掌燈人。」

于重回顧了王俊一眼，欲言又止。

王俊一挺胸，道：「在下是金燈門的掌門人。」

非凡大師打量了王俊一眼，一合掌，緩緩說道：「老衲少林非凡，見過掌燈人。」

王俊一抱拳，道：「不敢當，在下王俊，大師有什麼吩咐？」

非凡大師道：「老衲適才見過了武當派的青鶴道長。」

王俊點點頭，道：「那青鶴道長，和大師說些什麼？」

非凡大師道：「老衲還想聲明一下老衲另一重身份。」

王俊道：「在下洗耳恭聽。」

非凡大師道：「老衲應本屆武林盟主之聘，出任了這一屆武林盟主的總護法。」

王俊道：「哦！總護法。」

原來，被推舉出來的武林盟主，可以在天下各大門派中，選聘護法，總數八人，再由八人中互推一人為總護法。

少林非凡大師為武當掌門人聘為護法，又被八大護法互推為總護法。

能為武林盟主聘為護法的人，自然都是各門各派中精英高手。

但王俊不知道這些規矩，也不知盟主座前，身為護法的權位，身份。

非凡大師長眉微微一揚道：「老衲以武林盟主座前總護法的身份，和閣下論事，不知夠不夠這個條件？」

于重接道：「大哥，總盟座駕前總護法，有權排解江湖上任何紛爭，咱金燈門要好好接待才是。」

王俊點點頭，一拱手，道：「大師有何見教？」

非凡大師道：「貴門此番行動，早已在盟主的預料之中，所以，老衲是奉了盟主的令諭，趕來了此地。」

王俊道：「大師的意思是……」

非凡大師笑一笑，道：「金燈門在江湖上的作為，姑不論是對是錯，但貴門不以章法行事，大大違背了武林中的規戒。」

王俊道：「那將如何呢？」

非凡大師合掌說道：「這就要看掌燈的人意思了？」

王俊冷笑一聲道：「我！我想本門所作所為仰不愧天，俯不怍地，實在也想不出有任何錯失。」

非凡大師臉色微變，道：「這數十年來，江湖上，能够保持了一個粗安平靜之局，都是因為近年中，各屆盟主殫精竭力，維護之功，自然，各大門派，世家，能够合作，也是重要原因，門戶之間，有了爭執，大都能遵從盟主裁決，唯獨貴門，我行我素，不知令諭，行踪飄忽，却又遍及大江南北，經過之處，血染黃沙，鬧出了無數的流血慘劇，這一點，我想貴門中，早也心中明白了。」

王俊確實明白，那就是義理二字。

笑一笑，緩緩說道：「金燈門作為之事，就王俊所知，無一不是光明磊落，斬奸除惡的舉動，對於義理二字，全無虧負，在下，實也想不出，我們有什麼錯失。」

非凡大師臉色一沉，道：「但江湖之上，有不少告了貴門，盟主也曾令諭我等，追查貴門行踪，準備邀請貴門中為首之人，親上武當，說明內情，但却一直無法尋找到貴門中人的行踪，如今，總算被老衲尋得。」

王俊道：「哦！」

非凡大師道：「所以，老衲希望貴門派中人，能够隨老衲，同往武當一行，面見盟主，辯明是非。」

王俊道：「這個，這個……」

回顧了于重一眼，接道：「老二，咱們應該如何？」

于重道：「照理說，咱們應該同往武當一行，不過，此間事情未了……」

非凡大師冷冷接道：「老衲如未見着諸位時，諸位盡可借故推託，但被老衲碰上了，老衲自然不能輕輕放過，任諸位離去。」

王俊道：「二弟，武林盟主，可是當眞的管到了咱們。」

于重道：「盟主為天下武林同道推選，就事而言，確有管理咱們之權。」

王俊道：「二弟，咱們金燈門作為的事，沒有不能見諸天日的吧？」

于重道：「沒有。」

王俊道：「好──既然如此，咱們為什麼不上武當山去，面見盟主。」

于重道：「道理上說，咱們確也該到武當山上一行。」

非凡大師合掌道：「阿彌陀佛！善哉！苦海無邊，回頭是岸，門主賢明，必有公斷。」

王俊沉吟了一陣，道：「好！在下答允同上武當山一行，晉見盟主，但望大師能寬限咱們幾日，過了年節，定當趕往，答辯對質，以明是非。」

非凡大師搖搖頭，道：「掌門人，老衲十分抱歉，恐怕不能等候諸位過年節了……」

回顧了一眼，接道：「諸位施主，知曉過年，但這四週之人，那一個不知年節，他們大背常情，千里趕來，聚集於此，又有何人，能過上一個安樂年節，這些人不下數十位，大都是和貴門有着深仇大恨的人，他們能棄去年節不過，貴門為何不能？」

王俊無法決定了，歎口氣道：「大師，此事關係到金燈門的聲譽，恕我無法作主，我要和幾位兄弟們商量一下，再回答大師如何？」

非凡大師點點頭，道：「好！老衲命他們退出十丈，諸位好好商計一番，一個時辰之後，老衲再來聽候回音如何？」

王俊一揮手，道：「一個時辰之後，在下自有答覆。」

非凡大師回顧了羣豪一眼，高聲說道：「諸位如肯接受本座調解的，那就後退十丈，如若不願接受本座調解，請留原地不動……」

話聲甫落，人人向後退去，竟無一人留在當場。

非凡大師望着地上橫陳的六具屍體，和五個痛苦呻吟不絕之人，暗暗歎息一聲，伸手點了傷者穴道，先替他們止了血，然後，才挾着退下。

古宅大廳之外，只餘下了金燈門中人。

王俊並未退入廳中，就在大廳外面，把于重等招集一處，道：「二弟，目下情境，咱們應該如何？」

于重道：「大哥的意思呢？」

王俊說道：「國有法，家有規，江湖上既然有了這麼一個組合，咱們就得聽他們的，對麼？」

于重沉吟了一陣道：「大哥說的有理。」

黃媚清脆如鶯的聲音，婉轉耳際，道：「大哥，小妹覺着，咱們不能到武當山去……」

王俊接道：「為什麼？」

黃媚道：「咱們如若上武當山，面見這一屆武林盟主，必然交出兵刃，束手就縛。」

王俊道：「崇法認罪，辯明是非，以還我清白，自然要聽命行事了。」

黃媚道：「聽說武當掌門，是一位很有修養的人，武功，德望，都受着武林同道的敬重，不過，這裏還有着太多的可疑，咱們不能上人之當。」

王俊道：「六妹的意思是……」

黃媚道：「我想這中間，最可疑的一點是，這些人，怎麼知道了我們的行踪，又怎會這

麼巧的，把人手集中於此。」

王俊沉吟了一陣，道：「這情形確然是可疑，這些人，放着年節不過，全都找來此地，豈是巧合。」

黃媚說道：「小妹的看法，這是有計劃佈置的一個陷阱，那位張員外，是其中的主謀之一。」

王俊道：「嗯！如非為了救他，咱們也不會全部集中於此了。」

黃媚輕輕吁一口氣，道：「所以，小妹覺着，晉謁武當山的事，應該從長計議。」

王俊道：「六妹，這和晉見武林盟主，有什麼關係呢？」

黃媚道：「大哥，咱們如若緊隨那位總護法，去見武林盟主，第一件事，必須要交出兵刃，束手就縛，才能登上武當山。」

王俊道：「交出兵刃？」

黃媚道：「是！交出兵刃，咱們都變成了赤手空拳，一旦遇襲，如何拒敵。」

言小秋道：「咱們是被告，照規矩，咱們還要戴上一種刑具。」

王俊怔了一怔，道：「還要戴刑具，什麼樣的刑具。」

言小秋道：「聽說，那是一種專門設計的刑具，用來對付武林中人。」

王俊道：「這就得從長計議了。」

黃媚道：「大哥，如若一定要上武當山，咱們也不能放下兵刃，戴上刑具，那如一旦被人狙殺，只有送命份兒。」

王俊道：「咱們如若不上武當山，那又是一個什麼樣的後果呢？」

于重回顧了萬長青一眼，道：「咱們從來沒有參加過武林大會，也沒有推選過武林盟主，有個什麼樣的結果，小弟也不太清楚，萬掌門人，是一派掌門的身份，想來定然知曉後果了。」

萬長青道：「老朽知道。」

王俊道：「可否見告呢？」

萬長青道：「掌燈人想知曉內情，在下怎敢不言？」

王俊道：「在下洗耳恭聽。」

萬長青猶豫了一下，才緩緩說道：「如是不服裁決，那就等於背叛了武林盟主，整個武林同道，都會變成了敵人，天下雖大，可以說沒有立足之地。」

王俊道：「武林盟主決定的事，是不是件件公平。」

萬長青道：「到目前為止，經過裁決的糾紛，不下百餘件，大體上都還能叫人心服。」

王俊又問道：「這一屆武林盟主的為人如何？」

萬長青道：「武當派掌門人，是一位修養有素，宅心忠厚的人，江湖上之人，對他都很敬仰。」

王俊道：「這麼說來，他很受愛戴了。」

萬長青道：「他是個好盟主，斷事精明，為人正道，唯一的缺憾，他很少在江湖之上走動，對江湖上的事情，知道的太少。」

王俊道：「那將如何？」

萬長青沉吟了一陣，說道：「如此一來，一旦遇上複雜的事務，無法借重經驗，只有從情理方面去看，論斷是非，那就難免有所偏差了。」

王俊說道：「入情在理的事，怎的還有偏差。」

萬長青道：「江湖上事務龐雜，有些事，單從表面上看，那是千眞萬確，一無差錯，但事實經過，却又不是那麼回事，這一點，非有很豐富的江湖經驗，難作論斷了。」

王俊說道：「非凡大師的總護法，是眞是假？」

萬長青道：「這個，在下倒可以向諸位保證，那是千眞萬確的非凡大師。」

王俊道：「萬掌門人，那個總護法的身份，在江湖上，有多大的權威。」

萬長青道：「總護法有搜證抓人大權。」

王俊道：「厲害啊，如是被抓之人，不肯聽從呢？」

萬長青道：「這就是關鍵所在了，身任總護法的人，如若沒有相當的武功和人望，這個總護法就幹的辛苦的很，所以，武當派掌門人，再度被選為武林盟主之後，就提出了由非凡大師出任總護法的條件。」

王俊道：「非凡大師的武功，十分高強？」

萬長青道：「不錯，十分高强，在當今少林高僧之中，非凡也是一位很傑出的人物。」

王俊道：「如是我們不答允非凡總護法的條件，勢非被鬧成不可開交的局面了。」

萬長青道：「這個，在下就無法說了！」

王俊沉吟了一陣，道：「六妹，看來此事十分重大，咱們不能輕率從事。」

黃媚歎息一聲，道：「大哥的意思呢？」

王俊道：「咱們金燈門所作所為，既是義俠的本份，實也沒有什麼不可告人之處，又何懼見那武林盟主。」

蕭飛燕低聲道：「大哥，如若咱們放下兵刃，戴上了刑具之後，咱們却不能得到公平的審判，那時，又將如何呢？」

王俊道：「我會和非凡大師談好條件。」

黃媚還待接口，却被于重示意阻止。

非凡大師很守約定，依時而至。

他身披袈裟，大袖飄飄，赤手穿拳而來。

王俊迎於大門外。

于重等羣豪，却列隊於王俊的身後。

一抱拳，王俊緩緩說道：「大師，在下等自信作為，或有干犯王法律令之處，但自信作為都是義俠行為，從未踰越。」

非凡大師合掌喧了一聲佛號，道：「掌燈人既然有此信念，何不同行一見武林盟主，明辯是非！」

王俊道：「大師德高望重，一言九鼎，在下希望能得大師一些保證。」

非凡大師道：「什麼保證？」

王俊道：「第一我們能得公平審判。」

非凡大師道：「武林盟主，賢明精幹，貧僧倒是可以保證，諸位有足够的時間，提出辯白解說，雙方對質。」

王俊道：「第二，我們不能戴上刑具，我們要保有自保的能力。」

非凡大師道：「這個麼，老衲不便答允，需知武林盟主，對待天下的武林同道，執法如一，決不能有所偏袒不同。」

王俊一皺眉頭道：「總護法不答應了。」

非凡大師道：「不能，不過……」

王俊接道：「不過什麼？」

非凡大師道：「老衲可以答允你保障安全，直到見過盟主為止。」

王俊道：「見到盟主之後呢？」

非凡大師道：「那就是老衲所能擔負的責任了，諸位有何寃屈可向盟主申訴。」

王俊道：「只有盟主一人，聽我們的爭論辯說麼？」

非凡大師道：「不論盟主是一位如何公道的人，一人斷事，難免有過於主觀之嫌，所以，執法堂的審判大會，除了盟主以外，還有八位聽證人，這些人，都是武林中一向認為公道的人。」

王俊道：「那是說連同盟主，一共有九個人了。」

非凡大師道：「正是如此。」

王俊道：「大師，可是聽證人中之一。」

非凡大師道：「老衲不是，老衲是執法的人。」

王俊輕輕吁一口氣，道：「大師，如是我們不答應呢？」

非凡大師皺皺眉頭，道：「不答應，對貴門將是很大的一項不利，不論你們含冤多深，將是永遠無法申訴的了。」

王俊哦了一聲，道：「大師，可否能說的明白一些？」

非凡大師道：「就依老衲而言吧！我相信諸位都是滿懷正義的人，但如藐視了老衲的執法行爲，有理也變成無理，那時，貴門處境，當是一個和天下武林抗拒的局面。」

王俊道：「大師，也不會放過我們？」

非凡大師道：「自然，老衲非出手不可，就算貴門能和老衲對抗，但却無法和天下各大門派對壘。」

王俊道：「武林盟主，眞的能號召天下武林門派，一齊和我們爲敵。」

非凡大師道：「不錯，這一屆武林盟主的個人聲望，已是天下敬仰，再加近來各門派已很重視這個武林分辯是非的組合，所以，組成一個執法會，這是各大門派推出精英高手組成，人數之多，決非任何一個門派所能抗拒，除此之外，盟主一道令牌，天下各大門派，都將遣出高手，搜索抗令之人。」

王俊歎口氣，道：「這樣說來，天下之大，也沒有我們容身之地了。」

非凡道：「這幾年，武林中很少糾紛，搏殺，其故卽在此，任何人，都不太敢抗拒武林盟主執法人。」

王俊道：「大師，這都是後果，但不知道眼下的局面呢？」

非凡大師道：「阿彌陀佛，老衲既是總護法，也不容諸位抗命不理，我隨來的四位護法，諸位至少要先殺了我五人，才能有逃走的機會。」

王俊道：「一定要殺了才行。」

非凡大師道：「不錯，老衲本人執法，不同一般的比武過招，我們一動手，非要擒獲諸位不可，諸位抗拒，那就是不死不休的局面了。而且，執法會有一條很冷酷的規定，那就是我們如不能拘回抗命人時，也要帶他的屍體回去覆命……」

語聲一頓，接道：「就算諸位能够通過老衲這一關，也無法逃過天下各大門派的緝拿，想想看，以金燈門的實力，眞能和天下武林對抗麼？」

王俊沉吟了良久，目光轉注到于重的身上，道：「二弟，咱們應該如何？」

言小秋突然接口道：「大哥，非凡大師德高望重，咱們金燈門，又沒有作過什麼見不得天日的事，小弟之意，非凡大師能給咱們一種保證時，咱們應該到武當山上一行。」

于重輕輕咳了一聲，道：「大哥，金燈門成立數十年，從來沒有面對過如此重大的事，這件事，要大哥決定了。」

王俊道：「好難的決定。」

目光突然轉到萬長青身上，接道：「掌門人，在下領教一事。」

萬長青對金燈門中人，已生出了很强的佩服之心，道：「掌燈人吩咐。」

王俊一字一句的說道：「非凡大師的爲人如何？」

萬長青道：「很受武林同道愛戴。」

王俊道：「他能守信諸麼？」

萬長青道：「一言如山，決不改變。」

王俊道：「我們雙方對答之言，掌門人都聽到了？」

萬長青道：「字字入耳。」

王俊道：「掌門人願意隨同一行，也好替我們作個見證。」

萬長青道：「這個，這個……」

非凡大師一合掌，接道：「就老衲暗訪所得，金燈門確是個俠義組合，掌門人如有暇便，何不同赴武當山一行。」

萬長青道：「好吧！既然掌燈人，和大師都看得起我萬長青，在下就祇好恭敬不如從命了。」

王俊目光又轉到了齊子川的身上，接道：「齊老，你請便吧！敝門很感激你的帮助。」

齊子川道：「老朽這條命，是貴門所救，如非貴門援手，齊子川早已身化塵土，老朽願和諸位同往武當山上一行，作個證人。」

王俊回顧了非凡大師一眼，道：「大師，方便麼？」

非凡大師道：「方便，如若貴門在聽證大會之上，能够提出人證，盟主還要傳諭求證，能由證人同行，老衲是歡迎萬分。」

王俊仰面望天，緩緩說道：「我這決定，也許有違金燈門的傳統，但金燈門既屬武林一脈，我們也不能永遠獨行其是，我們該把自己的事，交給武林盟主，由他去作這些事，也可以免去別人對金燈門的誤會。」

目光由于重黃媚等臉上掠過，道：「諸位賢弟，賢妹，放下兵刃吧！」

當先把手中的金劍，遞給非凡大師。

非凡大師接過金劍，單掌立胸，道：「施主好明智的決定，老衲佩服的很。」

于重，方昭，言小秋，蕭飛燕，黃媚，依序交上兵刃。

非凡大師一一接過，道：「但得諸位無罪離開武當山時，老衲立當原物奉還。」

口中雖在說話，右手却去接齊子川手中的拐杖。

王俊急急說道：「齊老，不是本門中人，不受此限制。」

非凡大師嗯了一聲，道：「掌燈人，他已和我們動過手，如若不收了他的兵刃，如何能叫人心服。」

齊子川哈哈一笑道：「老納決心已定，何在乎交出兵刃。」

雙手把拐杖送了過去。

非凡接過拐杖，道：「齊兄，和執法會中人對抗過，只怕也要戴上刑具了。」

齊子川道：「爲朋友兩脅揷刀，何況，齊子川是在報救命之恩。」

非凡大師點點頭，面對着守在數丈的人羣，高聲說道：「金燈門已交出了兵刃，接受老衲的勸言，諸位之中，如有和金燈門中人鬧過糾紛，含寃莫白的，可以到武當山前院，七星峯上，武林盟的大會堂去投訴，武林盟主會給諸位一個公平的交代……」

語聲一頓，接道：「由此刻起，金燈門中人的安全，已由老衲負責保護，諸位若對金燈門中人，有所舉動，那就是對着老衲來了，也是和武林盟主對抗了。」

這一番話似是發生很大的力量，大部份人，轉頭而去。

非凡大師高喧一聲佛號，道：「隨行執法何在。」只聽一聲回應，四個人，緩緩由人羣中行了出來。

四個人穿着不同，年齡也不同，第一個年約三十，穿着長衫，把一把長劍抗在肩上。

第二個人穿一身黑色劲裝，腰圍軟鞭，年約二十六七。

第三個，一身白衣，身佩雙刀，長像很英俊，年齡不過十八九歲的樣子，只是臉色一片冷漠。

第四個，是一個五旬左右的老者，矮矮瘦瘦的，穿着一件月白長衫，背上揷着一把判官筆，留着小羊鬍子。

非凡大師目光一掠金燈門的王俊，道：「掌燈人，這四位隨行執法，都是武林中的有名的人物，各人都有着獨特的造詣，他們是老衲由天下各大門派之中，選出來的高手，這四個人，是老衲選出來的人，也是隨同老衲，執法的人，如今貴門已經交出了兵刃，這些人，都是保護你們的力量。」

王俊道：「大師，至少現在還沒有證明我們有罪，難道還要替我們戴上刑具。」

非凡大師道：「掌燈人，這是非履行不可的條件之一，諸位是被告，在武林盟中的規定，凡是被告，都要戴上刑具。」

王俊道：「你要我們戴上刑具，在大街窄道上行去。」

非凡大師道：「那倒不致於，咱們是有一輛篷車，諸位請坐在篷車上，咱們一起把諸位，送上武當山去。」

王俊道：「這個麼？咱們要仔細的想一想了。」

非凡大師道：「掌門人，不用想什麼了，諸位既已交出兵刃，老衲不希望再引起一番紛爭。」

王俊回顧了于重等一眼，道：「諸位賢弟，咱該如何？」

于重道：「非凡大師說的不錯，掌燈大哥既然已決定交出了兵刃，等於是咱們已經接受了武林盟主統治，那就戴上刑具吧。」

王俊輕輕吁一口氣，道：「諸位賢弟，也許我的決定錯了。」

黃媚笑一笑道：「金燈門的掌燈大哥，決定的事，決不會有錯！」

王俊苦笑一下，欲言又止。

非凡大師道：「如若諸位不反對的話，老衲就叫他們上刑具了。」

王俊點點頭道：「好吧！」

非凡大師高聲說道：「刑具過來。」

一個中年大漢，應聲奔了過來。

他手中，提着一個木箱，行到了非凡大師的身前，停下了脚步。

打開木箱，取出了七套刑具。

那是七個手銬，一種銀色的手銬。

王俊怔了一怔，說道：「要我們戴上這個麼？」

非凡大師道：「不錯，這銀色手銬，是武林盟中規定的刑具，一共兩種顏色，這一種銀色的手銬，是還沒有定罪之人所用。」

口中說話，手却沒有閑着，已經把手銬套在了王俊的手上，波的一聲，鎖了起來。

他幾乎是用的半强迫的方式，把一隻手銬硬套在了王俊的手上。

黃媚星目一瞪，道：「大師，你這是什麼手法。」

非凡大師冷冷說道：「女施主，已經決定的事，老衲不喜歡夜長夢多。」

黃媚冷笑一聲，道：「大師，咱們並沒有敗在你手中，而是自動放下了兵刃，你是有道高僧，希望你不會欺騙我們。」

非凡大師說道：「女施主最好相信老衲，我執法如山，從不徇私，也從未出過有什麼錯誤。」

黃媚道：「大師，你這是威脅我們？」

于重道：「算啦，大哥已經被戴上了手銬，咱們爭執這些，又有什麼用處？」

伸出了雙手。

金燈門中人，連同齊子川，都未再交言，伸出雙手，被戴上了手銬。

非凡大師輕輕咳了一聲，道：「篷車。」

一輛黑色的篷車，疾馳而來。

黃媚冷笑一聲，說道：「大師準備很充分啊！」

非凡大師道：「那是因爲老衲做事，從未有失敗過。」

齊子川道：「說的是啊！武林盟主中的總護法，自然權勢龐大，威風凜凜了。」

非凡大師接道：「齊子川，你本來不是金燈門中人，爲什麼要淌這次混水。」

齊子川道：「大師，也許你不知道江湖上有一種道義，也有一種恩情，老朽在報恩，同時，也想看看武林盟主，審問江湖事，是不是眞的很公平。」

非凡大師道：「那很好，這篷車上，可以坐十個人，諸位請上車來吧！」

齊子川笑一笑，當先行上篷車

金燈門中人，魚貫相隨，登上篷車。

這是一輛特別設計的篷車，篷面很寬大，果然有十個人的位置。

幾人上車之後，篷車的垂簾立刻放下。

輪聲轆轆，篷車以極快速的行動，向前行去。

齊子川輕輕吁一口氣，道：「掌燈人，老朽覺着情形有些不對。」

王俊道：「在下也覺着情形有些不對，也許我眞的作錯了事。」

黃媚笑一笑道：「大哥，不用內疚，我們流浪的太久了，我們也希望有一個很安定的時間，讓我們休息一下，如若這位非凡大師眞的能保護我們的安全，我們倒希望能够到武當山去瞧瞧。」

王俊道：「六妹，我心中好後悔，也許讀書和學武是兩件事，這些江湖上的事，實叫在下想不明白。」

齊子川道：「以那非凡大師在江湖的聲望，該不會騙咱們的，但看情形，咱們却似是上了賊船……」

王俊接道：「在下也擔心一件事，他們會不會把咱們處決了。」

黃媚笑一笑，說道：「我想，這個，他還不敢，就算萬一發生了事，咱們也不能束手待斃。」

王俊道：「可是，你們已交出了兵刃，而且，又戴上了手銬。」

黃媚說道：「這手銬，未必能眞的銬住咱們。」

齊子川道：「老朽試過了，這手銬相當的堅牢，只怕不易打開。」

黃媚笑了一笑，道：「那要看鎖的什麼人了。」

言少秋道：「六妹藝事博雅，開鎖之技，天下無多。」

王俊道：「可是她雙手被鎖，縱有開鎖的絕技，也是無法施展了。」

黃媚笑一笑，道：「大哥，不用憂愁。」

突然一縮雙腕，一雙玉手竟然在手銬中退了出來。

王俊吃了一驚，詫異地道：「這個是怎麼回事？」

黃媚道：「他這個手銬如若眞的鎖得住金燈門中人，咱們也不會在江湖上如此受人重視了。」

只見黃媚伸手由袋中，取出一截鐵絲，先在王俊手銬上撥動了一陣，竟然把特製的手銬撥開。

依次施展，片刻之間，打開了所有人腕上的手銬。

王俊呆呆的望着黃媚，臉上是一片驚奇和訝然混合的神色。

如非是親身歷經，說什麼也難相信，看上

去嫣柔異常的黃六妹，竟然是一個無所不能的人。

也許是王俊兩道目光，看的太露骨，看的一身奇絕武功的黃媚，竟然有些忸怩起來，垂下頭，低聲道：「大哥，還有什麼吩咐？立刻逃走，還是——」

王俊霍然警覺，說道：「咱們現在應該如何？」

言少秋接道：「不能逃走，聽傳說這一屆武林盟主很公正，咱們何不看個水落石出。」

黃媚道：「如若小妹的看法不錯，我相信，等不到咱們回武當山，途中就會有變。」

于重道：「非凡大師本是武林中很有名望的人，但處置此事，却是叫人難以心服。」

言少秋道：「咱們已恢復雙手自由，可以拒敵，何不索性多忍耐一些時間，看個水清魚現。」

王俊道：「對！咱們先看看非凡大師究竟是用心何在？」

車中人，暗作議論，決心等待着，看個結果。

篷車却以極快的速度，沿着南下的官道上，奔馳如飛。

長程健馬，特製的輪車，其快不在奔馬之下。

一口氣，跑出了數十里。

篷車四週，密垂的黑色篷幕，使得車中人，無法瞧到車外的景物。

忽然間，奔行的篷車，急驟的停下，馬聲長嘶，人立而起，幾乎掀翻了篷車。

車中人，都受到了劇烈的震動。

別人，都有着深厚的武功，反應靈敏，但王俊却身難自主，被那急收之力，身子忽然向前撞去。

黃媚適時一伏嬌軀，硬把王俊向前奔撞的身子，給壓了下來。

齊子川回顧了于重一眼，低聲道：「于兄，有變化了。」

于重點點頭，低聲道：「三弟，你的傷勢如何？」

方昭道：「不妨事。」

言少秋突然一伸手，撥開車篷一角的幕布，向外看去。

只見篷車停在一片荒涼的官道之上。

七個幪面人，一字排在車前，攔住去路。

原來乘馬走在篷車後面的非凡大師，已然躍下馬背，行到車前。

四個隨行的護法，緊隨身後。

單掌立胸，打了一個問訊，非凡大師緩緩說道：「諸位施主，識得老衲和籠車上的標識麼？」

七個幪面人，除了臉上那幪面黑布只露出兩個眼睛之外，還穿着一身黑衣，看上去，有一種詭異的味道。

居中的黑衣人冷笑一聲，道：「篷車是武林盟下押送囚犯之車，大師是盟主之下總護法非凡大師。」

非凡大師道：「不錯，諸位既識此車來歷，老衲身份，請讓讓去路吧！」

居中黑衣人道：「如是咱們能爲閣下讓路，就不會現身攔道了。」

非凡大師道：「這麼說來，諸位是有心而來了。」

居中黑衣人冷笑一聲，說道：「大師猜對了。」

非凡大師回目一顧，四個隨行護法，突然散佈開去，亮出了兵刃。

言少秋微微一笑，低聲說道：「咱們金燈門行俠江湖，一向都是保護別人的安危，今天嚐試一下被人保護的味道，倒也不錯。」

黃媚搖搖頭，道：「四哥，我總覺情形有些不對，咱們要準備一下，免得變成肘腋，措手不及。」

于重道：「到目前爲止，咱們還未發覺事情的可疑所在，但有備無患，聽六妹的，準備應變。」

只聽非凡大師高喧了一聲佛號，道：「老衲執法數年，來往押送囚犯，不下數十次，還未見到過，搶刦武林囚車的事。」

居中黑衣人道：「不幸的是，今日叫你遇上了。」

非凡大師點點頭，道：「諸位可知道老衲這囚車之中，押送的什麼人？」

居中黑衣人道：「金燈門中人的兄弟。」

非凡大師道：「諸位途刦囚車，是爲了報仇呢？還是要解救他們。」

居中黑衣人道：「大師問的太多了。」

突然舉直步對非凡行了過來。

非凡大師戒刀出鞘，冷冷喝道：「站住。」

居中黑衣人突然一揮手，道：「大師，佛門弟子，怎可妄動殺機，還不放下兵刃。」

那一揮手，似有着無窮的威力，非凡大師手中的戒刀，竟然握拿不穩，五指一鬆，戒刀落地。

緊接着身子搖了兩搖，跌摔在實地上。

四個隨行護法，忽然一招，兵刃出鞘。

但見居中黑衣人雙手連揮，四個護法，齊齊倒了下去。

透過篷布，向外查看的言少秋只瞧的臉色大變。

黃媚似已覺出情形不對，忍不住低聲道：「四哥，事情怎麼了？」

言少秋道：「一交手間，非凡大師和四個隨行護法，全都倒了下去。」

黃媚道：「有這等事。」

言少秋道：「他只是舉手一揮，有如施展魔法一樣。」

齊子川道：「不可能啊！那非凡大師武功造詣極深，武林中，沒有幾個人能夠勝他，其中定有原因……」

言少秋接道：「七個黑衣人中的居中一個，像會神術魔法一樣，舉手一揮間，人就倒了下去。」

黃媚一顰柳眉兒，道：「有這等事，那簡直不是武功了。」

言小秋點點頭，說道：「六妹，那不是武功……」

只聽一個冷冷的聲音，傳了過來，道：「你們可以出來了。」

黃媚望望王俊，又望望于重，欲言又止。

言小秋低聲道：「二哥，你出面吧！大哥對江湖事知曉太少。」

于重點點頭，重重的咳了一聲，道：「朋友是什麼人？」

但見寒芒一閃，篷車上的車簾，突然飄落了地上。

只見一個黑衣人手中執着的長劍，正在還入鞘中。

除了那拔劍斬篷車的一個黑衣人外，還有六個黑衣人，遠遠的站在了七八尺外。

地上躺着非凡大師，和四個隨行的護法。

趕車的車把式，也跌臥在車門下四五尺外之處。

那斬下車簾的黑衣人，並無進一步的行動，斬斷車簾之後，人又退回原處。

他是站在最左的一個。

七個黑衣人，一樣的衣服，一樣的黑巾蒙臉，除了兩個眼睛露出來之外，連使用兵刃的雙手，也戴着黑色的手套。

黑色的高腰靴子，除了兩道眼神之外，全

都隔在一片黑色之中。

七個人，唯一的不同之處，就是居中那黑衣人高了一些。

如想分辨出其餘六個人，不同的身份，只有從他們眼中分辨。

而黃媚和言小秋，正注意六個人的眼神之別。

一切似是都由那居中的黑衣人作主。

但聞居中的黑衣人冷笑一聲，道：「諸位請下來吧！」

黃媚低聲道：「大哥，戴好手銬。」

當下步下篷車。

羣豪魚貫相隨。

他們手銬，早已打開，此刻，却把手銬隱於袖中。

看上去，七個人，都戴着手銬。

居中黑衣人仰天打個哈哈，道：「金燈門在江湖上的行踪，一向行不留痕，飄忽不定，以此傲視天下，但諸位沒有想到，上得山多遇到虎，今日會一網成擒了。」

黃媚冷笑一聲，道：「你們感覺到已經把我們生擒了，是麼？」

居中的黑衣人道：「就算你們還有反抗可能，但你們比非凡大師如何？何況，你們手上還有手銬……」

目光盯注在黃媚的臉上瞧了一陣，道：「你叫黃媚。」

黃媚忍下一口氣，道：「不錯。」

居中黑衣人又一陣哈哈大笑，道：「江湖上只知金燈門行踪飄忽，難以預測，却不知金燈門中，還有如此艶麗的美女。」

黃媚一揚柳眉，但却又強自忍下去，沒有發作。

黑衣人一揮手，道：「識時務者爲俊傑，站到一邊去。」

黃媚心中暗道：「我們可以反抗，至少可以跑，但大哥不會武功，無論如何是跑不了的，爲了大哥的安全，只好先忍耐一下了。」

心中念轉，人却依照那黑衣人的手勢，退到了一側。

居中黑衣人，兩道目光，又轉注在蕭飛燕的身上，道：「你可是叫蕭飛燕。」

蕭飛燕道：「是！」

黑衣人道：「妳也站過去。」

蕭飛燕略一沉吟，行到了黃媚的身側。

黑衣人道：「那一位是金燈門中老大？」

王俊道：「在下便是。」

黑衣人打量了王俊兩眼，道：「你就是金燈門的掌燈大哥。報上姓名來。」

王俊道：「在下王俊。」

于重、方昭、言小秋以序報上了姓名。

黑衣人望望地上非凡大師一眼，道：「諸位想試試運氣呢，還是束手就縛。」

王俊說道：「束手就縛如何？試試運又如何？」

黑衣人道：「束手就縛，咱們點了諸位的穴道，再請上篷車，然後咱們帶諸位去一個地方。」

王俊道：「什麼地方？」

黑衣人冷冷說道：「諸位別忘了，你們是階下之囚，並非是我們邀請的貴賓，到那裏，諸位也沒有反抗的餘地。」

王俊輕輕歎息一聲，道：「諸位是什麼身份，爲什麼黑巾幪面，不敢以眞面目示人。」

居中黑衣人道：「你們金燈門，向以易容術自豪江湖，想不到，你竟然會問出這樣的話來。」

王俊道：「咱們束手就縛，那是因非凡大師是武林盟中的總護法，咱們不顧反抗，才甘束手就縛。但閣下……」

居中黑衣人冷冷接道：「對我們是最好別反抗，反抗的後果，會相當的悲慘。」

王俊道：「至少，我們應該知道你們是什麼人，來自何處？」

居中黑衣人道：「用不着知道我們的身份，至於來自何處，諸位只要跟着走過去，自然就會知道。」

王俊呆住了，雙方話已說死，再辯論下去，似乎是只有眞刀眞槍的動手一途了。

只見齊子川身子一轉，突然向前行去。

居中黑衣人冷冷說道：「站住。」

口中說話，右手却輕輕一揮。

在後側的一個黑衣人，突然飛身而起，一個巧燕穿雲，由齊子川的頭頂飛過。

一回身，攔住了齊子川的去路，手中長劍同時出鞘，劍勢橫舉，冷冷說道：「你耳朵不聾，應該聽到咱們大哥的喝叫之聲了。」

齊子川緩緩回過身子，目光投注在那居中黑衣人的身上，緩緩說道：「老夫不是金燈門中人。」

居中黑衣人冷然一笑，道：「你既和金燈門中人走在一起，又被戴了刑具，那也只好把你算入金燈門了。」

齊子川雙眉聳動，準備反抗。

言小秋却突然開口說道：「齊兄，咱們金燈門連累了你，在下等心中不安的很，但人在矮椽下，不能不低頭，齊兄何不忍耐一時。」

齊子川輕輕咳了一聲，道：「言兄說的也是，非凡大師能把老夫視爲金燈門中人，替我戴上了手銬，也難怪這幾位，把我看作貴門中人了。」

那攔路黑衣人長劍緩緩揚起，劍尖抵了在齊子川的背心之上，道：「老頭兒，最好少要花招，在下的手中之劍，可不懂敬老尊賢。」

齊子川道：「這老字，我是當之爲無愧，賢字之稱，老夫可是愧不敢當。」

緩步又走回原位。

居中黑衣人突然對着言小秋一招手，道：「你過來，這一次，咱們倒要談談了。」

言小秋應聲行了過去，站在那黑衣人的身前。

居中黑衣人哈哈一笑道：「江湖上傳說，金燈門中人，刁攢古怪，但在下看來，諸位却聽話的很啊！」

言小秋強忍下心中的積忿，默然不語。

黑衣人伸手點了言小秋兩處穴道，道：「抬上車去。」

兩個黑衣人應聲行了過來，依言把言小秋抬上篷車。

方昭、于重、齊子川都被點了穴道，抬上篷車。

王俊最苦，他從未嚐試過被點穴道的滋味，但覺被點處一陣酸麻難當，着着實實的摔了一交。

五個人，都被送上篷車，居中黑衣人才對蕭飛燕和黃媚一抬手，道：「你們兩位也請過來吧！」

蕭飛燕、黃媚對望了一眼，緩步行來。

黑衣人雙目中射出來兩道奇光，盯注在黃媚的臉上，道：「金燈門能否存在江湖，你那幾個義兄的生死，都巳操諸妳的手中了。」

黃媚嫣然一笑，道：「我當眞有就麼重要麼？」

居中黑衣人道：「很重要，不過，姑娘，聽在下勸妳一句話，別把條件提的太高。」

黃媚眨動了一下眼睛，道：「多謝你的指敎。」

黑衣人道：「看來，姑娘是一個很合作的人，不過，老夫也不能過於信任你，還是要點了你的穴道。」 ⑤ （下期續完）

武技叢談

分筋錯骨術

文心・文

喜歡練武的人，多數閱讀過一部份武俠小說，那些小說當中經常提及的一種古怪的技擊，叫做「分筋錯骨術」，對它發生興趣，這種拳術另創一格，好像擒拿手，却又不是擒拿手那麼簡單，我試把若干關於分筋錯骨的拳術寫下來，作爲茶餘酒後之談。

從我們的筋骨說起，古人沒有解剖學，但仍知道關節的構造，以及肌肉的品質，所謂分筋錯骨，確有其事，如果使用特殊的壓力把關節弄破，或者使肌肉壓斷，對方便會受傷，至於現代的科學昌明，說到這種拳術，仍有它的價值，就因爲在練習拳術的各種絕招當中，確有部份絕招能够使筋骨發生變化。

先說我們的骨節，骨節又稱關節，它是骨頭與骨頭之間連接的地方，構成關節的骨頭，表面比較平滑，並且有一層富於彈性的軟骨，叫做關節軟骨，兩個關節的中間，一定有些地方留空，叫做「關節腔」。

任何一處關節的骨頭，外邊一定包着兩層薄膜，較外的薄膜比較厚，由堅韌的筋做成，叫做「關節囊」，至於內層的薄膜，非常之薄，稱做「滑膜」，此種滑膜能够分泌一層很薄的液體，使關節腔潤濕，並能控制它的濕度，如果它的濕度太點，滑膜就把太多的水份吸收，倘若上述那兩種調節都失效的話，這個人就患關節炎，亦即中醫說的風濕。

在關節外邊有一塊較長韌的肌肉，似筋非筋，叫做「韌帶」，它的作用就是鞏固關節，使上下兩層關節不會分開，在關節與肌肉間有層薄膜，使兩者貼合，如果這一層薄膜乾得太過厲害，肌肉與骨絡之間留空的地方太多便會發生痛楚，原因是肌肉上面的一部份神經系統直接跟骨頭發生磨擦，以致痛楚不堪。

上述各種情況是指骨頭而言的，至於肌肉方面，又分隨意肌以及不隨意肌兩種，能够由自己的意思指揮它活動的肌肉叫做隨意肌，手脚的肌肉就是這一類。

至於不隨意肌，那是指內臟的肌肉而言，心肺或腸臟之類各處的肌肉都無法使它跳動或止停，故此稱做不隨意肌。

較厚的肌肉叫做筋，由於上下兩處的肌肉伸縮之際，便會使它們連接的地方有較强的肌肉出現，那就是筋了，看看猪肉，你就發覺到有些猪肉是很柔軟的，另外一些猪肉却比較堅實，那是猪的筋，人體也是如此。

現時說到分筋錯骨之術了，我們的肌肉骨絡如果是依照順序的方式運動它，那就不會發生痛楚。

反過來說，倘若某一處的肌肉或骨絡受到特別强的壓力，或者扭傷，便會發生痛楚了，就算不是練武之際，或者跟別人交手，仍然會發生這一類痛楚的，在一般人的生活當中最容易發生的一種痛楚就是頸。

睡眠之際，轉動太少，頸子壓在一邊，連壓幾個鐘頭，然後覺醒，那就會發生輕微性痛楚，這種痛楚廣東人叫做「瞓矮頸」，在武林方面說，稱做「失枕」。

第二種痛楚就是扭傷腰部，一向很少運動的人，忽然俯下來舉起較爲沉重的物體，不管能否舉起，總之，那種沉重的壓力就使他的腰部肌肉受到損害，起碼有三幾天痛楚，這種情況稱做「閃腰」。

此外，在手脚方面經常會發生扭傷的，特別是指頭，更容易有些地方感到劇痛，曾經練習過打籃球的人總會發生這種痛楚，就因爲那個籃球拋擲過來的時候，伸手去接，一時接不來，手指頂撞籃球，受到那種壓力，指節骨就會發生痛楚了。

這一類痛楚有時會得在三四天之後消失，有時拖長一個月，始終會復原的，因爲它所受到的壓力只是由外邊壓下來，並非朝着相反的方向使勁壓下去。

爲了使你們澈底明白分筋錯骨的技術如何施展，我想把它分做七個部份加以引述。

第一種方法叫做「彎曲法」，故意把敵人的肢體當中任何一處加以彎曲，那種彎曲的程度超過他本人所能够忍受的程度，結果就會發生劇痛，甚至筋骨裂開。

這一類技擊當中最典型的代表作就是西洋角力中的「猿抱法」，所謂猿抱法即是所有猩猿猴打鬥的時候都是採用這種技術去屈服對方，信不信由你，角力專家往往從野獸方面學習到一些特殊的絕招，企圖屈服敵人，猿抱法是經常使用的，這個方法就是出其不意把一雙手從敵人左右兩手的腋下伸過去，然後舉高一點，把左右兩手的掌心壓在敵人的頸骨上面，使它彎曲，即是說，使勁把敵人的頭部拉低，使它貼近胸部爲止。那時對方的一雙手受制於你，無法活動，亦即無可挽救，除非他練習過角力，用一雙脚向後拉曲一點，使勁絆倒，雙變倒下來，然後會拆開這一招，但却必須在極短的時間之內做，否則，頸子突然被壓，支持不來，可能使頸骨壓斷。那是一種相當危險的招式，但在角力專家來說，十居其九都是使用這一類招式去制勝對方的，頸子受壓的時間長了，便會堅韌起來，同時頸子兩邊的筋肉都特別肥大，不容易使那條頸子壓到頸骨中斷，但以普通人來說，沒有三幾年角力的經驗，未必能够支持得來，這一類的絕招就屬於分筋錯骨裏面第一個部門，不妨一知。

第二種分筋錯骨的方法叫做「扭轉法」，我們的手腕，足踝，膝蓋骨任何一處，只能够朝着一個方向，不能够任意扭轉，舉例言之，你試把右手的掌心向上翹起來，只能够拉進去，不能够向外拉出，如果有人捉住你的五隻指頭向相反的方向壓下去，使你的五隻指頭拉到幾乎貼近手腕外邊，沒有練習過角力的人受到這種打擊，便會使四隻手指一齊折斷，只是大姆指例外。這一類的技擊能够使較爲軟弱的骨節折斷。另外一個絕招在南派拳術當中經常施展，有許多家拳脚都有這一招，不過名稱不同，它叫做「鐵門閂」，那就是利用分筋錯骨之術使敵人的手臂折斷。舉例言之，對方發拳打來所用的是直拳，如果你有辦法一手握住他的手腕，使他暫時無法活動，隨即用左手向他的手踭一托，那就有可能迫使他手踭的骨節脫臼，或者折斷，倘若你的氣力鬥不過他，單掌也無法使他的手臂折斷，就改用手踭，如果你用左手的前臂屈進來，把手踭上一兜，那就彪形大漢也無法支持，因爲這種沉重的力量，足以打擊他的手踭部份，使他脫臼。

值得研究的是這一點，雖然我們的左手或右手能够隨意活動，可是，活動的範圍不能够朝着任何一個角度，必有一個角度使他抵受不住的，手踭不能向外扭曲，同時臂膀向後屈曲程度也有限度，超過了它，便會使骨節折斷。

在銀幕上往往看到一個警探抓住匪徒的時候，總是喜歡把他的一隻手拉到背後，同時用自己的另外一隻手壓住他的肩膀，使他俯伏下來，失去活動，這種方式是歐美警探必然練習過的，目的是制服强敵，並非想扭斷他的骨節。至於中國的功夫，大致相同，但却相差很遠，假如把敵人的手臂向後彎曲之際，並非把它拉到背後貼住他的背部，而是把他整整的一條手臂向上抬高，同時把另外一隻手以沉重的一拳打在他的肩膊上面，那就可以使他的被握的手臂「肩胛骨脫臼」。這一類方式就是利用關節無法扭曲的一個方向偏要把它扭到那邊去，以至發生脫臼或折斷的創傷。

分筋錯骨第三個方法叫做「拔出法」，我們四肢的關節也是有固定長度的，只能够稍爲縮入，不能够突然拉長，如果忽然拉長就會脫臼，舉例言之，對方發拳打來，你一手抓住他的前臂，左手向他腋下的部份撐過去，同時那隻右手拉緊他的手，向前一拉，雙手用勁，一撐一拉，被握的手臂就突然被拉長，我剛才已經說過，每一隻手臂的長度，只能够伸展到一個限度，假如超過了它，就會脫臼，這一招稱做「順手牽羊」，南拳當中，往往突然使用它，沒有練習過的人，猝不及防，可能會拉到右手或左手脫臼。

第四種分筋錯骨稱做「分開法」，表示把不能够分開的地方使它分開，這個方法是日本空手道，柔道，以及印度的角力專家特別喜歡用的，屬於亞洲拳術的一環，隨便說說吧，如果你跟一個非常高大的人打鬥，依照正統派的拳脚出擊，你一定鬥不過他，假如你出其不意，忽然衝過去，用自己的左右兩手握住對方右手或左手的指頭，一隻手握兩隻，兩隻手就把他的食指中指那一組以及無名指與尾指那一組分別握住，隨即使勁拉開，那就是上述的「分開法」。練習過武功的人，指掌有勁，施展此法，能够立刻把對方的指節骨拉斷，同時牽連着掌心的指筋也會拉斷，對方就痛到失魂，無法再戰，即使你沒有練習過武功，施展此法，仍有可能使對方痛得十分厲害，自願求和的，但却不能拉斷對方的指筋或指骨，不管怎樣，突然施展這一招，以弱敵强，往往能够得手。

第五種分筋錯骨術稱做「內陷法」，即是說，把不能够向內伸展得太過厲害的一處肌肉骨絡，偏要使它扭曲，在我們身上有許多處地方是無法過份向內伸展的，以手掌來說，雖然活動自如，可以向內扭進去，但却不能扭得過份厲害，如果你忽然把對方的手掌捉住，又再用另外一隻手捉住他的手腕，兩種力度一齊壓下去，使他的手掌跟腕部接觸，却又無法接觸，那就會發生變化，令到他的手掌和腕骨之間脫節，登時痛澈心肺，無法作戰。這種情況跟上述的向外扭轉那種傷害相差不遠，所差異的是不能向外扭曲的就偏要扭曲，就屬於上述第二種的扭轉法，不能向內彎曲得太過厲害的，就是第五種稱做「內陷法」的一些動作。

說到第六種，它稱做「打脫法」，這種方式就跟擒拿手有很大距離，擒拿手並非想打脫別人的骨節，只是利用擒拿之法使對方受到痛楚，自動屈服。上述那幾種方式都是擒拿術，可是，現時我說的第六種打脫法，就並非擒拿術了，這種拳術是宋太祖趙匡胤所最喜歡使用的稱做「太祖拳」。

這個方式就是握緊拳頭，用沉重的力量打下去，剛剛打中骨節，在肩胛骨的一部份，如果給人很猛烈的一拳打下，便會脫節，此外，膝蓋骨，蝴蝶骨，肋骨，脊骨等都有可能脫節，甚至下頷的一部份，也會脫節，練習過西洋拳的人，拳頭有勁，往往一拳打到下頷骨，突然脫臼。最有趣的一拳，就是現時仍然雄霸拳王寶座的奇利擊敗任前拳王李士頓所施展的一拳，它跟中國拳「獨劈華山」這一招相似，但却不是把在頂門，而是打在對方右手肩胛骨之上。這一場拳鬥奠定了奇利躍登世界拳王寶座，故此，有許多練習西洋拳的人都會記得它，當時李士頓由監獄打出名堂來，他的拳圍粗達十三吋，如你不知道十三吋的周徑有多麼大，不妨用繩子量量自己的拳頭，便可以分辨出來。周徑十三吋的拳頭非常厲害，正式是鐵拳了，他在監獄裏面百戰百勝，出獄之後，便即沿着拳王所經的途徑一直打上去，初時是加州拳王，後來是美國拳王，再進一步就是世界拳王了，因爲他的體型粗壯，拳頭特別大，沒有一個拳師打得贏他，直到奇利登場，跟他相鬥，然後以輕巧的手法避過他的猛烈攻擊，乘機用上述那一拳向他的關節骨打下去，使他右手脫臼，無法再戰。因爲脫臼是他本人軀體上的變化，並非對方蓄意傷害，故此不能够判拳王奇利施展詭計，當時拳王奇利獲勝，許多拳迷歡呼不已，至於監躉拳王李士頓的經理人却不服氣，但亦無可奈何，立刻宣稱，在半年之後再來一次決鬥。

結果怎樣呢？八個月後，兩人再度交手，拳迷滿座，他們在美國的金門拳鬥場交手，那一次使人震驚不已，因爲拳王奇利跟他交手之後的一分又十三秒，就以中國功夫的方式向對方額角的太陽穴一拳打下，竟然把李士頓打暈，當時座上客轟動起來，有人認爲他們是故意「假打」的，後來經過拳鬥專家多方面研究，然後證實李士頓打輸，打輸的原因並非完全是李士頓的過失，還要歸功於奇利苦練的收效。

奇利並不否認，這一拳是由中國功夫學習得來的，必須打中穴道，對方才會登時暈倒，所謂穴道，就是額角神經系統與血管密集處。

當時有一個小小的糾紛，因爲奇利所戴的拳術手套比較普通拳師所戴的手套特別薄，故此他打下去的一拳，能够利用指節骨壓迫對方額角的太陽穴，然後發生這麼嚴重的創傷。

向來西洋拳賽從沒有規定拳師所戴的拳術手套一定要加厚的，其實手套太薄，可能使指掌在打出來的右勾拳或左勾拳發出痛楚，自己吃虧，因此，奇利經過三個月的拳術裁判之後，仍然判他這一次勝利，屬於眞的勝利。

上述那兩次冠軍決鬥之後，不但奇利揚威，而且牽連到世界上的拳鬥場那知道中國功夫的厲害，戴了拳術手套仍有另外一種戰術取勝。直到現在，奇利仍然施展各種近乎中國功夫的拳術應戰，保留冠軍的寶座。

解釋「打脫法」拉得太遠了，還是把話題落在「分筋錯骨術」吧，第七種分筋錯骨術叫做「綜合法」，即是說，上述那幾種方式聯合使用，一招施展之後，對方未能受到特別强大的痛楚，立刻施展第二招，連環施展，更加厲害。如果你用上述的分開法抓住對方，希望拉斷他的指筋，但却辦不到，最低限度也使他的手指被拉之後發生麻痺，缺少戰鬥力，再者，你用扭轉法「鐵門閂」，企圖使他的右臂手踭脫臼，或者折斷他的臂骨，但却沒有這種强大的勁，只能使對方手臂麻木，仍有用的，正如你用打脫法，希望他的右邊肩胛骨給你一拳打脫，但却辦不到，最低限度也使他的右臂有一陣麻木的感覺，暫時無法作戰。

在打鬥的場合中，絕對沒有半點的時間休息，倘若他覺得任何一處麻痺，便即打輸，故此，分筋錯骨術未必能够一招見效，但仍然可以使對方受挫之後一招又一招的施展出來，或者用分筋錯骨術使對方麻痺之後改用正統派的拳術掛捶或左勾拳輪流出擊，他就沒法招架。

中國古代傳下來的「分筋錯骨術」大致如此，可能有些特別深奧的絕招，但却失傳。

技擊掌篇故事

馬百揚吹氣落桃花

希雲·文
盧令·圖



喜歡練武的人，多數聽見過「氣功」這個名稱，但在事實上氣功分作幾種，一種氣功是練習養生之道的，只求長命百歲，絕非殺傷，另外一種氣功是學習硬橋硬馬作爲根底的，就算空手道也有這種氣功，其他國技當中，有許多門派都有本門的氣功，又有一種氣功是出手傷人的，把外家的拳脚化爲內勁，練習到爐火純靑的境界，便能用指掌傷人，甚至打穴。至於眞正的氣功，却非如此，那種氣功是把人體內臟的元氣化爲一股勁風，張口一吹，便有强大的力量，能够保健，兼可傷人，古人說的「劍氣」，就指這種氣功而言。

也許別個名山大川有些武林高手躲在古廟之內，苦練氣功，無論如何，比不上峨嵋山的僧人道士懂得氣功那麼多，峨嵋派至今仍有氣功這一門的功夫，兼有峨嵋劍術。

在這裏報道的一種氣功是「峨嵋俠隱馬百揚」親口說的。當時日寇侵華，廣州淪陷，湛江的航業鉅子馬永聰，交遊甚廣，他的父親馬百揚，年近七十，童顏白髮，看來好像精神飽滿，沒有老態。他綽號峨嵋俠隱，興到的時候，就邀請朋友痛飲一番，要是有人向他談及氣功，他並不諱言此事，而且興到之際，就在朋友的臉前表演一番。

馬百揚最喜歡對着桃花表演氣功，有許多人避亂，逃到湛江，跟他結識，看過他做出這種表演，都覺得驚奇。

時值春季，樹上的桃花已經燦開，他乘着幾分酒意，離座走近樹前，相距二十尺，他把雙手垂在背後，鼓腹運氣，稍停，他就把內臟的元氣歛聚，微微張口，向一朵桃花吹去，說也奇怪，相隔二十尺那一條氣彷如勁風，吹到桃花那邊，果然給他吹落，跟着他把氣勁向高處噴射，不過一會，就看見落英繽紛，吹落了三十朵桃花過外。

當時站着欣賞的嘉賓，都鼓掌讚揚他的氣功，確不平凡，有些人問及這位綽號峨嵋俠隱的馬百揚先生，他們想知道古稱劍客的那種人能够把一把劍吞進肚裏，又再隨口吐出，可以殺人於數里之外，這種氣功相傳是峨嵋派的劍客練習得最出色，是否屬實呢？

馬百揚笑了笑，隨口解釋：「這種氣功又稱劍氣，只是在書上寫出來，照我看，並無其事，不過，有些人能把短劍放在口中，用丹田氣把它吸出，在百步之內，能够殺人，却是事實。」

有人接咀問：「馬先生，你有沒有辦法如此放劍殺人呢？」

馬百揚聽了大笑，說道：「我有什麼本領吹出一把飛劍呢？充其量，只能够吹出一支牙簽。」

當時他們是在白晝欣賞桃花兼喝酒的，酒席之上，例有牙簽，湊巧花間有一隻黃蜂飛舞，四處遊，馬百揚順手抓起一支牙簽來，放在兩唇夾住，對準方向，運用內勁，張口吐出，這一支牙簽，竟然如箭離弦似的向黃蜂飛射過去，颼的一聲，那一隻黃蜂登時倒地，寂然不動，走近看時，那支牙簽居然插中牠的腹部。牙簽沒有尖鋒，在相距十尺那麼遠的地方飛射過去，竟然射死黃蜂，可見他的氣功確有獨到之妙。

當時座上客跟他高談闊論，從新回到桌上，飲酒細談，各人異口問聲的向他何以懂得氣功，而且練習得那麼精。

馬百揚根本上就是很健談的，他乘着酒氣，便把過去了的一頁夢痕翻開，說出他遠赴峨嵋山學習氣功的經過情形。

馬百揚自幼是富家子弟，不喜歡讀書，只是喜歡練[illegible]長成之後，他雖然手脚有些斤両，但却認爲這種武功太過平凡，偶然到北方買賣皮革，他早就覺得峨嵋山是白眉道人修眞之所，可能有些僧道傳了白眉道人的絕技，此念一起，他就繞道從北方到峨嵋山逛逛。

當時他只是抱着遊覽的性質，有機會碰着武林高手學習氣功，固然是求之不得的一件事，反過來說，即使此行沒有機緣，碰着甚麼修眞之士，能够登高望遠，一覽峨嵋之勝，也是一宗樂事，因此他到了峨嵋山下，就向各方面的寺觀打聽，順便看看山色。

時值春夏交界，山上多霧，峨嵋山上最有名氣的一種名勝就是：「佛燈」，在峨嵋山靠近絕頂的幾個幽谷，都有佛燈欣賞，要是在白霧低垂之夜，從高處俯瞰，便看見谷中一片霧色，黑夜裏面還看得見霧，就因爲霧中有燈，那些燈光稱做佛燈，每一點光都像酒缸那麼大，有白色，亦有藍色，更美的是綠色，一點又一點，奇幻如夢的佛燈，在谷中飛舞，煞是奇觀。

遊客特別挑選暮春到峨嵋山上遊玩，就是想看佛燈，既然馬百揚認定峨嵋山上必有武林高手，欣賞風景之外，還想練武，聽到佛燈這個名稱已經覺得開心，於是當晚他就離開山脚的寺院，到較高之處渡宿，翌日再上一層，第三日抵達峨嵋山的祥雲寺，並且依照寺僧的指示，向七處高台行走。

他在白天先到該處走動，看清楚地形，晚上但見有霧，便即依照白天走過的途徑，沿着山路走向高台，打算盡情欣賞佛燈。

高台之下就是幽谷，即使在白天，窮盡目力，也無法看到谷底，可見山勢的嶙峋，確是懸崖千尺，失足便成千古恨，那種地方，照例要嚮導帶着行走，然後安全，馬百揚的好勝心特別强，他認爲自己眼快手快，一雙脚到處有勁，怎會無故失足呢？因此他沒把嚮導由山脚帶到山頂來，自行尋幽探勝，殊不料當晚他在第三座高台欣賞靑綠色的佛光時，不知如何，走到懸崖之處，仍不覺察，以爲前面有路，一脚踏下去，就失去重心，整個人仆下來。

就在這時，忽然之間，他的軀體沒有跌下，原來有一隻手把他抓住。

他總算是脫險了，驚魂甫定，站定脚步，向背後望了一眼，才知道把他救出生天的人是個道士，年約四十歲，微有鬑鬚，眉淸目秀，穿了道袍，背後負劍，他懂得此人一定是個武林高手了，立刻跪下。

他叩頭無算，除了眞心誠意向道士道謝救命之恩，還說他此行登山，並非普通遊客，確是想尋師學道的，既然沒有跌下深谷，命不該絕，便即拜師。

跟着馬百揚問問那個道士的法號，他點了點頭，先行把他扶起來，然後說：「我還不知道你是否有緣學道，先行把你帶到師尊的臉前，由他鑑定，然後決定留你與否。」

那個道士不肯吐露姓名法號，可見並非等閒之輩，再者，他的武功如此厲害，竟然一雙脚落地無聲，馬百揚沒有發覺到背後有人走動，直到他的軀體失去重心仆倒，然後由該道士伸手抓住，可見他一定是武林中的高手了，聽到他口中說出，才知道該道士還有一個師傅，料想給他稱做師尊的人，更加厲害，絕對不能够輕易放過這個機會，拚死也要跟他學習這種驚人的道術。

馬百揚邊走邊想，不知道走動了多久，然後給道士呼喚停步，那時他定神一望，才知道那是一間寺觀，看來好像人間仙境。

道士把他帶到寺觀的第一重，然後看見橫扁上面寫着「游塵道觀」，那幾個大字很有氣勢。進入大堂恭奉元始天尊，一派道家的氣象，繼而轉彎抹角，抵達一個爲小亭似的地方，遠處就看見有一個道士坐着，看來似乎平平無奇。那個道人把他介紹給坐着的道士認識，說是游塵子，尊稱祖師，馬百揚然後覺得此人的容貌有異，彷如道家供奉的仙人立刻跪下。

游塵子請他坐下，然後對那個道士說：「白徵道長，這位俗家該怎樣稱呼呢？」

白徵道士就說：「他叫做馬百揚，到峨嵋谷的高台看佛燈，險些墮下，給我抓住，怎料他叩頭拜師，我才知道此人想尋師學道，不過，他有沒有仙骨呢？仍盼祖師定奪。」

游塵子已經百歲過外，凡是練道之人，超過百歲，就不再計究年份，故此他究竟活了多久，他自己也不知情。他叫馬百揚跪下，伸手摸摸他的頸骨和脊骨，過了一會，點頭說：「施主有緣份，可以學習道家的功夫，但却有緣而已，並非尋師學道的那種人，看來你沒有仙骨，不宜留居峨嵋山。」

說完他就改談別的事情。

不管怎樣游塵子答應讓他住在山上，他就喜出望外，由那一晚開始，他就學習靜坐觀心之法，七七四十九日，開始練習呼吸吐納的道術，過了一年零八個月，他然後落山。

他在山上學習到氣功，只是屬於養生之道兼武功那一種，並非純然保健，也非全是功夫，但却有特殊的成就，足以補拳術之不足。後來他離開峨嵋山，仍然繼續苦練，逐漸可以站在十尺那麼遠的地方，運用呼吸，使燭光搖動。本來一枝蠟燭燃亮之後，就不會搖幌，除非放在窗前，有風吹入，才看見燭光左搖右擺，要是在沒有通風的地方放置蠟燭，燃亮了它，那種燭光是不會跳動的。馬百揚能够站在十尺之遙的一處，使用內勁吹燭，燭光好像給狂風吹動似的，搖幌不已，最奇的是這一點，他不止吞氣，還可以吸氣，使勁一吸，燭光就不是向後飄動，而是向前拉過來，倒向他的一邊。吹燭的一股勁風，要是吹在一個人的眼睛上面，可以把它吹盲。那時馬百揚只是知道自己的氣勁有點成就，但却不知道如何運用它。有一晚，他押貨到衡陽，在一間規模很大的衡陽客棧歇宿，住在東廂，不料晚上有人衝進來打刧，當時他坐在床上，隔着蚊帳，聽到脚步凌亂之聲，剛剛揭開蚊帳，持刀的刧匪已經從門口直衝進來，他沒有躲閃，手上也沒有武器，迫於使用吹氣殺敵的絕招，憑空吹出一口强烈的勁風來。那股勁風就像刀鋒一樣，此人剛剛衝到眼前三尺，正想手起刀落，忽然覺得兩眼一陣劇痛，就此倒下來，刀子也拋在一邊，第二個刧匪不知道爲首的同伴何以倒下，照樣的拔刀趨殺，怎料他的一雙眼給勁風所吹，一陣劇痛，把手裏所持的刀抛掉，雙手掩眼，高聲喊叫，登時失去了戰鬥力。

其餘的刧匪看在眼裏，不覺窒步。馬百揚乘機跳下床來，把刧匪抛掉的兩把大刀，分別抓在掌心裏，向前亂刀劈殺，很快就把那些刧匪殺得七零八落。

事後他輾轉調查，才知道走得較近的那一個匪徒的眼睛竟然變成瞎子，第二個衝上來的刧匪因爲距離較遠，眼睛沒有盲，只是發生劇痛，經過醫治，便即痊癒。

此後，馬百揚就知道憑着勁氣吹襲敵人的一雙眼，確有奇效，比較飛鏢更加厲害，因此他就不敢把氣功胡亂的教授別人。

馬百揚父子在戰後不知到何方去，他苦心學習的氣力，究竟如何練習呢？沒有人知情，所得而知的只是這一點，練習氣功，依着正途發展，先要學習靜坐，有了成就，然後學習吐納之術，利用呼吸把渾身氣勁放在一口氣上面，不管吹出去抑或吸進來，都有一股勁風。

新派武俠長篇

憶文·文
盧令·圖

紅粉藍衫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衞擊宇和蘭夢君成親之日，天下英豪畢集麟鳳宮，滿堂賓客，喧聲震天，笑語不絕，吉時將至，金嫗往後宮催促一對新人往禮堂成禮。衞擊宇喜獲嬌妻，但他內心仍繫念着峴山的黃靖芬，內心深感歉疚，不禁由心中發出一聲輕喟，嘆聲雖低，但仍被細心關切的蘭夢君聽到，嫉妬之心，油然而生，含嗔帶淚地向衞擊宇怨責，衞擊宇温言慰解，值金嫗到來，見狀忙命衞擊宇先出前殿，由她勸慰蘭夢君，隨後就到。衞擊宇步出後宮，睹前殿擠滿人羣，改由後殿進去，一衆女賓客一見衞擊宇，嬌聲紛嚷——

深宮遭遽變

女眷們如此一嚷，立即掀起一陣鶯聲燕語，個個像展翅的小鳥，紛紛向衞擊宇迎去。

大殿兩端歡叙的武林賀客一聽，也揮臂吆喝了一聲，紛紛向這邊奔來。

衞擊宇一看這情形，急步登上後殿門階。

但是，一些有心俠女和有意攀龍的少女，早巳各綻嬌笑，紛紛向前嬌呼道：「衞島主恭喜你！」

有的背劍俠女尚在恭喜過後補充道：「小妹嚴怡心，世居馬鞍山……」

四個精幹武師，早巳將衞擊宇護住並開道，同時，不停的頷首陪笑道：「諸位姑娘女俠請勞駕，吉辰到了，請先讓我家島主進內更換吉服……」

說話之間，大殿兩端的近百英豪也奔到了，紛紛高呼着「恭喜衞島主，恭喜衞少俠」，但却個個爭先，希望能一睹這位巳成風雲人物的廬山眞面目。

衞擊宇雖然滿腹鬱悶，十分不快，但却不得不將歡笑掛在俊面上，同時向擠近身前的俠女姑娘武林英豪們，連連拱手道聲多謝光臨。

想是太吵雜了，也致驚動了大殿內的人衆，一聲歡呼，紛紛湧了出來。

俊俠征北邙

四個精幹武師一看，俱都慌了，人愈來愈多，歡聲震耳欲聾，衞擊宇被困在中央階口，寸步難行，但他又不便施展功力硬衝。

就在這時，後殿門裏的人羣中，突然傳來「丐道」和「賊僧」的歡笑聲：「大家請閃一閃，勞駕，勞駕……」

接着是「鐵指仙翁」的洪亮笑聲道：「諸位諸位，吉辰馬上到了，待等新郎換上吉服大家再看也不遲！」

男女賀客越來越多，那裏肯聽，依然蜂湧般向前擠。

驀聞一個破鑼嗓子洪聲道：「這是怎麼回事兒？這麼多十七大八的大姑娘圍着個年青小伙子，幹什麼？難不成是搶老公不成？」

如此一嚷，圍在衞擊宇四週的背劍俠女們，個個臊得嬌靨通紅，紛紛向外低頭逃去。

四個精幹武師一見，趁機開道，衞擊宇也隨着四週的哈哈大笑，緊跟四個武師之後。

衞擊宇聽得出，那個破鑼嗓子發話的老人，就是人見人厭的「齊南狂叟」。

這時既然「齊南狂叟」在前面發話，距離殿門當然不遠，他急急跟在四個精幹武師的身後前進，當然也希望趁機與「齊南狂叟」見上一面。

只聽前面的哈哈大笑聲中，有人風趣解笑着說：「老小子，眞有你的，三言兩語就解了圍了，哈哈……」

接着是「齊南狂叟」得意的哈哈大笑道：「這些小妮子們完全是仗着羣膽，要看大家都看，誰也別笑誰不要臉，也就是大家心照不宣，一旦被我老人家點破了，那還有不跑的呀？哈哈……」

說罷，兀自哈哈笑了！

衞擊宇急急前進，翹首尋覓，只見滿殿人頭攢動，偏偏看不到「齊南狂叟」的影子。顯然有人故意把他拉遠了。

正待繼續向前擠，四個精幹武師巳護着他走進高大錦屏旁不遠的賓客稍息室內。

一進室門，四個武師立即將門口擋住。

好在方才「齊南狂叟」那幾句話一嚷嚷。再沒有人吵着要看新郎了。

室內沒有燃燈，但頭上却懸滿了大殿內的紗燈，全室通明。

衞擊宇檢一張披紅大椅坐下，輕輕吁了口氣，發現身旁的漆椅上，放着金花紗帽，玉帶紅袍，兩個後宮侍女立在一角。

這時，一個侍女立即捧過來一杯香茶，並向着衞擊宇恭聲呼了一聲「島主」。

另一個侍女則恭聲問：「島主，吉時快到了，要不要穿上吉服？」

衞擊宇剛剛坐下，仍在喘氣，他雖然具有高深的內力，但內心自然的焦急却無法以功力控制，也正等於一個功力高絕的人，當他悲痛傷心的時候，無法控制他的眼淚一樣。

這時見問，立即揮了一個「稍待」手勢，同時和聲道：「不慌，不慌！」

他雖然嘴裏在說話，但心裏却仍想着如何才能和「齊南狂叟」照上一面的事。

他凝神一聽，只聽室外歡笑吵雜的大殿中，俱是男男女女的談話聲。

但是，在許多歡笑談話聲中，突然有一人笑着說：「老前輩，您方才說的十年一次的黃山論劍，這一屆應該由衡山派舉辦，但衡山派式微而沒落，可說名存實亡，到時候恐怕無人出面主持，這一點老前輩可不能不事先有所準備，免得屆時……」

話未說完，立即响起一片紛紛和聲。

衞擊宇一聽附和聲中有「丐道」和「賊僧」，知道被稱前輩的那人必是「鐵指仙翁」。

果然，只聽「鐵指仙翁」呵呵一笑道：「這一點『滌塵』道長不提，老朽也早巳注意，而且老朽也早巳有了一個屆時衡山派不能出面主持的腹案……」

如此一說，不少人驚異的「噢」了一聲，紛紛關切的問：「不知老前輩有了一個怎樣的腹案？」

只聽「鐵指仙翁」呵呵一笑，道：「現在言之尚早，言之尚早……」

話未說完，驀聞一人含笑道：「老前輩可是準備由邛崍派或敝派籌備……？」

話剛開口，驀聞一人怒聲道：「你們邛崍崆峒兩派的門人弟子，場場均敗於武當派門下，要辦該由武當派辦，人家武當派的『滌塵』道長尚未謝絕，那裏由得你們崆峒派開口？」

話聲甫落，方才發話的那人，想必是崆峒派的「山眞」道人，立即怒聲說道：「衡山派素與本派有淵源，衡山派不辦，理應由本派接辦……」

話未說完，「鐵指仙翁」巳笑呵呵的說：「老朽說過，這件事言之尚早，再說，今天是衞島主的大喜日子，也不便在此提出，希望諸位不要再談黃山論劍的事！」

衞擊宇聽得心中一動，不由想到和父親痴戀多年的「鳳宮仙子」，如果她當初不是怕他衞擊宇前來尋仇，而將一身絕世無匹的神奇劍法傳給夢君妹，這一次的論劍盟主，那裏有其他門派的份兒！

心念未完，驀見以背向門的兩個精幹武師，突然驚異的轉身看向室外。

接着一個少女聲音，悄聲道：「老奶奶命令交給島主的！」

衞擊宇聞聲一驚，閃動星目一看，只見一個侍女裝束的少女，看來有幾分面熟，正將一個疊好的小紙條交給那個武師。

但是，當那個侍女裝束的少女，轉身離去之際，竟以含有暗示意味的目光，盯了一眼衞擊宇。

衞擊宇看得心中一動，正待將那個侍女叫住，那個武師又雙手捧着紙條走過來。

接過摺得方方正正的紙條一看，衞擊宇的心頭猛的一震，因爲紙條不但仍有餘溫，而且又有了許多皺紋。

顯然，這是久巳寫妥，一直藏在身上，而絕不是富奶奶臨時有事交下來的。

心念間早又將紙條展開，他不須細看紙條上的內容，僅看到那上面娟秀而熟悉的字跡，就巳知道那個送信的少女是誰派來的。

是以，心中一驚，急忙起身，不自覺的脫口道：「快把那位送信的姑娘追回來！」

說話之間，業巳奔至室門前，只見後宮的侍女俱都週旋在女眷賀客間，他巳無法分辨出，到底那一個侍女是眞正前來送信的那個少女了。

四個精幹武師和兩個侍女，一看這情形，俱都神情一楞，不由同時迷惑的問：「島主說的是方才那個送信的……？」

衞擊宇自知失態，趕緊「噢」了一聲，淡然道：「沒什麼，不用了。」

說話之間，轉身走回椅前，再度展開了那張紙條。

只見那上面簡單的寫着：「蒲柳之姿，自知難配麟鳳，閉關苦修，今秋劍刃羣雄。」

衞擊宇看罷，着實吃了一驚，他不由在心裏驚呼：「靖芬姊姊變了，我沒有負她，她爲什麼要這樣？難道她眞的不知道我是不願違背長命，不願讓父親在天之靈失望，更不願傷害一直被蒙在鼓裏的無辜少女——蘭夢君？」

現在，他根據紙條上的話意，他知道黃靖芬是由於他的遽然離開她而性情大變，變得既怨毒又偏激。

顯然，她現在正苦練功夫，勤習劍法，要在今年的秋天打開殺戒，以殺人做爲發洩對他衞擊宇不滿的怨憤。

但是，衞擊宇知道，黃靖芬的雙劍雖然造詣不凡，但說能爲所欲爲，相距仍遠。

不過，以她「天坤帮」的實力，擁有大江南北七十二分舵，英豪近萬人，萬一鬧起來，後果着實駭人。

但衞擊宇心裏也明白，一旦事情鬧開後，各派必會羣起相拒，到頭來吃虧的仍是她黃靖芬。

當然，她在絕望，哀怨，悲憤的心情下，早巳將生死置之度外，也許她早巳認爲死就是最好的解脫，她之所以要如此作，只是在作給他衞擊宇看，也算是對他衞擊宇的一種報復！

根據紙條上的兩句話，既無稱呼，也不具名，似乎巳對他衞擊宇恩斷情絕，彼此視同陌路，但他衞擊宇認定黃靖芬不應該是如此偏激之人。

由於室外殿中不時傳來「齊南狂叟」的豪放大笑，顯然是這位先生還不清楚他們美麗女帮主的遽變心情。

繼而一想，莫非「齊南狂叟」一人奉命前

來，尙不知道黃靖芬另外派了有人前來？

這時他已想起，方才那個送信的少女，就是黃靖芬身邊的貼身丫頭之一，只是乍然間想不起她的名字。

但說「齊南狂叟」已身爲護法，而不認識帮主身邊的丫頭，自是沒人相信，怕的是，男女賀客衆多，「齊南狂叟」無法注意，何況那個少女尙穿着後宮侍女們的同樣裝束？

正在迷惑不解，方自發呆，其中一個武師已關切的問：「島主，有什麼爲難嗎？」

衞擎宇悚然一驚，輕「噢」了一聲，却突然向着兩個侍女一招手，說道：「妳們兩人過來！」

兩個侍女先是一呆，接着恭聲應了個是，急步走了過來。

衞擎宇伸手拉住其中一個侍女的肩袖，逕向室門口走去，同時，低聲說道：「妳們兩人看一看，在我們宮裏的侍女中，有多少個生面孔？」

如此一說，兩個侍女同時一驚，四個精幹武師也面色大變，知道方才那個送信來的侍女有了問題。

於是，七人俱都站在室門口，悄悄掀開室帘向外覷目觀看。

只見大殿內燈火輝煌，人頭攢動，都在彼此歡笑交談中，由於殿內人多，加之燈焰燃燒，濛濛的有一層薄烟瀰漫，較遠處的宮中侍女面孔，無法看得清楚。

兩個侍女神情緊張的看了一會兒，立即回頭望着衞擎宇，搖首恭聲道：「回稟島主，遠處的小婢看不清楚！」

衞擎宇立即關切的問：「附近的呢？」

兩個侍女同時頷首道：「都是咱們宮裏的姊妹，沒有生面孔！」

衞擎宇迷惑的「噢」了一聲，正感不解，驀聞後殿門響起一個由遠而近的少女惶急驚呼聲：「不好了，不好了，老奶奶不好了……」

衞擎宇聽得大吃一驚，脫口驚啊，心知不好，立即掀帘衝了出去。

這時，少女的惶急呼聲已近，而附近廊下準備等着看新娘子的男女賀客這時也紛紛驚急的問：「姑娘怎麼回事？發生了什麼事嗎？」

但是，那個少女似乎嚇掉了魂或過份緊張，依然一路惶急的奔向門來。

衞擎宇擦過數人一看，正是蘭夢君的貼身丫頭小慧，由於她過度的震驚而使她變了尖嘶嗓音，因而使衞擎宇無法聽出是她的聲音。

這時一見，急忙擠過擁擠的人羣，伸手將小慧攔住，同時急聲問：「小慧，小慧，怎樣了？」

但是，極端震驚的侍女小慧，依然一味惶急驚呼：「老奶奶不好了……」

這時，「富婆」和「鐵指仙翁」以及「賊僧」「丐道」「瞌睡仙」等人已聞聲趕至，紛紛關切的問發生了什麼事？

侍女小慧一見富奶奶，却本能的惶聲說道：「老奶奶不好了，金奶奶倒在地上，小姐不見了……」

衞擎宇一聽，未待小慧話完，早已身形凌空，越過一羣男女賀客的頭上，直向後宮中門方向撲去。

這時，附近的男女賀客和武林英豪，一聽「金媪」倒地，新娘子不見了，個個大驚，頓時大嘩，刹那間傳到了殿前廣院。

於是，由後殿門傳到殿前廣院，小姐不見變成了新娘逃婚，「金媪」倒地也變成了「金媪」被殺。

你傳我，我傳他，原就喧囂雜亂的廣庭前門，這時更是亂成一團。

有的問「金媪」死在何處，有的說死在後殿，有的說就死在這大殿。

於是，無數賀客，個個爭先，有的擠向殿口，有的奔向殿後，俱都要爭個目覩親見，將來也好在返鄉的途中，大肆宣傳。

「富婆」和「姥寶烟」以及「賊僧」「丐道」「瞌睡仙」五人，這時已顧不了許多，救人要緊，是以，緊跟衞擎宇身後，逕向後宮飛身追去。

「鐵指仙翁」是特請的主賓，而且是武林壽星，今天他在的場合中發生了這種事情，他當然不能袖手不管，是以，望着少林寺的「洪善」大師，和武當派的「滌塵」道長幾人，凝重的說：「我們幾人也看看去吧！」

說罷，也跟着「瞌睡仙」五人，向後宮奔去。

「齊南狂叟」當然不會例外，何況他們明媚艷麗的女帮主和衞島主還有一段親密關係。

但是，有些人別具用心，有些人想明瞭眞象，是以，也紛紛的跟在「鐵指仙翁」幾人之後。

衞擎宇身形如燕，其快如電，加之地形熟悉，俄頃之間已到了後院的三層大樓下。

滿院宮燈搖幌，綵綢飄揚，雖然一切依舊，但氣氛和方才已大不一樣。

佇立在樓廊上的背劍女警衞大部不見了，紛紛提着雪亮寶劍，分別奔馳在兩邊獨院精舍的房面上，顯然是在搜索什麼。

三樓蘭夢君的香閨裏，却傳出了侍女們的惶急哭喊，沒有聽到呼叫小姐，只聽到叫呼「金奶奶」。

衞擎宇這時，心泛殺機，滿腹怒火，眞是又驚怒焦急又感到迷惑，他實在想不到，怎會發生這種事。

到達樓下，身形不停，凌空而起，直達三樓。

衞擎宇一踏上三樓廊欄，神情惶急，粉面蒼白的背劍女警衞們，又急忙奔過來惶聲道：「島主不好了，小姐不見了……」

話未說完，衞擎宇早已奔進樓門內。

衞擎宇奔至蘭夢君的臥室門前，掀開珠簾一看，發現幾個僕婦侍女正把「金媪」攬坐在懷裏，不停的輕輕拍打着她的面頰，哭喊着：「金奶奶醒一醒！」

幾個哭喊中的僕婦侍女，一聽珠簾聲響，紛紛回頭望來，一見衞擎宇，宛如看到了救星，紛紛哭喊道：「島主快來，金奶奶怎麼也叫不醒了！」

衞擎宇急步奔至近前，一面蹲身，一面惶急的察看房內，顯然是在找蘭夢君。

幾個侍女僕婦一見，紛紛哭喊道：「我們進來時，小姐就不見了。」

說話之間，衞擎宇已試過了呼呼沉睡的「金媪」鼻息，同時按了一下她的脈搏。

就在這時，滿臉淚痕的「富婆」和「姥寶烟」已惶急吆喝着奔了進來。

接着是「賊僧」「丐道」「瞌睡仙」。

「富婆」一見倒在侍女懷中沉睡的「金媪」，不由放聲痛哭道：「這是怎麼了？怎麼會發生這種事情？我的君兒呢？」

「賊僧」和「丐道」已察過了「金媪」的昏睡狀況，立即在懷裏掏出一個小玉瓶，急忙拔開瓶塞湊近「金媪」的鼻孔徐徐幌動。

就在這時，「鐵指仙翁」和「洪善」大師也趕到了，接着湧進來一大堆人。

「瞌睡仙」一看，頓時大爲光火，但是，既然「鐵指仙翁」來了，不便再吆喝別人出去，大家都是客人，不能厚此薄彼，只得忍了下去。

「鐵指仙翁」和「滌塵」道長一見地上的「金媪」，幾乎是同時關切的問：「金媪怎樣了？」

「丐道」黯然道：「她中了迷香！」

如此一說，不少人「啊」了一聲，因爲，施用迷香，爲人不恥，乃是下五門的行徑，那麼前來施迷香的又會是誰呢？

這時，俊面罩煞，眉透殺氣的衞擎宇，已緩緩站起，逕向衣橱旁的後樓窗走去。

一聲輕哼，「金媪」已睜開了眼睛。

「富婆」和「姥寶烟」同時哭聲問：「老妹子，到底是怎麼回事？君兒呢？」

「金媪」一見滿屋子的人，先是一驚，接着一楞，待等聽到「君兒呢？」頓時想起了方才發生的事情！

於是，神色一驚，急呼不好，挺身躍了起來，身體一陣搖幌，兩個侍女急忙將她扶住。

「金媪」急忙定神道：「有人在後窗使迷香，我先發覺君兒有異，待等我閉住呼息已來不及了！」

一個叫小瑩的侍女，哭聲補充說：「小婢幾人守在外間，久久聽不見小姐金奶奶的談話聲，由於吉辰快到了，小婢等準備進來催一聲，沒想到，一進門就看到金奶奶倒在地毯上睡着了……」

話未說完，驀見「賊僧」的目光一亮，驚異的望着樓後窗。

大家循着目光一看，只見俊面鐵青的衞擎宇輕輕用手一推，後窗門應手開了。

於是，大家脫口急聲道：「人是由後窗進來的，君姑娘也是由那兒被刧走的！」

話聲甫落，驀聞「齊南狂叟」焦急的怒聲道：「你們還在這兒察個什麼？還不趕快分頭去找！」

說話之間，轉身就待奔出房去。

豈知，室門口人影一閃，兩個老道人竟將門口擋住，同時沉聲道：「任何人都能離去，只有你不能走！」

「齊南狂叟」一看，正是他們「天坤帮」的老對頭，一個是崆峒派的「山眞」道人，一個是邛崍派的「道靜」仙長。

「齊南狂叟」這一怒非同小可，不由大喝一聲道：「放你娘的屁，腳丫子長在我老人家的腿上，我願意上那兒就上那兒，要你兩個老雜毛干涉！」

說話之間，欺身進步，一式「力分二虎」，逕向「道靜」和「山眞」兩人劈去！

「道靜」和「山眞」兩人，早已有備，一俟「齊南狂叟」招式用老，同時大喝一聲，分別出手如電，各自揑拿「齊南狂叟」的左右脈門。

「鐵指仙翁」一見，頓時大怒，不由怒喝道：「你們都給我住手！」

「道靜」三人一聽，各自逼出一掌，急忙旋身躍開了！

「鐵指仙翁」繼續怒聲道：「你們有過節到外頭去解，有血仇到外頭去拚，人家這裏的事還不够多的呀？」

「齊南狂叟」咳了一聲，忿忿瞪了「山眞」和「道靜」一眼，大步向室門走去。

也就在「齊南狂叟」舉步的同時，驀見「金媪」沉聲道：「站住！」

「齊南狂叟」聞聲一驚，急忙回頭，怒目瞪着發話的「金媪」。

「金媪」未待「齊南狂叟」開口，已沉聲道：「你不能走！」

「齊南狂叟」一聽，頓時大怒，不由暴跳如雷的厲聲道：「我老人家是出去替你們辦事捉賊……」

話未說完，「金媪」已怒聲道：「你放心，本島四面環水，她跑不了！」

「齊南狂叟」一聽，不由氣得咬牙切齒，恨聲喝了聲「好」，同時，恨恨的繼續說道：「我是好心當了驢肝肺，大姑娘生孩子，出力不討好，好，我老人家不走，我倒要看看你們是怎麼樣捉賊！」

「鐵指仙翁」和「洪善」大師等人見「金媪」也不准「齊南狂叟」離去，心知有異，因而俱都不便說什麼。

「富婆」和「賊僧」等人因爲「金媪」是現場人，以爲她可能發現了什麼可資證明是黃靖芬幹的證據。

正待走出後樓窗的衞擎宇，看得心中一動，也神情迷惑的又走了回來。

就在這時，驀見一直察看房內的「瞌睡仙」，突然在盆景的高几上拿起了一張粉色素箋，同時，目光一亮，脫口急聲道：「你們大家快來看，這兒有一張留柬，上面還用硃砂畫了一雙紅劍！」

衞擎宇一聽一雙紅劍，着實吃了一驚，因爲黃靖芬的慣用兵器就是雙劍，是以，一個箭步縱到了「瞌睡仙」的身邊。

「瞌睡仙」一見衞擎宇，立即忿忿的沉聲道：「小子你看，這到底是誰幹的好事？」

說罷，即將手中的留柬別具用心，另有所指的交給了衞擎宇，同時，向着「賊僧」「丐道」「姥寶烟」三人一施眼神，四人立即由後樓窗飛身縱了出去。

衞擎宇心情惶急的接過素箋，「鐵指仙翁」「齊南狂叟」，以及「富婆」等人也紛紛驚異的圍攏過來。

由於衞擎宇是島主，也是主要的當事人，「鐵指仙翁」幾人雖是武林前輩，在衞擎宇沒有讓他們觀看前，也不便自動索取。

是以，每個人的驚急目光，俱都烱烱的投注在那張留柬上。大家第一個急切要看的，當然是素箋末端的那兩柄硃砂劍。

劍畫得非常工整，雙劍成交义形，是用洒金硃砂繪上的，雪白的劍身上有斑斑血漬，作鮮血下滴狀，一看就令人驚心悚目，暗含恐怖，知道對方來意不善。

再看素箋上的字體，十分娟秀，一望而知是出自女子手筆，和黃靖芬的筆跡也的確有些近似。

細讀素箋上的留言是：「親携玉心，北邛贖人，月終未至，收屍超魂。」素箋上除了那兩柄血劍外，同樣的沒有稱呼沒有署名。

「富婆」看了那兩柄滴血的畫劍，早已悚目心驚，這時再看到「收屍超魂」，不由急得失聲痛哭道：「這是誰幹的這等缺德不通情理的事兒，單單挑選今天宇兒和君兒成親拜堂的大好日子下手？」

話聲甫落，驀然有人冷哼一聲，說道：「這就要看誰最不希望衞島主和蘭姑娘先她而結婚了！」

如此一說，紛紛循聲回頭，發現說話的人，正是仍立在室門口的「山眞」道人。

「齊南狂叟」雖是火爆脾氣，說話不計後果，也知道這老牛鼻子的意下所指，但對方沒有言明，實在不便發作，而且，這關係着帮主和衞島主的聲名，也莽撞不得，是以，只以憤怒的目光瞪着「山眞」道人。

但是，「鐵指仙翁」和「洪善」大師等人，却同時頷首凝重的說：「山眞道長的話也不無道理！」

心中早有成見的「金媪」脫口怒聲道：「宇兒下山不久，除了和『天坤帮』……」

「天坤帮」三字剛出口，衞擎宇已瞋目低喝道：「金奶奶！」

「金媪」神色一驚，倏然住口不說了。

由於「金媪」已提到了「天坤帮」，「齊南狂叟」再不能不開口說話了，立即沉聲問：「我們天坤帮怎樣？」

邛崍派的「道靜」仙長立卽輕蔑的說：「這還用問嗎？衞島主藝滿下山，就只和你們『天坤帮』的黃帮主要好過……」

衞擊宇聽得俊面一紅，怒火倏起，正待說什麼，「齊南狂叟」又怒喝道：「放你娘的屁，當心我們帮主宰了你！」

「道靜」也毫不相讓的怒聲道：「如果不是你們帮主刦的人，爲什麼留柬上有個雙劍記號？」

「齊南狂叟」被問得一楞，但旋卽怒聲問：「難道普天底下就只有我們黃帮主一人用雙劍？」

「道靜」冷冷一笑道：「可是那些人未必與衞島主有關連？」

「山眞」道人似乎別有機謀，趕緊煞有介事的將雙手舉起來，同時正色道：「大家先不要爭吵……」

「齊南狂叟」立卽怒聲道：「誰在爭吵？就你們兩人在吵！」

「山眞」道人看也不看「齊南狂叟」，繼續望着「鐵指仙翁」和「富婆」等人，關切的正色說：「現在對方是要衞島主親帶『玉心』前去贖人……」

「齊南狂叟」立卽沉聲問：「你怎的知道對方一定要衞島主前去贖人？」

「山眞」道人被問得老臉通紅，突然瞋目厲聲道：「這還用問嗎？衞島主是一島之主，不是要衞島主前去，難道指定要你老小子前去不成？」

說此一頓，突然又戟指着「齊南狂叟」，一個字一個字的恨聲道：「老小子，告訴你，普天之下那一個不知道你們黃帮主從小就在北邙山學藝？……」

「齊南狂叟」見「山眞」道人胡說八道，不由氣得怒喝道：「放屁，誰不知道我們帮主的恩師是……」

但是，神色大變，恍然大悟的「金嫗」，却突然望着「富婆」，急聲道：「大姐，不錯，黃靖芬的師父就在北邙山……」

「齊南狂叟」聽得倏然住口，不由又望着「金嫗」「富婆」，怒聲道：「妳們兩個老虔婆，千萬別聽他胡說！」

「金嫗」立卽怒叱道：「這是黃靖芬親自對我們姊妹三個說的，還會差得了？」

「齊南狂叟」一聽，只氣得老臉慘白，渾身顫抖，不由猛的一跺脚，恨恨的怒聲道：「老虔婆，告訴妳，蘭姑娘不是我們帮主刦的，她早在月前閉關，苦練劍法……」

衞擊宇聽得心中一驚，脫口阻止道：「張前輩……」、

但是，「齊南狂叟」反而怒吼道：「爲了洗刷我們帮主的淸白，我老人家偏要說！」

說罷，又氣吁吁的指着「山眞」和「道靜」兩人，切齒恨聲道：「你們這兩個無耻牛鼻子，胡說八道，無事生非，處處和我們『天坤帮』作對，好，我老人家先告訴你們，今年秋天，黃山論劍，當心在我們帮主劍下做鬼，我們帮主已下定決心，劍劍誅絕，一定要殺光你們這些牛鼻子們……」

話未說完，突然响起一個蒼勁有力的佛號道：「無量壽佛！」

大家循聲一看，竟是武當派的「滌塵」長老。

衞擊宇看得心中一驚，知道「齊南狂叟」要爲黃靖芬惹禍，正待說什麼，武當派的「滌塵」長老已稽首沉聲問：「張老英雄這話，可是也包括本派在內？」

「齊南狂叟」被問得一楞，久久才沉聲問：「怎麼？你們武當派也要插上一脚？」

說此一頓，發現「滌塵」道長並無接腔之意，不由氣得毅然頷首道：「好，那就將你們武當派一併算上好了！」

「滌塵」道長一聽，不由的傲然冷冷的笑了！

衞擊宇却驚得怒聲埋怨道：「你怎麼可以代你帮主亂發承諾？」

「齊南狂叟」一聽，不由怒極一笑道：「衞島主，你可別忘了，我今天是以我們帮主的全權代表身份前來的，告訴你，我老人家有權這麼作！」

說罷轉身，大步向室門口走去。

但是，人影一閃，「道靜」和「山眞」兩人，再度將門擋住。

「齊南狂叟」一見，勃然大怒，雙目一瞪，厲喝道：「滾開！」

厲喝聲中，身形前撲，雙手一揮，分向「山眞」兩人的面門劈去。

「山眞」「道靜」早已有備，是以，一見「齊南狂叟」撲來，也各自大喝一聲，揮掌相迎。

也就在三人動手的同時，俊面鐵青的衞擊宇，又震耳一聲大喝道：「住手！」

「道靜」三人悚然一驚，本能的倏然分開了。

但是，「道靜」和「山眞」兩人，却極不服氣的向衞擊宇望來。

衞擊宇並沒有因「山眞」兩人的神色不滿而稍做詞色，依然鐵青着俊面，怒聲道：「讓他走！」

「齊南狂叟」不屑的瞪了「山眞」兩人一眼，哼了一聲，頭也不回的走向門外。

「金嫗」和「富婆」雖然覺得在未弄淸眞象，及「賊僧」「丐道」「瞌睡仙」，以及「姥寶烟」四人尚未回來前，不宜讓「齊南狂叟」離去，但是，衞擊宇已說了放對方走的話，自是不便再阻攔。

但是，武當長老「滌塵」，却目注走出門外的「齊南狂叟」，傲然沉聲道：「煩請張老英雄轉告貴帮主，就說本派長幼三代，屆時在黃山恭候了……」

豈知，話未說完，頭也不回的「齊南狂叟」竟冷哼一聲，極輕蔑的說：「你就是長幼八代都到場，咱們帮主也不在乎！」

「滌塵」道長一聽，頓時氣得老臉鐵青，渾身顫抖，久久說不出話來，內心有說不出的自取其辱之感。

「道靜」和「山眞」兩人憤憤的看了一眼走出室外的「齊南狂叟」，立卽望着衞擊宇，以警告的口吻，沉聲道：「衞島主，你此刻放走了『齊南狂叟』，要想再找回蘭姑娘可就難了！」

衞擊宇雖然不認識「道靜」和「山眞」，但却看出這兩個獐頭鼠腦的老道人，心懷叵測，別具奸謀，似乎唯恐天下不亂，因而淡然道：「不勞兩位道長煩神！」

「山眞」和「道靜」看得一楞，不由生氣的解釋說：「衞島主，貧道兩人可是完全爲了你好呀！」

衞擊宇依然冷冷的說：「謝了！」

「山眞」和「道靜」兩人氣得一瞪眼，彼此對了一個眼神，接着向外一甩頭，同時怒聲道：「咱們走！」

說罷轉身，憤憤的揮臂撥開珠簾，大步走了出去。

正在安慰「滌塵」道長的「金嫗」和「富婆」，聞聲一驚，急忙轉頭，一見「山眞」兩人離去，不由驚異的問：「怎麼？他們爲什麼也走了？」

華山精英「金字奪」，則哂然一笑道：「他們早就該走了！」

「鐵指仙翁」則感慨的說：「這也難怪他們，『天坤帮』這幾年一直和邛崍，崆峒兩派爲敵，處處和他們兩派的門人過不去……」

點蒼，華山，飛龍堡等派的代表却淡然道：「可是『天坤帮』爲什麼單單和他們兩派過不去？縱容弟子，胡作非爲嘛？」

「鐵指仙翁」立卽無可奈何的說：「好啦，現在咱們先不談這些，倒是如何將蘭姑娘找回來！」

「金嫗」立卽懊喪的說：「賊禿和雜毛他們早就去了，如果截住了也該回來了……」

「洪善」大師和「滌塵」道長俱都深知「乾坤六怪傑」的脾性，對「金嫗」賊禿雜毛的稱呼也不去放在心裏。而「洪善」大師却憂慮的問：「貴島雖然四面環水，如果沒人控制船隻，仍然有刦走的可能！」

眼淚汪汪的「富婆」則哭聲道：「方才我一聽說君兒不見了，方寸也亂了，那裏還想到這些，所幸王武師及時提醒我，才馬上派人通知了四處碼頭，遍島搜索……」

話未說完，「金嫗」已冷冷的說：「如果對方是熟悉路徑，摸淸形勢的人，就是派再多的人搜也沒有用！」

衞擊宇一聽，知道「金嫗」心存成見，仍認定蘭夢君是被黃靖芬刦走了，但是，他根據方才在大殿上收到的紙條和此刻留柬上的相似字跡，也不敢堅持說人不是黃靖芬刦的。

心念間，點蒼長老「三刄刀」也凝重的頷首道：「這話也不錯，如果對方處心積慮，早有預謀，恐怕蘭姑娘早已不在島上了……」

話方說完，「富婆」已坐在一張錦凳上失聲痛哭道：「若眞是她刦走了還沒什麼，萬一是別的歹徒下的手那可怎麼得了，叫我這做奶奶的怎麼對得起她死去的娘！」

衞擊宇一聽，知道「富婆」說的她也是指的黃靖芬，現在他已沒有了主心骨兒，於其在這兒楞着，還不如出去找一找！

心念已定，一聲不吭，飛身由後樓窗縱出去。

身後立卽傳來富奶奶哭喊聲音道：「宇兒回來，那麼多人都找不到，你去了也白跑！」

但是，衞擊宇依然一個「雲裏翻身」，挺腰翻上了樓後簷。

站穩身形遊目一看，衞擊宇頓時呆了！只見漆黑的島面上，四面八方，到處燈籠火把，不時傳來遠近各處的彼此吆喝互應聲，幾乎每個角落都有人，每一寸土地上都有搜索人員走過的脚印！

衞擊宇急忙一定心神，不自覺的自語道：「麟鳳宮那裏來得這麼多人？」

當然，看了這情形，衞擊宇的心也涼了，因而也斷定蘭夢君早已不在島上了。

就在這時，驀然傳來一陣急速的衣袂破風聲。

衞擊宇心中一驚，循聲一看，只見一道快速人影，挾着一蓬紅光，正越過一片房面，如飛向這面馳來。

一見那蓬熟悉的紅光，衞擊宇立卽斷定來人必是寶奶奶！

凝目一看，只見寶奶奶神情急切，身法快捷，眨眼又到了近前。

衞擊宇又不須再問，如果找到了蘭夢君，不但某一處尋獲的人，會發出歡呼聲，「賊僧」「丐道」「瞌睡仙」三人也會把蘭夢君揹回來。

但是，一俟「姥寶烟」凌空飛上樓簷，他仍忍不住關切的問道：「寶奶奶，可曾找到君妹？」

「姥寶烟」身形不停，急忙一指樓下道：「我們進去再談！」

說話之間，身形下瀉，右手輕輕一搭樓簷，身形趁勢一盪，飛身縱進樓窗內。

衞擊宇心知有異，一搭樓簷，也緊跟身後竄進樓內。

只見眼淚汪汪的「金嫗」和「富婆」，正陪着「鐵指仙翁」等人準備走出門去。

「鐵指仙翁」和「富婆」等人一見「姥寶烟」和衞擊宇雙雙縱進樓來，不由同時脫口問：「可曾截到？」

「姥寶烟」凝重的搖頭道：「整個『麟鳳島』上每一個可藏人的地方都找過了……」

「富婆」則焦急的哽咽說：「妳們要多帶一些人去呀！」

「姥寶烟」立卽焦急的解釋說：「宮中上上下下的人，能跑得動的都派上了，而且，許多熱心的武林朋友們，也都自動提着燈籠帮着找！」

「富婆」一聽，再度哭了！

就在這時，「賊僧」「丐道」「瞌睡仙」，挾着一陣勁風，紛紛由後窗外縱進來。

「賊僧」一見「姥寶烟」，立卽關切與急聲問：「妳那邊可有什麼發現？」

「姥寶烟」懊喪的說：「一些蛛絲馬跡也沒有！」

「瞌睡仙」一聽，立卽頹喪的坐在一張錦凳上，同時絕望的說道：「那完了，人已離島了！」

「富婆」立卽哭泣着叫道：「這該怎麼辦呢！」

「丐道」急忙一揮手道：「先開喜筵，讓各路英雄吃飯，咱們幾個在這兒好好合計一下，趕快設法救人。」

說此一頓，又望着「鐵指仙翁」幾人，謙聲道：「老仙翁，你是我們請來福證的人，就請您和『洪善』大師『滌塵』道長辛苦一下，代我們六個老不死的向天下英豪道個歉，招待不週的地方，下次補償……」

話未說完，「金嫗」已哼了一聲，沉聲道：「你還想有下一次呀？」

「丐道」一楞，道：「爲什麼沒有下一次？告訴妳，下一次辦的比這一次還要熱鬧！」

「鐵指仙翁」怕「金嫗」和「丐道」爭執起來，趕緊接腔說道：「好好，前面的事，你們就交給老朽和大師道長好了，你們和衞島主好好合計一下，不過，希望你們六位還是儘快趕來！」

「賊僧」幾人趕緊謙聲應諾，坐在小錦凳上的「瞌睡仙」也無精打采的起來拱拱手。

「富婆」一俟「鐵指仙翁」等人走下樓口，立卽望着虎眉緊蹙的衞擊宇，焦急的哭聲道：「宇兒，你要親自跑一趟『天坤帮』的峴山總壇呀……」

話未說完，衞擊宇已倔强的提高聲音說：「奶奶，宇兒說過，不是芬姊姊刦的人……」

「瞌睡仙」則冷冷的問：「那會是誰呢？不但知道你君妹妹住這間房子，而且還熟悉島上的形勢，幾乎是片刻之間的工夫，就把人刦走了！」

衞擊宇立卽强按怒火，儘量放緩聲音道：「現在我們應該先將心情平靜下來，由對方刦走君妹的動機上來忖測……」

「金嫗」立卽沉聲道：「她的動機是什麼？她的動機是不願你和君兒結婚！」

衞擊宇一聽，頓時大怒，但「金嫗」沒有指明是黃靖芬，因而不便發作，只得懊惱的沉聲道：「三位奶奶和三位前輩爲什麼不能從覬覦『玉心』，雪報前仇上來判斷呢？」

「賊僧」則放緩聲音，正色問：「你又怎知黃靖芬不是爲了『玉心』呢？」

衞擊宇毫不遲疑的正色道：「絕對不會，

第一，以她目前的功力還不能閱讀『玉心』上的秘笈，第二，『玉心』上的武學俱是剛猛路子，也不適合她學……」

「富婆」緩緩頷首，深覺有理，但她却關切的問道：「宇兒，你又根據什麼斷定黃靖芬不是爲了阻止你和君兒先她而結婚，才刦走了人？」

衞擎宇正色道：「第一是宇兒對她的瞭解，知道她不會作這種傻事，而且，她如果要想刦走君妹，有的是機會，而且，以她的功力和勢力，隨時可以將人刦走，用不着挨到這個時候才下手……」

話未說完，「賊僧」突然一揮手道：「好了，這些現在都不要再說了，我只問你，你和黃靖芬有沒有外間風傳的事兒？」

衞擎宇一聽，俊面頓時通紅，知道「賊僧」指的是曾與黃靖芬一度纏綿的事，當着這麼多人的面，這種事他怎好意思開口？

正感爲難，「金媪」又哼了一聲道：「確有那麼一回事，他已經親口對君兒說了……」

「賊僧」立即凝重的一頷首道：「果眞有這回事，君兒就可能是被黃帮主刦走了！」

衞擎宇一聽，斷然沉聲道：「不，絕不是芬姊姊將君妹刦走的……」

話未說完，「賊僧」「丐道」「瞌睡仙」三人，幾乎是同時怒聲說：「到了這般時候你還袒護她？」

衞擎宇正色道：「不，我還有斷定不是她刦走君妹妹的另一個理由……」

「瞌睡仙」立即冷冷的道：「又是她正在閉關練劍！」

衞擎宇頷首道：「這當然也是原因之一，三位前輩都知道，一經進關之後——除非性命交關，絕不可輕易啓關，小則走火入魔，大則損命殘廢……」

話未說完，「金媪」沉聲道：「黃靖芬現在坐關你又沒有親自看見……」

話剛開口，衞擎宇已正色說：「宇兒已有證據……」

說話之間，已將在大殿上接到的紙條拿了出來，同時，繼續說道：「宇兒還可以由字跡上證實不是黃靖芬姊姊刦的人，雖然這兩種字跡有些相似，但宇兒覺得，兩相比較，仍有差別。」

說着，將方才的留柬也拿了出來。

「乾坤六怪傑」看得一楞，乍然間鬧不清是怎麼回事，不由紛紛驚異的向衞擎宇身前攏去。

「富婆」見衞擎宇手中拿着另一張不同顏色的紙條，首先驚異的問：「宇兒，這是怎麼回事？」

衞擎宇有些黯然的解釋道：「這是宇兒方才進入大殿休息的時候，一個侍女裝束的少女，交給劉武師的！」

「賊僧」「丐道」「瞌睡仙」三人「噢」了一聲，心知有異，不由埋怨道：「那你爲什麼不早說？」

衞擎宇解釋說：「當時宇兒發覺有異，正要追出室外，驚惶嘶叫的小慧也到了，再說，到達此地後，更不便拿出來。」

說話之間，「瞌睡仙」又把紙條拿過去，同時哼了一聲道：「黃靖芬好大的口氣，居然想在黃山論劍大會上，殺盡羣雄！」

話聲甫落，「金媪」已經憤憤的說道：「管她口氣大不大，先對一對筆跡，看看是不是她。」

說話之間，又將那張粉色素箋拿至「瞌睡仙」的手前比起來。

「乾坤六怪傑」仔細的對照看一看，不由各自迷惑的說：「說也奇怪，乍然看確有一些相像，但仔細比起來又不大一樣！」

衞擎宇立即接口解釋道：「這便是宇兒最後爲什麼堅持，不是芬姊姊將君妹刦走的原因了！」

「賊僧」一眨鷄卵眼，迷惑的說：「這麼說，刦走君兒的，果然另有其人？」

「富婆」和「姥寶烟」則憂急的說：「那會是誰呢？他爲什麼要刦走君兒呢？」

「瞌睡仙」一抖手中的留柬說：「這不是廢話嗎？這上面不是淸淸楚楚的寫明了要拿『玉心』去贖人嗎？」

「富婆」又眼淚汪汪的說：「我是說他們爲什麼要選在今天宇兒和君兒成親的這天下手呢？」

「姥寶烟」憤聲道：「還不是趁今天人多複雜，便於下手……」

衞擎宇目光突然一亮道：「不，宇兒覺得這是一項精心設計的大陰謀！」

「金媪」突然也目光一亮道：「對，崆峒派的『山眞』和邛崍派的『道靜』兩人，不停的狗拿耗子，硬是暗示是黃靖芬刦的人，氣得『齊南狂叟』那老小子直吹鬍子瞪眼睛，這件事莫非與他們兩人有關？」

如此一說，「丐道」和「瞌睡仙」突然間同時關切的問：「咦，『道靜』和『山眞』呢？方才爲什麼沒有看見他們兩人？」

衞擎宇立即解釋道：「方才我見他們兩人眉來眼去，暗使心機，他們兩人要離去，我就讓他們走了！」

「富婆」立即寬慰的說：「他們兩派和『天坤帮』勢同水火，如今有機可乘，當然誰也不會放過！」

「瞌睡仙」一聽，立即正色說：「老大姐，話可不能這麼說，方才在大殿上，這兩個老雜毛便不止一次的問到有關『玉心』上記載着武功秘笈的事，所謂『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這件事也許不是他們兩派幹的，但也很可能沾一點兒邊！」

說此一頓，忽的又望着衞擎宇，鄭重的叮囑說：「有關追踪暗察『山眞』兩人的事，由我們三個老不死的去辦，有關前去北邙山贖人，你小子最好明天及早動身……」

衞擎宇立即凝重的說道：「我想馬上就動身！」

「丐道」突然提醒道：「你父親的『玉心』，最好還是帶在身上，說不定有用得着它的時候！」

一旁流淚的富婆，突然又傷心的哭聲說：「我倒眞希望君兒是黃靖芬刦去了，她至少不會虧待君兒，如果她眞的不願意君兒先她成親，我願意把她的婚事和君兒一起辦……」

衞擎宇一聽，不由耐心的解釋說：「奶奶，我說過了，不會是芬姊姊！」

「賊僧」突然正色道：「不過你在北邙山無所獲時，不妨前去『天坤帮』的峴山總壇看一看她……」

一旁的「瞌睡仙」，立即譏聲說道：「告訴她，別想在論劍大會上稱霸，如果她從小就有這個雄心，就該拜在『鳳宮仙子』柳馥蘭的門下……」

話未說完，仍在流淚哭泣的「富婆」，突然神色一驚，脫口「啊」了一聲，急忙奔至衞擎宇的身前，伸手掀開衞擎宇的藍衫下擺，急聲道：「不知道是不是在這一件藍衫上？」

「賊僧」「丐道」「瞌睡仙」，以及金奶奶和「姥寶烟」，一看「富婆」的怪異動作，都有些莫明其妙的楞了。

衞擎宇更是既驚異又迷惑的急聲問：「奶奶，什麼是不是在這件藍衫上？」

但是，「富婆」恍如未聞，竟拿起衞擎宇

的藍衫下擺裏面，急急擦乾她的滿臉淚痕來！

衞擎宇看得十分驚愕，正待再問什麼，「賊僧」已凝重的揮了揮手，示意他不要說話。

只見「富婆」擦了擦淚臉，立即驚急的看一看藍衫的裏面。

驀然聽她「啊呀」一聲，抬頭震驚的望着衞擎宇，脫口急聲道：「不在這一件上，是在你爹的那一件上。」

衞擎宇雖然鬧得一頭霧水，但他又看出來，必是一件極嚴重的問題，因而關切的急聲問：「奶奶，什麼在我爹的那一件上？」

「富婆」震驚惶急的說：「劍笈，你岳母親自繪製的劍笈……」

「賊僧」「丐道」「瞌睡仙」以及「金媪」「姥寶烟」五人幾乎是同時惶急的說道：「妳是說『鳳宮仙子』把她一生仗以成名，冠蓋天下的『鳳鳴劍法』親繪在這襲藍衫上？」

「富婆」痛哭失聲，懊喪絕望的坐在錦凳上，哭聲說：「不是這一件，是他爹『玉面神君』穿的那一件，也就是最初穿在宇兒身上的那一件……」

「瞌睡仙」驚異的問：「妳是說，宇兒那天在臥牛山穿下來的那襲破藍衫呀？」

「富婆」立即懊惱的哭聲道：「就是那一件……」

「金媪」立即迷惑的說：「不對呀大姐，我們不是特別將這一件留起來的嗎？」

說着，還特別指了衞擎宇身上的那件錦緞藍衫。

「富婆」一聽，急忙又過去掀開衞擎宇下擺，哭聲道：「妳看，裏布上一片空白，那有繪製的綫條？」

「賊僧」「丐道」五人紛紛湊攏觀看，衞擎宇也低頭細看，除了一大片淚水染濕的痕跡，什麼也沒發現。

「富婆」懊惱的繼續說：「如果在這件藍衫上，用淚一濕立即會現出綫條來！」

「瞌睡仙」立即不以爲意的說：「爲這個哭什麼，這一件那一件還不是一樣？不在這一件上，把那一件拿來不就結了嗎？」

「姥寶烟」立即懊惱的說：「哎呀，你那裏知道，我們島主離開黃帮主時，匆匆忙忙忘了帶回來！」

「賊僧」「丐道」「瞌睡仙」聽得「啊」了一聲，不由驚異的轉望着衞擎宇，焦急的問道：「給你送去的小包袱，你爲什麼沒有帶回來？」

衞擎宇見出了紕漏，也不禁焦急的說：「我當時看了舅舅的信，十分生氣，總以爲是芬姊姊她們故意設好的圈讓我套往裏頭跳，所以一氣之下我就離開了。」

「丐道」立即沉聲問道：「小包袱裏的信呢？那是我依三個老不死的聯名，寫給你小子的……」

話未說完，衞擎宇已既生氣又訕訕的說：「小包袱我都沒看到，那裏會看到信？」

「賊僧」立即聳聳肩膀，絕望的說：「這一下可糟了，黃靖芬已經是勢力遍及大江南北，手下擁有近萬英豪的一帮之主了，如今再讓她學成了『鳳宮仙子』的蓋世劍法，崆峒邛崍兩派的門人弟子老雜毛們，也只有聽任她宰割的份兒了！」

「金媪」一聽，不由恨恨的哼了一聲，說道：「難怪她說『閉關苦修，今秋劍刃羣雄』了，原來，她正在偸學我們先宮主的『鳳宮劍法』……？」

話未說完，「丐道」已譏聲道：「嗨，拿棍兒的，從今以後，妳最好少惹她，眞的惹惱了她，說不定第一個先削妳的腦袋瓜！」

「金媪」一聽，愈加怒不可抑，不由瞋目怒聲道：「她敢？我老婆子現在就去找她！」

說罷轉身，大步向室門口走去。

「瞌睡仙」一見，立即招手道：「回來回來！」

「金媪」聞聲止步，回頭怒聲問：「你又有什麼事？」

「瞌睡仙」無可奈何的譏聲道：「算啦算啦，妳去了也是白搭，別說妳找黃靖芬，妳連她的總壇大門都進不了，動武的，更不成，『齊南狂叟』『糊塗翁』，『鐵掌無敵』崔開碑，都是妳的老對頭……」

「金媪」一聽，不由哼了一聲，怒聲道：「我到黃山上去鬥她……」

話剛開口，「瞌睡仙」已接口道：「那兒比劍，不比棍子，妳進不去。」

「金媪」氣得一張老臉鐵青，渾身不停的在抖，這時一聽，不由猛的一跺脚，道：「簡直氣死我了！」

「丐道」立即「嗨嗨」兩聲道：「小心，別把樓板跺個大窟窿。」

「金媪」一聽，愈加怒不可抑，不由舉手一指窗外，厲聲道：「你們給我滾出去！」

「瞌睡仙」舉手一指衞擎宇，道：「發號施令的島主在這兒哪，還輪不到妳……」

「富婆」立即懊惱的說：「好了好了，今天發生了這種事，君兒的小命還不知死活，你們那裏還有心情鬥嘴？」

「金媪」一聽，不由氣得一屁股坐在角落的一個錦櫈上。

驀見一直沉思的「賊僧」突然道：「有了，現在我可以斷定黃靖芬苦練劍法與『鳳鳴劍法』無關。」

如此一說，俱都驚異的「噢」了一聲。

但是，衞擎宇有些失望的問道：「何以見得？」

「賊僧」繼續說：「當初我和雜毛瞌睡蟲將宇兒抬到柳家的時候，柳家的老妹子柳迎鳳，曾經親手將宇兒的舊藍衫洗了一過……」

話未說完，「富婆」和「姥寶烟」已同時無可奈何的說：「沒用，白搭，只能洗掉上面的泥巴！」

「賊僧」「丐道」「瞌睡仙」幾乎是同時驚異的問：「怎麼？洗不掉哇？」

「姥寶烟」懊惱的說：「除了放進鍋裏煮，或者燒了藍衫，別想弄掉它！」

如此一說，也引起了衞擎宇的注意，因而關切的問：「寶奶奶，這是用什麼東西寫上的，能保留這麼久？」

「姥寶烟」見問，立即轉首去看「富婆」，顯然，沒有「富婆」的首肯，她還不敢隨便說。

「富婆」則無可無不可的說道：「其實也沒什麼，就是用喜馬拉雅山之巔特產的千年冰菓……」

「瞌睡仙」聽得神色一驚道：「千年冰菓？千年冰菓那可得要一千年呀！」

「丐道」立即沉聲道：「你少在那裏打岔，怎麼？老毛病又犯啦？」

「富婆」則繼續說道：「用毛筆沾着千年冰菓汁，寫在藍衫上的字，濃濃的銀色，閃閃發亮……」

「瞌睡仙」和「丐道」則同時解釋說：「不對呀，當初宇兒的舊藍衫是我們兩個老不死的脫的，沒看到上面有什麼呀？」

「富婆」解釋道：「放在蔭凉的地方風乾後，上面的銀汁便自動的脫落了，但滲進布內的汁，却永遠無色無嗅的隱藏在布裏面。」

「瞌睡仙」聽罷，不由懊惱的埋怨道：「當初『鳳宮仙子』爲什麼要把劍笈寫在藍衫的裏子上呢？」

「富婆」見問，不由似有意似無意的看了一眼衛擊宇，最後嘆了口氣，道：「這些事談來話長，以後有時間再說吧！」

「富婆」雖然沒有說，但衛擊宇心裏也明白，知道這件事有關「鳳宮仙子」，和他父親「玉面神君」的戀情，因而使「富婆」不便開口。

但是，「丐道」却不解的問：「如果將藍衫弄濕了就會現出字跡，那麼柳家妹子柳迎鳳也該發現呀？」

「富婆」嘆口氣道：「普通的水是沒用的，必須人的淚水它才現出來……」

「瞌睡仙」聽得目光一亮，脫口「啊」了一聲，同時恍然道：「俺知道了，必是宇兒離開後，黃靖芬悲痛欲絕，抱着那襲舊藍衫，傷心痛哭，滂沱般的淚水滴到藍衫上……」

話未說完，坐在角落裏生氣的「金媼」突然起身怒聲道：「好了好了，別在那兒肉麻兮兮的了，黃靖芬抱着藍衫傷心痛哭，是你親眼看見的呀還是你親耳聽見的？」

「瞌睡仙」被斥得一楞，不由强辯道：「那……那麼她沒有哭……劍笈是怎麼現出來的呀？」

「金媼」哼了一聲，怒聲道：「她不會煮一鍋鹽開水放涼了放進去呀！」

「瞌睡仙」立即譏笑道：「黃靖芬她有神經病啦？心上人丟下她跑了，不跑到一邊偷偷的哭，偏偏燒一鍋鹽開水把情郎的藍衫丟進鍋裏煮，天底下有這種事嗎？」

「富婆」一聽，立即生氣的怒聲道：「不要說了，果眞黃靖芬發現了馥蘭的『鳳鳴劍笈』，這也是天意……」

話未說完，「金媼」已倔强的說道：「不行，先宮主的成名劍法，絕對不能讓黃靖芬學去！」

「賊僧」立即問：「現在她已經閉關苦練了，那該怎麼辦？」

「金媼」毫不遲疑的說：「要我們島主馬上去找她要回來……」

衛擊宇立即慌聲道：「可是我要馬上去北邙山找君妹妹……」

「金媼」立即怒聲道：「那你不會繞一下道先去『天坤帮』總壇？」

衛擊宇一方面是希望黃靖芬能學得一身驚人劍術，再一方面想到當初那麼決絕的離開她，也有些膽怯去見她。

是以，這時一聽，立即憂急的說道：「對方限我月終到達，萬一去遲了，君妹有個三長兩短……」

話未說完，「金媼」已怒聲道：「說不定君兒就是她刦去的！」

「丐道」哼了一聲，立即冷冷的道：「去一趟『天坤帮』總壇也好，請還請不去呢，送上門來了還會放他出來？」

「富婆」一聽，立即惶聲道：「不不，還是先去邙山的好，萬一在邙山沒有收穫，再去『天坤帮』的峴山總壇也不遲！」

「金媼」却仍堅持道：「可是那樣一來，她已把『鳳鳴劍法』學成了！」

「富婆」沉聲道：「那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我說過，這是天意，馥蘭的劍法，該由她來獲得它，如果宇兒先去峴山，萬一眞的被她纏住了，因而使君兒在邙山被殺，豈不是因小失大？」

「金媼」一聽「君兒在邙山被殺」，一張老臉頓時變得慘白，同時充滿了慚愧之色，因而一句話也不敢說了。

「賊僧」則望着衛擊宇，關切的問：「你準備什麼時候動身？」

衛擊宇毫不遲疑的說：「宇兒準備即刻起程，如果能先對方到達邙山，救回君妹也許更容易些！」

「丐道」立即冷哼一聲道：「你想的也未免太天眞了，江湖上的機詐險惡，你今後還要多學一學！」

衛擊宇聽得心中一驚，俊面立變，不由驚疑的問：「前輩是說……？」

「丐道」立即沉聲道：「你還以爲對方眞的把你君妹妹刦到邙山去呀？」

衛擊宇聽得心頭一震，俊面立泛殺氣，不由沉聲道：「既然君妹不在邙山，他們爲什麼以那裏作爲贖人會面的地點？」

「丐道」一聽，不禁有些生氣的說：「你的武功比他們高强，如果讓你看到了君兒，你很可能硬搶，結果，他們喪了命，丟了人，還沒看到『玉心』是個什麼樣子！」

衛擊宇一聽，不禁有些緊張了，因而焦急的問：「三位前輩，這該怎麼辦？」

「瞌睡仙」沉聲道：「很簡單，不見人不拿『玉心』！」

衛擊宇聽得心中一驚，脫口急聲道：「前輩是要我把『玉心』給他們？」

「瞌睡仙」立即沉聲道：「天底下有這麼傻的人嗎？」

衛擊宇聽得一楞，簡直鬧不清他到了邙山該怎麼做了。

「賊僧」突然凝重的一揮手，寬慰的說道：「好了，你去吧，到時候多用腦筋，心眼兒放靈活一些，這個時候對你說也說不清楚，總之一句話，見機行事，不見兎子不撒鷹，懂了吧！」

衛擊宇一聽，立即應了聲是，同時，急步走至床側牆上將原「棲鳳宮」的鎭宮之寶，齊國「霸劍」取下來。

「富婆」一見，立即望着「姥寶烟」，吩咐道：「用訊鴿通知西湖岸爲宇兒備馬……」

將「霸劍」扣在腰內劍扣上的衛擊宇一聽，立即阻止道：「奶奶，有馬辦事不便，反而是累贅……」

「富婆」則堅持說：「至少也應該通知各地錢莊銀號，到時候也好有個照顧！」

說話之間，「姥寶烟」早已奔了出去。

衛擊宇不便再說什麼，恭聲應了個是，拱手一揖道：「三位前輩，兩位奶奶，宇兒這就去了！」

「賊僧」則凝重的說：「遇事多和丐帮的花子們連絡，我們這邊如有新發現，也會請他們通知你！」

「丐道」則冷冷的接口說道：「到時候可別忘了給他們賞銀，人家窮哈哈的辦事可不容易！」

衛擊宇再度應了聲是，倏然轉身，仍由開着的後樓窗，一個「燕子穿簾」，飛身縱了出去。

一出後窗口，接着雙臂一振，一個「雲裏翻身」直翻到樓簷瓦面上。

再看麟鳳島的四週，島上一片漆黑，方才看到的那片點點燈光，這時早已不見。

但島邊的碼頭上，仍有數點燈光，而遠處的湖面上，也有燈光一閃一閃，顯然仍有來往的湖船。

衛擊宇再縱上樓脊向前一看，目光一亮，心頭也突然升起了一絲傷感和慨嘆！

只見前殿方向，燈光輝煌，光明如晝，除了沒有四五班吹鼓手大吹大打的聲音，但沸騰的喧嘩，豪放的歡笑，依然如舊。

尤其，猜拳行令，邀酒呼乾之聲，此起彼落，不絕於耳，想到他們那種狂歡痛飲，杯盤狼藉的情形，何曾想到身爲主人，突遭劇變的心情？②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東方英・文 盧令・圖

虎胆（大結局）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鍾山大俠巧佈移花接木計，從死牢中把文天華換了出來。那日接獲丐帮傳來消息，獲知對方囚禁翡翠雙姝之處，依址前往，把雙姝拯救出險，方欲再混進金陵城之際，五福莊主張光世突現身，說明身份，願接翡翠雙姝往五福莊居住，以策安全。雙姝隨張光世離去後，文天華與鍾山大俠返回城中途中遇金世霸截擊，文天華與之打成平手，金世霸知難而退，他返回將軍府，獻計大將軍，要與王爺明鬥，以掃平五福莊。文天華返抵金陵城中，平靜的過了一天，晚上鍾山大俠到來，要文天華和他往赴一約會——

雙姝殲仇寇　虎賁拯元勳

文天華不及多問，就被鍾山大俠拉着穿窗而出。

到了城外一處墓地裏，文天華方待問個明白，鍾山大俠先自一笑道：「事情來得很奇怪，對方是什麼人，老夫也不清楚，所以老夫要你來替我暗中注意着，有機會你就躡下去，把他的根掏出來。」

文天華點頭會意的在暗中藏了起來。

約莫過了半個更次左右，暗影中出現了四條人影，在鍾山大俠房屋四週搜查一遍，就在四週佔好方位隱住了身形。

接着，便另外出現了一條身穿黑袍，頭上戴着頭罩，除了眼睛之外，看不出任何部位的人影，以快疾的身法，閃身進了鍾山大俠的破房子。

房子裏沒有燈，只有鍾山大俠與那幪面人的談話。

鍾山大俠道：「朋友有何見教？」

那人道：「我先問你，你與文天華的交情厚不厚？」

鍾山大俠沉思了一下道：「他的事，老夫够資格担當。」

那人道：「在下沒有找錯人，你請聽着，一手摧毁萬松坪掌門關宏濤的那人，現在就在金陵城內……。」

「他是誰？」鍾山大俠似乎問得心急了一點。

那人笑了一笑，說道：「我覺得你該問我，我怎樣知道的，或許，我爲什麼要洩他的底才是。」

鍾山大俠鍾進說道：「爲什麼？那就請你說出來吧。」

那人道：「因爲，我想和你們合作，除去他！」

鍾山大俠道：「你知道得他這樣清楚，爲什麼不自己下手。」

那人道：「那人很精，功力又高不可測，在下沒有必勝的把握。」

鍾山大俠道：「加上老夫，你就有把握了嗎？」

那人道：「要加上你的朋友姜公望才有絕對的勝算。」

鍾山大俠道：「你也知道老夫有一個姓姜的朋友。」

那人一笑道：「我要對你沒有相當認識，也就不會來找你了。」

頓了一頓，他接着又說道：「有沒有意合作？」

鍾山大俠道：「可以攷慮，但在證實你的話不假之後。」

那人道：「好，我告訴你，那人就是三絕郎君金世霸！」

鍾山大俠「啊！」了一聲，道：「原來是他。」

那人道：「還有萬梅仙現在就住在大將軍府後花園精舍之內。」

這都是有事實可以證明的，鍾山大俠點頭道：「好，合作與否，明晚再談。」

那人道：「希望你們能够與我合作。」身形一閃，退出了鍾山大俠的破房子。

文天華看看那人去得沒了影子，可是他沒按照原定的計劃追踪他，因爲他巳經心裏有數了。

當他現身出來時，倒大出鍾山大俠意料之外的一怔，道：「你沒有跟下去？」

文天華笑道：「小弟知道他是什麼人，所以不必多此一擧了。」

「他是誰？」

「段芝霖！」

鍾山大俠一怔道：「他好大的膽子！」

文天華道：「人急走險，狗急跳牆，他一定是被三絕郎君金世霸逼急了，所以才來找我們。」

鍾山大俠心中一動，道：「也許他別有陰謀詭計？」

文天華道：「可能，不過我們沒有什麼可怕的，多小心一點是了。」

鍾山大俠道：「好，我們決定和他合作一次，把三絕郎君除去，現在就到將軍府去證實一下他說的話。」

文天華道：「我們分頭行事吧，小弟去探將軍府，老哥哥你掌握段芝霖。」

鍾山大俠猶豫了一下，道：「我們交換一下如何？」

文天華一笑道：「老哥哥放心，小弟沉得住氣。」話一說完，疾轉身形，急急的走了。

段芝霖與三絕郎君金世霸五天之約，眨眼就到了。

傍晚時分，大將軍府駛出了一輛垂簾車輛，向着玄武湖旁一座宅第奔去。

馬車直入深庭內院，停在一座精美的紅樓之前，車門一開，首先走下車來的是三絕郎君金世霸，隨着金世霸後面是一位珠光寶氣的貴婦人。

段芝霖躬身親迎，把三絕郎君金世霸的那位珠光寶氣的貴婦人請進了內廳。

廳中明亮的燈光，照得全廳纖毫畢現。

一桌鋪着紅緞子桌面的酒席，早巳擺在廳中。

段芝霖恭請三絕郎君金世霸與那位貴婦人併肩上座，段芝霖特別客氣，連主人的位子鄰沒有坐，坐在一旁陪客的位置。

上好酒菜，段芝霖一揮手，飭退了侍應的童男女，敬了三巡酒菜，他不等三絕郎君金世霸開口，知情識趣的自動站起身來，帶着笑臉道：「兩位請稍坐片刻，老朽這就去把『翡翠靈鷲』取來，請兩位觀賞。」

三絕郎君金世霸笑了一笑道：「請便！」

段芝霖轉身走了出去，這時，那位貴婦人忽然道：「段芝霖是一隻老狐狸，小心他沒安着好心。」

三絕郎君金世霸輕輕一笑道：「他要沒有將軍府的庇護，只有死路一條，他天大的膽子也不敢自走絕路……」

一陣步履聲，把段芝霖送了回來，抬頭望去，只見段芝霖手中捧着一隻紫檀木的盒子，走了進來。

三絕郎君金世霸望了那貴婦一人，那意思等於說：「你看，他敢不乖乖的把『翡翠靈鷲』取來。」

段芝霖走到桌前，三絕郎君金世霸巳親自動手把杯盞移過一邊，空出一方桌面。

段芝霖輕輕的放下那盒子，小心地打開盒蓋，盒蓋裏面是大團紅綾子。

三絕郎君金世霸臉色動了一下，但沒有說什麼話，眼中射出了凌厲的目光。

段芝霖若無其事的把那團紅色綾子解開來，解到後面，碧光一燦，現出了一隻栩栩如生，通體翠綠的展翅靈鷲。

那靈鷲站立的式子好威猛！

三絕郎君金世霸雙眼一凝，瞪目注視了片刻，臉上泛起一絲笑容，點了一點頭，道：「不錯，這『翡翠靈鷲』的是武林之寶！」

那貴婦人一笑道：「寶貴在那裏？我就看不出來。」

三絕郎君金世霸目光一轉，射向段芝霖，段芝霖接口道：「夫人有所不知，這翡翠靈鷲的站立姿式便是威震天下『靈鷲三式』的起手式，所以寶貴非凡。」

那貴夫人皺起瑤鼻，輕笑一聲，道：「但這只是一個式子呀！」

段芝霖接口又道：「夫人有所不知，這雖然是起手第一式，但，有了這一式，就不難推廣出第二式第三式了。」

那貴婦人蹙了一蹙清秀的黛眉，道：「這很難叫人相信，『翡翠谷』可不是以『靈鷲三式』知名武林。」

段芝霖又是一句「夫人有所不知」，道：「翡翠谷雖然保有了這『翡翠靈鷲』四五十年，因爲他們始終沒有悟澈其中奧秘，所以空自擁有了這『翡翠靈鷲』。」

三絕郎君金世霸突然接口道：「這樣說來，你是悟澈了其中奧秘！」

段芝霖驚容畢現的震動了一下，道：「這……這……老朽爲人很笨……。」

三絕郎君金世霸一笑道：「段老，你那裏笨來着，我看你是聰明過了度啦！」

段芝霖哭喪着臉道：「老朽我是找到了其中奧秘，只是本身武學修爲不够，難以消化所得。」

三絕郎君金世霸笑道：「你看，我們合作可好？」

段芝霖眉頭一皺，現出不大願意的樣子，沒有答話。

三絕郎君金世霸輕「哼！」了一聲。

段芝霖惶恐的一震，道：「可以！可以！當然可以。」

三絕郎君金世霸哈哈一笑道：「段老，你今天開始和我合作，那是你今生今世最聰明的決定。」

段芝霖心裏高興得幾乎要笑了出來，可是，他的表情不但看不出絲毫高興的跡象，而且，顯得非常不情願地道：「是……是！您說的是。」

三絕郎君金世霸不稍放鬆地緊接着道：「好，我們就這樣說定了，從今以後，不僅在武功研討切磋上携手合作，而且在事業上也榮辱與共，禍害同當，現在，便可以把這『翡翠靈鷲』中的奧秘說出來了。」

段芝霖想說不想說，但又無法不說地囁嚅地道：「說來也沒有什麼，因爲那『靈鷲三式』的秘訣，就藏在它一對眼珠之內。」

三絕郎君金世霸伸手拏起「翡翠靈鷲」，先伸手動了一動它的眼珠，動不下來，接着又運起神功，射出兩道稜芒，對着那靈鷲的眼珠望去。

他仔細的望了一陣，看不出所以然來，臉色微微一變道：「它眼珠裏面沒有什麼呀。」

段芝霖想笑不敢笑地扭曲着臉上肌肉道：「這樣當然看不出來。」

三絕郎君金世霸道：「要怎樣才能看得出來？」

段芝霖道：「這就是秘中之秘了……」

他話聲頓了一頓，本來想吊一吊三絕郎君金世霸的胃口，目光一閃之下，只見三絕郎君金世霸目光殺機隱現，當下倒抽了一口冷氣，馬上又接着道：「此外還需準備幾種應用之物，才能把它眼中的心法秘訣顯現出來。」

「什麼應用之物？」

段芝霖道：「一隻白色玉盆，三升葡萄美酒，一顆夜明寶珠三樣東西。」

三絕郎君金世霸道：「你爲什麼不早說，你這裏有沒有？」

段芝霖點了一點頭道：「有，不過未曾帶來。」

三絕郎君金世霸一揮手道：「快去命人取來，我們馬上就試它一試。」

段芝霖苦笑着勉強地道：「是，老朽這就吩咐下去。」

因爲廳內沒有伺候的人，他說完之後，只有親自走出廳外去吩咐。

段芝霖這一走出廳外而去，足足等了他半盞熱茶時光，仍不見他回來。

那貴婦人秀眉微聳道：「你看他會不會就此開溜？」

三絕郎君金世霸搖頭冷笑道：「他敢！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何況，他又沒有把『翡翠靈鷲』帶走……」

「你再仔細看看，那『翡翠靈鷲』可是眞的！」話聲中只見人影連閃，突然由院中跳進來兩個人。

這兩個人竟是鍾山大俠和姜公望。

三絕郎君金世霸悚然一震，道：「你們要幹什麼？」

姜公望道：「殺你！」

三絕郎君金世霸哈哈大笑，道：「你勝得了我麼？」

姜公望道：「穩操勝算！」

鍾山大俠接口道：「現在我老夫也足以制你於死地了。」

三絕郎君金世霸冷冷一哂道：「你上來，在下三招之內，取你老命。」

鍾山大俠大踏脚步，走到桌前，一拉架式道：「請！」

三絕郎君金世霸一提眞元內力，頓時臉色都變了！惶惑驚悸得退了一步。

那貴婦人目睹三絕郎君，心知有異，急急問道：「你怎樣了？」

三絕郎君金世霸忽然道：「我中了那老鬼的暗算。」

那貴婦人一震道：「你中了毒！」

三絕郎君金世霸點了一點頭，目光一抬，怒視着鍾山大俠，道：「好卑鄙惡毒手段！」

鍾山大俠笑了一笑，道：「那是看法的問題，不過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而巳。」

三絕郎君金世霸一挺身道：「你胡說，本人幾時……」

鍾山大俠冷笑一聲，截口道：「你能否認『萬松坪』的事不是你幹的！」

三絕郎君金世霸不禁呆了一呆，道：「你們憑什麼說是本人幹的。」

鍾山大俠一指三絕郎君金世霸身旁那美婦人，說道：「憑她，你不要認爲你變易了她的容貌，我們就認她不出來，你說，她是不是萬梅仙？」

三絕郎君金世霸還待狡辯，可是那貴婦人巳是大叫一聲，轉身向廳外跑去。

鍾山大俠面對着三絕郎君金世霸不便出手阻止她，姜公望（文天華）搖頭一嘆，也放過了她。

可是，她跑出大廳之後不久，忽然發出一聲淒厲的慘叫，接着叫聲像刀切似的停止了。

文天華心頓一緊，道：「鍾老哥，我們中了他們計中之計……。」

一語未了，只聽外面揚起一陣呼喝之聲，道：「有人刺死了金爺，不要放走了兇手。」

三絕郎君金世霸哈哈大笑，道：「你們原來也和我差不多。」

鍾山大俠「哼！」的一聲，道：「至少我們沒有中毒，兄弟，我們去！」身形疾射而起，闖出廳去。

文天華望着三絕郎君金世霸猶豫了一下，似是有心救他脫險，可是腦中立時泛起了家破國亡之恨，頓足一咬鋼牙，閃身而沒。

就在鍾山大俠與文天華身形消失之際，當先射進來一位黑袍蒙面人揚手發出一道白光襲向三絕郎君金世霸，三絕郎君金世霸正待凝聚眞氣圖逃，那知眞氣一提之下，心肌一絞，痛得他「啊！」了一聲，同時白光一閃而到，刺進了他心口。

那黑袍蒙面人，身形快如飄風，掠桌而過，順手帶走了那「翡翠靈鷲」，穿過對面窗口而逝。

這時，外面呼喝的人，才一擁而入……

鍾山大俠與文天華一出大廳，便如猛虎出柙，無人可擋，殺開一條血路而去。

沒有人擋得住鍾山大俠他們，但却有數十對眼睛看到了他們，那些看到他們的人，就都是證人，證明三絕郎君金世霸是被他們刺死。

鍾山大俠與文天華突出重圍，回到雨花台鍾山大俠的破房子裏，鍾山大俠一頓脚道：「好一隻老狐狸，我們還是上了他的當。」

文天華嘆息一聲，後悔地道：「我該阻止梅仙跑出廳外去才對。」

鍾山大俠搖了一搖頭道：「她這樣死了倒落得一個乾淨，否則，你又能把她怎樣？」

文天華道：「我並不恨她，因爲她也是迫不得巳。」

鍾山大俠說道：「你要叫她活着痛苦一輩子？」

文天華一怔，「喔！喔……」了二聲，接着發出一聲沉痛的長嘆。

鍾山大俠住的房子雖破，房子裏也還有幾樣不能放棄的東西，他急快的收拾好，打成一個方包，走出屋外，道：「走，我也不能要這破房子了。」

鍾山大俠與文天華突然在京陵城失去了踪跡。

第二天一早，京陵城牆上便貼出了緝拿鍾山大俠與姜公望的佈告，罪名是刺殺了將軍府的總教席夫婦。

第三天，段芝霖便走馬上任，當他的「黑獄」總管去了。

第四天，鍾山大俠與姜公望忽然出現在「五福莊」的後園之內的一座亭閣之內。

亭閣之內擺着一桌酒席，酒席上分坐着主人張光世，恢復主人師妹身份的輕雲，鍾山大俠和文天華。

鍾山大俠不再是那老邁骯髒的樣子，改了一身乾乾淨淨的青色長袍，臉上洗去了白裏透紅的膚色，很有幾分富貴像和斯文像。

他如今就是大大方方的在京陵城中走來走去，只怕也沒有人認得出他就是佈告上畫的那鍾山大俠了。

張光世端起酒杯，道：「兩位來得正好，請接受在下一份敬意，乾了這一杯。」

鍾山大俠一笑道：「一個通緝犯，有什麼可敬的。」

張光世道：「兩位舉手之間就除去了三絕郎君金世霸，這份機智功力，在下是敬佩有加，心服不已。」

鍾山大俠微微一皺眉峯，道：「莊主很瞭解三絕郎君金世霸的爲人？」

張光世一笑道：「何止瞭解他的爲人，坦白的說，在下這次應邀前來金陵，爲的就是對付他，想不到他聰明一世，橫行一生，竟栽倒在兩位手中。」

鍾山大俠苦笑一聲，道：「莊主，我們揹的是黑鍋，他是栽在段芝霖的手裏。」

張光世一怔，道：「段芝霖能把兩位玩弄於股掌之上？」他實在有點不相信。

鍾山大俠道：「我們是周瑜打黃蓋，一個願打一個願挨，目的只在除去三絕郎君金世霸，本來我們還想順勢也把段芝霖除去，誰料段芝霖奸滑非常，結果我們還是被他利用了。」

鍾山大俠這番話說得眞眞假假，事實上憑他爲文天華兩人的經驗與智慧，豈有完全上當之理，還不是別有所圖，故意讓段芝霖暫時佔盡上風而已。

張光世修眉一蹙，道：「那段芝霖如此奸滑厲害，在下倒是沒有想到，怪不得文少俠中計入了囹圄。」話聲一頓，忽然「啊！」了一聲，接着說道：「說起文少俠，在下倒要與兩位商量一下文少俠的事了。」

文天華因爲化身爲姜公望之後，不願多說話，引人注意，所以一直很少說話，這時，張光世提到自己，便不由得接口道：「莊主可有文少俠的消息？」

張光世道：「文少俠的案子，暫時算是因爲王府出面說話的關係，將軍府不得不有所顧忌，擱置了下來，不過由於文少俠在金陵地面上人緣很好，應天府承擔不起囚禁他的責任，於是由將軍府把他送到『黑獄』去了，因爲這是將軍府與地方官府的權責，所以，王府也不好再說別的話了，這一點，有請兩位見諒。」

文天華的案子，鍾山大俠走別的路子托過王府，現在事情攤開來了，張光世直接了當的承擔了起來。

鍾山大俠一笑道：「文兄弟的案子，多承王府關照，我們巳是感激不盡，莊主這樣說來，我們更是惶悚難當。」

張光世一笑道：「其實這件事情，將軍府做得並不聰明，等於自己在找自己的痲煩。」

文天華目光一閃，道：「此話怎說。」

張光世道：「『黑獄』直屬於將軍府，文少俠要是在『黑獄』出了事，將軍府便難逃其責。」

鍾山大俠道：「文天華在朝廷眼中不過是一個升斗小民，死了不過是一條狗，逃了不過是一隻蒼蠅，朝廷豈能因此怪罰將軍府。」

張光世道：「事情有王府出面，就可大可小，何況事的大小，還操之在我……」

文天華微笑道：「莊主的意思是……。」

張光世道：「王府有很多方便的地方，如果兩位不怕事的話，我們就到『黑獄』去鬧他一鬧，同時就可以把文天華救了出來。」

文天華哈哈一笑道：「兄弟反正巳是通緝在案，就鬧他一個天翻地覆，又有何妨。」

鍾山大俠顯得老謀深算的微微一皺眉頭，沉吟着道：「茲事體大，不是鬧着玩的……」

文天華截口道：「怕什麼，你還怕離開了金陵沒有立足之地。」

鍾山大俠道：「刦獄是同造反，我怕因此影響整個的武林朋友。」

張光世道：「這倒無需顧慮，有王府暗中維護，不會小題大做，倒是兩位却有着千斤重擔……。」

文天華與鍾山大俠交接了一下眼色，彼此都有同感，覺得這位張光世也不是一位簡單的人物。

鍾山大俠一笑道：「江湖人物，過的就是刀口舔血的生活，身上案子再多，也只是一條命，何怕之有。」

張光世目光一凝道：「這樣說來，兩位有意大幹一場了？」

文天華道：「莊主你想過你自己沒有？」

張光世笑道：「在下乃是一亂世孤雛，能有今天巳是叨天之幸，不必作過多的顧慮。」

鍾山大俠道：「有一點令人不無懷疑。」

張光世道：「你懷疑什麼？」

鍾山大俠道：「老夫懷疑段芝霖把文天華送進『黑獄』，是不是故意引誘我們去自行投到？」

張光世點頭同意道：「有此可能，而且『黑獄』裏也深藏不少武林高手，我們眞要行動的話，這一點應該預爲之計。」

鍾山大俠一笑道：「這樣說來，我們是等於火中取栗了。」當然，這是說笑話，並不是表示他畏縮怕事。

張光世笑了一笑，道：「誰叫我們都是爲朋友賣命哩！……兩位在金陵地面上能有多少人手可以動用？」

鍾山大俠道：「說多不多，說少不少，七八百人是有的，但眞够得上份量的，不過是一二十位而巳。」

張光世道：「『黑獄』不是等閑之地，普通身手派不上用場，請你選出十五位如何？」

鍾山大俠道：「可以。」

張光世道：「在下可用之人有三十六，合計巳在五十以上，想來人手也差不多了。」

文天華道：「人手是够了，但我們事先不能沒有綿密的計劃。」

張光世道：「如果兩位相信得過在下，在下毛遂自薦，負責策劃，策劃好了之後，兩位認爲可行便行，該改則改，務必做到天衣無縫，然後一擊成功。」

鍾山大俠望了文天華一眼，同時站起身來，齊抱雙拳道：「如此有勞莊主了。」

張光世欠身還禮道：「這是在下義不容辭之事，何勞之有，何況，最後所得最大的是王府，兩位不過是救出一個朋友和替『翡翠雙姝』報仇雪恨而巳。」

他倒坦誠得可愛，使人覺得被利用了，而沒有被利用的感覺。

提到「翡翠雙姝」倒引起了鍾山大俠的懷念，微微一笑問道：「對了，她們姊妹呢？」

輕雲現在有說話的機會了，笑口答道：「兩位姊妹這時正在做功課啦！大約也快……」

一語未了，見對面樹影之中飛也似的射來兩條人影，同時，老遠就叫了起來，道：「老哥哥，老哥哥……」

她們同時飛身進了亭閣，鍾山大俠欣然笑道：「老夫看你們兩位容光煥發，生活一定過得快活有似神仙。」

素素微笑道：「多謝老哥哥錦注。」

輕雲一面拉開椅子，一面笑道：「兩位姊姊請坐，杯碗就在等着你們了……。」

瞥眼間，只見一個青衣丫頭，急急行了過來，輕雲話鋒一轉，問道：「有什麼事？」

那丫頭欠身說道：「王府有人前來請莊主一談。」

張光世雙拳一抱，歉然地道：「兩位稍坐，多喝幾杯水酒，在下去去就來奉陪。」

鍾山大俠目光向文天華身上注視了一下，接着和文天華一同站起身來道：「莊主有事，儘管請便，老夫也就此告辭了。」

張光世微微一怔道：「兩位何急急如是，兩位吳姑娘剛來，你們也好多談一談。」

鍾山大俠道：「我們見了面就好，倒是剛才莊主所說的事，請莊主給一個日期，我們也好同時準備。」

張光世微一沉思道：「兵貴神速，才能出奇制勝，我們以三天爲期如何？三天之內在下完成初步計劃，一經兩位同意之後，我們就立卽採取行動，攻他們一個防而不備。」

鍾山大俠道：「好，我們就此言定。」

張光世一抱拳，先行離開了他們。

鍾山大俠目送張光世離去之後，回目向「翡翠雙姝」道：「我們的家常話改日再說吧，因爲時候不多，我們要趕着去辦正事了。」

翡翠雙姝齊皆大方的一笑，道：「當然正事要緊，你們兩位請忙罷。」

他們兩人離開「五福莊」之後，便繞道閃身進了花壇冉樂天的秘室。

冉樂天現在巳經完全明白文天華的意圖，並且參加了他們的行動，所以，這幾天文天華與鍾山大俠就落脚在他這裏。

冉樂天，鍾山大俠，文天華三人面對面的沉默了一陣，鍾山大俠忽然打破沉寂道：「冉兄，你看這件事信不信得過？」

冉樂天道：「據小靈子的觀察回來說，五福莊的情形，巳和張光世向你們所說的完全相同，張光世拉攏你們的目的，只在打擊威武將軍，除去威武將軍，好像沒有別的惡意。」

文天華道：「王府與將軍併立在金陵，這完全是元鈕子平衡權勢的一種手段，也就是上面的意思，換一句話說，他們之中，並不能改變整個的體制，爲什麼要爭得這樣你死我活呢？這一點，令人不能無疑？」

冉樂天道：「據說，這是他們之間的個人恩怨，冰凍三天，非一日之寒，小恩小怨發展到今天的情勢，那是不足爲奇的。」

鍾山大俠道：「你看，這會不會是王府與將軍府聯手合作的一條苦肉計？」

冉樂天道：「我想不會是什麼苦肉計，因爲他們兩家之不和，不是最近的事，而且三絕郎君金世霸師門與張光世師門，在關外武林中就各爭雄長，水火不容，也無法打成一片。」

文天華道：「小弟也有這種看法。」

鍾山大俠一點頭道：「好，這一點疑慮，我們算是澄清了，其次老夫還有一個問題，如果，張光世和我們合作順利地達到了目的，在我們這一方來說，自是一走了之，可說沒有多大的後患，但是對王府來說，他的善後問題，就不會這樣簡單了，他能沒有後顧之憂麼？他要怎樣消除他那後顧之憂呢？……再說，他們的後顧之憂會不會成爲我們的後顧之憂呢？」

文天華目光閃動的道：「王府的善後問題是一個問題，王府與將軍之事遲早瞞不過他們的皇上，王府必需預爲之計……。」

冉樂天接口道：「王府一定要找一個代罪羔羊。」

鍾山大俠一震，道：「那代罪羔羊就是我們！」

文天華道：「我們刦獄成功之日，也就是被捕入獄之時。」

冉樂天道：「如此一來，王府不但自清罪嫌，而且還可以向他們的皇帝老子請功領賞，這眞是兩面光的如意算盤。」

鍾山大俠冷笑一聲，道：「他們倒會打如意算盤，可是老夫也留了一手，當時老夫只答應張光世出十五個人，餘下的人，我們就可以另作安排了。」

文天華一笑道：「薑到底是老的辣，老哥哥遠見，小弟佩服之至。」

鍾山大俠被文天華恭維得老臉一紅道：「什麼遠見，老夫不過是存了一份私心而巳。」

冉樂天道：「我們要不要另外安排一個刦獄計劃？」

文天華道：「依小弟的看法，張光世的安排前半段定不會有問題，要有問題的話，就在後半段，可是目前我還沒有看到他的計劃，所以小弟認爲還是保持敏銳的彈性，隨機應變的好。」

鍾山大俠點頭道：「老夫有同感。」

冉樂天道：「文兄弟說的是，不過在權責上，我們應該先劃分清楚，各自分頭準備，就不致臨事慌張了。」

文天華道：「冉老哥說的是，請鍾老哥決定分配。」

鍾山大俠道：「咱們也用不着客氣，老夫就妄作主張了……老夫認爲我們的人手分爲兩部份就可以了，一部份配合張光世的計劃，進行刦獄，一部份安排接應我們自己的人。」

微微換了一口氣，接着具體地道：「進行刦獄部份的人員，以我們這些明面化了的人員爲主，不足十五人之數，補充幾位新人就行了，其他的人，都列於第二部份，由冉兄你與丐幫華長老統率。」

這兩天大家都很忙，就冉樂天也忙得不可開交，倒是鍾山大俠與文天華兩個該忙的人，反而忙不起來，痛痛快快的喝了三天酒。

三天後，張光世提出來的刦獄計劃，完美得叫人看了只有點頭的份兒。

眞是太完美了！尤其對於整個「黑獄」的內情，分析得精細入微，明若觀火，而且還附了一份，文天華他們望眼欲穿的「黑獄」機關設備圖。文天華與鍾山大俠看完那計劃書後，眞有着說不出的激動與高興，但同時也有着無比的感慨。

眞是合着一句俗話「會者不難，難者不會。」這份資料如不是王府的關係，就憑鍾山大俠文天華兩個人，就有通天的本事，只怕也無法獲得。

看了張光世的計劃之後，也使鍾山大俠與文天華看清了他們原來的一切準備，都是白費氣力，毫無作用，其結果是非一敗塗地不可。

反過來說，現在有了張光世這份計劃，「黑獄」雖然固若金湯，也擋不住他們水銀般的瀉地而入了。

最厲害的是，他這計劃裏面還有內應。

鍾山大俠與文天華都被那完美的計劃書，帶進了一個霧樣般迷忽世界，而忘記了自己。

張光世見了他們那副神態，也不住心頭暗喜，笑着問道：「兩位有何指教？」

鍾山大俠收回神思，道：「好極了！」

文天華道：「發動時間不在計劃之內。」

張光世道：「正要與兩位商量。」

文天華道：「我們沒有意見。」

張光世道：「兩位如果沒有意見，我們就訂在八月十五日中秋節晚上舉事如何？」

鍾山大俠皺起眉頭道：「八月十五中秋夜，朗月當空，這……。」

張光世笑着接口道：「八月十五，王府照例要代表皇上犒賞黑獄工作人員一番，同時對獄中死囚，宣達皇上不殺他們的德意，到時候他們領了皇上的賞賜……哈！哈！哈哈！……。」盡在不言中了。

文天華腦子轉動了一下道：「這樣王府豈不擔了極重的干系？」

張光世笑道：「王府一點責任都沒有，因爲王府只是出名，一切東西酒食，例由將軍府準備。」

文天華不能不心悅誠服的道：「在下佩服得五體投地。」

張光世道：「兩位完全同意了？」

鍾山大俠道：「完全同意。」

張光世道：「蛇無頭不行，在下希望兩位之中出來一位主持其事。」

文天華道：「莊主何不駕輕就熟，主持其事。」

張光世一笑道：「照說由在下主持其事最是理想，但是由於在下與王府的關係，事後萬一牽涉到王府，那就不是我們合作的本意。」

他早巳表明過立場，這倒不是怕事和推諉，鍾山大俠一笑點頭道：「莊主說的是，那麼老夫就毛遂自薦吧。」

張光世道：「由鍾大俠出面主持，最理想不過了。」

× × ×

八月十五，月光明！

黑獄裏歡渡佳節的高潮巳經過去！

夜深了，燈光一度一度的熄滅下去。

最後，只有一度燈光依然光輝耀眼的照在四位紅光滿面的老頭臉上。

這四人之中，其中一位便是新任黑獄總管的段芝霖，其他三位，有兩位是總管，一姓張，一姓馬，另外一位姓任，是文案師爺。

他們四個人，把酒夜話，圍坐在一張圓桌四週。段芝霖顯得心事重重，老是壓着眉頭。

張副總管端起酒杯笑道：「總管，您看現在差不多快要天亮了，不是什麼事都沒有，您也太多慮了，來！來！來！我們大家一同敬總管三杯，請總管回房去休息。」

段芝霖猶豫了一下，勉强地點頭笑道：「好！好！好！我們共飲三杯，大家休息去。」

這是最後三杯酒，大家都沒有保留的喝得非常豪爽，桌上只聽得倒酒喝酒的聲音，片刻之間，都盡了三杯。

段芝霖輕輕的吁了一口氣，站起身來。

驀地，一陣風吹來，吹得室內的燈光 動了一下，在這一瞬間，室門前多出了一對姊妹花——翡翠雙姝。

段芝霖的眼睛猛然鼓得比銅鈴都大，聲音也啞了，嘴皮子顫動了半天，才發出聲音道：「你們是怎樣進來的？」

他問得並不笨，因爲這是一處不容易進來的地方，而「翡翠雙姝」居然進來了，而且進來得悄無聲息，這個問題就太嚴重了。

素素一笑道：「不是你打開大門請我們姊妹進來的麼？」

娟娟接着寒着面色道：「你以爲躲在這裏，我們姊妹就找不到你了是不是？哼！……」

段芝霖只是事出意外猛然吃了一驚，當她們姊妹把話說完之後，他巳沉靜了下來，哈哈一笑，道：「兩位賢侄女來得正好，老夫正有些話要向你們說明，……。」

素素冷笑道：「你不必白費心機了。」

段芝霖一嘆道：「兩位賢侄女，老夫實在不想傷害你們，可是你們偏不領情，老夫只有成全你們的心願了。」他根本沒把「翡翠雙姝」放在眼裏，舉步向着她們身前走去，而且，還空着一雙手。

素素與娟娟每人手裏握着一把精光四射的長劍，兩道劍光一起，便捲向段芝霖全身。

段芝霖哈哈一笑，道：「你們既然和閻王老子定了約會，那麼……。」

他的口氣眞不小，而且也實在沒有把她們姊妹看在眼裏，可是「翡翠雙姝」雖然揮劍攻擊，但當段芝霖就將出手的時候，她們兩人身形忽然左右一分，就在她們一分之際，忽然一條人影從她們身後閃了出來。

段芝霖見了那人面貌，心弦猛然一震，心裏的話就說不出來了。

他的說不出話，不僅是見了那人魂飛魄散，而是根本說不出話來了，因爲，來人趁他一驚之下，巳凌空發指點住了他穴道。

來人一招就制住了段芝霖的穴道，座上兩位副總管的招子可不空，只見其中那位馬副總管發出一聲獰笑，喝道：「你們這批惡徒的膽子也未免太大了。」身形一動就要撲身向前。

這時，那位張副總管一笑，道：「您是第一副總管，殺鷄焉用牛刀，待本座先上。」

說着，伸手向馬副總管身前一攔。

同是副總管的身份，又是一番好意，馬副總管不疑有他，身形一住之下，口中關心地道：「張兄，你要小……」

詎料，張副總管手掌一翻，沒讓他把「心」字說出，就出其不意的，制住了他穴道。

張副總管制住馬副總管穴道後，忽然那任師爺開口說話了：「張兄，你就陪姜大俠走一趟吧，這裏有小弟與兩位姑娘足以應付了。」

敢情，這是一場天衣無縫的安排，無驚無擾的做得神不知鬼不覺。

「翡翠雙姝」一閃身繞過段芝霖到了任師爺身旁。

張副總管一步向前，冷冷的向段芝霖道：「段總管，生死一髮，完全看你的表現了，走！」伸手一掌，把段芝霖推向室外。

文天華的點穴手法神妙巳極，一招之下，不但封住了段芝霖全身功力，也閉住了他的啞穴，奇怪的是他的手脚四肢仍能够活動無碍。

段芝霖被推出室外，只見室外還站着鍾山大俠。這時，鍾山大俠與文天華都穿了一身「黑獄」的制服，張副總管陪着段總管，兩位總管之後隨着二位衞士那是自然不過的事。

一路上沒有任何人敢查問他們半句話，就到了一道鐵門之前。

鐵門裏面，才是眞正囚禁人犯的「黑獄」，鐵門外不過是外圍警衞和管理人員辦公住宿活動的地方。

他們四人在鐵門之外一站，便有兩道强烈的燈光射到他們身上。

那兩道燈光一現而歛，顯然，巳經看出了來人身份，而不敢無禮叱喝。

鐵門自動的打開了，門內排列着四人躬身相迎。

段總管一臉嚴肅，只用目光掃射了他們一眼。

張副總管微微一笑道：「總管怕你們今晚喝多了酒，所以要來看看你們，是不是都能緊守崗位，盡忠職守。」

其中那領班的驚震了一下，欠身道：「屬下等不敢玩忽職守。」

張副總管點頭說了三聲「好」，接着一揮手道：「去把杜獄官叫來！」

那領班應了一聲「是」，可是他口中雖然應了「是」，脚下却沒有移動分毫。

原因是他沒辦法把杜獄官叫來，因爲杜獄官早巳醉得人事不知，根本來不了。

事實上是不但杜獄官來不了，就是其他的獄卒也差不多全醉了，他們這幾個人因爲平日不愛喝酒，所以才[illegible]挺身而出來應付場面。

當然，他們的醉，是醉得大爲蹊蹺，不過他們自己還不知道其中道理吧了。

張副總管面色一變，喝道：「爲什麼不去把杜獄官叫來，你們可是認爲總管到任伊始，不便認眞處置你們麼？」

那領班嚇得打了一個哆嗦，雙膝一跪，道：「請副總管息怒，他們……他們……實是多喝了一點……請副總管開恩包涵。」

「開恩包涵」的話，都在那領班口中說了出來，「黑獄」之黑，該是到了一種什麼程度，可想而知。

張副總管在段總管耳邊悄悄的說了幾句話，段總管點了一點頭，張副總管向那領班打了

一個眼色，喝道：「總管念在今日是中秋佳節，特別開恩，恕過你們這一次，還不快起來，傳信進去，恭候總管巡視全獄！」

那領班千恩萬謝的打開了第二道鐵門，把他們請了進去。

裏面的牢房，都是一小間一小間的排得密密麻麻，爲數在八九百號。

他們一進入第二道鐵門之後，只見裏那些獄卒十個中醉倒了九個，能勉强伺候他們的二三十個人，也都醉眼矇矓，神智不清。

張副總管陪着段總管在前面一路巡視過去，文天華與鍾山大俠便在後面暗中出手，把那些清醒的獄卒一個一個的送回夢境裏。

文天華的替身巧手陰陽易大先生被囚禁在九〇一號囚房，而文天華他們眞正的目標趙復老先生却是關在二三號。

看完九〇一號，除了陪伴他們的那位小領班外，裏面巳經沒有一個清醒的獄卒了。

鍾山大俠一伸手，把那小領班的穴道也點了。文天華首先拔出一把削鐵如泥的短劍，削落門鎖，把易大先生放了出來。

接着，鍾山大俠也抽出一把削鐵如泥的短劍，展開身形，與文天華同時動手，把所有的牢門都打開了。

文天華削開二三號牢門，俯腰抱起牢內那位瘦得只剩骨頭的老人揹在背上，六人會合在一起，就向外面走。

第二道鐵門之內根本沒有阻擋，第一道鐵門之內，憑他們的身手，也沒費多大手脚就通過了。

這時，囚房之內的囚犯，因門鎖被削開，能够行動的人，巳經開始向外面闖了，一場燎原之火，巳經燃燒了起來。

大家出了黑獄鐵門，張副總管才發現文天華背上多了一個人，他不由得一怔道：「姜大俠，你……。」

寒芒一閃，鍾山大俠的精光短劍巳抵在張副總管心口，笑了一笑，道：「張兄，我們很感激你的帮忙，希望你帮忙帮到底，不要過問姜大俠的事。」

張副總管臉色一變，道：「有話好說，請不要自己亂了步驟，否則大家都逃不出去。」

鍾山大俠一揮手，文天華巳揹着趙復，閃身隱入暗影之中而去。

易大先生揮手一掌，把段芝霖擊斃當地，他以無比迅快的手法，脫下段芝霖的外衣穿在自己身上，再一抹臉，自己就變成了段芝霖。接着又一脚，段芝霖的容貌也毁了。

易大先生手法快疾無倫，等到張副總管回過神來時，鍾山大俠巳是把短劍一收，道：「張兄，你是聰明人，忘了姜大俠的事，對你只有好處沒有壞處，王府要知道我們另外救走了一個人，首先你就無法交待。」

張副總管長嘆一聲，道：「老夫知道，但憑鍾兄吩咐。」

鍾山大俠道：「你知道就好，你可以發信號了，今日之事，我們是生是死，還是一個謎啦！」

張副總管欲言又止的伸手懷中，取出一物，打上半空之中，信號出手，半空中發出一道五采火光，火光一起，四方响應，整個的「黑獄」就沸騰起來了。

鍾山大俠道了一聲：「走！我們去接應『翡翠雙姝』去！」身形一起，當先掠身而去。

張副總管與易大先生隨身而起，緊追了下去……

「黑獄」刹時之間就變成了一座「紅獄」，只見火光冲天，殺聲可把大地都吵醒了……

文天華身上揹着一個人，展開無上輕功，在混亂之中閃身來到一座庫房之前，閃身進入庫房之內，打開一道暗門，然後，在庫房裏放起一把火，回身跳入暗門之內而去。

暗門裏面有一條暗道，這條暗道是文天華費了三年時光開出來的，可以直達「黑獄」二里之外的一處僻靜地方。

文天華進入隧道之後，可不敢稍停休息，一口氣穿過了隧道，從一座古墓之內爬出來。

這時，他才緩了一口氣，把背上的趙復平坦的放在地上，輕輕的替趙復推拏着。

趙復的身體衰弱到了極點，文天華這一陣奔走，巳是把他折騰得昏了過去。

慢慢的，趙復緩過一口氣來，抬眼見了當頭的蒼穹，只興奮得叫了一聲，道：「天呀！我又重睹天日了。」

文天華沒有打擾他，讓他興奮過後，才欠身一禮，道：「小子文天華，請問你老人家可就是我大宋的復王爺？」

趙復舉目望了文天華一陣，撑腰坐了起來，點了一點頭道：「你是何人？」

文天華身形一屈，拜倒在地道：「小民文天華，乃前朝禮部大臣文靜公之後，叩見王爺千歲。」

趙復招了一招手，道：「不必多禮了，請起，剛才可是你把我救出來的？」

文天華道：「小子斗膽，冒犯了王駕。請王爺恕罪。」

趙復輕嘆一聲，道：「你冒險犯難把本王救了出來，意欲何爲？」

文天華道：「請王爺主事復國。……。」

話聲一歛，霍地旋身一轉，暴喝一聲，道：「什麼人？」

短劍出鞘，當胸一橫，星目之中殺機陡現，把全身功力提聚到了極點，情勢逼人，不是成功，就是成仁了。

「是我！陳佩霞！」銀鈴般的答話後面，轉出一位面目奇醜的大姑娘，她身形一閃，就到了文天華身前。

文天華心中一動，道：「姑娘可是陳繼望陳老先生的千金？」

陳佩霞冷笑一聲道：「不錯，小妹也就是你不要了的，未過門的妻子。」

文天華手足無措的叫了聲：「陳姑娘！」

陳佩霞一擺手道：「不必多說，你的作爲我都知道，現在，我只問你一句話，你是要不要我。」

文天華道：「要又怎樣？不要又怎樣？」

陳佩霞道：「你要我，我就護送你和復王爺安然脫險，遠走高飛。」

「不然呢？」

「不然的話，請你和復王爺一同回『五福莊』。」

文天華一震道：「我聽得五福莊有一位霞姑娘……」

「那就是我！」

文天華長嘆一聲，道：「罷了，我要你，只是我要對你說一句坦誠的話。」

「有話請說。」

文天華道：「我的要你，完全是爲了民族的持續，復王爺的安危。」

陳佩霞咧嘴一笑道：「你很坦誠。」

文天華道：「所以你要多多的攷慮。」

陳佩霞道：「揹起復王爺，我們走吧！」

文天華在目前情形之下，巳經毫無選擇的餘地，只好依言揹起復王爺，可是當他直腰站起來，準備上路的時候，他楞住了。

敢情，那奇醜無比的陳佩霞，突然之間變成了一位大美人，而且手中還托着一座人像——和他所有的那座完全相同的人像。

陳佩霞態度也變了，嫣然一笑道：「文大哥，光明在望，我們啓程吧！」（全書完）

新派武俠長篇

曹若冰・文
盧令・圖

一刀斬（續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莫秋風終被江阿郎說服，命芸姑往取出幽靈門總壇機關藍圖，詎知那張藍圖早被幽靈門主掉包，江阿郎只好往請金石巧匠杜心蘅，冀由莫秋風口述，杜心蘅繪圖，以便他日按圖攻破幽靈門總壇機關。那日江阿郎與杜心蘅在酒樓巧遇五鳳帮么鳳陳虹虹及六俊第三名鄧天杰，江阿郎自認可爲陳虹虹師姊解除被江鳳所下禁制玄陰附骨毒針，要陳虹虹返回五鳳帮施展神威去莠存良，正商談細節之際，一酒客離座欲走，爲江阿郎強留，斥白他是江鳳奸細，那人坦說後，江阿郎命店伙往找丐帮中人——

力破幽靈門　刀斬都總管

店伙計已知道這幾位男女都是江湖中人，聞言那敢多問，連忙點頭說道：「是，小的這就給您找來！」

說罷，立刻轉身快步下樓而去。

店伙計下樓去後，江阿郎手一抬，把刀遞給巫士英說道：「巫兄，請將刀收起來吧！」

巫士英默默地接過刀，納入鞘內。

江阿郎突然抬手飛點出兩指，巫士英身子微微一震！雙目倏睜，說道：「江阿郎，你這是什麼意思？你說過不難爲我的！」

江阿郎淡淡說道：「我幷未難爲巫兄，我只是暫時封住巫兄的穴道免得巫兄在丐帮作客期間發生意外，巫兄但請放心，巫兄自由時，我一定替巫兄解開這兩處穴道，決不失信！」

巫士英深深望了江阿郎一眼，默然低頭不語！

× × ×

店伙上來了，身後跟着個中年要飯化子。

江阿郎望了那中年化子一眼，朝店伙擺手說道：「小二哥，謝謝你，你去忙你的吧，有事兒，我們再招呼你！」

店伙計哈哈腰，轉身退下樓去。

江阿郎探手懷中取出一物，朝中年化子一攤手掌道：「兄台請先看看此物！」

江阿郎手中托着的是一塊三寸長，兩寸寬的紫竹牌，也正是丐帮長老份的權威令符！

中年化子一見紫竹符，立時神色一肅，雙腿一彎，跪下叩行大禮，說道：「弟子拜見長老！」

江阿郎收起紫竹令符，伸手相挽地說道：「兄台請勿行此大禮，我有事相煩，請站起來說話！」

中年化子神色恭謹地站起身子垂手肅立。

江阿郎問道：「兄台尊姓大名？」

中年化子答道：「弟子名叫朱成。」

江阿郎道：「朱兄請不要自稱弟子，我姓江名阿郎，外號人稱『一刀斬』，朱兄聽說過麼？」

朱成肅容點頭說道：「總壇已有令諭傳知各地分舵，本帮弟子隨時聽候少俠吩咐！」

江阿郎含笑問道：「朱兄在此分舵是何身份？」

朱成道：「朱成承蒙帮主的恩澤提拔，職司本地分舵監舵！」

江阿郎道：「我有點兒事情要麻煩貴分舵，朱兄能幫忙麼？」

朱成道：「少俠請勿客氣，能替少俠辦事，這是敝分舵的光榮，您請吩咐！」

江阿郎抬手一指巫士英說道：「這位是『斷魂刀』巫老前輩的公子巫士英，我想讓他在貴分舵暫住一段時日，不知方不方便？」

朱成目光一瞥旁側的巫士英，點頭說道：「方便。」

江阿郎又道：「有關他的住處最好能秘密一些，同時請別讓任何外人與他接觸，以免發生意外，到了該放他的時候，我自會派人通知朱兄，朱兄明白麼？」

朱成如不是個精明能幹之人，焉能職司丐帮酒泉分舵監舵，江阿郎這麼一說，他還有什麼不明白的，連忙又點頭說道：「少俠您請放心，朱成保證不會有差錯！」

江阿郎抬手抱拳微微一拱，說道：「謝謝朱兄，貴分舵主那兒，請代我致意，我不去打擾了！」

話聲一落又起，接說道：「朱兄現在請帶他走吧！」

朱成恭敬地說道：「朱成遵命！」

朝江阿郎躬身一禮，轉向巫士英一抬手道：「巫朋友，請吧！」

巫士英沒說話，站起身子默默地往樓下走去，朱成隨後而行！

目送巫朱二人下樓去後，江阿郎立即望着陳虹虹一笑說道：「陳姑娘，妳和鄧兄返回帮中之前，請先往眉山高老人家那裏一行，就是我說的，煩請他老人家師徒相助！」

陳虹虹道：「只憑口說，他相信？」

江阿郎道：「他會相信的，再說這是伸張武林正義，衞道之事，縱然或有不信，也會帮忙相助的！」

陳虹虹貶貶美目道：「萬一他不幫忙相助呢？」

江阿郎微一沉吟道：「姑娘就說『一刀斬』江阿郎就是『長生峯』上的那小黑娃兒就行了。」

語聲一頓又起，說道：「好了，姑娘，我們該分手再見了！」

話落，長身站起，杜心蘅，陳虹虹和鄧天杰也立即跟着站起了身子。

鄧天杰環眼忽然一眨，說道：「老大，咱們事情辦好後，到什麼地方找您？」

一聲「老大」，喊得江阿郎神情不禁愕然一怔！

杜心蘅在旁立刻解釋地說道：「江兄弟，他是『六俊』第三，你是第一，所以他喊你『老大』！」

「哦！」江阿郎恍然一笑道：「鄧兄和陳姑娘事情辦完後，請到第一堡找我好了。」

「好。」鄧天杰一點頭道：「咱們事情一辦完後，就立刻前往第一堡找您！」

江阿郎含笑地點了點頭，雙手抱拳朝陳虹虹和鄧天杰一拱作別和杜心蘅邁步下樓而去。

× × ×

析城山，又名析津山。

位於山西省陽城縣西南，山勢高大險峻，四面山峯圍繞如城。

初更剛過，浮雲掩月，夜黑正濃，析城山外來了七個人。

七個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老的是兩個五十多歲，一個六十開外年紀的老者，少的是兩男兩女。

這一行人，他們是「一刀斬」江阿郎，「閃電刀」項君彥，「飄雨劍」西門玉霜與谷亞男姑娘，「金石巧匠」杜心蘅，「金銀雙鞭」宋功耀與朱重哲。

江阿郎爲首在前，項君彥與西門玉霜等衆人緊隨其後，由一處叢草雜生的小山道入山，一路疾行，來到一座黑黝黝的山洞前。

山洞左旁的石壁上，刻着九個十分顯眼，入目心驚的九個大字：「止步！入洞者必遭橫死！」

江阿郎望了望石壁上的大字，淡笑地自語道：「這幾個字倒是怪嚇人的！」

「金石巧匠」杜心蘅跨前一步，低聲說道：「江兄弟，大概是這裏了！」

江阿郎微微點了點頭，回首朝項君彥低聲說道：「項兄與諸位請隨在兄弟後保持五尺距離，全神戒備，留心隨時可能發生的意外，如遇上情況時，千萬不要輕舉妄動，先由兄弟應付！」

項君彥點頭低聲答道：「兄弟你只管放心，我們會自己小心的！」

江阿郎沒再說話，默默運功凝神查聽四週的情況，於確定附近十丈以內沒有樁卡埋伏之後，這才緩緩邁步當先領着往山洞內走去！

山洞洞口雖然不大，洞裏倒很寬闊，只是却很黑！

黑，當然難不住內功深厚的江阿郎等衆人，除江阿郎目力可及三丈以外處，其餘衆人目力最差的也能看到一丈開外的事物！

江阿郎雖然已查聽過附近十丈以內幷無樁卡埋伏，但他行動仍然十分小心，一進入洞內立即招呼衆人側身貼壁而行！

因爲他是此行之首，項君彥等六個人的性命可說全操在他的手裏，稍一疏忽大意，便可能遭致意外的暗算或是突襲！

雖然，憑他一身高絕罕世的武學，足可應付任何情況的突襲與暗算，自保可能沒有問題，但是項君彥等人便就難說了！

爲顧及項君彥等六人的安全，他行動不能不特別小心謹愼！

六人中只要有一人遭到意外不測，他這位武林第一奇客「聖刀」的傳人，將拿什麼臉面見人！

固然，他們此來之前，全都明知前途十分艱險，傷亡也將在所難免！

不過，那必須是在深入敵方中心地區，發生激鬥以後的事情，如在此時此刻，剛踏進敵方大門，便有人受到意外傷亡，就顯得他江阿郎也太無能，太不足以令人信賴了！

山洞全長約三十多丈，彎彎曲曲。

江阿郎行動十分小心謹愼地領着衆人貼壁而行，隨着彎道緩緩前進！

漸漸，前面有了微弱的光亮。

江阿郎知道，前面再轉彎，可能便是出口了。

突然，江阿郎心頭忽生警兆，他聽見兩個人極低的談話聲音，正傳自前方可能是洞口外面！

江阿郎連忙傳聲通知項君彥等衆人，停步貼壁站立不要動！

洞口外面談話的聲音雖然很低，但江阿郎在運功凝聽下，仍然聽的十分清楚！

只聽一人說道：「老劉，門主那一招還眞靈，谷老兒竟信以爲眞，把小娟那丫頭眞當做他的女兒了！」

老劉說道：「小崔，門主向來是計無虛出，小娟那丫頭若不是像極谷老兒的女兒，焉會要她冒充，這一來，谷老兒再倔，絕倔不過三天，一定會乖乖的說出那藏寶圖上的地點！」

小崔說道：「老劉，這一下子，小娟那丫頭可爬上了高枝兒，你我再也別夢想能夠親近挨着她的邊兒了！」

老劉道：「小崔，你上次說那丫頭奇浪無比，可是眞的？」

小崔道：「我要騙你我就不是人，上次她咨施小虎那個的時候，我正巧打窻子外面經過

，她那股浪勁兒，只聽得我他媽的連牙齒都咬痛了，當時眞恨不得衝進去……」

老劉笑說道：「你小崔大概還沒有那個胆吧！」

小崔道：「要是你老劉，你有那個胆？你敢煞風景去惹施小虎那小子麼？」

老劉道：「說實在話，我老劉可沒那個胆，也惹不起施小虎那小子……」

江阿郎聽到這裏，心中已經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幽靈門主」已利用一個名叫小娟的姑娘冒充了谷亞男，脅迫谷振非屈服就範，說出藏寶圖的地點！

他聽到這裏，便就不再多聽下去的，傳聲對項君彥等衆人說道：「諸位請在這裏稍待片刻，洞口有兩個明樁，等我先去制住了他兩個再招呼諸位行動！」

話落，身形一閃，已奇快絕倫地轉過彎。

項君彥連忙飄身前移，至轉彎角處探首望去；就這電閃之間，江阿郎已經到了洞口。

「誰？」

是老劉首先發現了江阿郎，發聲喝問。

「我！」江阿郎冷冷的聲音。

「你是什麼人？」小崔問。

江阿郎冷冷道：「我是什麼人你都不認識，小崔，你眼睛瞎了！」

這話還眞能詐人，小崔與老劉兩個全都被詐得神情不禁一愣！

他兩個這裏剛自一愣，江阿郎那裏已然抬手，兩縷指風飛射點出！

兩聲悶哼發自小崔老劉之口，他兩個全都瞪大着雙目，木立當地，身不能動，口也不能言了！

當然，他兩個心裏也明白了這是怎麼回事，只是，明白雖然明白了，奈何明白得已經晚了！

江阿郎制住小崔老劉二人的穴道之後，立即抬眼朝前望去；眼前十丈開外，是一片長達十多丈寬廣的樹林，樹林過去是一道形似城堡般五六丈高的圍墻，裏面是什麼地方，不用說，那就是江湖上極少人知道的「幽靈門」的總壇所在了！

目光再一掃視四週的山形地勢；只見四面都是高峯削壁，看情形，山洞可能便是整座山谷的唯一出口，如將山洞一堵，這座山谷便成了座「死谷」了！

情形看來雖是如此，不過，江阿郎心中可十分明白，「幽靈門主」不是個糊塗人，既在這等谷中建立總壇，這兒便決不可能只有這麼一條進出口！

換句話說，城堡內必定另有不爲外人知的秘道，說不定還不止一條！

江阿郎看清楚谷中的形勢以後，便即傳聲招呼項君彥等六人走了過來。

六人目光一掠谷中的樹林、圍墻，全都不由皺起了眉頭！

西門玉霜輕聲說道：「大哥，這地方好像不對！」

江阿郎道：「妳可是說多了這片樹林和那道圍墻？」

西門玉霜點頭道：「根據莫老所言，應該沒有樹林和圍墻才對！」

江阿郎沉吟地說道：「這很可能在他離開以後才有的！」

西門玉霜眨眨美目道：「圍墻或有可能，但是這片樹林……」

江阿郎含笑接口道：「如從別處地方移植來，也幷非決不可能！」

語聲一頓，轉向「金石巧匠」杜心蘅說道：「老人家請仔細看看，如我猜想的不錯，這片樹林恐怕不止是一座樹林！」

「老朽已經仔細的看過了！」杜心蘅點頭說道：「江兄弟猜的一點不錯，這片樹林乃是按五行方位排植，名爲『五行迷踪陣』！」

江阿郎道：「老人家既看出這是『五行迷踪陣』，想來通過是決無問題了！」

杜心蘅笑道：「這是最簡單的陣法，不過，只恐怕……」

江阿郎道：「老人家可是担心樹林中可能另有什麼埋伏？」

杜心蘅點頭道：「衡情度理，樹林中若無另外埋伏，這兒應不會只有這麼兩個樁卡！」

江阿郎點頭一笑，說道：「老人家推測有道理！」

語聲一頓，目光倏然轉向小崔說道：「小崔，我拍開你的穴道，希望你老老實實的答我問話，別妄想有任何舉動，否則，你這條命就算完了！你懂？」

小崔雖然身不能動，口不能言，但聽覺未失，眼睛也能看能轉動，聞言，眼光中立刻表示出「懂」的意思！

江阿郎抬手揚掌虛揮拍開了小崔的穴道。

小崔輕吁了口氣，江阿郎還未開口，他倒先開了口，眨着眼睛道：「朋友，我可以先請問件事嗎？」

江阿郎點頭道：「你問吧！」

小崔道：「朋友究竟是誰？怎知我叫小崔的？」

江阿郎淡然一笑道：「知道你叫小崔，那是我適才在洞中還未現身之前，先聽見了你和老劉的談話！」

「哦！」小崔說道：「那麼朋友你尊姓大名？」

江阿郎道：「我名叫江阿郎，外號人稱『一刀斬』，你聽說過麼？」

「『一刀斬』」三字實在够嚇心驚胆顫的，小崔老劉的臉上立刻全都變了色！

小崔目露駭光，語音有點打顫的問道：「你眞是『一刀斬』？」

江阿郎點頭說道：「如假包換，不過，你只管放心，只要你老老實實的答我問話，我保證絕對不難爲你們兩個！」

語聲一頓又起，雙目灼灼如電地逼視着小崔，說道：「小崔，我問你，樹林中有埋伏沒有？」

小崔神色間掠過一絲猶豫之色，終於點頭說道：「有！」

江阿郎道：「什麼埋伏？」

小崔道：「地串錦，只要一踫上地串錦，宮內的警鈴立刻會響！」

杜心蘅問道：「還有其他埋伏麼？」

小崔搖頭道：「沒有了！」

江阿郎道：「宮中眼下有多少人？」

小崔道：「大概有五六十人。」

江阿郎道：「門主現在宮中麼？」

小崔道：「這就不清楚了！」

江阿郎雙目倏射威稜地道：「小崔，你敢不說實話！」

小崔道：「我確實不清楚，所答也絕無一句不實！」

江阿郎目中威稜微斂，道：「那麼我問你，你和老劉兩個守在這兒，貴門主如是出去了，你會不清楚麼？」

小崔搖頭道：「你要是認爲這樣，那就錯了！」

江阿郎道：「怎麼錯了？」

小崔道：「門主進出，向來不經此處，我如何能够知道！」

江阿郎道：「另外的進出口共有幾處，都在什麼地方？」

小崔道：「共有三處，我只知道後園中假

山荷池旁的一處，另外兩處，我就不知道！」

江阿郎知道以小崔和老劉這等脚色的身份，所知有限，答的可能確是實話，於是也就不再多問的，倏然抬手一指，又封了小崔的穴道，說道：「我雖已說過不難爲你們，但目前也不便放你們，只好暫時委屈你們，被制穴道，天明時自解！」

話落，目光一掠附近，伸手抓起二人，將二人提到一處隱秘地方放好後，回到衆人一起，望着杜心蘅說道：「我聽說那『地串錦』乃是一種奇妙的連環結扣，脚踫上綑脚，手碰上綑手，是麼？」

杜心蘅點頭道：「不錯，『地串錦』的妙用除此外，還具有傳警作用，只要觸動一處，繩上所繫有的警鈴，立時會全部大響！」

江阿郎道：「有辦法能使那些警鈴不發生效用麼？」

杜心蘅略一沉吟道：「有，一個就是避免碰觸它，一個是砍斷它！」

西門玉霜道：「那就砍斷它好了！」

杜心蘅微微一笑道：「砍斷它固然是最好的辦法，但是事實恐怕行不通！」

西門玉霜道：「爲什麼？」

杜心蘅笑笑道：「姑娘，那些『地串錦』的繩索，萬一都是人髮鋼絲混合製成的，普通刀劍砍斷不得的呢？那豈不是反而糟糕！」

這話不錯，一刀下去，若是砍斷不得，那些警鈴便會因而被震動得全部大響！

西門玉霜不禁怔了怔！旋倏美目一眨，望着江阿郎說道：「大哥您那柄刀加上您的功力，大概不會有問題吧！」

江阿郎笑笑道：「我可以試試！」

杜心蘅等衆人一聽這話，都知道沒有問題了！

因爲，這根本不是個可以「試試」的事情，江阿郎要是沒有把握，他絕不會說「試試」的！

於是，江阿郎在前，杜心蘅緊隨其後半步之差的，領着衆人直朝樹林走去！

走近樹林前杜心蘅立即跨前一步，悄聲說道：「江兄弟，請跟着老朽的脚步走！」

江阿郎點了點頭，幷回首招呼項君彥與西門玉霜等衆人小心跟着脚步而行！

進入樹林約莫三丈左右，杜心蘅脚下倏地一停，回頭朝江阿郎低聲說道：「江兄弟，果然不出老朽所料，『地串錦』的繩索果然是人髮鋼絲混合編成的，現在要看你的了！」

江阿郎微微點了點頭，沒有說話，探手一撩衣襟，撤出了他那柄刀身奇窄狹長的「聖刀」，默運神功，陡然抖腕揮刀下劈，但見刀一閃即斂！

「哧！」的一聲輕響過處，地上那人髮鋼絲混合製成的繩索立時應聲斷了三根！

杜心蘅不禁脫口讚道：「好快的一刀！」

江阿郎微微一笑，說道：「謝謝老人家的誇奬！」

語聲一頓，問道：「這樣行了嗎？」

杜心蘅連連點頭笑道：「只要砍斷一根就行了，何況一下子砍斷三根，那還有不行的道理，請跟着老朽往前走吧！」

說罷，立即邁步左三步，右二步，一忽兒又變成左一步，右四步的往前走去！

江阿郎與項君彥等衆人跟着他的脚步，默默地小心前行！

通過「五行迷踪」樹林陣，是一片兩丈多的空地，越過空地才是那形似城堡般五丈多高圍墻！

剛一走出樹林，西門玉霜立即纖腰一擰，就要騰身朝圍牆那邊撲去！

江阿郎眼明手快，閃電探掌一把抓住她的一隻玉臂，說道：「妳要幹甚麼？」

西門玉霜道：「過去呀！」

江阿郎道：「妳沒看見那兩扇大鐵門關着嗎？」

西門玉霜道：「我看見了。」

江阿郎道：「妳現在過去，是打算叫門？還是掠上圍牆？」

西門玉霜抬眼望了望圍牆，搖頭說道：「一掠五丈多高，我自問還沒有那麼高輕功！」

江阿郎鬆手放開了西門玉霜的玉臂，說道：「這麼說，妳是打算叫門了？」

西門玉霜明白了，眨眨美目，嬌靨兒不由微微一紅不開口了。

江阿郎笑了笑又道：「妳這樣過去太危險了，萬一圍牆上伏有暗哨強弓硬弩，妳這麼一暴露身形要不被強弓硬弩射成個刺蝟才怪！」

這話不錯，墻頭上若眞設有強弓硬弩，她西門玉霜功力再高也無法擋得住那強弓硬弩！

她雖然明知江阿郎說的甚有可能，心中也十分佩服江阿郎的細心，但却美目一眨，故意找理由的說道：「那麼我們怎麼辦？總不能就站在這兒不過去呀！」

江阿郎微微一笑道：「我們當然不能站在這兒不過去，不然，我們跑來幹甚麼來了！」

話落，俯身伸手由地上拾起了一塊小石子，倏然抖腕揚手朝左邊擲去！

他石子出手，立即示意衆人後退一步，藉樹林陰暗隱蔽身形。

他功力奇高，抖腕一擲，立見那小石子奇快如箭地直飛射出十丈開外，方始力盡下墜！

衆人這裏剛隱蔽好身形，那裏石子也恰好「叭！」的一聲落地！

那石子落地的聲音雖然不算太響，但在這夜靜時分，都可傳出老遠！

圍墻上有動靜了。

是那大門上方的門樓上，探出了兩個腦袋，向下張望，喝問：「誰？」

這當然不會有人答話。

只聽一人說道：「王二順，這一定又是那個缺德鬼閒得無聊，在尋老子們的開心，別理他了，咱兩個還是喝咱兩個的酒吧！」

話完，兩個腦袋立刻縮回不見。

江阿郎等人一聽這話，大家都明白了，門樓上雖有崗哨，只有兩個人。

情形很明顯，這是因爲此谷進口只有一處，既有樁卡，又有「五行迷踪」樹陣與「地串錦」埋伏，外人絕難深入，所以圍墻上才只有兩名崗哨，並無那意想中的強弓硬弩設置！

江阿郎心中意念略一飛轉，立即悄聲對項君彥說道：「項兄，你和杜老，谷姑娘諸位一見我與西門姑娘掠上圍墻時，立刻行動快速地撲向大門，聽候我與西門姑娘的招呼入內！」

項君彥雙目微微一凝，道：「兄弟，你要和霜姑娘直撲上圍墻？」

江阿郎點頭道：「除此以外，杜老等幾位無法一起入內！」

項君彥想了想，知道江阿郎說的乃是實情，也明白那些機關消息雖有藍圖，但如無杜心蘅在旁指點破毀之法，仍然非常危險！

於是，他點了點頭說道：「兄弟，我不多說甚麼了，你自己小心！」

江阿郎笑笑道：「項兄放心，我會很小心的！」

話落，伸手一挽西門玉霜玉臂，低聲說道：「提氣輕身，起！」

西門玉霜剛一提氣，嬌軀已被江阿郎挽着騰空而起，直朝圍墻上掠去！

他二人一掠上圍墻，立即閃身撲入樓內。

門樓內，果然只有兩個人，那兩個正在「

哥倆好」，「八四馬」的猜拳呢！

江阿郎與西門玉霜閃身撲入，那兩個同時一驚，張口欲呼，一個長身撲向墻壁，伸手就要去拉墻壁上的一根繩環！

那根「繩環」有何作用？不言可知，必定是警鈴之類的傳警之物！

江阿郎與西門玉霜身手是何等快速之人，焉能容得他兩個發出呼聲，拉動那「繩環」！

他二人一個是抬指飛點一個是長劍電出！

但是寒光一閃，張口欲呼的那個，聲未發出，腦袋已經離肩飛起，血冒三尺，屍身倒地，腦袋落地滾向一邊！

那伸手去拉「繩環」的一個，也同時被江阿郎一指點中死穴，連一聲哼聲也未發出，倒向地上！

江阿郎朝西門玉霜笑了笑，探首由門樓窗口向下面掠掃了一眼，悄聲說道：「下面一間屋裏有燈光，大概有人，我去料理他們，你去開門讓杜老他們進來，記住，門不要開得太大，只容一個人出入就可以了！」

西門玉霜點了點頭，於是二人騰身下躍！

離大門一丈多遠地方有一間小屋子，屋門敞開着，裏面亮着燈，屋中放着一張小方桌，幾張長板凳，圍桌坐着三個黑衣漢子，也正在猜拳喝酒。江阿郎朝西門玉霜打了個手勢，西門玉霜立刻飄身奔向大門，江阿郎則身形奇快如電地撲向那間小屋！

小屋裏的三個黑衣漢子正在興高彩烈的猜着拳，喝着酒，他們做夢也想不到門樓上已經發生了事情，死神已經降臨到他們的頭上！

但是一道森冷的白光一閃，三個黑衣漢子連人影都未看清，便已全都濺血斷魂在江阿郎威震江湖「一刀斬」的一刀之下！

江阿郎雖然不是暗殺之人，心裏也很想不殺這三個黑衣漢子，但是，在眼前的情形下，卻又不得不殺他們三個！

因為只留下一個活口，稍一疏神，驚動了裏面的人，他個人雖然不懼，但是杜心蘅谷亞男等人只怕就很難生出這「幽靈門」總壇了！

再說他此來目的是要摧毀那些歹毒的機關消息，救出「燕趙孟嘗客」谷振非，此行如果既不能毀掉那些機關消息，又未能救出谷大俠，後果不言可知，「幽靈門」經此一來，必然提高警覺，加強戒備，以後再想像今天這樣輕易的進來，就太困難了！

江阿郎這裏一刀了結了三個黑衣漢子，西門玉霜那裏已將大門拉開了尺許大，恰恰只容許一個人進出的接進了項君彥，杜心蘅等人！

別看她平常似是十分任性而刁蠻，但真遇上正事時，可是一點也不見任性，也不見刁蠻，尤其對江阿郎是既聽話而又溫順！

江阿郎收起軟刀閃身出屋，與隱身在大門旁暗黑之處的項君彥等衆人會合一起。

西門玉霜美目一瞥小屋，低聲問道：「大哥，都解決了麼？」

江阿郎點點頭，用手做了個手勢！

西門玉霜道：「一刀三個？」

江阿郎又點了點頭。

項君彥說道：「兄弟，你怎麼不把燈弄熄掉？」

江阿郎搖頭道：「那燈不能熄！」

西門玉霜美目一眨道：「為甚麼？」

江阿郎微微一笑道：「看情形那小屋正是門樓上值班崗哨休息的地方，屋裏的燈光應該通夜不熄，此刻若是熄掉，便會立刻引起裏面的人的懷疑，前來查看，那便弄巧反拙了！」

項君彥道：「可是這樣子，豈不是老遠的就能看見了！」

江阿郎道：「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不過，如果我們的運氣不太壞的話，我想一時半時大概還不至於被人發現！」

杜心蘅點頭說道：「江兄弟說的不錯，那燈的確不能弄熄，一弄熄，馬上就會被發現，這樣反而不會引起別人的懷疑，雖有老遠就能被人看到的可能，但這時已是二更將半，到處黑沉沉的，看情形，所有的人十有八九都已經睡了……」

項君彥聽至此處，心中已完全明白了此中道理，他雖然早就十分佩服江阿郎的所學功力，心智兩皆高絕，此刻他才真正的感覺到，江阿郎處理事情的細心與週到的顧慮，卻是他永遠難及的！

因此，杜心蘅話未說完，他便點頭說道：「老人家，晚輩明白了，江兄弟他實在令人衷心嘆服！」

宋功耀忽然接口笑說道：「項少俠，像這種事情，在任何一個老江湖而言，都會隨手弄熄那燈，不會攷慮那麼遠的！」

杜心蘅笑道：「宋老弟，老江湖處理事情只是憑的江湖經驗，但事實上有些事情先靠江湖經驗是辦不好的！」

語聲一頓，轉向江阿郎說道：「江兄弟，以老朽的看法，如果不發生意外的話，按照莫師弟所述說的情形，有半個時辰左右的時間，我們足可毀掉那些機關消息，進入密室救出谷大俠了！」

江阿郎點了點頭，目光緩緩一掃衆人沉吟地說道：「老人家，我想破毀那些機關消息用不着這麼多人一起進去，人多了反而碍事！」

杜心蘅點頭說道：「這話不錯，老朽也正有這個意思，只是未便說耳！」

江阿郎笑了笑，望着項君彥說道：「項兄，小弟想請你與谷姑娘和宋，朱二位守在這小屋附近，如有人前來小屋查看或是走向門樓時，立即予以格殺，千萬不能讓他發聲傳警的機會，以免驚動其他的人增加麻煩！」

項君彥聞言，明白江阿郎此舉看起來似乎只是一着閑棋，但事實卻關係十分重要，遂即點頭說道：「好，江兄弟你放心吧！這兒由我負責，只要有人接近三丈以內，我決不會讓他活着的！」

江阿郎點點頭道：「我們入內如若遇上意外阻撓時，我會以一長兩短的嘯音通知項兄前往會合！」

話落，便即領着西門玉霜與杜心蘅隱蔽着身形，緩緩向裏潛進！

這時，江阿郎已提聚起一身功力，一邊緩緩潛進，一邊凝神查聽週圍十丈以內的聲息，並準備隨時應付意外的突變！

這時，週圍十丈以內蟻虫爬行的聲息，皆難逃過他的聽覺！

前進六七丈，江阿郎腳步忽地一停，凝目望着右邊七八丈遠處，悄聲對杜心蘅說道：「杜老，如果我記的沒錯，右邊那座高大的屋宇，大概就是莫老所述說的敞廳，也是機關消息開始之處了！」

杜心蘅雖然從未來過這座「幽靈門」總壇，但江阿郎懷裏的那張機關消息建築形勢圖，都是他依據莫秋風的記懷詳述凝神繪製，是以，他等於已經來過一次，對於「幽靈門」總壇的地形建築等，可說已經瞭然於胸。

他跟在江阿郎身後，一路暗暗留心察看週圍的形勢，雖明知江阿郎說的不錯，但仍慎重的抬眼凝神朝四週的形勢看了看之後，才點頭低聲說道：「不錯，那敞廳中上有鐵籠，下有翻板，翻板下面是個十丈深的陷坑，越過敞廳，必須連續破壞五處機關消息，才能進入那間可能囚禁着谷大俠的密室！」

西門玉霜立刻低聲說道：「大哥，你快把那鐵籠翻板機關的控制樞

鈕在甚麼地方？」

江阿郎低聲說道：「不必看了，我記得很清楚，一處在當中虎皮坐椅的扶手下面，一處在右邊的第二根圓柱子上！」

語聲一頓又起，道：「我聽到一絲聲音，敞廳內好像有兩個人，可能是值班守夜者，妳和杜老且在這裏稍待，等我先去收拾了那兩個再往裏去！」

話落，身形一閃，電射地直撲敞廠！

敞廳門內兩旁，果然有兩個值班的黑衣漢子。

江阿郎身形電閃撲到，兩個黑衣漢子剛覺得眼前人影一花，便即失去了知覺，全被點中了死穴！

於是，江阿郎很輕易地毀掉了鐵籠與翻板的控制樞鈕，傳聲招呼杜心蘅與西門玉霜二人進入敞廳。

於是，三人穿過敞廳，正待隱蔽着身形繼續向裏潛進之際，突地，一聲沉喝響起：「甚麼人？」

喝聲中，一個青袍人已自十丈開外閃身來到對面三丈以內岳然岸立。

江阿郎知道要想不驚動人是不行了，只好大方地站着不動！

青袍人年約四十開外，雙目灼灼如電，威勢頗為懾人地打量了江阿郎等三人一眼，冷聲問道：「你們是甚麼人？」

江阿郎淡淡地道：「江湖人。」

青袍人冷冷道：「你沒有姓名麼？」

江阿郎道：「姓名當然有，不過我得要先知道閣下的身份夠不夠？」

青袍人雙眉微微一軒，道：「我是這兒的外宮總管，這身份夠不夠？」

「哦！」江阿郎道：「原來是外宮總管，我失敬了！」

語聲一頓又起問道：「請教貴姓大名？」

青袍人道：「柴天遠。」

江阿郎淡淡道：「外宮總管的身份雖然不低，奈何我要找的人身份比你柴總管高了甚多，所以我還不想通名道姓！」

柴天遠道：「你要找的人是誰？」

江阿郎道：「貴門主。」

柴天遠道：「甚麼事？」

江阿郎道：「你能做得了主？」

柴天遠道：「你先說說看！」

江阿郎淡然搖頭道：「說也徒然，你絕對做不了主的！」

柴天遠雙眉一軒又垂，道：「你既然這麼說，柴某不問就是！」

一頓，話題一轉，凝目問道：「朋友由那道而來？」

江阿郎道：「江湖道。」

柴天遠眉鋒暗暗一皺，道：「是怎麼進來的？」

「走進來的！」

「由何處？」

「前面山洞。」

「你懂得『五行迷踪陣』法？」

「要是不懂，我們就進不來了！」

「外面的崗哨都未發現你們？」

「發現是發現了，可惜都遲了一步，沒來得及出聲傳警，便已斷了魂！」

柴天遠臉色勃然一變！說道：「你殺了他們？」

江阿郎淡淡道：「我本不想殺他們，但是為了不欲驚動別人的好夢，不得不殺他們！」

柴天遠道：「你好狠毒的心腸！」

江阿郎道：「我的心腸似乎是狠毒了些，可是，若與貴門對付江湖同道的那些陰謀歹毒手段比起來，我就差多了！」

柴天遠一聲冷笑道：「你雖然不欲驚動別人，可惜人算不如天算，偏巧被我這個外宮總管發現了！」

江阿郎道：「這只是我運氣不佳！」

柴天遠道：「你既能安全通過敞廳，想必也懂得土木消息之學了？」

江阿郎道：「我並不懂得，不過，我卻有能力破毀它！」

「這麼說，敞廳中的機關消息，已經被你破毀了！」

「那鐵籠與翻板已失去了效能！」

「你可是想由此直入本門重地？」

「不錯！」

「這麼說，你是為谷振非來的了？」

「谷振非與我並無關係，我只是想找貴門主要那張藏寶圖！」

柴天遠突又一聲冷笑，道：「你可知道擅闖本門總壇已觸犯本門大忌，加上破毀機關消息，殺人之罪，就只有一個字，你懂？」

江阿郎淡淡道：「那是個死字，對不？」

柴天遠道：「你既然懂就最好，現在你怎麼說？」

江阿郎道：「甚麼怎麼說？」

柴天遠道：「你是束手就縛，還是要作困獸之門？」

「束手就縛怎麼樣？」

「等門主回來由門主發落，門主素向愛才仁慈，或能免去你一死！」

「困獸之門又如何？」

「如妄圖作困獸之門，你們會立刻落個慘遭濺血橫屍當場的命運！」

「就憑你柴總管？」

「你應該明白這兒可是本門總壇所在！」

「但是你柴總管也應該明白，不是猛龍不過江，我們既然敢來，就沒有把貴門這座總壇放在眼內！」

「你好狂的口氣！」

「但卻是實話，也是事實！」

柴天遠嘿嘿一聲陰笑道：「如此說，你是已經決定作困獸之門了！」

江阿郎道：「你說錯，我們並非困獸！」

柴天遠道：「我認為我並未說錯，你三個不但是困獸，而且已是甕中之鼈！」

江阿郎淡淡道：「我請問，我們已經被困住了麼？」

柴天遠道：「目前雖然還沒有，但只要我揚聲一喊，本門高手立刻便會齊集，將你們圍困住！」

江阿郎點頭一笑道：「這話說的倒是不錯，我也非常相信情形必然如此，不過，你可曾想過你自己的後果？」

柴天遠微微一怔！道：「我自己的甚麼後果？」

江阿郎雙目陡射寒電地說道：「只要你一張口，你就會立刻命斃當場，你信不信？」

柴天遠臉色不由一變，旋即搖頭道：「我不信！」

江阿郎道：「不信，我可以先讓你看看，不過，我可要先警告你，你最好是別輕舉妄動，以身試險！」

語聲一頓又起，說道：「你請仔細看清楚了！」

話落，抬手一指直朝五丈開外走廊上的一根紅漆木柱點去！

但聽「篤篤！」的一聲輕響，那根碗口粗的紅漆木柱，立被指力點穿了洞！

指力能遠及五丈以外，洞穿碗口粗的木柱，這等威力實在太驚人了，雖名震天下武林的佛門「大力金剛指」力，也得畧遜一籌！

柴天遠目睹之下，心頭不禁忽地機伶伶打

了個冷顫！

江阿郎冷冷問道：「你信了麼？」

紫天遠默然沒有接話，顯然，他是信了！

江阿郎接着又說道：「你自問如果能挨得起我這一指，或是有把握躲得過的話，你只管揚聲傳警好了！」

人，大都是惜命怕死的，尤其是一些爲非作歹的惡人，更比一般人怕死惜命！

這時，他那有胆子敢揚聲傳警？

他心念電轉，畧微定了定神，嘿了一聲乾笑說道：「俗話說得好，『好漢不吃眼前虧』，柴某自問無法挨得起你那一指，自然不會以身試險，不過，我希望你也不要逼我！」

江阿郎知道自己那一指已收到了驚魂震懾之效，遂即點頭一笑道：「你放心，我決不會逼你，只要你不妄想施弄甚麼詭計陰謀，而且絕不難爲你，不過……」

突地，十多丈以外傳來一個森冷的聲音，問道：「柴總管，外面是甚麼人？」

柴天遠微一遲疑，答道：「稟都總管，是來拜見門主的三位江湖朋友！」

森冷的聲音道：「他們叫甚麼名字，從甚麼地方來的？」

江阿郎立刻揚聲接口說道：「在下來自『七星莊』，奉少莊主之命來拜見門主有要事稟報！」

「哦！……」

一聲輕「哦」中，一個身形高大的人影，大踏步走了過來。

那是個禿頭，灰眉，目光陰鷙，七旬上下年紀的灰袍老者。

禿頭老者大踏步走近柴天遠身傍，脚下剛一站定，臉色立即一變！驚聲道：「是你！」

江阿郎點頭一笑道：「佟老人家，想不到我們又見面了！」

禿頭老者姓佟名慶祥，外號人稱「鐵爪禿鷹」，乃興安嶺一帶的黑道梟雄！

佟慶祥畧定了定心神，說道：「你來做甚麼？」

江阿郎道：「看看貴門主究竟是誰？順便向他要那張藏寶圖！」

佟慶祥道：「就憑你？」

江阿郎淡淡道：「你該知道，就憑我已經很够了！」

佟慶祥目光一掃西門玉霜與杜心蘅，問道：「他二位何人？」

江阿郎道：「一位是『金石巧匠』杜大俠，一位是『飄雨劍』西門姑娘！」

佟慶祥心神暗暗一震！道：「怪不得『五行迷踪樹陣』與敵廳中的機關消息都攔不住你們，原來有杜大俠這位大行家同行！」

語聲一頓，嘿嘿一笑，接着又道：「不過，這也不要緊，老夫管保你們來時有路去時無門！」

江阿郎兩道濃眉一軒，道：「佟慶祥，我希望你多想想，別逼我大開殺戒！」

佟慶祥陰笑道：「小子，這叫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你偏要來！」

話聲中，身形倏然飄後五丈，抬手揚腕，一道藍燄直上夜空，「叭！」的一聲爆出一蓬火花。

隨着火花的爆現，一陣警鑼急响，剎時四外燈火齊明，人影飛閃，電射掠至。

江阿郎與西門玉霜，杜心蘅三人身形凝立不動。

只見這些人個個全都黑巾蒙臉，身着黑袍，手持長劍，爲數有二十餘之多，將江阿郎等三人圍在中央，但卻無人貿然出手，也無人開口說話。

顯然，他們在待命而動，只要「鐵爪禿鷹」佟慶祥一聲令下，這些「幽靈」劍手便會立刻撲攻三人。

江阿郎目光如電地緩緩掃視了這些「幽靈」劍手一眼，已知今天要想不大開殺戒是絕對不行了。

於是，他探手一撩衣襟，撤出了那把形式狹長的軟刀，側頭向杜心蘅說道：「杜老，看情形心腸慈悲不得了，請小心留神應付對方的聯手撲攻！」

杜心蘅肅容點頭道：「老朽明白，兄弟放心，老朽自信大概尚能自保。」

江阿郎點頭笑了笑，轉向西門玉霜說道：「霜姑娘，這些黑衣人個個都是使劍的能手，今天要看妳這位用劍的大行家大顯身手了！」

西門玉霜嫣然一笑道：「大哥，你可是想讓我單獨對付這些劍手？」

江阿郎笑道：「妳能嗎？」

西門玉霜黛眉微揚了揚，道：「我雖然並無把握，但自信大概不成問題！」

說話間，玉手微探，撤出了腰間的長劍。

江阿郎目光倏然一抬，望着佟慶祥說道：「佟慶祥，你可以下令動手了！」

佟慶祥嘿嘿一笑，道：「小子，老夫下令動手非常簡單，只要抬手一揮，你三個就會得血濺當場，不過，老夫却希望你多想想！」

江阿郎道：「想什麼？」

佟慶祥道：「老夫十分愛惜你的一身所學，不忍眼看你濺血橫屍，本門門主也非常愛才，只要你肯歸順本門，老夫保證門主決不會虧待你！」

江阿郎淡淡道：「佟慶祥，適才之前，我心中就已經下了決定了。」

佟慶祥道：「你的決定可是不到黃河心不死，或是情願濺血橫屍，也不願歸順本門？」

江阿郎搖頭道：「不是！」

佟慶祥道：「那麼是什麼決定？」

江阿郎冷冷道：「我決定的是第一個先殺你。」

佟慶祥臉色一變，旋即哈哈一聲大笑道：「小子，你既然不識抬擧，老夫就只好成全你了。」

倏然抬手一揮，喝道：「殺！」

圍立在四週的黑衣蒙面劍手，立時應聲而動，頓見寒光飛閃，劍影縱橫，齊朝江阿郎與西門玉霜，杜心蘅三人撲了上來。

江阿郎雙目殺芒一閃，輕聲說道：「二位請自己小心！」

話落，突然一聲長嘯，接着，又是兩聲短嘯。

這是他和項君彥約定，遇上阻攔時的通知訊號。

嘯聲中，振腕揮刀，刀光電閃，迎着正面撲攻來的五枝長劍。

但聞一陣「叮叮噹噹」金鐵交鳴激响，五名黑衣蒙面劍手手中的長劍，立刻全都成了半截，心頭駭然大驚，倒身暴退。

江阿郎身形倏然電射，直朝佟慶祥撲去。

佟慶祥心頭猛地一驚，他自知決非江阿郎之敵，身形急閃欲退。

但是，江阿郎已經說過，決定第一個先殺他，焉能容他退出身去，同時也是想藉此收「殺一儆衆」之效，用以鎭懾柴天遠與一衆黑衣劍手。

只見刀光一閃，佟慶祥站在那兒不動了。

臉上肌肉扭曲，雙目瞪視着江阿郎，漸漸，他腰間滲出了血水，身軀緩緩向後倒下，「砰」的一聲倒地，摔成了兩截，鮮血與斷腸流落地上，令人驚心怵目慘不忍睹。

柴天遠見狀，心中不禁打了個冷顫。現在，他明白這個面貌厚實之相的少年人是誰，情

不由已的脫口驚聲說道：「刀過無痕。」

江阿郎冷冷說道：「不錯，我正是江湖惡徒聞名喪胆的『一刀斬』，我此來並不想妄殺無辜，你如不想讓那些黑衣劍手全數喪命於我的刀下和『飄雨劍』劍下，就趕快喝令他們停手吧！」

說話間，驀聞慘叫之聲劃空，目光瞥處，已有五名劍手濺血斷魂在西門玉霜的劍下和杜心蘅的一柄長不盈尺，冷氣森森逼人的短刀之下。

柴天遠這時已知，如不依言趕快喝令「停手」，江阿郎只一出手，一衆黑衣劍手必將全數落個濺血橫屍。

於是，他立刻揚聲大喝道：「住手！」

一衆黑衣劍手聞喝，立時紛紛撤招後退。

一衆黑衣劍手這裏身形剛退，「閃電刀」項君彥已率同谷亞男姑娘與「金銀雙鞭」宋功耀，朱重哲三人，身如電射地劃空掠到。

項君彥身形落地，目光畧一瞥掃場中的情形，心中已然明白，雖受攔阻，但眼前這些「幽靈門」的屬衆，絕不是江阿郎與西門玉霜杜心蘅三人之敵。

那外宮總管柴天遠一見項君彥，臉色立刻霍然大變。

項君彥雙目倏如電射地逼視着柴天遠冷聲道：「柴天遠，你是什麼時候投入『幽靈門』的？」

柴天遠神情不安地，囁嚅地答道：「快三年了！」

項君彥道：「你還記得我的話麼？」

柴天遠神情更爲不安地道：「記得！」

項君彥語冷如冰地道：「那你現在還有什麼話說沒有？」

柴天遠雙目一垂，默然不語。

這情形很明顯，他是沒有話說。

項君彥冷冷道：「你既然沒有話說，那你就自己了斷吧！」

柴天遠目光倏然一抬，口齒嚅動，似乎想說什麼，却又未說，他忽然輕嘆了口氣，緩緩抬起一隻手，出指便要朝自己的心窩點下。

突然，江阿郎心念一動，揚聲說道：「且慢！」

柴天遠雙目中忽然閃起一片希望之色地望着江阿郎。

江阿郎轉向項君彥說道：「項兄，小弟想向你討個人情，可以麼？」

項君彥已知江阿郎是要替柴天遠說情，含笑說道：「兄弟可是要替他說情？」

江阿郎點頭說道：「柴朋友投入『幽靈門』，也許是出於迫不得已，望項兄給小弟這個面子，再給他一次改過自新的機會。」

項君彥目光冷冷地掃視了柴天遠一眼，點頭道：「既是兄弟替他說情，我敢不遵命！」

語聲一頓，轉向柴天遠冷聲說道：「柴天遠，今天是你的運氣好，有江少俠替你說情，不過，你可要記住，下次便就沒有這樣的機會了！」

柴天遠本以爲自己今天是死定了，如不自作了斷，必然難逃項君彥的「閃電刀」，遭到身首異處之慘。

不料竟是江湖人人聞名色變喪胆的「一刀斬」，竟會替他說情，救了他的命。

因此，他心中不由十分感激的深望了江阿郎一眼，肅容說道：「柴天遠不是塊頑石，也不是人間賤丈夫，稍停之後，我就離開此地，改過自新，重新做人。」

項君彥點頭說道：「但願你這一次眞能說到做到，言行如一！」

柴天遠說道：「柴天遠這一次一定言行如一。」

江阿郎雙目一眨，問：「你離開此地以後，將往何處安身？」

柴天遠道：「天地廣大，海角天涯，何處皆能安身！」

江阿郎點了點頭，笑說道：「你想『幽靈門主』會容許你離開，放過你嗎？」

柴天遠道：「他自然不會放過我，不過，照目前的情形而言，你們幾位這一找上他，他自顧尚且不暇，焉有時間管我的離去！」

江阿郎笑笑道：「你這話雖然不錯，但是你也應該明白，眼下他既然不在，我們今夜雖然毀掉了這座總壇，一時想要找到他本人，只怕很不容易，目前他或許無暇管你的離去，過一段時日，他必然派人找你！」

柴天遠道：「我既已決心改過重新做人，也就顧不了那許多，只有走一步算一步，等他派人找到我時再作打算了！」

江阿郎目光一凝，道：「到時你打算如何應付？」

柴天遠道：「能應付則應付，萬一實在應付不了時，最多不過一死而已！」

江阿郎雙目異采一閃，道：「如果我替你安排，你可願意聽我的？」

柴天遠心念一動，說道：「少俠有所吩咐，柴天遠萬死不辭。」

江阿郎微微一笑道：「我既然替你安排，當不會讓你去死，要不然，我又何必替你安排，多此一舉！」

語聲一頓又起，道：「我想請問幾件事，你願實答麼？」

柴天遠肅容說道：「我知無不答，答必詳盡！」

「好！」江阿郎點點頭道：「我請問，眼下此處現有之人共有多少？」

柴天遠道：「大約六十多人。」

「誰的身份最高？」

「佟慶祥。」

「除他以外呢？」

「內宮總管楊修武。」

「他現在何處？」

「天黑之前出去了。」

江阿郎眨眨眼睛道：「這麼說，眼下這座總壇中應該數你的身份最高了？」

柴天遠點頭道：「是的。」

江阿道郎：「你能將現有之人全數召集起來嗎？」

柴天遠道：「可以。」

江阿郎微一沉吟道：「那麼你立刻傳令要所有之人來此集合，我有話說。」

柴天遠道：「柴天遠遵命。」

語聲一頓，目光轉朝一名黑衣劍手說道：「你去傳令，大家立刻來此集合聽令，不得延誤。」

那名黑衣劍手躬身應「是」，大踏步往左走去。

柴天遠突又說道：「等一等。」

那名黑衣劍手脚步連忙一停。

柴天遠語音低沉的說道：「如有人問是什麼事，你可推說不知，明白麼？」

那名黑衣劍手道：「屬下明白。」

柴天遠點了點頭，抬手一揮道：「好了，你去吧，快去快回！」

那名黑衣劍手又躬身應了聲「是」，大步而去。

江阿郎接着又問道：「柴兄，『幽靈門主』他究竟是誰？」

柴天遠道：「他自稱姓賈名無影。」

江阿郎眉鋒微微一蹙，轉向項君彥問道：「項兄聽說過這名字麼？」

項君彥搖頭道：「沒有。」

江阿郎又望着柴天遠問道：「他有多大年紀？」

「約莫五十多歲。」

「容貌長得是個什麼樣子？」

「他臉上常年戴着一副面具，即連職居『都總管』的佟慶祥，恐怕也未見到過他的真面目。」

「他的身材呢？」

「身材偉岸，高約七尺有餘。」

江阿郎默然了刹那，又道：「聽說這裏軟禁着許多男女老幼人質，是麼？」

柴天遠道：「是的。」

江阿郎道：「大概有多少人？」

柴天遠道：「二十多人。」

江阿郎道：「請立刻放他們出來。」

柴天遠道：「我遵命。」

江阿郎含笑地點了點頭，轉朝項君彥說道：「項兄，這裏交給你與霜姑娘等諸位了，如有人胆敢異動，立予格殺，不必留情，小弟和杜老去毀掉那些機關消息就出來！」

谷亞男知道江阿郎此去除了毀掉那些機關消息外，也是去救他父親谷振非，因此立刻接口說道：「江大哥，我和你一起去。」

江阿郎搖頭笑說道：「姑娘何必急這一刻，請安心在這兒等會兒吧！」

一頓，轉朝杜心蘅說道：「杜老，我們走吧！」

話落，當先大步向裏走去，杜心衡立即邁步隨後。

柴天遠忽然說道：「江少俠，各處機關消息柴天遠大都清楚，讓柴天遠為你引路，畧効棉力！」

江阿郎回手一搖，說道：「不必了，一衆屬下立刻便來此集合，你這個發令之人怎可不在！」

話聲中，他與杜心衡的身影已消失在一間屋門內。

× ×

半個時辰過後。

江阿郎與杜心衡回來了，身後跟着一位神色略顯憔悴，五十多歲年紀，長方臉的老者，正是譽滿江湖的「燕趙孟嘗客」谷振非。

「爹！……」

谷亞男一聲嬌呼，身如飛燕般地掠了過去，撲入谷振非的懷中，嬌聲說道：「爹，這些日子你受了苦了。」

谷振非一手摟抱着愛女的柳腰，一手輕撫着愛女的秀髮，淡然笑說道：「傻孩子，妳看爹不是很好嗎，像是受了苦的樣子嗎？」

他不愧是位經過大風大浪的一位俠義豪雄，乍見愛女，心情雖然十分激動，但竟能克制着不流露於形神之外。

谷亞男嬌靨兒微仰，美目凝望着谷振非那憔悴的臉色，檀口兒微動，再要說話時，谷振非卻已輕推了推她的嬌軀，接着說道：「亞男，有什麼話咱們待會兒慢慢的再談，現在先聽江少俠的了！」

這時，「幽靈門」一衆屬下已經集合，那些被囚禁着的人質也全都放了出來。

只見江阿郎神情嚴肅，威儀懾人，目光如電般緩緩掃視着一衆「幽靈門」屬下，朗聲說道：「諸位，我們此來目的只在找『幽靈門主』並毀掉此處所有的歹毒機關消息，目下『幽靈門主』雖然不在，但那些歹毒的機關消息已經被我全毀掉了，我請柴總管傳令諸位來此集合，並不是要難為諸位，只是要告訴諸位一句話，就是『邪不勝正』，以『幽靈門主』為人之歹毒險惡，他絕難成就大事業，遲早必為武林正氣所誅滅！」

語聲微微一頓，又道：「諸位都是聰明人，我言盡於此，今後諸位何去何從，是從此脫離『幽靈門』改邪歸正？還是仍為『幽靈門』屬下？悉憑諸位自己抉擇，現在諸位可以去收拾收拾自己的東西，於一盞茶辰光之內離開此谷不得延誤！」

話落，朝衆人揮了揮手。

衆人見狀，立刻各自急步散去，刹時只賸下了柴天遠一人站在那兒沒動。

江阿郎目光一瞥那些男女老幼人質，望着柴天遠說道：「柴兄，我聽說這兒另有幾處進出秘道，請柴兄先帶着他們由秘道出去，在出口處等我們吧！」

照理，柴天遠應該立刻應聲遵命才是，不料，柴天遠竟倏然一搖頭說道：「不，我請江少俠與諸位先出去，在出口處等我。」

項君彥雙眉微微一揚，說道：「你要做什麼？」

柴天遠正容說道：「柴天遠剛才已經說過，柴天遠不是塊頑石，也不是人間賤丈夫，柴天遠要做什麼，少時之後諸位就明白了。」

江阿郎雙目異采忽地一閃，說道：「如此，我就依從柴兄之言，希望柴兄，別讓我們久等。」

柴天遠點頭微微一笑，說道：「少俠但請放心，最多盞茶辰光之久，柴天遠一定出去與少俠見面！」

話落，大步走到敞廳後窓處，伸手擰起一塊鐵板，說道：「這條地道直通山左，出口在一座山神廟後。」

江阿郎沒多說什麼，毫不猶豫地邁步走了下去。

西門玉霜等衆人見狀，也就帶着那些不會武功的男女老幼，跟隨在江阿郎之後，走入了地道。

江阿郎他實在够大胆的，如果這不是處秘道出口，如果這是處陷阱，柴天遠只須將鐵板蓋起封死，那後果如何，不言可知，江阿郎等衆人非被悶死在裏面不可。

江阿郎率衆前行，片刻之後，已到了地道盡頭。

登上出口，柴天遠說的一點不假，出口之處，正是一座斷垣殘壁，破敗的山神廟後。

驀地，一道火光直上夜空，看方向，正是「幽靈門」總壇所在的那座谷地。

江阿郎的臉上泛起了笑容，說道：「看來我沒有看錯他！」

杜心衡突然哈哈一聲大笑道：「江兄弟，老朽對你可實在心服口服了！」

江阿郎微微一笑道：「杜老，你太誇獎我了，我只是秉承恩師他老人家的訓示，以一個『誠』字待人而已。」

說話間，地道出口處人影一閃，上來了柴天遠。

江阿郎目光一凝，問道：「柴兄，所有的全都走了麼？」

柴天遠點頭躬身說道：「全都進了另外兩處地道走了！」

江阿郎點了點頭，緩緩說道：「元凶巨惡雖然未除，事情雖然不能算了，但由於這座總壇的被毀，我想那『幽靈門主』必然會銷聲匿跡一段時日，暫時決不敢在江湖上有什麼行動作為了！」


谷振非笑說道：「少俠說的不錯，現在我們可以安心的去取出那筆藏寶了。」

江阿郎點頭一笑，轉向柴天遠說道：「柴兄，麻煩你前行帶路出山吧！」

於是，柴天遠在前帶路，領着衆人往山外走去。

——續完——

「一刀斬」故事至此結束，請接看「少年六俊」故事之二——「閻王筆」。



業成功 美人垂青 全憑夠勁
會中，無論辦事或生活，都要夠勁，方能獲致成功。紫金丹乃名醫監製之最
效補葯，純用最名貴之王道中葯以科學方法提煉而成，功能寧神固腎，迅速
，常服令閣下勁力十足，事事成功！
寧神固腎
經衰弱 貧血頭暈 記憶衰退
作過勞 夜睡不寧 怔忡心跳
鳴目眩 腰酸腿軟 中氣不足
虛盜汗 夜多小便
主要中藥
麗參 鹿茸 鹿尾羓 西歸頭 玉桂
杜仲 黃耆 三鞭 冬虫草 珍珠末
附子 茯神 蟾酥 蠶蛾 熟地黃
酸棗仁
永安公司 總批發
☎5-223283
港九各大葯行均有銷售
紫金丹
峨嵋葯廠出品
總代理：香港 新昌參茸行 香港皇后大道西十一號地下
星馬代理：一鳴藥行 星洲（大坡）盒巴南京街5號